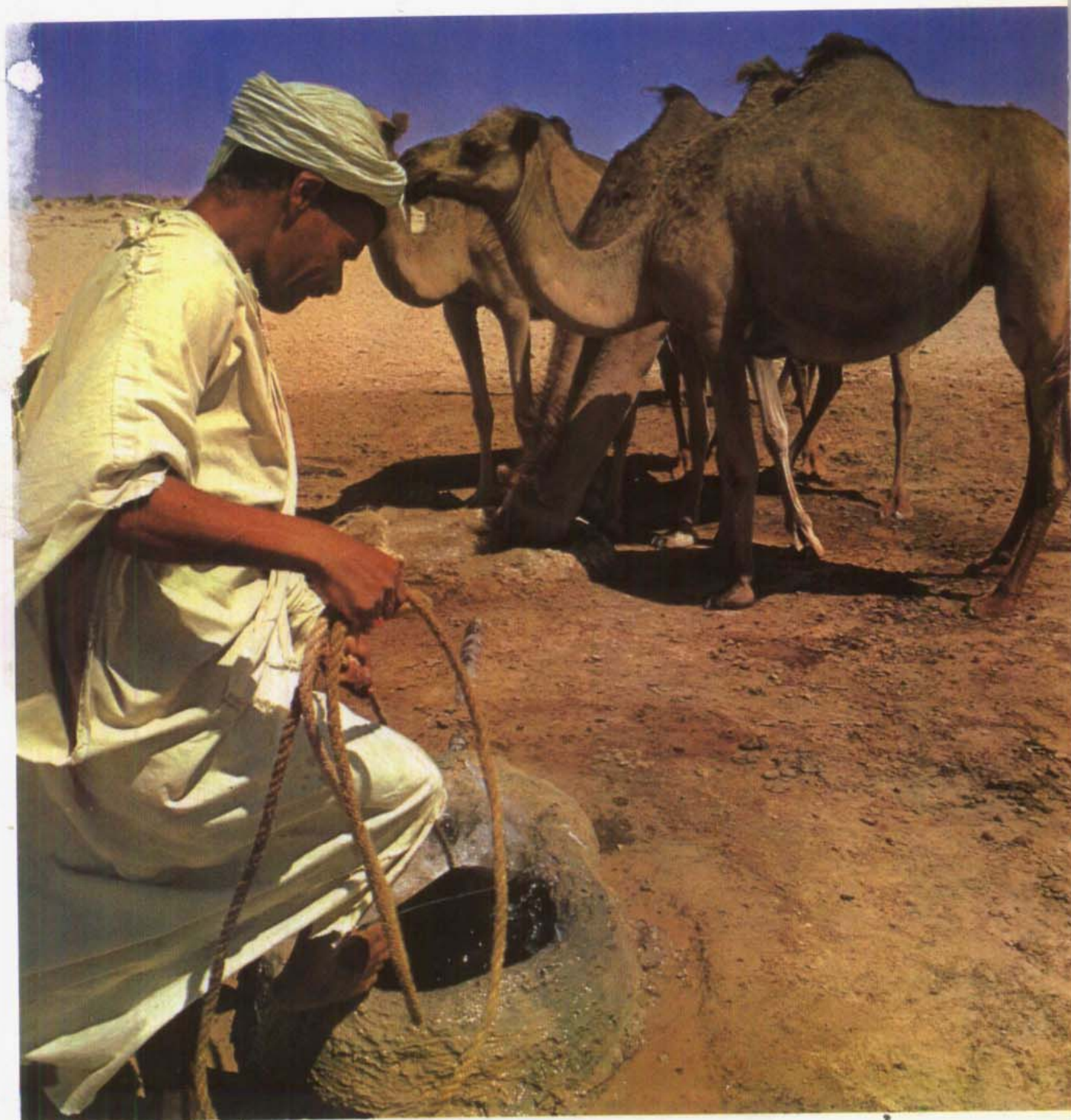


21.12
152
112



世界探險史 向沙漠挑戰



wt662 / 21

✓ 30316

原 著

保祿·哈密爾敦

編 譯

呂石明 曾廣植 賴郁芳 曾鈺淳

編 輯

黃炎明 陳希芳 林小瓊 林貞貞

助理編輯

張麗華 鍾鳳娥

美術編輯

陳其輝 徐步進

繪 圖

游淑燕 陳惠嬌

印 務

王世偉

出 版 者

自然科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石資民

地 址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25號

電 話

7075275 (三線)

郵 撥

109757號

總 代 理

環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號

電 話

5811146 (五線)

照相打字

五湖照相打字行

世界照相打字行

製 版

王子彩色製版公司

印 刷

太原彩色印刷公司

裝 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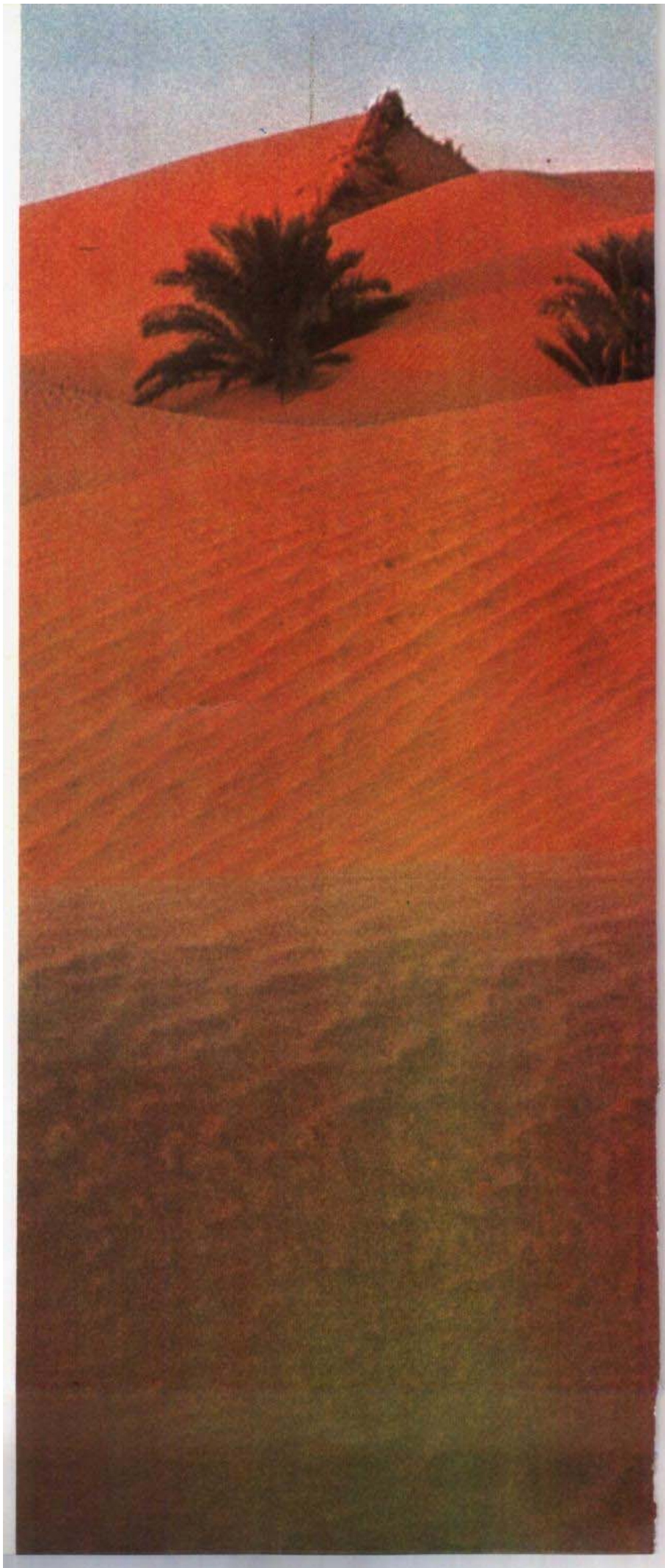
大峰裝訂廠

新聞局登記證版台業字第1557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保證退換 *



原 序

本書所要介紹的是歐洲人在阿拉伯半島與北非撒哈拉廣大沙漠地帶的探險經過。在地圖上，這片廣大的「沙海」，中間只隔著尼羅河谷與紅海。阿拉伯半島與撒哈拉除了都被沙所掩蓋外，還有一點相同，就是這兩個地區的人民都信奉伊斯蘭教。近世紀在這裡發現了大量的石油資源，不但補償了地表的貧瘠，還使他們一夜之間成為巨富。

「沙漠」一詞，令人連想起毫無特色、單調的沙地。但事實上，這塊荒野不僅很美，它酷熱的特性更成為冒險家們的挑戰對象。加以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更使這裡充滿了浪漫的氣氛。

沙隱埋了數個古代文明，這也吸引了古董收藏者和考古學家的興趣，紛紛到此地來躍躍欲試。

除了這些之外，歐洲人對一直禁止異教徒進入的伊斯蘭教聖地——麥加與麥地那，也充滿好奇，不時的有人冒著生命的危險，暗中進行大膽的旅行。在本書中，對此均有詳盡的介紹。

另外撒哈拉南部的古都通木波克托，也是個令人難以接近的地方。有關它的傳說，使它和麥加與麥地那一樣，也成為歐洲旅行者們挑戰的目標。

目 錄 / 地圖索引

原 序	3
1 阿拉伯沙漠	6
2 麥加的朝聖者	16
3 訪問麥加	24
4 阿拉伯世界	46
5 非回教徒的禁區	72
6 橫斷大沙漠	78
7 廣大的撒哈拉沙漠	88
8 非洲內陸之旅	100
9 尼日河之謎	112
10 傳說中的通木波克托	124
11 撒哈拉沙漠的征服	136
12 征服沙漠	150
附 錄	161
探險家略傳	180
用語解說	188

北非和阿拉伯半島地圖	12
標示隊商路線與朝聖路線的阿拉伯地圖	15
葉門、漢志、哈德拉茂地區的探險路線圖	66
阿拉伯沙漠與內志區的探險家路線圖	85
撒哈拉和蘇丹的隊商路線圖	99
尼日河和撒哈拉的路線圖	122
西元1859至1900年間的撒哈拉探險路線圖	154
西元1970年的北非和阿拉伯半島	157

►圖中的藍色部分，是本書中所描寫的探險地區。這個不毛的荒地，曾因在極端惡劣的氣候、複雜的地形、沙漠部族的敵意，以及宗教的狂熱，成為危險的探險地區。直到近世紀，歐洲探險家們才成功地征服這些沙漠。





1 阿拉伯沙漠

地球表面上約五分之一的面積被沙漠覆蓋著，也就是說，有五分之一的陸地是不毛之地，其中包括被沙掩蓋著的荒地，也有盡是石頭的平原，和許多岩石的山地。而且，沙漠並不一定是酷熱的，夏季，沙漠的熱度的確令人難以忍受，但是，也有部分沙漠在冬季時，是冰天雪地的酷寒地區。例如西伯利亞的荒野，或北極圈內的部分，北歐、北美地區，都是極寒的沙漠。

所有沙漠都有個共通點，那就是缺水，寒帶沙漠是由於水都被冰凍，而熱帶沙漠地區則是因為難得降雨的緣故。沙漠地區的雨通常是暴雨，但為時甚短，而且很快就被地表吸收，通過地層，貯存於地底。地下水脈變成沙漠的泉水，因此有綠洲的出現。綠洲處，水草豐美，成為旅行者滋潤喉嚨，補給水源的地方。但是，這些沙漠之「島」卻極難尋找，有時候，通過數百公里的寬廣地區，除了乾燥的空氣和沙丘的荒地外，什麼也沒有。

沙漠裡，有數種動植物生存於其間。這些沙漠生物多





▲根據托勒密的地理書中描述的阿拉伯，所繪出的地圖。出身於埃及亞歷山大的學者托勒密，在這部著作裡，扼要的整理了西元一〇〇年人們所知道的世界地理。他的理論在後幾世紀裡全被歐洲人接納。這張地圖是地理書刊發行後的一三〇〇年後，也就是西元一四六〇年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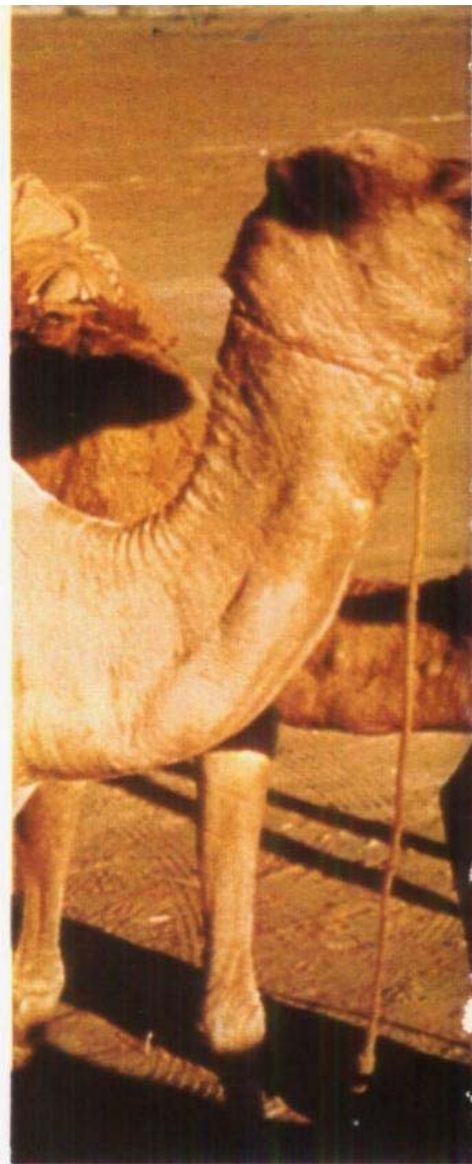
半已能適應這種惡劣的生存環境，它們通常具有很長的根，可伸入地底水層吸取水分，將之貯於葉或莖內，因此不會因太陽的曝曬而把水分蒸發掉。駱駝可以數日不沾一滴水而繼續行走於沙漠間。小動物為避酷熱的太陽，躲藏於洞穴裡。北極圈的動植物，也同樣地適應了冰天雪地的環境。

世界最大的沙漠帶，從大西洋海岸橫斷北非到達紅海，再通過阿拉伯，跨越波斯灣，直到伊朗、阿富汗，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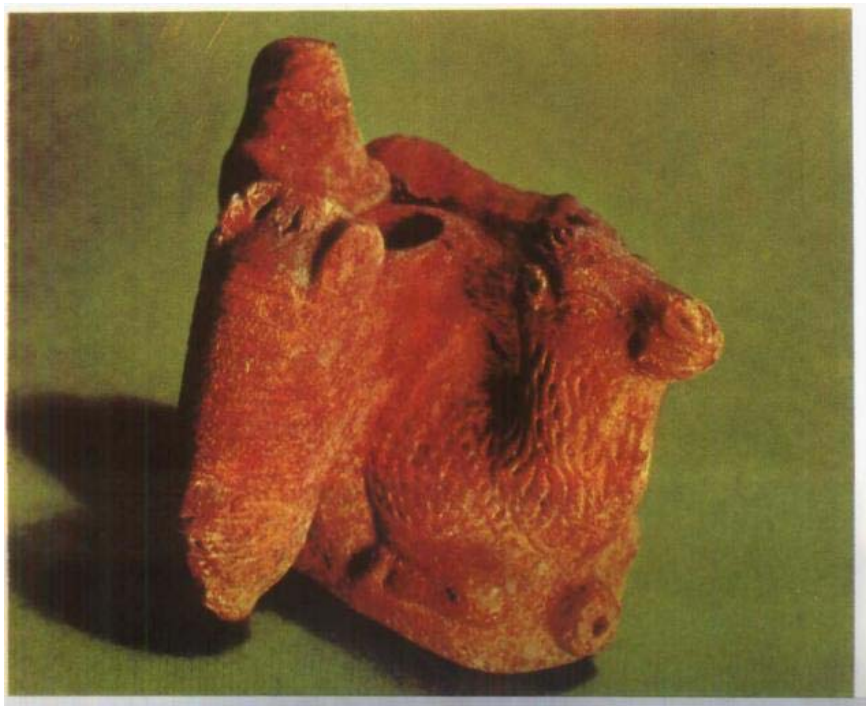
似帶狀的地區起自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在阿拉伯境內形成內夫德沙漠和阿拉伯大沙漠，通過伊朗還有達休德依特沙漠與達休德依拉威沙漠，到達阿富汗時，則稱達休德依馬寇沙漠和雷幾斯坦沙漠。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沿著地中海岸的所有國家延伸到中非的黑人國家。在這個廣大的沙漠地區，其中能加以利用的，僅有肥沃的尼羅河河谷與零星分佈的綠洲而已。

阿拉伯半島除了狹窄的沿岸地帶外，幾乎全都是寸草不生之地。幾世紀以來，無人敢通過此地。保守的風俗、缺水、強悍狂暴的部族等等因素，使得這個沙漠世界更不易為人接近。然而，有少數旅行家卻不畏懼種種困難，對這個恐怖的荒漠地區踏出了探險步伐；他們第一個目的地就是阿拉伯半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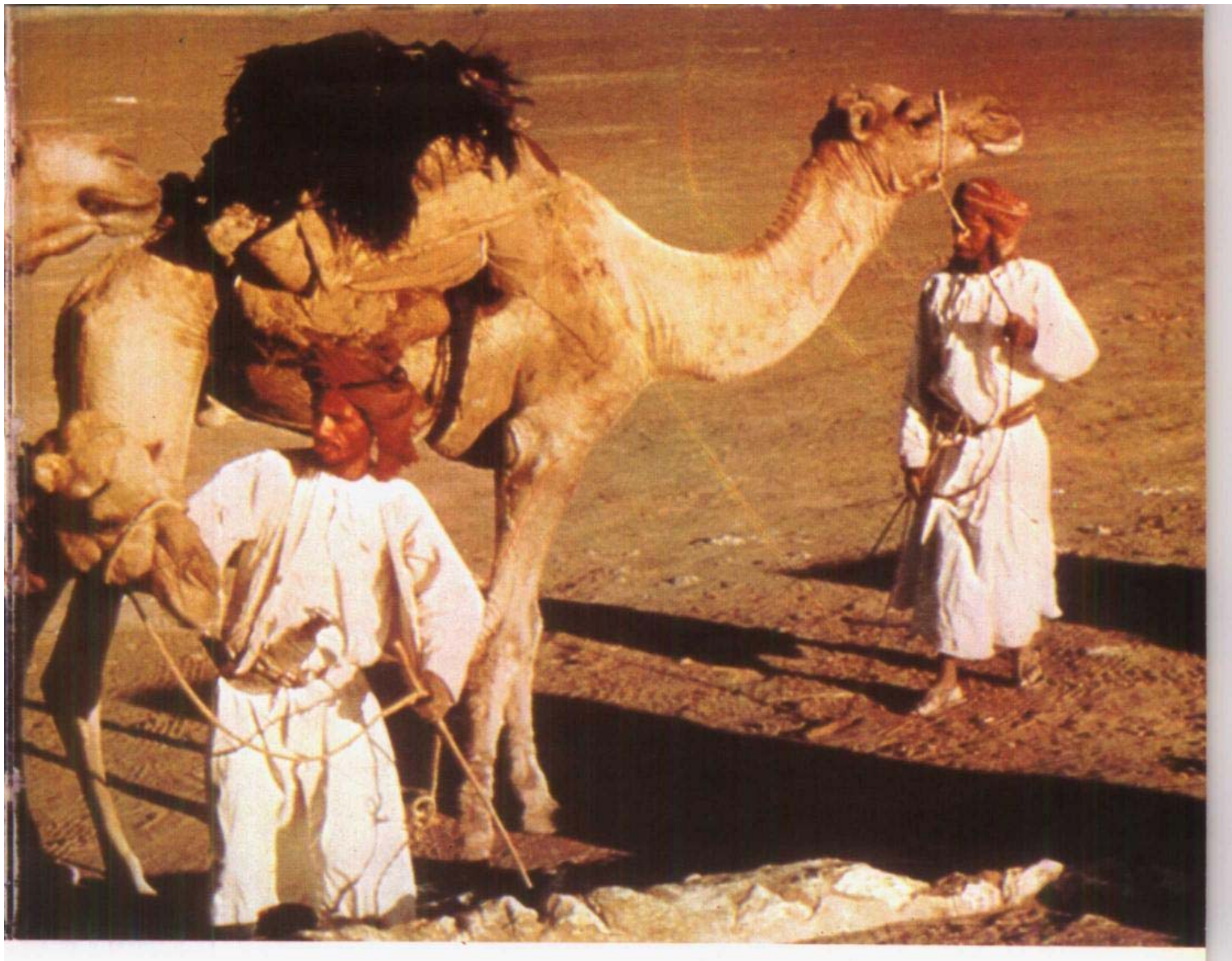
初期的歐洲探險到達阿拉伯半島時，半島的大部分區域都在土耳其的統治之下，並無明顯政治區域的劃分。探險家們就把這些地區，對照著地形劃上界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漢志，此區位於紅海沿岸，是由貧瘠的沿岸平原與內陸的高地山脈所構成的狹長地帶，聖地麥加與麥地那都位於其上。半島的南方，就是現今的葉門，瓦提哈德



▲阿拉伯的駱駝。這種外觀很奇妙的動物最適合於沙漠的生活，牠扮演著輸送的重要角色，同時，也是一種富有的社會地位之象徵。幾世紀以來，牠是隊商馱運人與貨品跨越沙漠的惟一方法。



◀羅馬時代阿拉伯的駱駝陶製品。像這種形狀的陶製品，自太古時代起，在撒哈拉沙漠或阿拉伯的沙漠裡，均可發現。



拉茂橫互其中，這個四百八十公里肥沃的細長山谷，其絕壁高度幾達三〇〇公尺。

位於半島中央部分的內志是塊較豐澤的地區，小都市和住宅地遍佈，還有荒溪河谷〔註〕與綠洲。然而，阿拉伯半島的大部分地區都是沙漠。內夫德沙漠和阿拉伯大沙漠，都是一望無際的起伏沙丘，這些不毛的荒野，在歐洲探險家的眼中，卻是塊具有魅力，值得挑戰的地方。

坐在駱駝背上，時速幾公里的單調旅行，對初期的探險家而言，真如同置身地獄般難受。無論眺望那個方向，沙漠皆無盡頭般地延展著，大太陽在無雲層的天空中，毫不保留地散發出它的威力。夏季的三個月裡，某些地方的溫度甚至到達攝氏五十四度。雖然偶爾也有風吹來，但是

〔註〕 荒溪河谷：下雨時能匯聚水流的河谷。

，因為沙漠熱度的影響，風已成一股熱氣。到了冬季，氣溫卻又降至冰點（攝氏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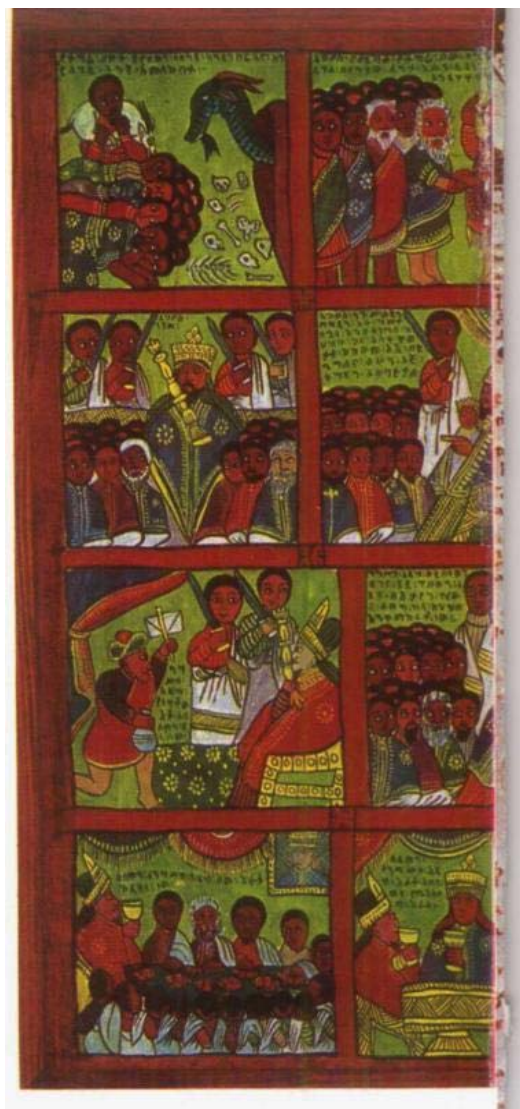
圍繞在周圍的盡是無邊的空虛與寂寞，惟一打破這種沈默者，是駱駝踏在柔軟的沙上所發出來的聲響。乾渴的旅行者，往往漫無目標的找尋水源。然而，好不容易找到散佈的水塘時，水已蒸發掉，要不然就是污濁不堪，根本無法入口。

在車輛尚未廣泛使用之前，橫越沙漠的惟一方法，就是騎在駱駝背上。如果沒有駱駝，阿拉伯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是不可能生存在沙漠中。駱駝不但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同時也是載運食物、飲料、衣料的主要運輸工具。駱駝利用大而柔軟的腳掌在沙上移動，當其背上兩側背負一〇〇公斤左右重的物資時，一天可以行走四十公里；在不負載任何東西的情況下，有時甚至可前進一百六十公里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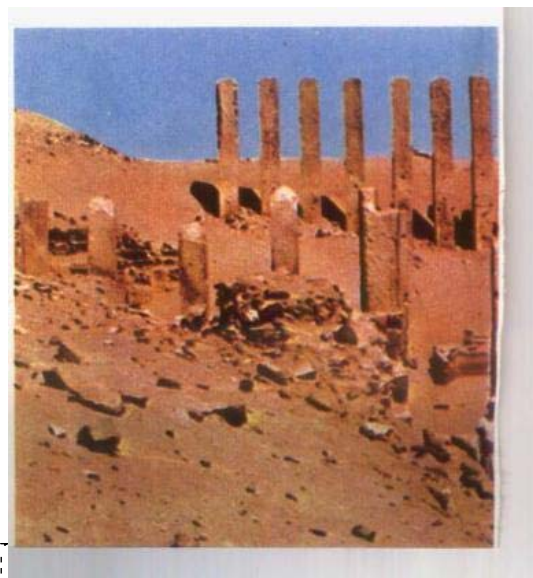
在滴水不沾的情形下，駱駝仍舊能夠繼續行走五天。這是由於駱駝的生理構造特殊，可以自食物中取得並貯存水分，又由於不流汗，牠所飲用的水分大多儲存在體內，可供長期使用。假使沒有食物，駱駝可吃沙漠中的乾草，並倚賴駝峯所貯藏的脂肪生存，當脂肪逐漸消耗，駝峯就漸行收縮，但在經過正常飲食後，駝峯又會恢復原狀。

駱駝雖有如上的許多優點，但是，利用牠來做旅行的工具仍有問題。駱駝的性情很暴躁，主人所給予的命令，牠並非很溫馴地去服從；而且牠使用一種變化的方式行走，使人有「暈船」的感覺，駱駝有「沙漠之舟」的稱呼，大概是由此而來的吧！

沙漠旅行對於初期的探險家而言，除了外在環境的因素外，最大的障礙就是游牧民族所懷的敵意。這些游牧民族是貝都因人，他們沿襲祖先傳統方式生活。阿拉伯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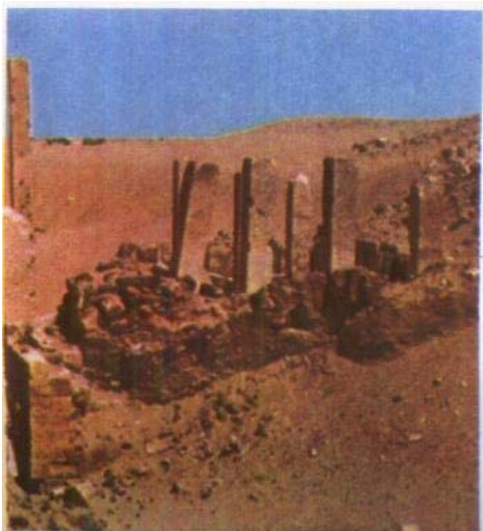


▲希巴女王國，並非單指一個國家，此圖上二列所表示的是衣索匹亞人所認為的王室之祖——傳統女王的容姿。下二列是女王訪問所羅門王的情形





▼葉門月神殿入口處的大廳。
依據葉門的民間傳說，此地是希巴女王的宮殿。聖經上記載：當希巴女王訪問所羅門王時「帶了衆多侍從、香料與黃金寶石，由駱駝載運」。



社會分爲數個階層，階層的高低是以擁有駱駝數量的多寡來加以區別。

最下層者，是以住在泥和石頭作成房舍的居民，在游牧民族的眼中，他們並非真正的沙漠游牧民族，因而受到輕蔑的待遇。其次是半游牧民族，也就是阿拉得巴爾族，他們在一年之中，有一段時間是在村莊裡度過，因此，在沙漠游牧民族看來，他們是懦弱而無能。再上一層是飼養羊群者，他們雖然飼養綿羊和其他羊群，但是綿羊不像駱駝能走到很遠的地方，所以，他們又比游牧民族低一等。

沙漠裡的貴族，是住在以羊毛作成的黑帳篷裡的部族，除了數月的涼爽冬季外，一年之中，他們有九個月是生活在沙漠的中心地帶。因為沙漠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全取自駱駝，所以，他們在計算財產時，以所飼養的駱駝

數量為基準。

阿拉伯人對歐洲人的侵入，原本就懷有敵意，加上此民族是極端宗教狂熱者，其所信仰的國教是伊斯蘭教，視基督教的旅行者為異教徒，他們對異教徒所持的態度是，若不改變原有宗教則加以殺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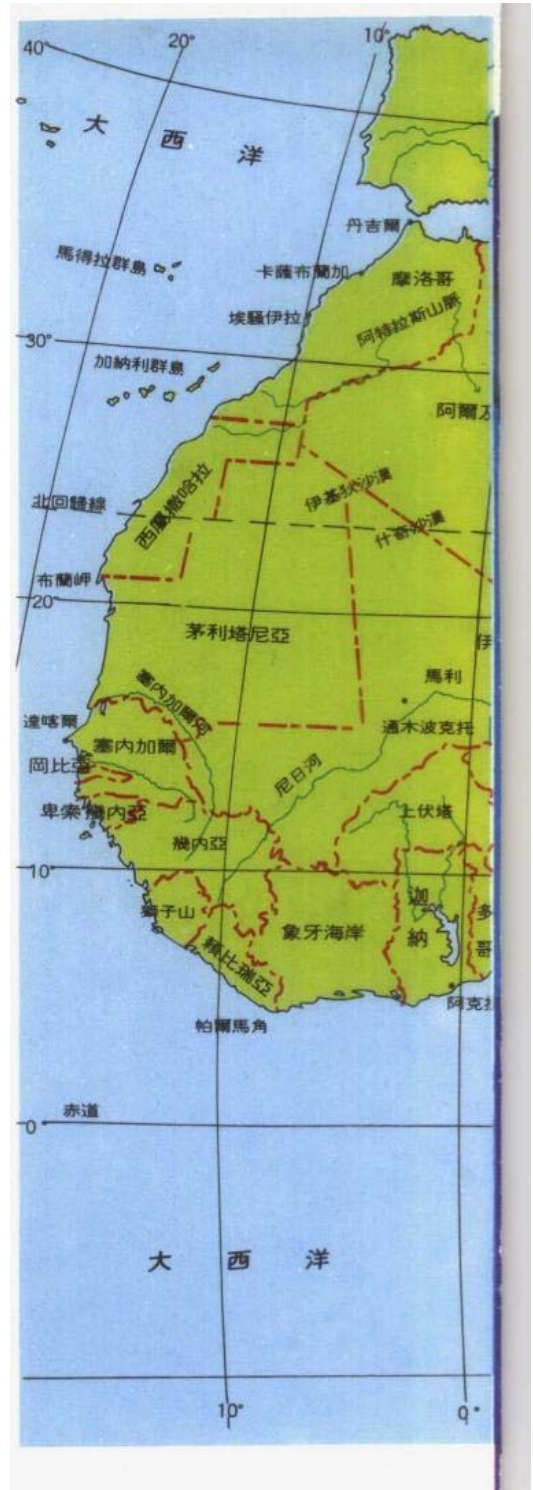
伊斯蘭教在西元六〇〇年起源於阿拉伯。當時，阿拉伯還是個未開化地區，諸部族間的戰爭不斷地進行，打鬥、復仇使這廣大地域形成了血腥世界，整個社會一片零亂，人們崇拜偶像，法律極為原始。麥加市民們普遍地受到貧困的折磨，女人毫無社會地位可言。阿拉伯的男人可以自由地選擇妻子，離婚是稀鬆平常的事，不受欢迎的女兒隨時會被殺害。西元五七〇年左右，麥加誕生了一位改變此種危機者，否則這種狀態也許會再持續數百年，這位世界性的偉人，就是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的前半世生活與其他阿拉伯人並無大異，當他四十歲左右時，看到天使加百列的幻影。加百列要穆罕默德成為預言者，同時，要他向族人說明神的意旨。

穆罕默德先把他看到幻影時的情景，告訴幾位親近的朋友。然後，他向麥加市民們傳教，攻擊當時的阿拉伯社會。他說，阿拉是唯一的真神，而穆罕默德是祂唯一的預言者。聽到他傳教者，有些人信服他，有些則嘲弄他。

由於穆罕默德對阿拉伯社會大加撻伐，所以引起了麥加市民的憎恨。西元六二二年，穆罕默德不得已被迫離開麥加，他逃到麥地那（亦即「先知之城」），並將這年定為回曆的元年。

在麥地那，穆罕默德以預言者的身份大受歡迎，不多久，這裡的大半人民都來聽他傳教。由於得到安全的保證，他搖身一變而為軍人、政治家、法律制定者與國王。





▲北非和阿拉伯半島的地圖。
幾世紀以來，這塊沙漠地區一直是探險家們來往的荒漠。然而，在今天，沙漠之下發現了大量的油田與礦脈，使得這塊沙漠地帶，呈現出繁榮景象。

穆罕默德廢止崇拜偶像與殘殺女兒的惡習，並且限制多妻制。教徒以擁有四個太太為限，同時，也多方限制離婚，禁止賭博與飲酒。穆罕默德最重要的改革，就是禁止暴力與戰爭；但是，在為了防衛自己和伊斯蘭教的情形下則例外，這是「伊斯蘭教大義」的例外規定，以後，這種例外根深蒂固地影響著每個時代，而埋下初期探險者的最大障礙之種子。

西元六三二年，穆罕默德逝世後，麥加市民與麥地那的市民們都承認他是神的預言者。繼承穆罕默德的職務者就是信徒之一的阿布·巴克爾，他是第一位伊斯蘭教徒的領導者。此時阿拉伯人大都已信奉伊斯蘭教，但他並不因此而滿足。兩年之內，他將不信之徒加以征服，同時，把伊斯蘭教推廣到世界各地。他的這種計劃可說是幾乎成功了；百年之中，伊斯蘭帝國比羅馬帝國更為強盛，帝國的版圖，北抵西班牙北部的庇里牛斯山，從阿拉伯和敘利亞向東直達到現今的阿富汗、印度，橫斷北非；然後，又繼續在東非與中非的黑人國中擴張勢力。這些伊斯蘭教的侵入者，對於被征服的民衆，在宗教上是採取某種程度的寬容，免除了非伊斯蘭教徒的兵役，但必須繳納特別稅金。隨著歲月的流逝，伊斯蘭教在征服地已經成為主要的宗教信仰。

但是，伊斯蘭教起源地的阿拉伯，對於異教徒卻有相當大的限制。伊斯蘭教的法律規定，非伊斯蘭教教徒進入麥加和麥地那兩聖地時，必處以死刑；在阿拉伯半島各地旅行的基督教徒，都須有此心理上的準備。阿拉伯半島雖然潛伏了這種種的危險與困難，但是，初期的探險家們卻情願以自己的生命為賭注，而進入半島內部的未知地區去



▲西元一五〇〇年所描繪的土耳其。畫上有代表貴族的黑帳篷與水井，過去到現在這兩樣東西在沙漠裡常可見到。

▶阿拉伯隊商的主要路線與麥加、麥地那兩聖地的朝聖路線之表示圖。這些路線在作出如此詳細的地圖前即已存在了，而循此路線行走時，大多須通過廣闊無邊的沙漠，利用駱駝在阿拉伯旅行的隊商，年年都須經過相同的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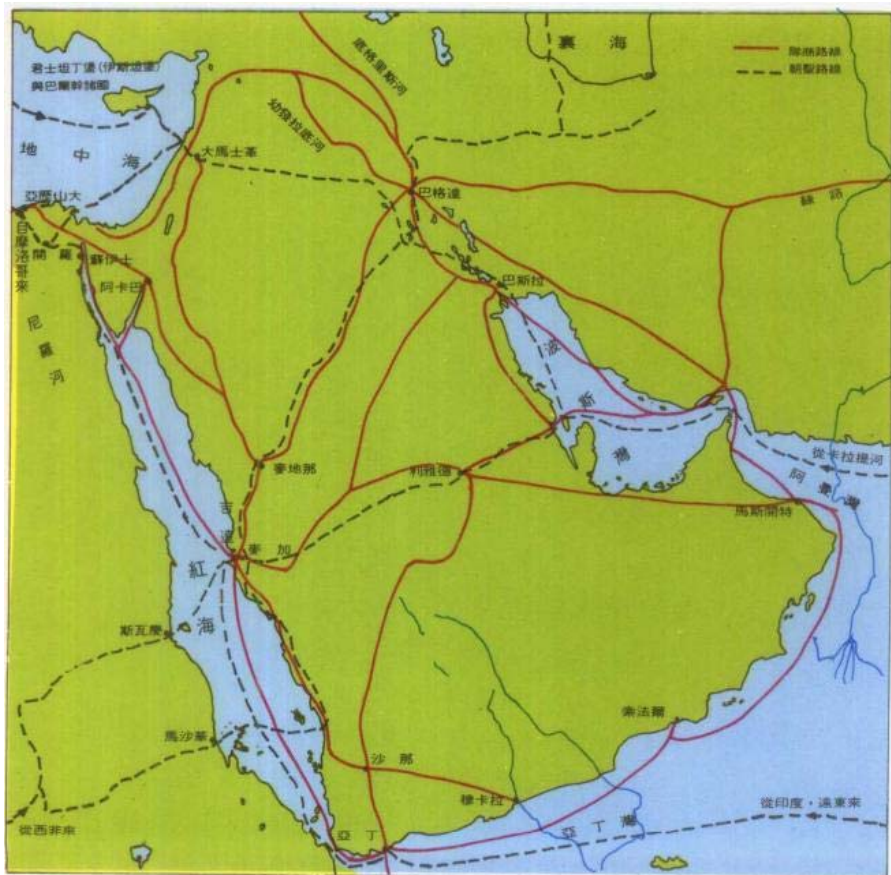
探險。到底是什麼動機，驅使這些冒險者們冒此危險呢？

第一：對於未知世界的憧憬，再加上人們對被禁止事物的好奇心，使探險家因此不計任何代價也要前往阿拉伯半島一探究竟。這種魅力相當誘人，有好幾位歐洲探險家化裝成伊斯蘭教徒，混入前往麥加的朝聖行列。這種聖地之旅，是伊斯蘭教徒一生之中，至少必須舉行一次的儀式，而參加朝聖的探險家們，身分若被識破，就有被殺害的危險。

歐洲人對阿拉伯半島關心的第二大理由就是，歷經一〇〇〇餘年，盛行於歐洲有關財寶的傳說。葉門人相信，希巴女王是他們的統治者，希巴女王非常富有，馬亞麗普月神的神殿就是她的宮殿。的確，隊商通過阿拉伯時，總是載運了許多乳香、沒藥〔註〕、肉桂、金銀、真珠寶石

之類的東西。這種豐富寶藏的傳說引起了歐洲冒險家與商人的興趣，他們想去一探究竟。

然而，初期的歐洲探險家到達阿拉伯時，傳說中的財寶並沒痕跡可循，可是，沿途遭逢的困難卻是實有的事情。世紀遷移了，而半島的特性卻仍未變。這是個乾燥、酷熱、溫差極大、不接納外來者的土地，住在這個地區的人民對信仰不同者懷有相當大的敵意。因此，直到西元一九三〇年，歐洲探險家才完成了阿拉伯半島地區的地圖。



〔註〕 沒藥：從生長於東非與阿拉伯半島的一種植物樹皮中取得香甜透明的橡膠性樹脂（參照用語解說）。

2 麥加的朝聖者

有關到阿拉伯旅行的記錄，大都是由到聖都麥加和麥地那朝聖的伊斯蘭教徒所記載的。這些朝聖者的報告吸引了歐洲讀者的心理。又由於非伊斯蘭教徒被禁止參加所有伊斯蘭教的儀式，更引發了歐洲人對這被禁的都市感到興趣，因而萌生一探究竟的念頭。

在朝聖者中，有一位特別值得注目的教徒伊朋·巴突塔，他於西元一三〇四年，誕生於丹吉爾法官世家，在他下決心朝聖之前，正在丹吉爾修習神學與法學。朝聖是一種宗教性的義務，對伊朋·巴突塔而言，則是修習學養的機會。在旅行途中，他與所遇到的學者討論研究，當他回到丹吉爾時，已經有個大法官的職位等著他上任，而他也具備了這種資格。西元一三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歲的朝聖者，告別了雙親，朝阿拉伯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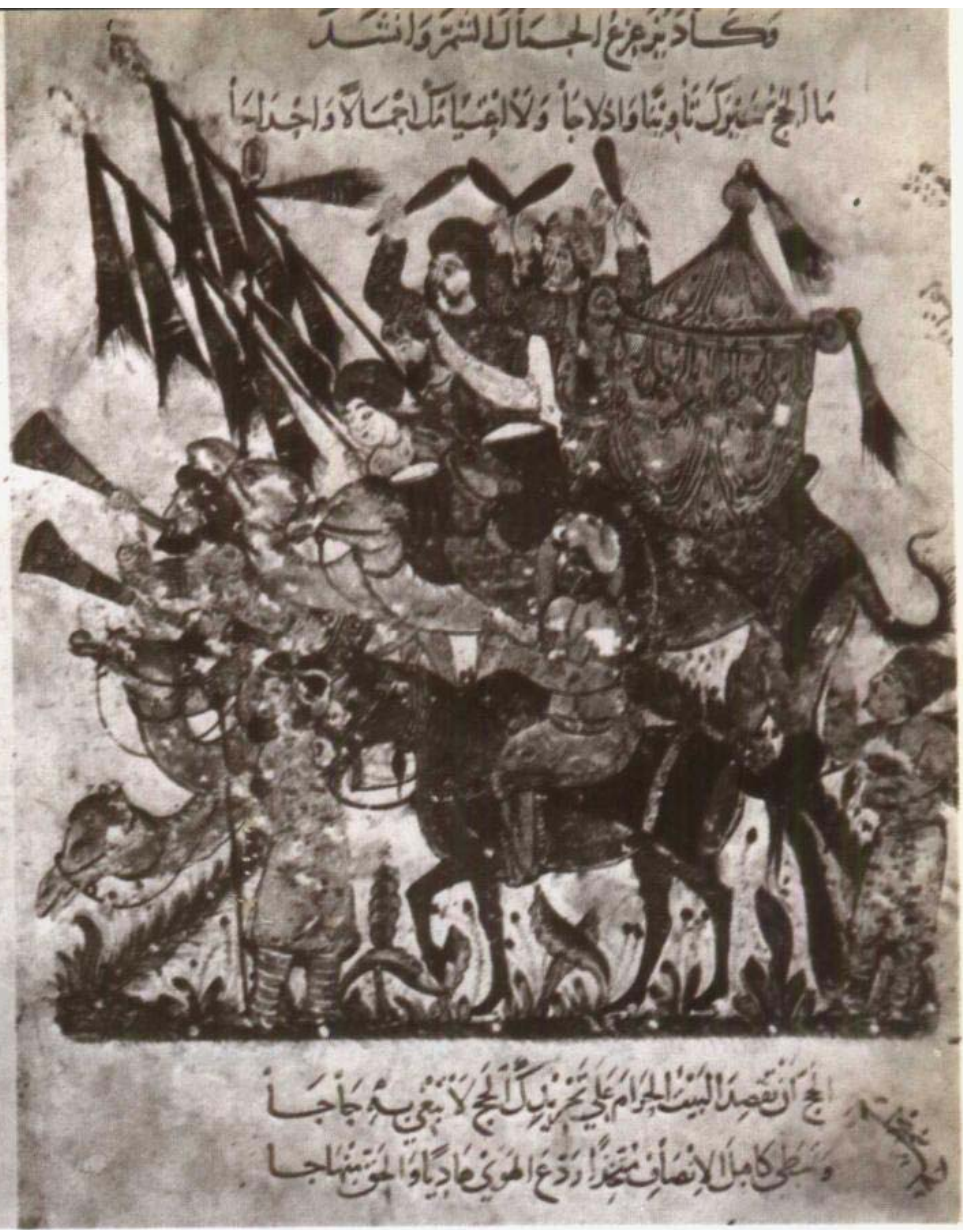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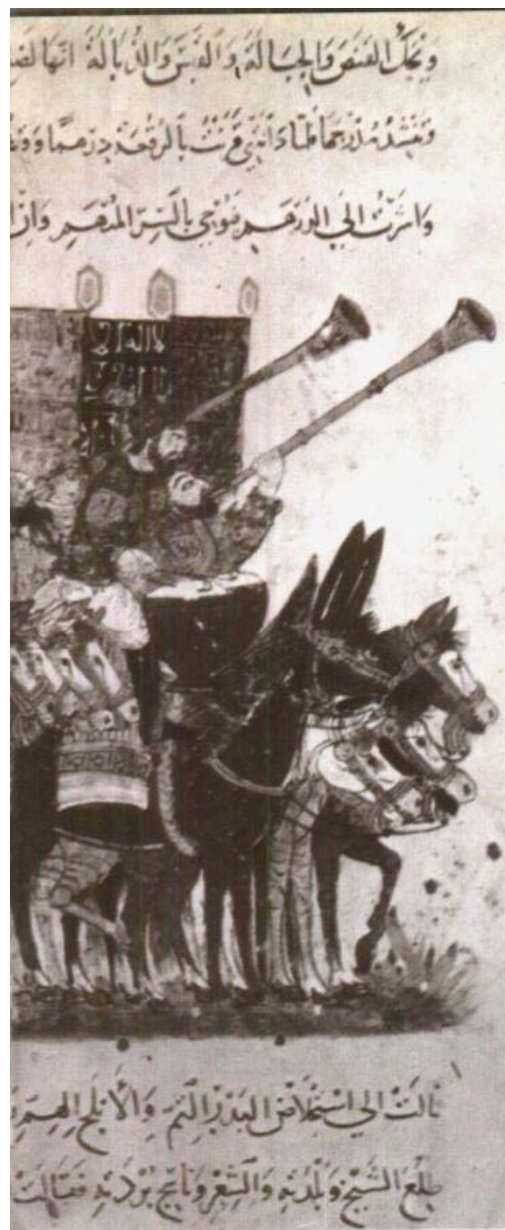
伊朋·巴突塔不須考慮到旅行的經費問題。因為他的家族在阿拉伯社會的名聲很高，由於地方上學者的引導，使得他的旅行得到許多便利，天資聰穎的他也很快地成為一位經驗豐富的旅行家。另外，由於他出身「西方伊斯蘭圈」，對他也是一有利點，就因為這點，使他成為許多人好奇與興趣的目標，而受到熱情的款待。

在他生動活潑的「阿拉伯半島遊記」一書裡，我們所能知道的並不單只是宗教上的朝聖事蹟而已。伊朋·巴突塔將他所遇到的、所訪問的大小都市，都加以記載。而對於食物、旅行中的情形與在阿拉伯所進行的各式各樣買賣，也都有很詳細的記載。



▲這張圖是阿拉伯中東騎士團。伊斯蘭世界的光輝受到歐洲旅行者的注意，而在伊朋·巴突塔眼中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與前幅圖是同本書中的另一張插圖，圖上並載有一二三七年的日期。有些騎士騎在駱駝背上。在阿拉伯，駱駝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



西元一三二五年，伊朋·巴突塔從丹吉爾出發，順著北非沿岸向亞歷山卓前進。他從這裡來到了南方的開羅，又繼續向埃及前進，想從那邊搭乘小船橫渡紅海；但是，此時的埃及內部發生大動亂，他只好沿著尼羅河而下，向大馬士革方向進行。正好在這個時候，他遇見了一個要到聖都麥加朝聖的隊商。

西元一三二六年八月上旬，伊朋·巴突塔抵達大馬士革，他與許多其他的旅行者有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大馬士革是他旅行中所見過最美麗的城市。或許他對這個都市有好感的另一原因就是，他想與這個城市的一位姑娘成親。九月一日，朝聖的隊商將離開這個地方，所以，他的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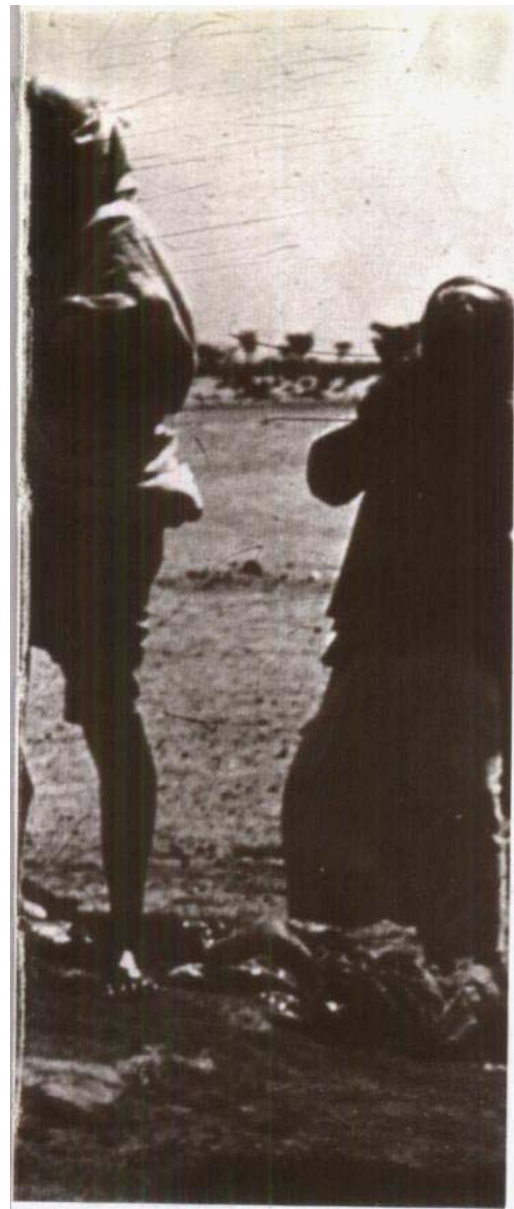
婚也很倉促完成。

這隊由數千人所組成的朝聖隊伍，順著今天的敘利亞和約旦沿岸的山地背後向東南方向前進。隊商在大馬士革南邊的阿爾卡拉克停留了四天，以便讓大家為即將通過炙熱的沙漠作準備；一切辦妥後，他們便向南方三百二十公里處的達布克開始出發。從一個水塘到另一個水塘，爲了要節省時間，而晝夜不分地趕路。在瓦提亞爾海提爾這個地方，伊朋·巴突塔聽說前年通過這個地區的隊商們遇見一股帶有異狀的熱風，所有綠洲的水源因此都乾涸了，數百人就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全部渴死。

伊朋·巴突塔隨隊伍在被形容為「地獄谷」的瓦提亞

▲阿拉伯荒野上的小水井。在今天，沙漠旅行仍是困難重重。男人都把彈藥帶在身邊，女人則像所有的游牧民族般，將全部財產作成美麗的銀裝飾品戴在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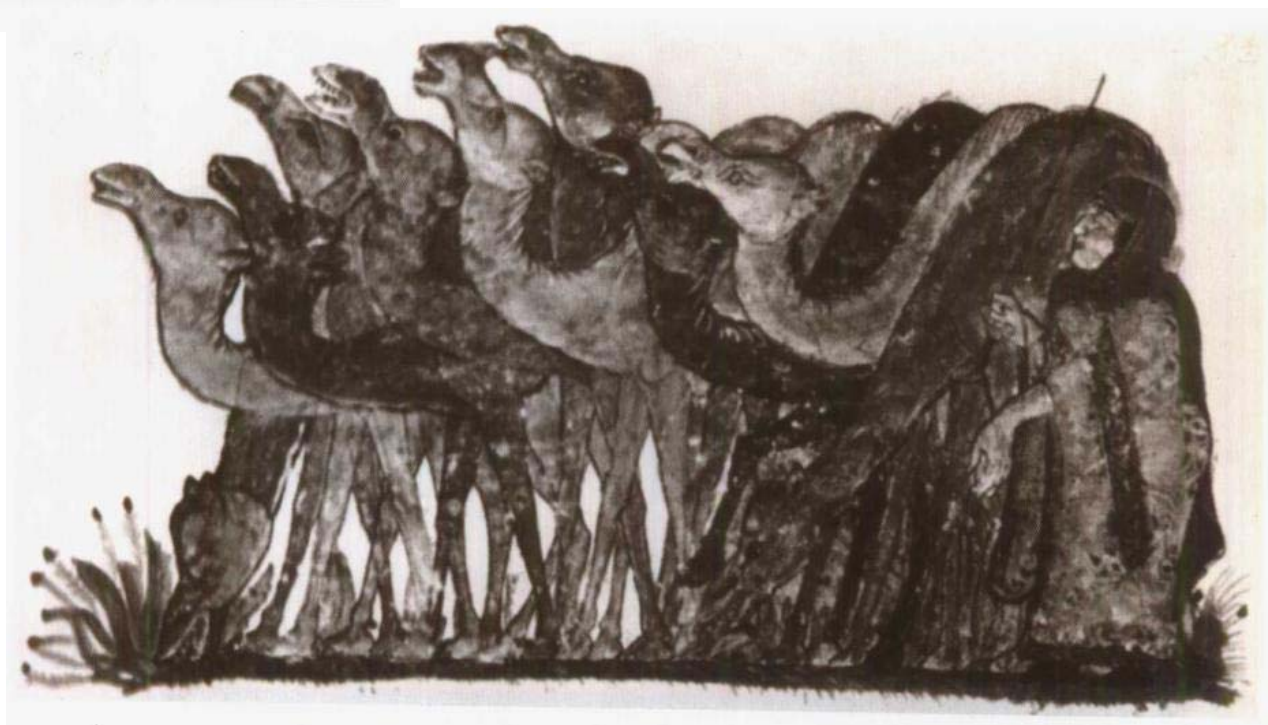
►一羣駱駝和女牧人。在沙漠的游牧民族社會裡，女人必須作粗重的工作。當營地要移動時，摺疊帳篷、攜帶帳篷等事情都由女人來做。



爾海提爾作了五天的旅行，並來到馬達因撒利夫。在這裡，水源雖豐盛，但朝聖者卻不願作片刻停留，因為，他們相信穆罕默德曾經騎著駱駝經過馬達因撒利夫，並沒有在此地停留而繼續往前走，所以，以後的信徒們也認為此地不宜停留。伊朋·巴突塔對朝聖者的奇妙風俗覺得很怪異，可是，除他之外，所有朝聖者卻對此事似乎認為理所當然而絕口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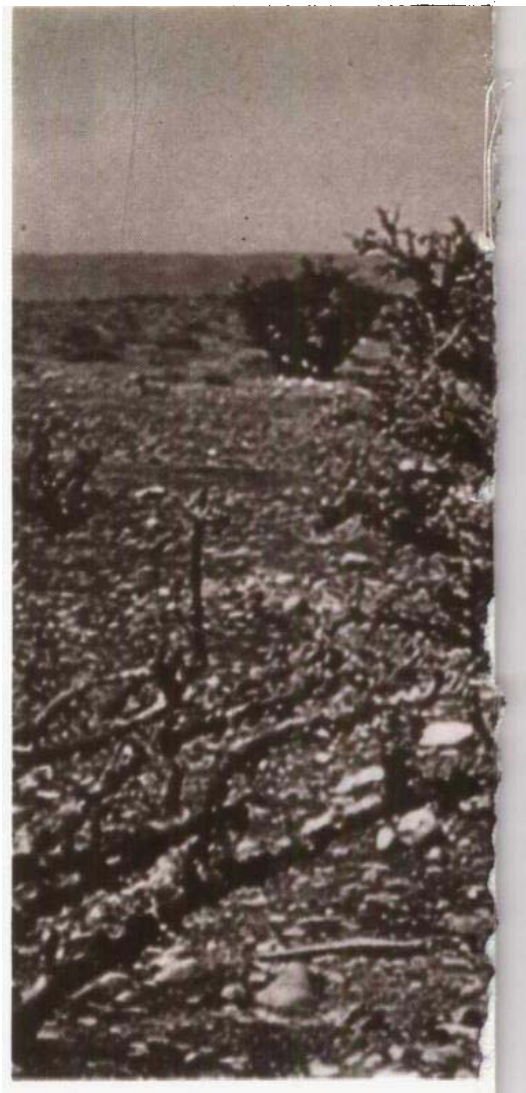
從馬達因撒利夫跨越沙漠到達阿爾烏拉的綠洲，約花費了半天的時間，朝聖者在此地飲水休息，並停留了數天。在這數天中，所有的人都在這裡清洗衣物，補給糧食，三天後，他們抵達了麥地那。一行人先去參拜了埋葬穆罕默德遺體的回教寺院。

離開麥地那沒多久，隊商們改換上伊斯蘭教徒朝聖時的服裝，即稱為「伊夫拉姆」的裝束。伊夫拉姆是用二塊白木棉的布所作成的，朝聖者將它披掛在身上。穿上伊夫拉姆後，他們一行人已完成前往麥加的一切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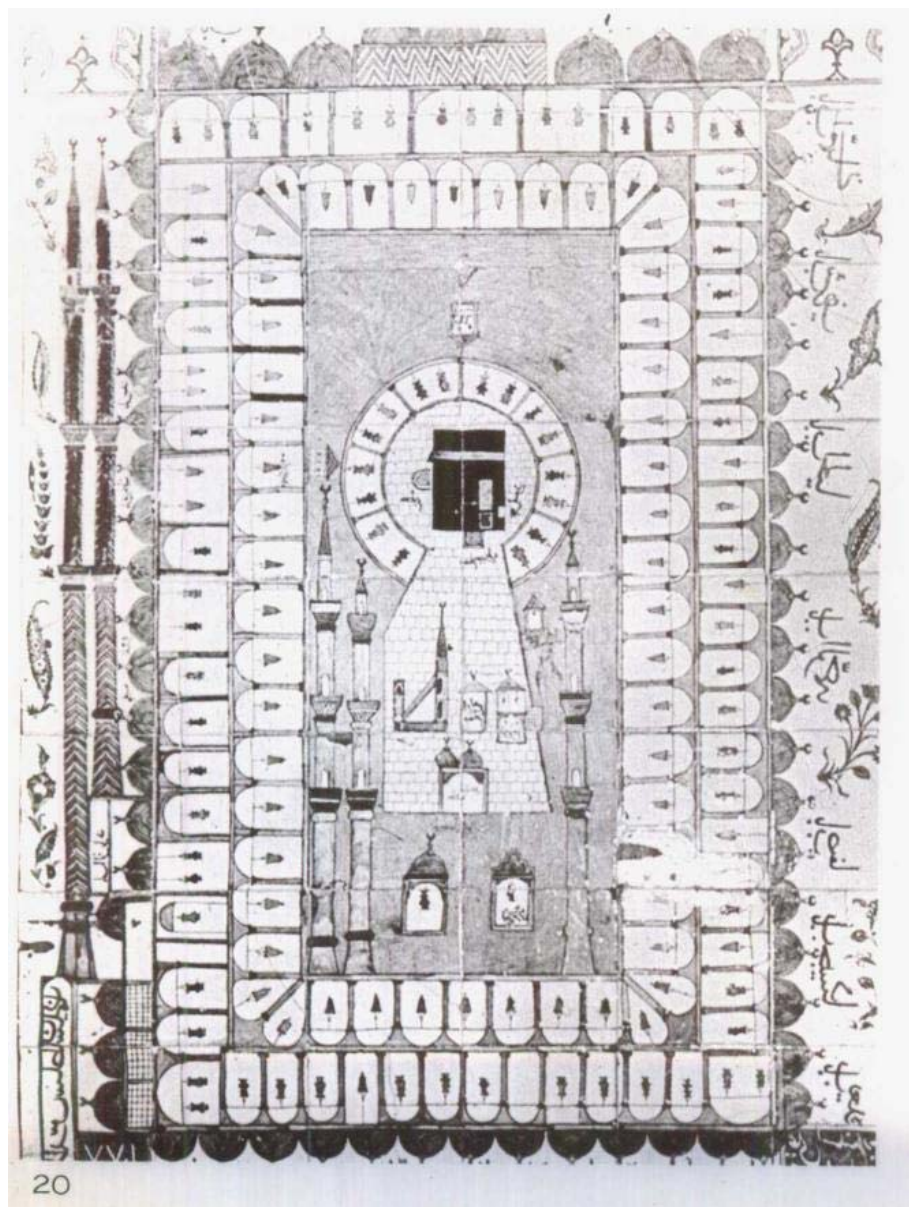


伊朋·巴突塔對朝聖的各種儀式，不但有詳細的記載，而且，對於麥加市民，也做了仔細的觀察。聖都商人的良好品行留給他很深刻的印象。他認為這裡的女性不僅是美麗而且很賢淑、虔誠。當女性走過身旁時，所留下的香味令他神馳不已。他聽說此地的女性們爲了買香水，甚至不惜省下飯錢去購置這類奢侈品。每星期四的晚上（伊斯蘭教徒休息日的前夜），女性們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回教寺院裡，散發著充滿了異國情調的香水味。

西元一三二六年十一月中旬，伊朋·巴突塔準備離開麥加，在此之前，他已經和將前往東北方的巴格達之隊商



▲阿拉伯半島南部的索法爾的乳香樹。



◀麥加卡巴境內圖。此圖是西元一六〇〇年，繪於土耳其製的瓷磚上。方形建築物的回教內院是伊斯蘭教徒朝聖的目的地。根據伊斯蘭教的傳說，亞伯拉罕和他的孩子伊希馬艾爾所建的卡巴的地點，就是哈加爾和伊希馬艾爾逃到沙漠時所住的居所。



▼乳香樹枝的放大圖。將樹皮切開，就會流出樹脂。最初樹脂是呈乳汁狀，經過二、三個月的空氣作用後，會變成青白色凝固的水滴狀（被稱之為淚），這個「淚」就是做為香料的原料。



的隊長過往甚密，所以，他計劃隨隊商前去巴格達，有多數的朝聖者也自願同行。跟著隊商行動，朝聖者們在途中可以隨時買到糧食和必需品。隊商到達內志後，就在貯水塘停留下來。這個水塘是在西元八〇〇年為朝聖者而建造的，在今天，它也成為游牧民族和駱駝的水源補給處。

隊商到達巴格達後，伊朋·巴突塔決定從這裡繼續他的中東之行。他所行進的正確路線，如今已很難重新記述了。在他的旅行記裡記載著，西元一三二七年，他又回到麥加，並在此停留了三年，還到過東非作短期的旅行，然後又到葉門一遊，再回到阿拉伯。伊朋·巴突塔在葉門一帶的山地旅行時，也曾到過古都沙那，還到達亞丁的海岸地帶。

伊朋·巴突塔從亞丁到達東非之後，又回到阿拉伯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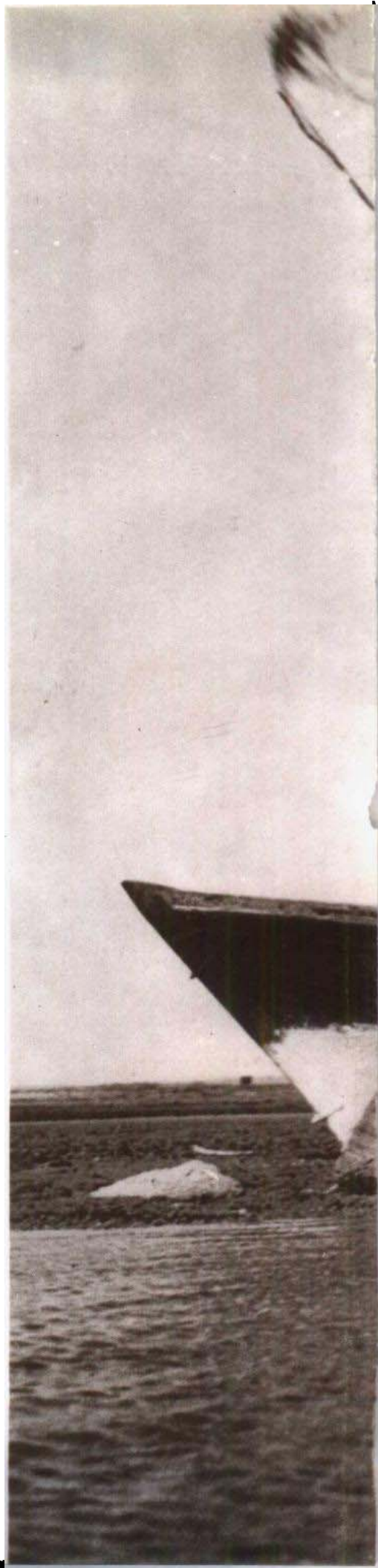
索法爾南海岸旅行。在這裡，他將香料貿易的情形詳細地記載下來。哈西克港植有大量的乳香樹，伊朋·巴突塔對這種樹曾做了如下的說明：「乳香樹葉很薄，將樹皮割開，會流出乳白色的汁，這種由樹皮分泌出來的樹脂就是乳香。」此外，還有一件事也留給他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當地的居民常捕獲一種叫魯哈姆的魚，這種魚和沙鮫很類似。他們把魚切開曬乾而後食用，並將吃剩的魚骨頭留置起來，等到搭蓋粗陋的小屋時，再拿出來貼在牆壁上。

伊朋·巴突塔沿著阿拉伯海岸到達了阿曼，由此地又上達波斯灣（阿拉伯）。在巴林，他又準備作第三次的麥加之行。他向西橫越半島到達麥加，這位不知疲勞，渾身充滿好奇的年輕人，在麥加並未稍事休息，繼續地踏上旅程。他的足跡遠至中亞細亞、印度，更進一步地訪問了中國。十五年後，他才回到故鄉丹吉爾。

伊朋·巴突塔的旅行記，詳細地記載了一三〇〇年代中期的阿拉伯世界。

對伊朋·巴突塔而言，阿拉伯世界是個很有秩序的世界，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可在這裏過著自由、安全、活躍的日子。然而，對隨著伊朋·巴突塔之後到阿拉伯半島探險的旅行家們而言，這裡卻成爲一個危險的地區。

►在波斯灣的巴林島上，漁夫投網捕魚的情形。六〇〇年前，伊朋·巴突塔或許也看過漁夫以此方式投網捕魚吧！





3 訪問麥加

自穆罕默德以來，即禁止非伊斯蘭教徒進入聖都麥加和麥地那，今日亦然。在麥加市外二十四公里處，有個石門關卡，只限伊斯蘭教徒通過。這兩個聖域就佔了漢志省的大部分。

雖然有此嚴格的禁制拒擋外人的進入，但是，仍有好幾位冒險家爲了想觀察朝聖的宗教盛況，不惜冒著生命危險來到此地。這些旅行者除了記載朝聖的情形外，對於從麥加到麥地那的往返路線、兩個聖城周圍的領土和這個地區的游牧民族，也同樣作了詳細的記載。

第一位以非伊斯蘭教徒的身分訪問聖都者，是著名的義大利人路多維科·第·瓦哲馬。他所寫的旅行記於西元一五一〇年在羅馬出版。在這一本書裡，詳載了他到埃及、敘利亞、漢志以及葉門的探險經過。此外，他還從印度出發到東方旅行，甚至遠至香料群島（摩鹿加群島）；這些見聞，他也都記載於旅行記中。

第·瓦哲馬的著書也像冒險小說般，有著生動活潑的記述。書裡的內容，甚少提及有關他前半世的生活和他的家族，他原住在波隆那，在他決定到各處旅行前，曾當過士兵。他是位富於冒險精神的人，一心想到遙遠的國家大開眼界，同時，他也希望得到當時的旅行者所擁有的聲名。但與伊朋·巴突塔有一不同點，第·瓦哲馬並非很有學問的人，他自稱「缺乏理解力」。終其一生，從未研究過任何事物。

第·瓦哲馬對自己殷切地想瞧瞧外界的情形，如是記



▲第·瓦哲馬將他的著書呈獻給阿爾比伯爵夫人時的情景。這是西元一五一五年的德國版畫。版畫的製作者可能見過第·瓦哲馬，畫中所出現的人物裡，留有山羊鬍鬚者，被認為是版畫的作者。

▶先知穆罕默德騎著驢昇天時，受到歡迎的盛大場面。這是西元一五四〇年左右，波斯的圖畫。

ویشن را تائی داد
کوش را حلقه غلامی داد
ای در سنبل
وین من حسن و عقل دلی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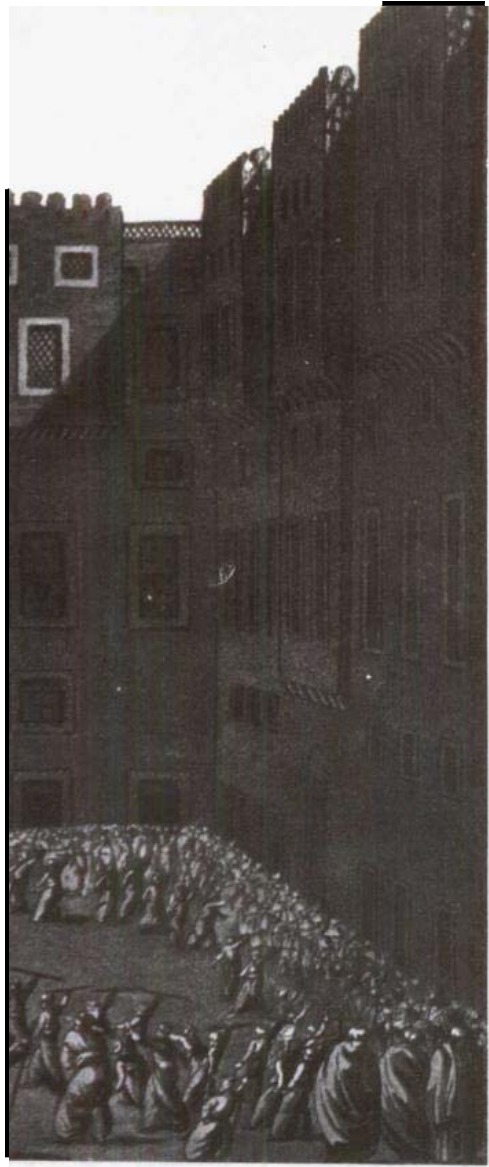




載著：「想看看其他土地上的生活情形，和其他民族的特性，還有各式各樣的動物與水果……等。……我相信百聞不如一見。」

西元一五〇三年初，第·瓦哲馬來到埃及的亞歷山卓，從這裡，開始向開羅前進。他順道又至貝魯特和大馬士革一遊。旅途中，他學習阿拉伯語和一般常識。同年四月，他抵達大馬士革的時候，隊商正在作歷年的朝聖準備。自西元一五〇〇年初，貝都因人常趁著隊商在綠洲休息時，突襲朝聖者和駱駝隊商。對於這種事，伊朋·巴突塔當時不覺特別危險，因此並未加以記述；可是經過二〇〇年後，在同一條路線上，貝都因人對外來者的敵意更深更濃，因此加強護衛是必須的。第·瓦哲馬與護衛隊商到麥加

▲在開羅的宮殿裡，正在作武技訓練的馬姆爾克士兵。馬姆爾克人最初是因戰爭而被俘虜至埃及，其血統屬於歐洲人，或屬於敘爾卡（蘇俄南部）人，因改信伊斯蘭教而漸漸提高地位。西元一二五〇年，掌握了埃及的政權，一直到西元一五一七年止，埃及都在他們的統治之下。



和馬姆爾克兵士的隊長攀上了交情，他巧妙地使得人們承認他是馬姆爾克士兵的一員。

在第·瓦哲馬那時代，護衛朝聖隊的馬姆爾克人是統治埃及和敘利亞者。他們本是歐洲人或屬敘爾卡族人（蘇俄南部），在戰爭中被俘虜到埃及，由於他們改信伊斯蘭教，於是慢慢地掌握了政權，終於在西元一二五〇年，奪取了埃及的統治權。馬姆爾克人外觀上不像阿拉伯人，在與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一起參加朝聖時，顯得很突出。混入馬姆爾克護衛隊的第·瓦哲馬，其身分並未被人識破，而順利的參加朝聖。

第·瓦哲馬登記為護衛隊員後，取了一個「猶諾斯」的阿拉伯名，並領到制服和馬匹。這支龐大的隊商開始向聖都前進，作為期四十天的旅行。這個隊伍包括四萬名朝聖者，三萬五千頭駱駝，再加上六十名馬姆爾克護衛兵。

在第·瓦哲馬的旅行記裡，最有趣的部分就是隊商第一次所停留的地方——漢志的海巴爾綠洲。幾世紀以來，這裡是猶太人的殖民地，大約是在紀元前五〇〇年左右，尼布加尼撒二世毀滅猶太國之後所設置的，經過多次的災害後，避難的民衆聚集此地開墾荒地。這塊山地綠洲直徑在十六至十九公里之間，人口約四〇〇〇人至五〇〇〇人。

►爭奪水井的戰爭。依據第·瓦哲馬的敘述，這次戰鬥有一六〇〇名貝都因人被馬姆爾克兵的護衛隊槍殺。這座水井位於所多瑪城和科摩拉間的山谷裡，那邊是真正的沙漠荒地，依據聖經的記載，這兩個都市的居民因作惡多端而被上帝降火焚盡。



「他們都裸露著身體，身高在五個指距到六個指距（約一・二公尺）之間，聲音像女人，皮膚很黑，他們只吃綿羊肉以維生，而不吃其他的東西。他們自稱為猶太人，並都接受割禮。如果抓到摩爾人（阿拉伯人），他們會將之剝皮。」這是第・瓦哲馬對猶太人的描述。

在海巴爾，第・瓦哲馬看到八處很美的草地，和其上飛翔著的兩隻雉鳥，心裡不由得深為感動。因為，經過十六天日夜的趕路，從未見到飛禽走獸，此時能看到雉鳥簡直是個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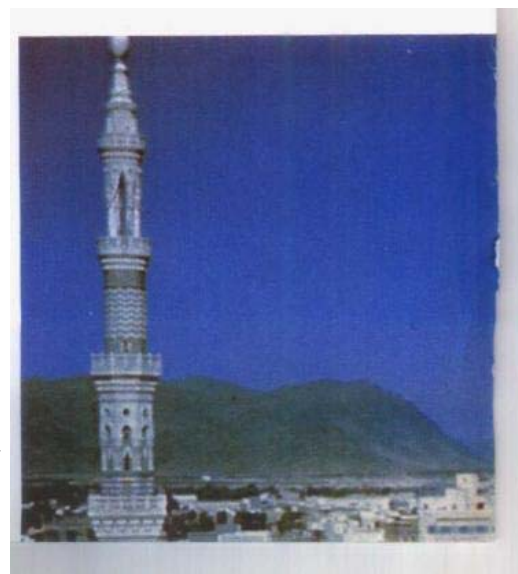
不多久，隊商到達了麥地那，在這裡，朝聖者參拜了穆罕默德的墓。第・瓦哲馬對親眼所見到的建築物有很細膩的描寫。中世紀的傳說中，認為穆罕默德的棺材是被裝



◀前往麥加的第・瓦哲馬和隊商們。第・瓦哲馬對這個龐大的集團作了如下的敘述：「朝聖者帶著妻子和用羊毛作成的土耳其式帳篷旅行……隊伍分成兩大團體前進……這裡有六十名馬姆爾克兵士組成的護衛隊；馬姆爾克兵士們分成三批，一批在前領隊，一批在中間，另一批殿後。我們不分晝夜繼續趕路。」

在巨大的磁石裡，吊在室中；第・瓦哲馬遂想證實此傳說的真假，結果，他發現傳言與事實不符。離開這個都市後，隊商休息了一天，與伊朋・巴突塔的記載相同，隊商在這裡留有給朝聖者穿「伊夫拉姆」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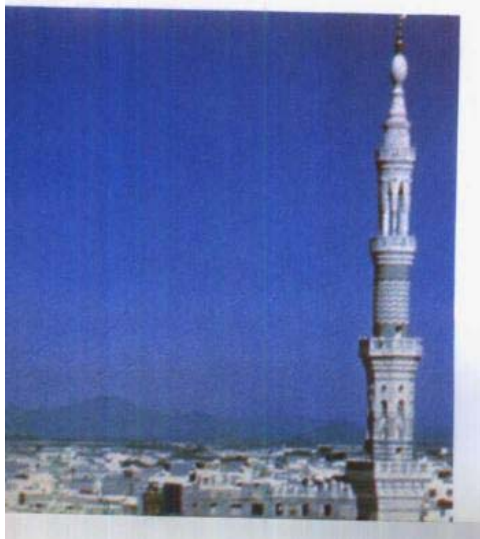
第・瓦哲馬跟隨著朝聖者一起向麥加前進。他把宗教





▲向「黑石」祝福的穆罕默德。
「黑石」現被裝置在卡巴神
殿的南壁上，親吻這塊石頭也
是麥加朝聖的宗教儀式之一。

▼麥地那的穆罕默德回教寺院
，穆罕默德即被埋於此。訪問
麥地那也是伊斯蘭教徒朝聖中
的儀式之一。與在麥加相同，
朝聖有一定的規矩，朝聖者為
能順利完成這些儀式，須有專
人領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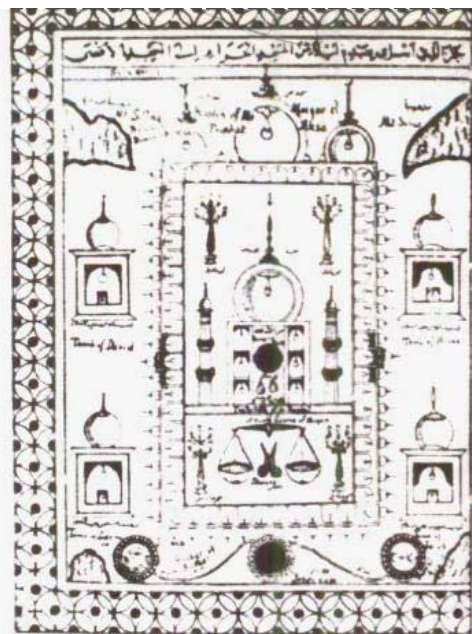
的儀式、都市，和在其中所進行的買賣都很詳細地記錄下來。西元一五〇三年五月，東方諸國的許多伊斯蘭教徒們來到了麥加，其中包括印度人、波斯人、敘利亞人、衣索匹亞人等等。大多數的人都因著朝聖而來到此地，但也有部分人並非為了宗教上的祭禮，而是為調查有無商業貿易的可能性。

在麥加東方約十六公里處，有座阿拉法多聖山，伊斯蘭教祭禮的一部分儀式即在此地舉行。在山麓旁有兩個貯水塘，其中一個為開羅的來者所使用，另外一個則由大馬士革的來者使用。開羅來的隊商較大馬士革來的隊商要龐大得多，共有六萬四千頭駱駝和眾多的朝聖者，再加上一〇〇個人所組成的馬姆爾克護衛隊。在這座山所舉行的祭禮，每個人至少要以兩頭駱駝做為祭品，那些肉則分發給貧苦的人家。第·瓦哲馬認為，與其說這麼多人是來參加祭禮的，不如說這些人是為填飽飢餓而來。

當隊商回大馬士革途中，第·瓦哲馬決定脫離馬姆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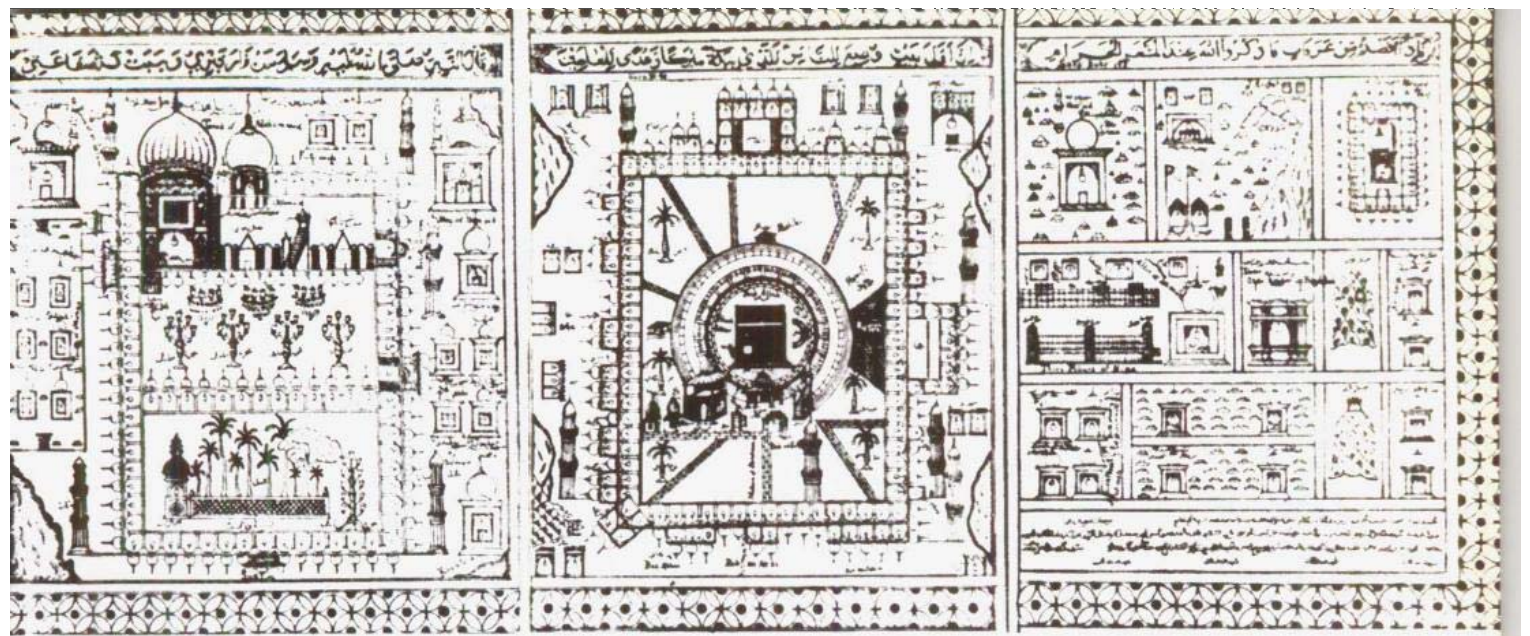
克的護衛隊。這是一項很危險的舉動，或會因此而被處死，因為，馬姆爾克的軍官們不准馬姆爾克兵士有逃走的行為，也不允許他們在阿拉伯隨意地行動；一旦發現有人逃走的話，會認為是污染了聖都，並且，以非伊斯蘭教徒的罪名而加以處死。雖然，有這些生命危險的顧忌，但是，第·瓦哲馬仍想出了一個脫離隊伍的方法。當時，阿拉伯人為了抵抗葡萄牙人，必須置備手槍，於是，第·瓦哲馬就騙一個商人說他會製作手槍，因此，這位商人就將他藏在家裡。

朝聖的隊商與馬姆爾克的士兵們離開麥加後，第·瓦哲馬冒著生命的危險前往麥加的外港吉達。吉達對馬姆爾



▼在吉達北方的沿海平原上，一個人騎著駱駝正悠哉地漫步著。第·瓦哲馬或許也會以同樣的方式旅行過。他在麥加脫離了馬姆爾克的護衛隊後，曾隻身前往吉達旅行。





克的逃兵而言，仍是個危險的地方。這位義大利的旅行家到達此地後，躲藏在一座回教寺院裡。他騙寺院裡的人說他患了重病，而與住在那裡的一群乞丐躺在一起呻吟著。到了黃昏，他偷偷地溜出寺院，跑到街上，觀察吉達港的熱鬧情形，並將之記載下來。

過了三週的躲藏生活後，第·瓦哲馬終於找到機會登上往波斯的船。這隻船停泊在葉門的海岸邊，要進至亞丁港的船塢。從這裡開始，第·瓦哲馬體驗到降臨在他身上的災難，因為，葉門的阿拉伯人對外來者，都懷疑是葡萄牙人派來的奸細，而另一原因，也許是他這次的裝扮沒有像在麥加時那麼逼真，因此，這位義大利人被阿拉伯人關在牢裡數月。然而，他又想出一個辦法偷溜出監獄，潛入葉門內陸一帶旅行，還到過沙那的山地。

到過沙那後，第·瓦哲馬又回到亞丁。在這裡，白天他同樣地藏身於回教寺院內。隨後，他又想盡各種方法登上一艘經由波斯到印度的船隻。西元一五一〇年，第·瓦哲馬興起了歸國之念，因為，在這一年他的旅行記已出版了。

繼第·瓦哲馬二〇〇年之後，有一位歐洲人再度造訪麥加。這位探險家是英國的船員約瑟夫·彼茨。西元一六七八年，他在非洲北部的海上被貝魯貝魯族的海盜抓去；

▲進入聖都朝聖的許可證 其上印有朝聖目標的圖片。伊斯蘭教徒們在環境允許之下，一生之中，最少要到麥加朝聖一次。這張入寺許可證有如到天國的許可證般珍貴。

▼阿里·貝的畫像。



那時候的海盜常將捉來的俘虜先養在家裡數年；後來彼茨被賣到伊斯蘭教徒的騎兵軍官家為奴隸。西元一六八五年，彼茨跟著他的主人到麥加時，他的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已經講得很流利，此時，他已被迫改信伊斯蘭教，有關朝聖的種種，他遂加以觀察並記錄。最後，彼茨逃離此地，回到自己的國家。在英國，他寫了一本關於他冒險經過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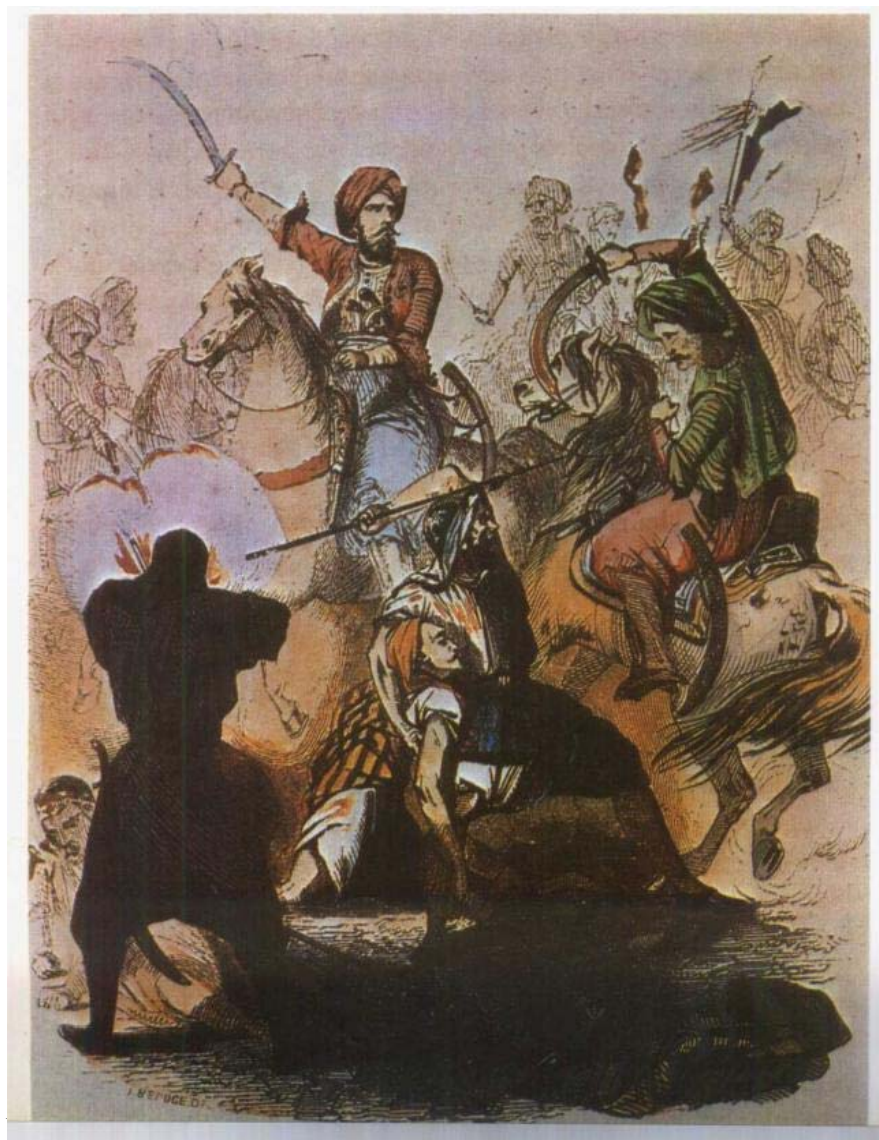
另外一位訪問麥加的歐洲人，是位謎樣般的西班牙人，他自稱為阿里·貝。於西元一八〇一年到麥加朝聖。阿里·貝不但會講阿拉伯語，而且，對於地質學和植物學也很有研究；在旅行途中，一直把這些科學儀器帶在身邊。最不可思議的，就是麥加市民並不對他起疑心，因而這些



▲瓦哈布教徒的長老阿布多·瓦哈布。他輕信埃及方面的保證，認為他的家族與城市都會受到保護，因而向埃及投降。結果，在他投降後，卻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現在的伊斯坦堡），經過三天後被斬首示眾。

◀埃及人與瓦哈布教徒經過五個月的苦戰後，佔領了達路易亞。在此期間，埃及人和瓦哈布教徒深為炙熱的沙漠所苦。

►土耳其的蘇丹——謝利姆三世（1789～1807）狂熱的瓦哈布教徒所席捲的阿拉伯半島的大部分區域，都在他的統治之下。





儀器他都能派上用場。在探險史上，他的最大貢獻，就是使用天文學的觀察來確定麥加的正確位置。

西元一八〇九年，德國的植物學家烏爾里齊·亞斯帕希辰化裝成伊斯蘭教徒到麥加旅行；由於他在中東一帶已經有了數年的旅行經驗，所以精通阿拉伯語。希辰從麥加到麥地那，然後，來到穆哈（摩卡），不幸的是，他的化裝被識破，西元一八一一年，在泰茲附近被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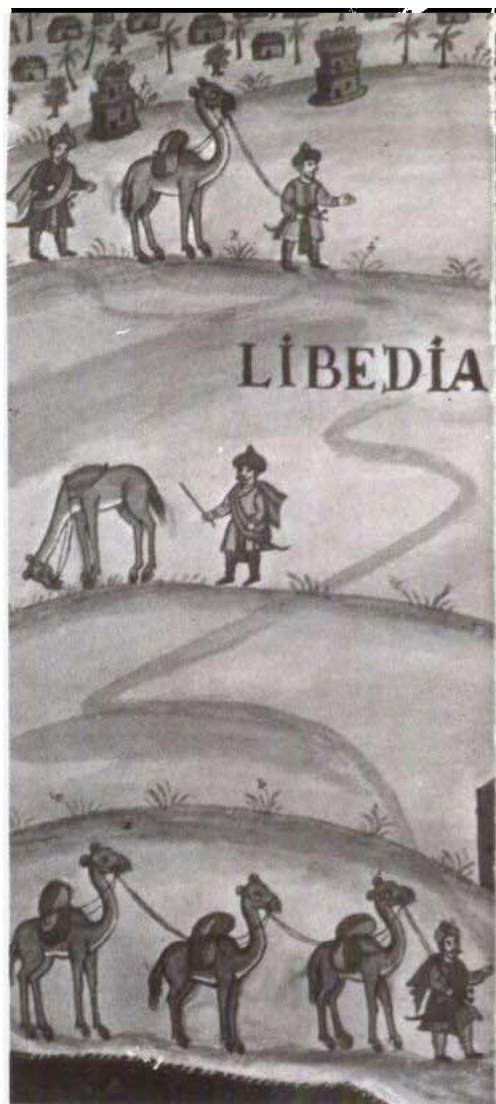
從第·瓦哲馬的麥加訪問到希辰的阿拉伯旅行間的三百年，阿拉伯半島內陸和周圍的政治局勢有了大幅度的變化。土耳其人爲了擴張鄂圖曼帝國的勢力，將伊拉克、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非洲北海岸、漢志等領土置於統治之下，然而，它的勢力卻也不能深入到阿拉伯的中心地帶。西元一五〇〇年，葡萄牙人佔領了阿拉伯南海岸的史寇多拉島，在馬斯開特與更東的波斯灣的荷魯姆茲建立其基地。

西元一五〇〇年代的中期，葡萄牙的勢力漸衰。荷蘭、英國、法國的勢力從東印度洋進至太平洋，佔領了不少新領土，建立跨越海外的帝國。英、荷、法各國的東印度公司船隻，經常來往於紅海和波斯灣，而這些船隻也都停泊在阿拉伯的主要港口，但是，在這些人員當中，卻無一人敢踏入碼頭倉庫外的內陸地區。

阿拉伯半島內部的宗教、政治也起了重大的變化，變動的根本原因是因爲伊斯蘭教的改革運動而起。宗教改革的目的是爲了恢復穆罕默德的教條，實踐樸素簡單的生活。這個運動在阿布多·瓦哈布的指導下，發生於阿爾亞力多〔註〕。

十六世紀中期，阿布多·瓦哈布得到穆罕默德·亞茲·撒多的援助與保護，後者是撒多家族的族長，支配著達

〔註〕 阿爾亞力多：現在的利雅德，內志台地的南部也包括在內。





▲葡萄牙人設於阿拉伯沿海岸要塞之一。葡萄牙人定期繞過好望角航行到印度，爲了保護航路的安全，在沿岸的戰略要地建築城堡。然而，葡萄牙人絕不會深入內陸地帶。

◀德國的植物學家烏爾里齊·亞斯帕·希辰。他雖深入到麥加地方，但其後卻在泰茲附近被殺。

路易亞周圍的地區。西元一七四五年，阿布多·瓦哈布創立瓦哈布派，四處宣揚改革伊斯蘭教。他這種宗教上的說法，受到正與近鄰長老們產生糾紛的撒多家族大力支持。宗教改革成功的部族與敵對的部族之間的戰爭，遂被視爲聖戰而正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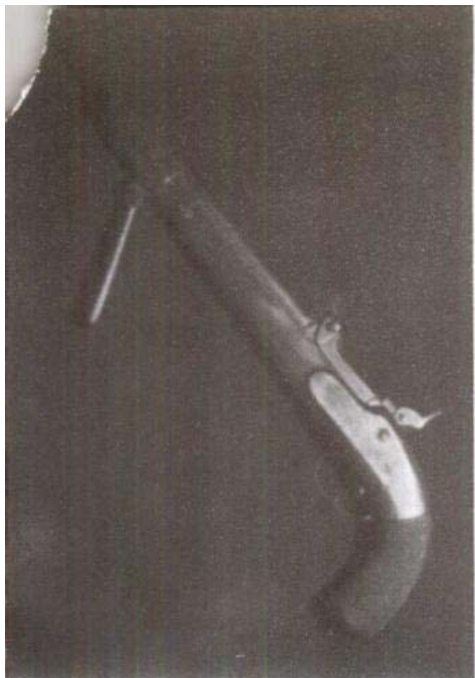
得到穆罕默德·亞茲·撒多援助的瓦哈布派，成爲內志地區的統治者。族長的孩子撒多·伊朋·阿布多·亞幾茲·亞茲·撒多在瓦哈布帝國的擴展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西元一八〇二年，他進佔漢志區，其後，瓦哈布派又把勢力擴張到大馬士革，並且佔領了麥加和麥地那。這個時候，土耳其的蘇丹對於瓦哈布派的擴張運動，產生了戒心，認爲會威脅到鄂圖曼帝國與伊斯蘭教的教主在宗教上與政治上的地位，於是，他命令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

巴夏王出面收拾這種混亂的局勢。

西元一八一二年，埃及的軍隊將麥加和麥地那的瓦哈布教徒趕走。六年後，埃及的軍隊在達路易亞幾乎將瓦哈布派完全殲滅，接著又攻擊撒多家族勢力所在的首都，使它成為一片廢墟。此後，撒多家族的勢力即一蹶不振。瓦哈布帝國雖已滅亡，然而，其宗教熱情卻仍留傳於少數的諸部族中。這個潛伏的勢力即成為十九世紀末，撒多家族再興的一股力量。



當埃及軍隊正在進行掃蕩瓦哈布派的時候，瑞士的探險家約翰·路德維·布爾哈特到達了麥加附近的吉達港，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到麥加朝聖。布爾哈特化裝成土耳其人，自稱是伊布拉辛·伊朋·阿布多拉。他能講很流利的阿拉伯語，同時，也知曉伊斯蘭教的聖典「可蘭經」，可是並非十分精通，所以，遇有盤問的情形時，即自稱是伊斯



▲伯東的手槍。他公然攜帶這種武器，所以，伯東在麥加的朝聖途中差點被識破身分。

◀理查·伯東（1821～1890）。西元一八七六年，弗雷德里克·雷東所繪。伯東的語言能力很強，同時，也有融入異國生活環境的熱情，所以成為傑出的阿拉伯探險家。

▼伯東所戴的土耳其氈帽。他特別喜愛穿著土著的衣服，也更加使人無法識破他的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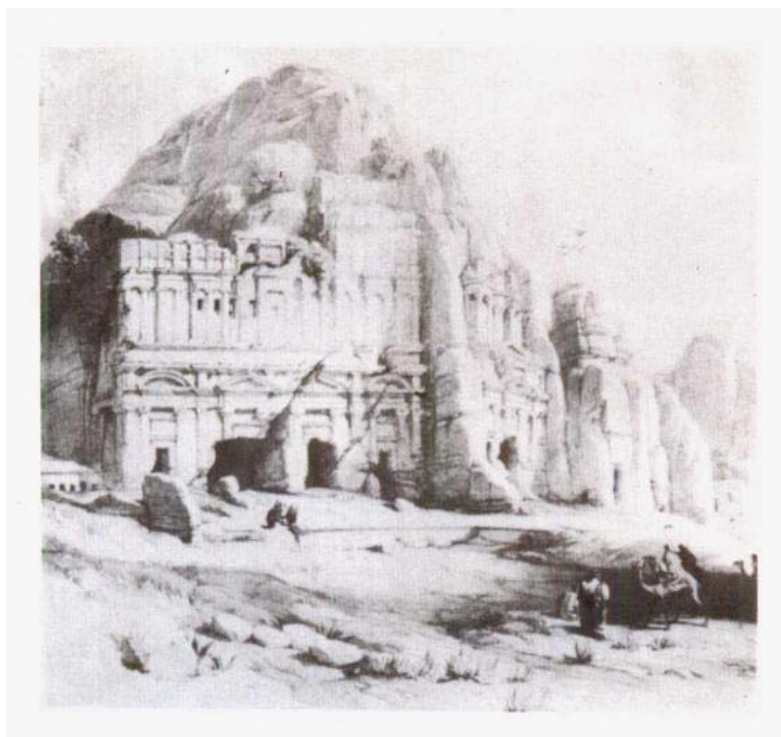
蘭教的改革者。

布爾哈特為了要探查尼日河的水源地，受雇於倫敦的「促進非洲內陸開發協會」。當他未完成任務，在開羅等候隊商時，竟然下決心要到中東內陸一帶去探險。

布爾哈特到漢志去旅行，將所見所聞都詳細的記錄下來，他不像第·瓦哲馬般冒著危險四處遊逛，而小心的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布爾哈特並非僅只是記載朝聖的情形而已，他對所到過地方的宗教、風俗，也都加以詳細地觀察並記錄。所以，他所完成的日記成為兩個聖地的詳細資料。當他的日記刊行之後，立刻成為當時的探險家、宗教研究家，或是對當時的阿拉伯以及這個地區的政治、歷史、商業活動有興趣者，首要的參考資料。

在阿拉伯度過一年後，布爾哈特回到了開羅，並計劃尋找能帶他到撒哈拉沙漠旅行的隊商。在此休息期間，他則努力完成阿拉伯旅行觀察的最後記述；而他在麥地那居住時所患的阿爾巴痢疾也已逐漸康復。但是，當第二個隊商要向內陸出發之前，布爾哈特卻因為舊病復發而亡。在臨死之前，他將自己所寫的詳細日記，以郵寄送給倫敦的雇主。

繼布爾哈特之後，到麥加、麥地那去探險的歐洲人，是深為布爾哈特的日記所感動的英國人理查·法蘭西斯·伯東。西元一八五三年，理查·伯東開始了聖地的巡禮，在旅程途中，他偽稱自己一生下來就是伊斯蘭教徒。伯東對於學習語言有非凡的天分，二十一歲時，他以陸軍中尉的身分到達印度的孟買，在這裡度過了七年，利用這些時間他學會了波斯語、阿拉伯語、和數種印度方言；伯東想到聖地朝聖的志願即萌芽於此。西元一八五二年秋天，伯東回到倫敦，向陸軍請了一年假，又和國立地理學會談好



◀今日葉門的古蹟貝特拉·提維多·羅巴根據布爾哈特的速寫來描繪此圖。

了條件，言明探險的資金由地理學會負擔。

西元一八五三年四月，伯東準備妥當，毅然向麥加出發。他自稱是阿富汗的朝聖者，也是位醫生。因為利用醫生的身分，可以詳細地觀察阿拉伯家族的生活。

伯東的旅行在一開始即啓人疑竇。在蘇伊士，同行者看到他的行李中有六分儀，而真正的朝聖者是不會攜帶這類物品的，所以，同行者中有一位少年指責伯東為異教徒，伯東不得已只好把六分儀丟棄，同時，為了恢復伊斯蘭教徒對他的信賴，因此，「約有一個星期，我每天作五次祈禱」。懷疑伯東的伊斯蘭教徒們認為他身懷鉅款，遂想自其中得到些利益；故而那位觀察敏銳的年輕人在諸多攻擊下，只得停止了對伯東的指責。

在紅海沿岸的阿爾瓦幾夫，伯東的身分又受到了懷疑。一大群伊斯蘭教徒聚集在咖啡店裡休息，「有斜倚著身體者、吸煙者、飲水者、沐浴者、用短劍刮牙者。」在這些人中，有一位巴坦〔註〕人。

「他會講六至七國的語言，知道世界上的多數人種，

▼瑞士的探險家約翰·路德維·布爾哈特。他為要到麥加旅行而改裝成伊斯蘭教徒。途中，他注意觀察事物，並作了日記。



〔註〕 巴坦人：居住於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國境地帶的阿富汗血統的人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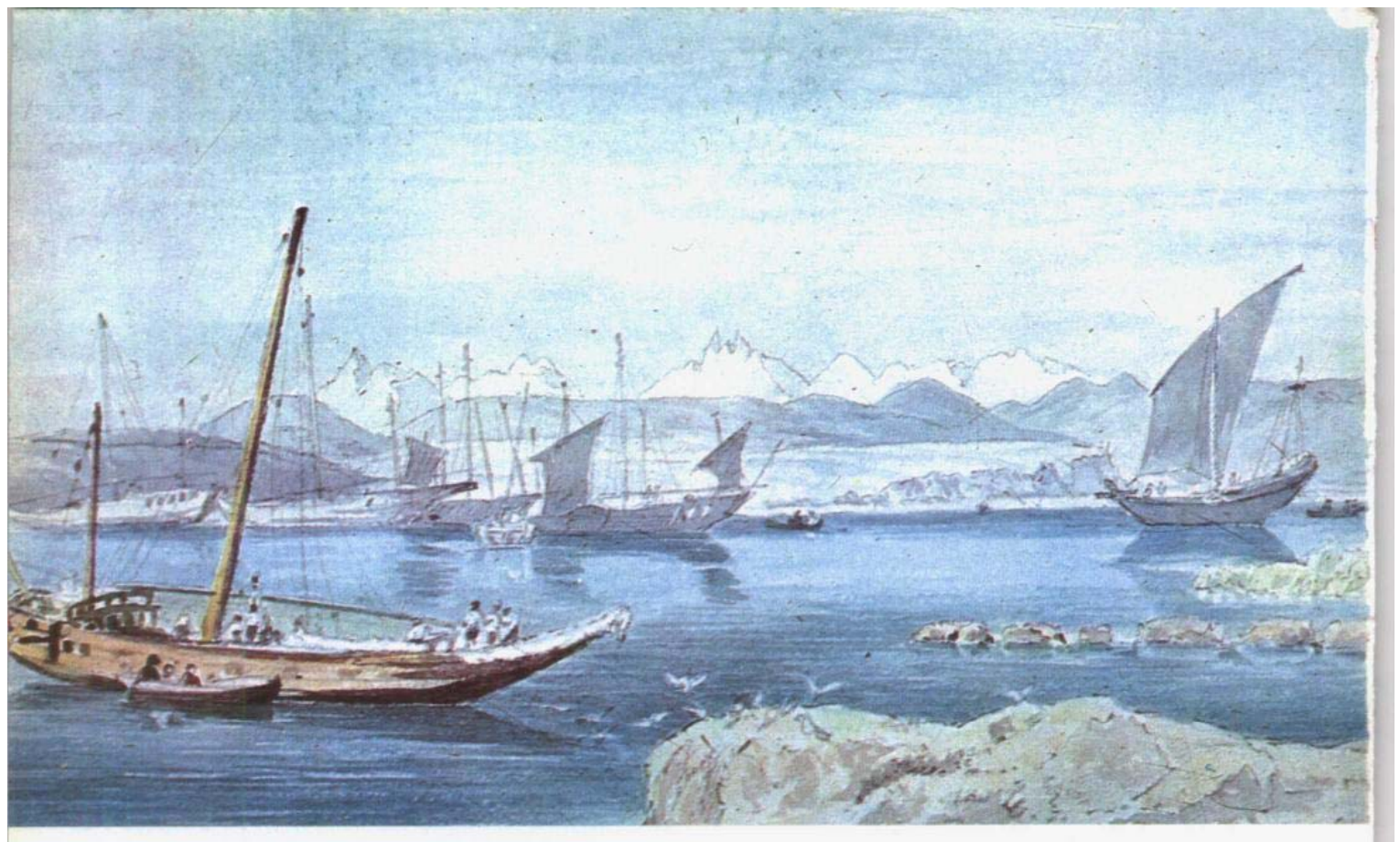


▲在今日的貝特拉頂岩上的神殿和陵墓。雖然，雕刻的部分稍微崩落了，但是布爾哈特的旅行報告卻是相當正確。過去，貝特拉曾是通商的中心地點而一度繁榮過。現今在遺跡的周圍，只有游牧民族居住著。

走遍中亞細亞一帶，他對於外來者有很強的識別能力。我故意撇開他對我出身地方的質問，但是，因為對方不停地問下去，我只好說：『你自己猜！』幸運的是，他認為我也是巴坦人。於是，我們一起坐下抽煙聊天。」伯東對他作了以上的記錄。

伯東乘著朝聖船從蘇伊士到麥地那的港口楊波，有關乘船的種種，他作了很生動的敘述。

「取名為西克·撒哈布號（黃金的導線）的這條船，



有兩支桅桿，但只有一支掛上船帆。整條船只有船尾有甲板，船尾很高。這條船的帆不能收回，也沒有預備的羅盤、測程器、測深器和繩索，甚至連航海圖也沒有。」

根據伯東所說，上了船後，首先要想辦法找個位置坐，其次才是與他人爭吵，以尋得較舒服的地方。

「上了船幾分鐘後，混亂的人群已使你不辨東西。大家爲了找位置，你爭我奪、推推拉拉、用手抓、用牙齒咬、用腳踢，大動手脚，吵鬧聲與騷動就是船上的寫照。」

結果，伯東和同伴打垮了來自北非的朝聖者，而得到較舒適的位置。在紅海航行的西克·撒哈布號離海岸很近地前進，每晚船會靠岸停泊，使朝聖者能在地面上睡覺。有一天黃昏，當伯東走向海岸時，腳跟突然被刺了一下，且劇痛無比。當船隻抵達楊波時，伯東的腳已痛到幾乎不能接觸地面。因此，從此地到麥地那而且有盜賊出沒的長程旅行中，伯東只好坐上被稱爲「協克茲弗」，像籠子般掛在駱駝兩旁的吊棚中，繼續行程。

▲朝聖者爲了要到阿拉伯海岸，所搭乘的小船。

伯東以為是被樹枝刺到，其實是被海膽刺到。由於這個意外，伯東只好將到達麥加後，要橫斷阿拉伯的計劃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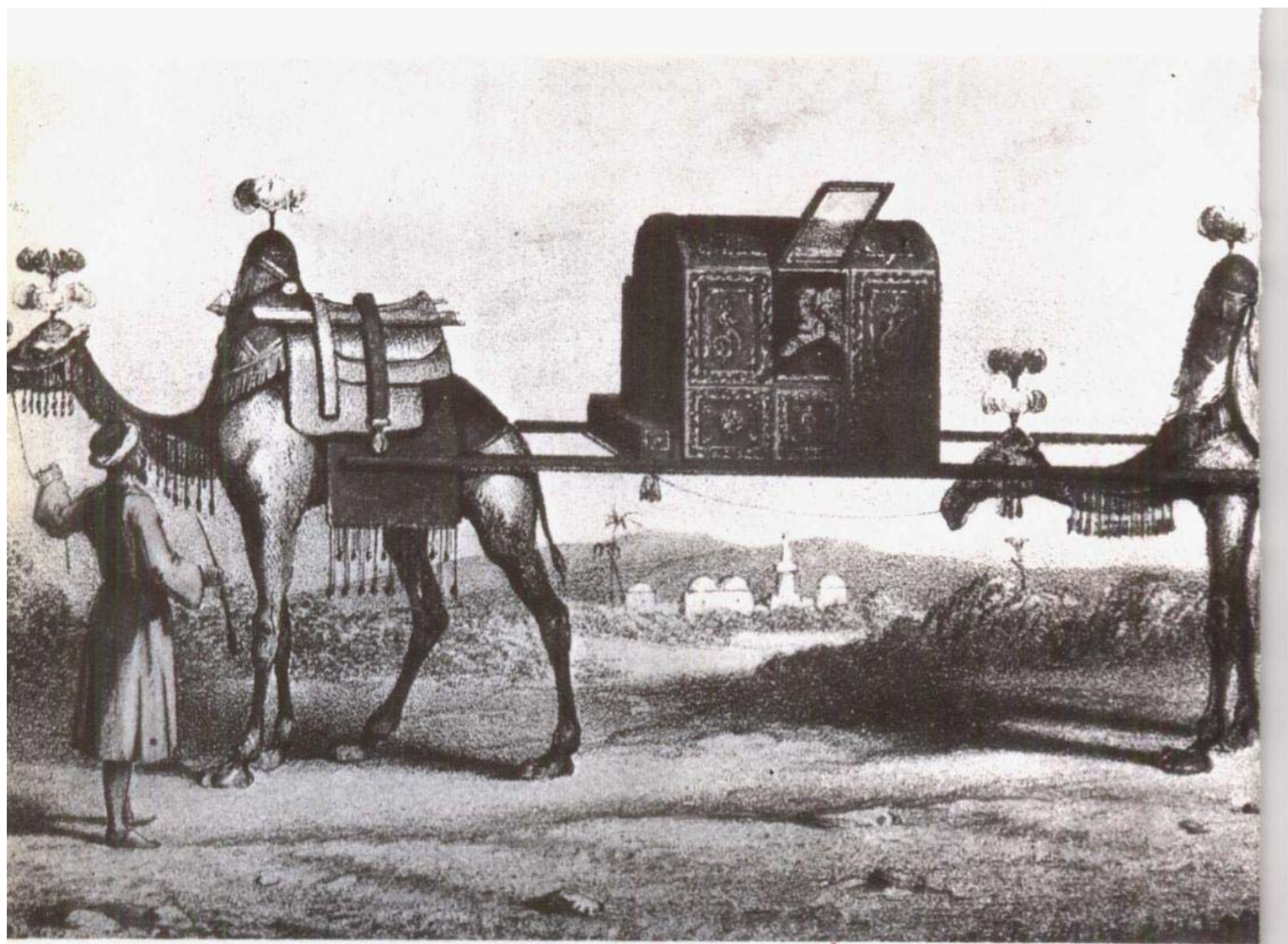
伯東從麥地那到麥加的旅行，和以往歐洲探險家的路線不同，他是走內陸路線。但是，在地理學上來講，他所走的新路線並沒有增加任何新資料。站在探險的立場而言，這位大冒險家的阿拉伯旅行，業績甚小。伯東的麥加之行最出色處，在於他的巧妙化裝，與其所著的「麥地那、麥加朝聖記」一書。

在放置聖石的卡巴神殿裡，聖石被黑幕蓋著，伯東在他的見聞記裡，將他初次看到這景像時的激情描寫為朝聖中瞬間最高的獲得。

「使朝聖者經過長期疲累旅程的最後目的物就躺在那



►到麥加的朝聖者所穿的伊夫拉姆。當信徒穿上伊夫拉姆時，為了遵守清潔的儀式，要順從嚴格的規律。



裡。在這剎那間，我心理激動得直想抱住那塊黑幕流淚，並將跳動的心緊貼聖石。在所有從那遙遠的北方而來的信徒中，如我般深受感動的，大概沒有吧！

在阿拉伯的傳說裡，神殿中垂下來的黑幕在飄動時，並不是因為早晨的微風，而是天使的翅膀。在這種情形下，信徒們所感覺到的是宗教上的狂熱激情，而我所感覺的卻是自尊心的滿足。」

西元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另有一位英國人 A · J · B · 華威爾也化裝到麥加和麥地那旅行。華威爾模仿伯東做類似的旅行，他以尚吉巴的朝聖者身分參加。他旅行的特色是利用那時候剛建好的，從大馬士革經麥地那到

▲富人所乘的轎子。達哈多拉望畫，取自伯東所著「麥地那·麥加朝聖記」。按伯東旅行記裡的記述，朝聖者多是步行或騎駱駝旅行。有錢人是坐轎子，如不想坐轎時，隨時都有裝上鞍的馬匹等著他騎。

►西元一八八二年所描繪的伯東畫像，題名為「我們的非商業性旅行者伯東上校」。



漢志的鐵路；這條鐵道是鄂圖曼土耳其的蘇丹阿布多·哈美特二世，把伊斯蘭教世界各地所捐的錢做為基金而鋪設的。他的目的，是爲了能使朝聖者安全容易地往來，同時，這條鐵路對鄂圖曼帝國而言，也具有軍事上的價值。

鄂圖曼土耳其爲了抵抗英國的入侵，必須守住敘利亞和漢志。另一方面，爲對付在他統治範圍內，不斷進行侵擾的阿拉伯游牧民族，鐵路也提供了不少戰略上的優勢。

大馬士革與麥地那間的鐵道距離在一六〇〇公里以上，坐火車須花費四天的時間，然而，與隊商的旅行，須花上三十天至四十天的時間比起來，是縮短得太多了。火車的情形相當混亂，到了開車時刻而未能擠上車的朝聖者都被拒於車外。坐在華威爾對面的是帶了兩個小孩的土耳其人。隨身攜帶的東西只有電唱機，由於這是個新發明的產品，遂引起了全車廂人的注意；乘客們都想聽「可蘭經」這段錄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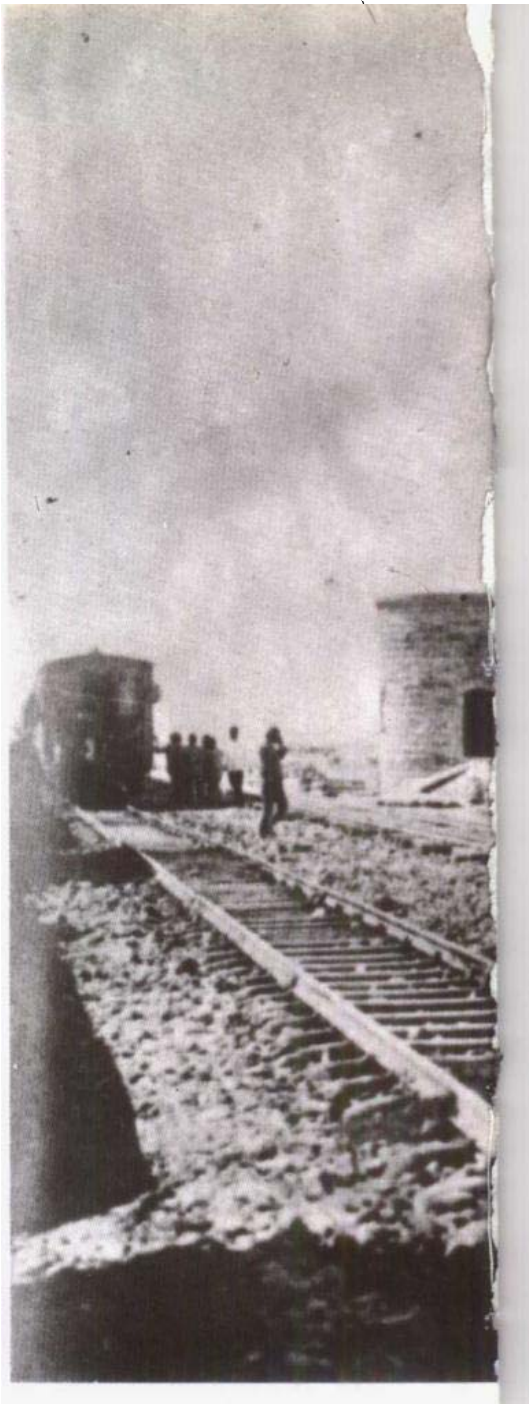
因爲車子超載，車上擠得水泄不通，時時有不愉快的衝突發生，而且隨時都有遭到貝都因人襲擊的危險。就貝都因人的立場而言，以駱駝輸送朝聖的隊商，原是他們固有的特權，而現在，火車卻剝奪了他們的權利，因此遂憎恨火車。從馬達因撒利夫開始，所有的站都須有土耳其軍隊的守備。華威爾所坐的這班火車，幸運地未受攻擊而安然抵達麥地那。

從麥地那到楊波，華威爾和其他一行人利用駱駝隊商做傳統旅行。在楊波，他們坐上也是新發明的產物——汽船到南邊的吉達。在麥加開始了五天的朝聖旅程，按往例，行程包括到阿拉法多山的步行，先前的歐洲人和現在的華威爾都做同樣的徒步朝聖。華威爾對漢志的情景留有很深刻的印象。

「至少有五十萬人，隊伍長達約十四公里，大多數的人都騎著牲口，另有不少牲畜是用來載運物品。這個大集團的行動就像大海中起伏的波瀾般，飛揚的塵沙遮掩了周圍數公里的大地。我們通過了第二個狹谷，阿拉法多山即出現於眼前，這裡卻又是另一番光景。丘陵上站滿了人，形同一座黑山，在一分鐘內，周圍新搭上的帳篷有數百座，而這種情形無休止般地延伸著。

當我們接近時，他們都異口同聲地唸：「拉拜卡，拉拜卡，阿拉紅馬，拉拜卡。」數千人的聲音像浪潮般，將其他的聲響都掩蓋住了。從遠處聽來，直如雷鳴地動，要引起災禍般，予人不吉利的感覺。」

有了鐵路和汽船的新發明，對麥加的朝聖而言，從第·瓦哲馬參加朝聖到四〇〇年後的華威爾的訪問聖都，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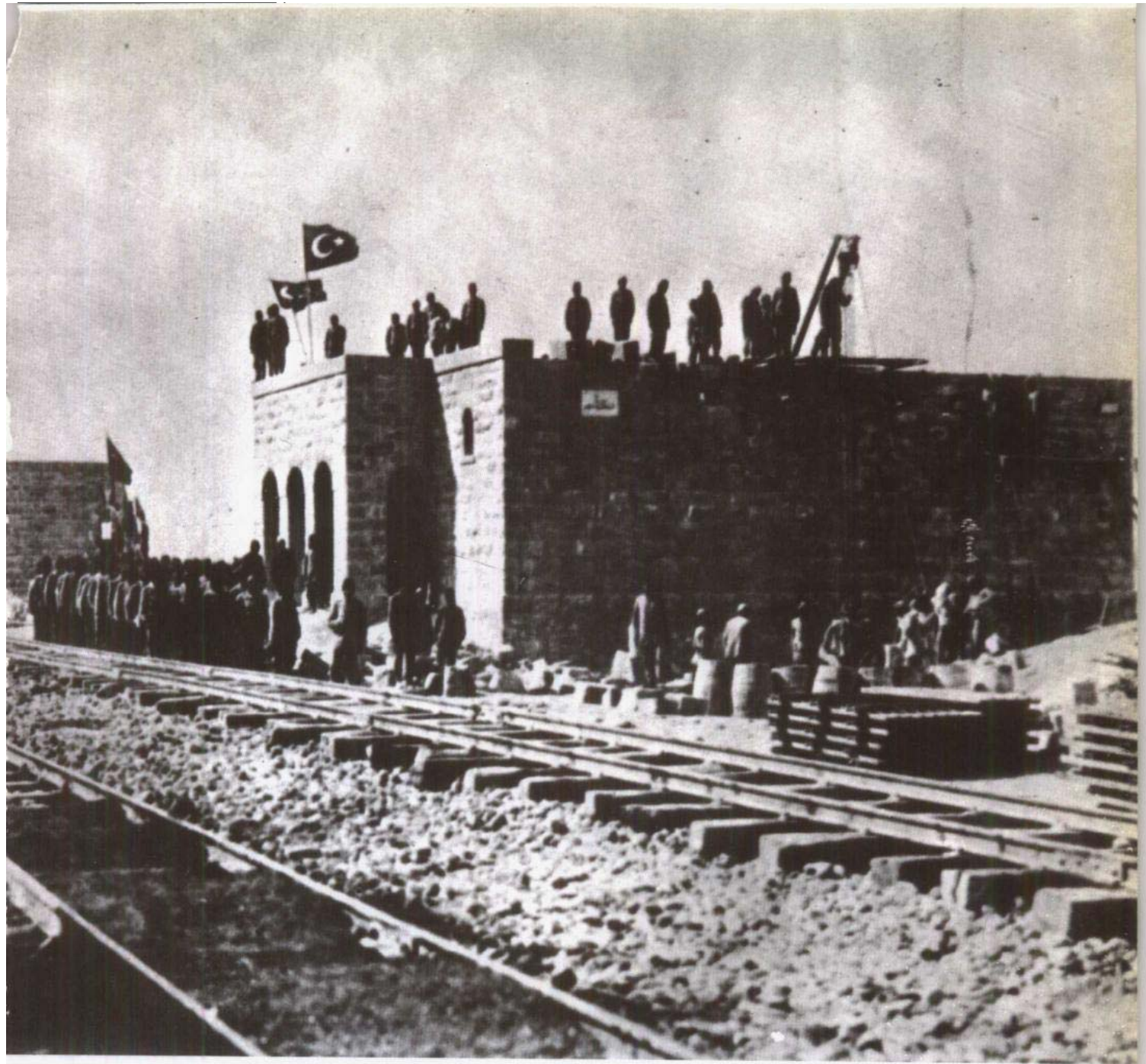


▲在漢志鐵路旁，建設中的火車站。朝聖途中困難重重，時遇危險場面。為使朝聖能順利進行，故而鋪設了鐵道。然而，取利於駱駝隊商的貝都因人，卻憎惡鐵路，時常襲擊通過的火車。

►西元一八〇八年在馬士革的A·J·B·華威爾。他與伯東都是以化裝的方式加入麥加旅行。



►建設鐵路的指揮者卡西穆巴夏。



無多大變化；雖然旅行是較為方便，但是危險仍舊存在，因為如果化裝被識破，就有生命之憂。

訪問設禁的都市是最具危險性的，但是，這並不能夠把旅行者拒於門外。相反的卻因此更吸引了冒險家們接二連三地到阿拉伯探險。漢志、聖都、阿拉伯的生活在在都引起了歐洲人的興趣，同時，歐洲人也想一窺伊斯蘭教世界的信仰和習慣。在過去，只有伊斯蘭教徒的朝聖者知道的路線，現在已有大膽的探險家開始了最初的漢志探險。



4 阿拉伯世界

對許多探險家而言，阿拉伯的西南部是最具魅力的地帶。在這個山地，西邊是面臨紅海的葉門，南邊是緊臨亞丁灣的哈德拉茂（位今南葉門）。從這裡到葉門高地的瓦提·哈德拉茂狹谷，極富天然美。但是，這裡之所以吸引旅行者，並非是這地區的美，而是這地區蘊藏了古代史秘密。

大約在紀元前一四〇〇年以前，葉門也有過一段燦爛的文明繁榮期。這個國家最初的首都是在曼因，到了紀元前九五〇年，沙巴人侵入了肥沃的葉門高地，以馬阿利普為首都，並定居於此，這就是傳說中著名的希巴女王的城都。接替沙巴人的是西姆亞人，他們將首都遷到索法爾，其位置在今天首都沙那的南方。這三個古代王國，我們統稱為沙巴王國，而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就是西姆亞語。

在沙巴王國時代，葉門的農業和天然資源非常豐富，有建築富麗堂皇的宮殿和神殿。沙巴人從事乳香、沒藥、肉桂、和其他多種香料的買賣。這些香料與藥草可用來做香水和香油，或做為宗教儀式上的焚香，中東和歐洲對這類產品的需求量很大。輸送這些東西的道路遂被稱為「香料之道」，由於這些豐富的寶藏和繁榮的貿易，歐洲的著述家們遂稱呼阿拉伯的西南部，尤其是葉門為「阿拉伯·菲力克斯」，這句話的拉丁語意為「幸福的阿拉伯」。

到西元一七〇〇年中期，有關葉門的歷史，所知道的也僅限於這些而已。幾世紀以來，地理學家、探險家和學者們對這個國家作了好些臆測。他們從「舊約聖經」或者



▲彼得·佛斯卡爾。參加丹麥遠征隊的瑞典植物學家。

►馬阿利普水庫的廢墟。在瓦提岩壁所殘留的南北兩端。北端的廢墟很接近城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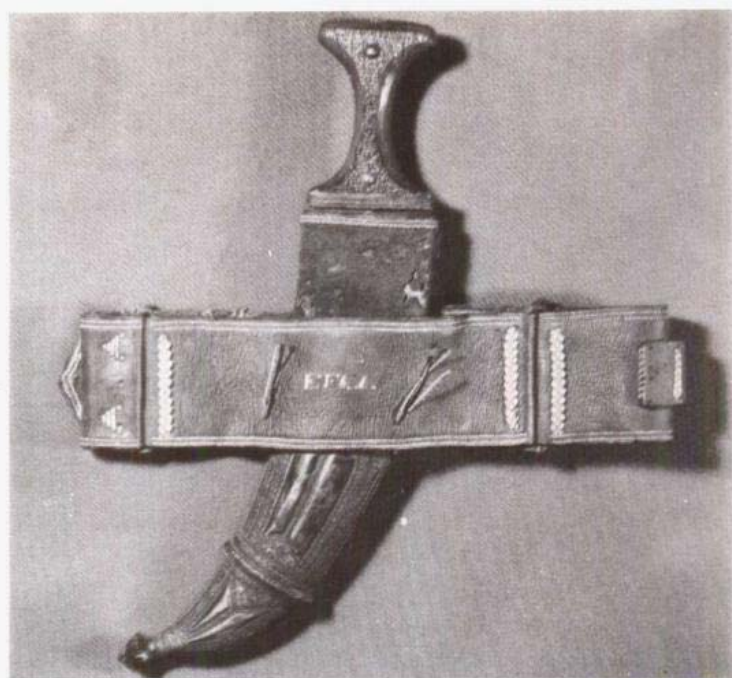
▼賣麵包的吉達女人。德國畫家鮑連方德所繪。取自尼布爾所刊行的遠征記。





其他古典文獻的記述中，有了某種程度的了解。西元一七五九年，歐洲開始組織探險隊到阿拉伯訪問，才得以更加明瞭葉門這個國家的歷史。同時，也更加能認識這個地區。

科學性的探險，使歐洲人對伊斯蘭以前的阿拉伯世界的知識大為增加，這是由出生於德國蓋提堪的西伯來語學家約翰·大衛·米黑里斯向丹麥王腓特烈建議



的。丹麥王對此計劃表示關切，同時，也把對探險家們的指示事項列表，為他們準備了一條船，還充實了船上的裝備，並選出了五位各類專家隊員，這個計劃是由腓特烈王推展並予以財務上的援助，但是，隊員卻包括有德國、瑞士、丹麥等各國人士。卡爾斯坦·尼布爾是位數學家兼測量家，出身於德國北部。威爾惠姆·鮑連方德是位畫家，出身於德國南部。彼得·佛斯卡爾是位植物學家，他和他的隨從貝爾克古連都是瑞典人。另外兩個人，一位是東方語文學家——丹麥的弗萊德瑞克·克里斯汀·璜·哈惠；一位是外科醫生兼動物學家——丹麥的克里斯汀·卡路爾·克拉美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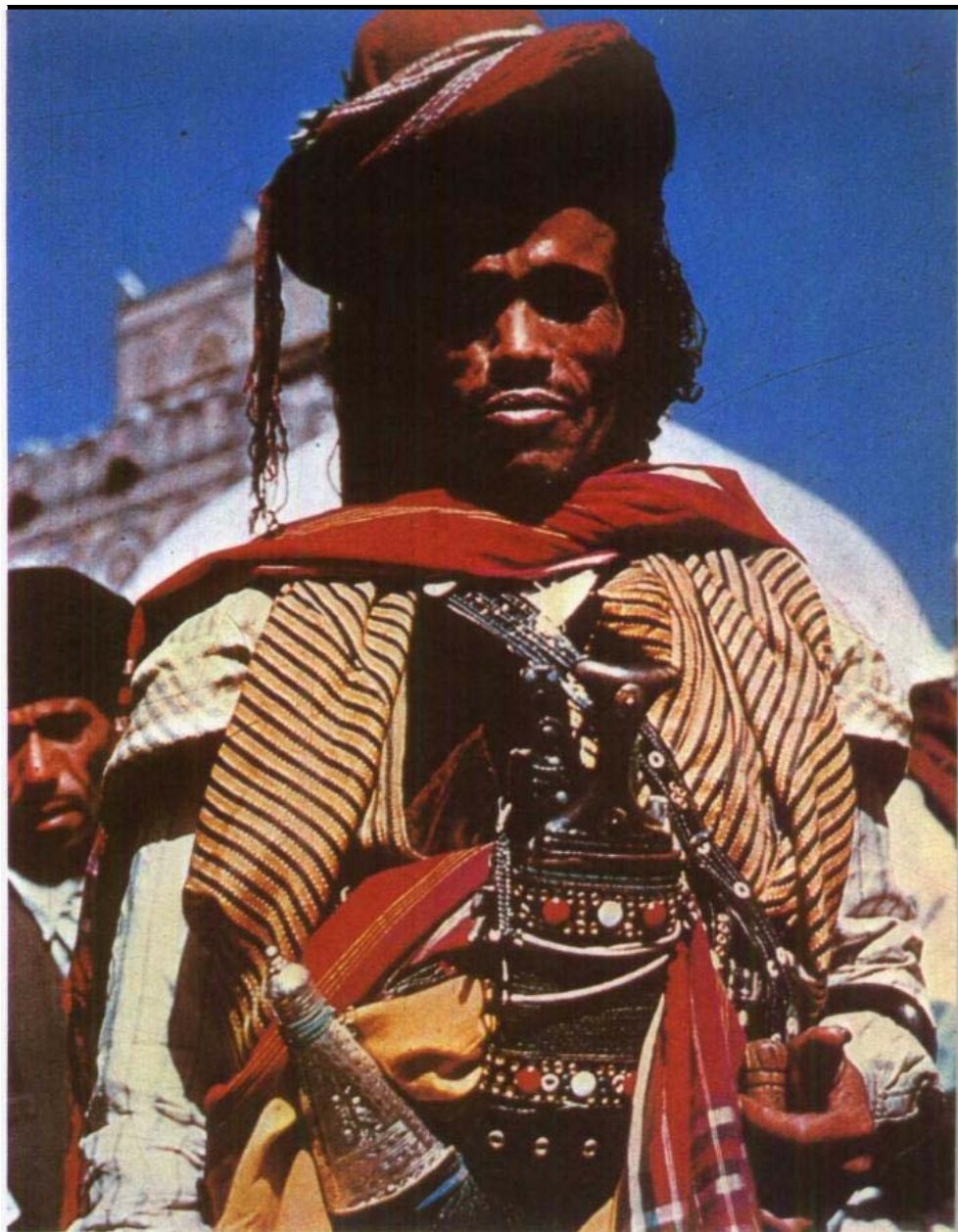
腓特烈王的這支探險隊，並無正式的隊長，因為參加的隊員們都有各自的專長，調查事項各有不同。但是，一般都認為卡爾斯坦·尼布爾是探險隊長，這是因為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是位具有特別知性和個性的人，而且，在衆多的隊員中，他是惟一能夠安全地回到歐洲的人。

西元一七六一年一月，探險隊從哥本哈根向地中海出

◀尼布爾自旅行中帶回來的帶鞘短刀。

▶葉門高地的農夫，他也配帶上類似二〇〇年前尼布爾從阿拉伯帶回來的帶鞘短刀。

▼卡爾斯坦·尼布爾。西元一七六一年的丹麥遠征隊中，惟一生還歐洲的德國人。這支隊伍原則上並未設置隊長。但是，以尼布爾的精神和治學態度，與只有他一人生還，且將所有隊員的見聞加以報告出來的種種事實而言，他是隊員中最具領導資格者。



發。他們經過亞歷山卓和蘇伊士，到西奈山做短期的旅行，然後再回到蘇伊士。一行人在蘇伊士上船，於次年十月到達吉達。

他們在這裡滯留了六週後，改搭到葉門西部的港口賀台達的船隻。西元一七〇〇年，葉門的伊斯蘭教徒的狂熱態度業已稍平息，所以，探險隊此來並未受到多大的阻礙。他們雖身穿阿拉伯的服裝，但是，並沒有被要求出示伊斯蘭教徒的證據。

一行人沿著海岸來到咖啡貿易中心地拜多·阿爾·法其福旅行，拜多·阿爾·法其福位於葉門高地和穆哈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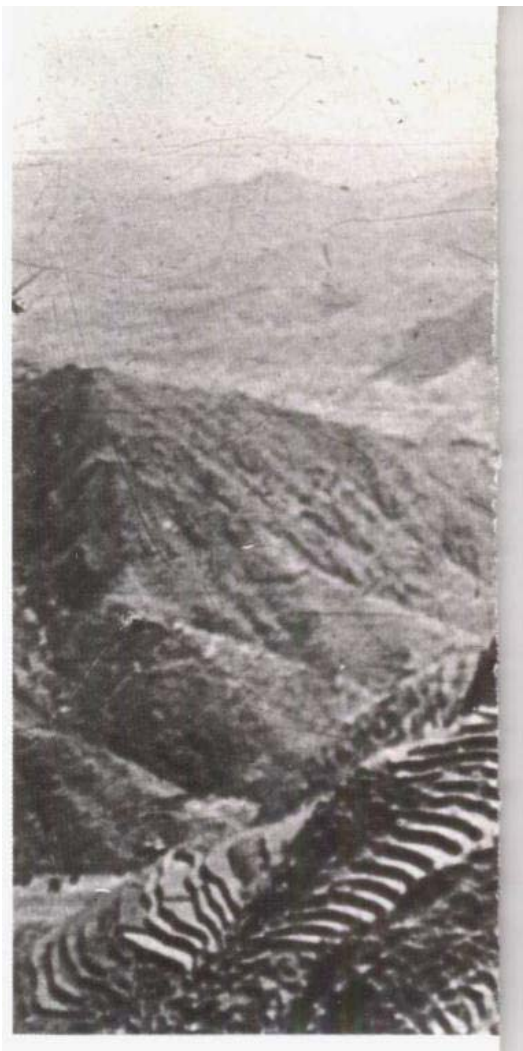
間的內陸集中地；在這裡，歐洲人是葉門重要產物咖啡的買主，所以，他們很受到歡迎。旅行途中相當安全，隊員中，也有做個人的小旅行者。佛斯卡爾爲了採集草木而攀登高原。尼布爾雇了一隻驢到提哈馬去探險，那是面臨紅海的一個狹小的不毛海岸平原。在他們遠征期間，尼布爾一行人都穿上貧苦人家的裝束，那是因爲，這個地區經常有盜賊出沒，爲了避盜賊耳目而採取此一措施。

「一行人戴上回教徒用的頭巾，穿上無袖大外套和襯衣，再穿上麻布褲子，套上涼鞋。這就是我身上的裝束。旅行時攜帶武器是這個國家的風俗習慣，我也隨身攜帶了短刀和手槍。我的馬鞍是一條很舊的絨毯，它也被用做吃飯時的坐蓆，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用途。阿拉伯人掛在肩上的傳統披肩，我把它用來做爲擋太陽和遮雨的用具，到了夜晚又成爲外套使用。水是在這個乾燥地帶的旅行者們不可或缺的東西，我將它掛在馬鞍旁。

目前，我盡量習慣於阿拉伯人的生活習慣，在這裡沒有歐洲便利的器具可使用，慢慢地，我也習慣了這種生活，在鄉下的小旅館裡，我能得到一個粗製麵包即感心滿意足了。」

探險隊員們，有時候單獨行動，有時候一起旅行，也一同登上葉門高地。一般低窪地區，村莊的建築物都是用泥土建造的，但是，高地的居民則是用石頭來建造。他們將勤勉農夫們的生活作了一番記敘。尼布爾訪問了布爾寇撒村，而且，還描寫了這個山區的风光景緻。

「在這裡，馬、驢都派不上用場。要到丘陵地時，必須爬上一條狹小險峻的山道。與乾燥的提哈馬平原相比較，布爾寇撒的风景對我們而言，更充滿了誘惑力。咖啡樹的花盛開著，芬芳的香味令人心醉。咖啡樹種植在層層的



▲葉門梯田狀的耕地。與尼布爾的敘述頗爲類似。葉門高地的耕作方式，數百年來並無多大的變化。



▼威爾惠姆·鮑連方德。參加丹麥遠征隊的畫家。這張畫是取自他的自畫像。鮑連方德在往印度途中，死於船上。



梯田裡。這種樹木只要有足夠的雨水滋潤即可，在高處有一個貯水場，可從那兒引水而下。在這裡，草木茂盛，太陽的威力似乎減弱。這種人工灌溉所栽培的樹木，一年可結二次果。」

夏季裡，在氣溫攝氏三十度至三十二度間的山地，和氣溫高達攝氏五十四度的提哈馬平原旅行，使探險隊員們的健康大為受損。尼布爾患了瘧疾；璜·哈惠也因為染上重病，在西元一七六三年四月，即將抵達穆哈時病逝。同伴之一的佛斯卡爾對這件事作了無情的敘述：「璜·哈惠的死，使得剩下的探險工作更為容易，他真是個不可捉摸的怪人。」

剩下五個人的探險隊，向著葉門首都沙那出發。他們在提哈馬熾熱的陽光下揮汗前進，登上涼快的泰茲高地。但是，從這裡要向沙那前進時，佛斯卡爾染上熱病，無法

跨上驢背。這一帶景色怡人，通過這塊山地應是段快樂的旅程。然而，對這一行人而言，卻是一段無法忍受的經歷。尤其是佛斯卡爾，從門吉爾到亞林是他最痛苦，也是最後的一段旅程，他的病情已相當嚴重，因痛苦而呻吟不已，人們只好將他綁在搬運東西的駱駝背上，最後在西元一七六三年七月十一日，病逝於亞林，時年方三十二。他是位很有才華，前途充滿希望的年輕人，尼布爾形容佛斯卡爾為這個團體中，學識最豐富的人。

從門吉爾到亞林的這段路程，須橫越傑貝爾·新馬拉山高二七四五公尺的鞍部。到達中央葉門的乾燥台地時，景色為之一變。從泰茲到門吉爾，每天都下雨。尼布爾對此的敘述是：

「到達這裡前，大地是片綠油油的樹木，令人心曠神怡，但是在亞林，每天都聽得到遠雷的聲音，連續三個月卻都沒有下雨，因此，這裡的蝗蟲數量增加的很快。」

尼布爾也生病了，但是，為了探險隊學術上的目的，他還是將亞林附近重要的遺跡一一加以記錄。

「在三·二公里處，曾經名噪一時的索法爾都市，現在已成了廢墟。亞林的最高法官告訴我，這裡可看到刻有文字的大塊石頭，這種文字，不管是猶太人或是馬荷美坦人（伊斯蘭教徒）都無法說明。」

尼布爾認為，這個都市可能是西姆亞王朝的所在地，而這個可能是西姆亞語的刻文。有關古代沙巴王朝的首都馬阿利普——有時亦稱為馬利亞巴——一類的傳聞，他也

► 出生於南阿拉伯哈德拉茂山地的貝都因人。他坐在絕壁上，悠然地眺望脚下廣大的乾涸河谷的自然裂縫。





將之記錄下來，並深信在馬阿利普應該可以發現更重要的遺跡。其中最值得大書一番的，就是那座崩壞的大水庫，這是沙巴人的進步與繁榮文明的一項證明，更由此可推測出，這只是數座大水庫的其中一座而已。

探險隊員至此只剩四名，全體隊員忍受著熱病之苦，向沙那做最後的艱苦旅行。在這裡，一行人休息了兩天，等待著與伊馬穆（統治者）會面，並趁此機會欣賞附近美麗的景色。伊馬穆誠懇快樂地迎接他們，並勸他們在此住些時候。但是，一行人的健康狀況都不很好，再加上璜·哈惠和佛斯卡爾的死使他們的精神大受影響，因此，他們僅在沙那停留了十天即告別而去。

雖然身體很虛弱，但是尼布爾仍然在離開這個都市之前，將首都的平面圖與市民的生活詳細地記載下來。最引起他興趣的，是住在沙那城外的村莊為數二〇〇〇左右的猶太人。他們的手藝很好，在沙那城內設有店舖，到了晚上，這些猶太人就回到他們所居住的地區。生活上，他們並未受到平等的待遇，依據尼布爾記載，一位猶太人犯了重罪，所有的猶太人都要接受懲罰。如果，發生了某個事件時，會堂（猶太教堂）和他們的房子都會遭到破壞。

身體疲憊不堪的尼布爾一行，在酷熱下，從沙那到穆哈費了九天難挨的時間。到達穆哈時，四個人的熱病都惡化了，因此，克拉美爾、鮑連方德、貝爾克古連三個人，只好搭乘往印度西海岸孟買的船隻。不幸的，船要開航的數天前，鮑連方德和貝爾克古連相繼病死。西元一七六四年二月，克拉美爾也逝世於孟買。

這時候，只剩下尼布爾一人。他在印度停留了十四個月，等體力完全恢復後，才計劃回歐洲。這次他採取較不辛苦的海路，繞過好望角，經過馬斯開特、波斯灣、伊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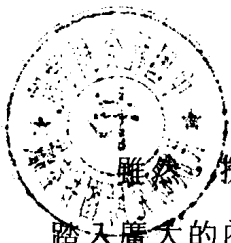


▲葉門的首都沙那的主門巴布·艾爾·葉門。西元一七六三年，彼得·佛斯卡爾的死因，就是因為要跨越葉門山地到沙那的艱困途中而亡。

◀沙巴王朝（西曆二〇〇年）的淺浮雕刻石板。上面所描繪的是，在神殿女神像前的禮拜者。下面所描繪的是躺在長椅上的使女。

克、哈拉坡等地，按照丹麥王的指示歸航。在回程途中，同行的歐洲人只剩下他一個人。西元一七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回到哥本哈根，足足去國七年之久，這時他才三十四歲。

尼布爾回到歐洲後，將探險的經過公開發表，他把同行卻不幸死亡的同伴們所作的觀察記錄整理好，再加上他自己的資料綜合起來，於西元一七七二年初出版刊行。他的著作內容以探險隊的葉門旅行，和阿拉伯的風俗習慣為主。另外，對於此行未拜訪過的半島區域也加以記載，有關這一部分，是尼布爾自受過教育的阿拉伯人口中，或商人的談話中所得到的知識而加以歸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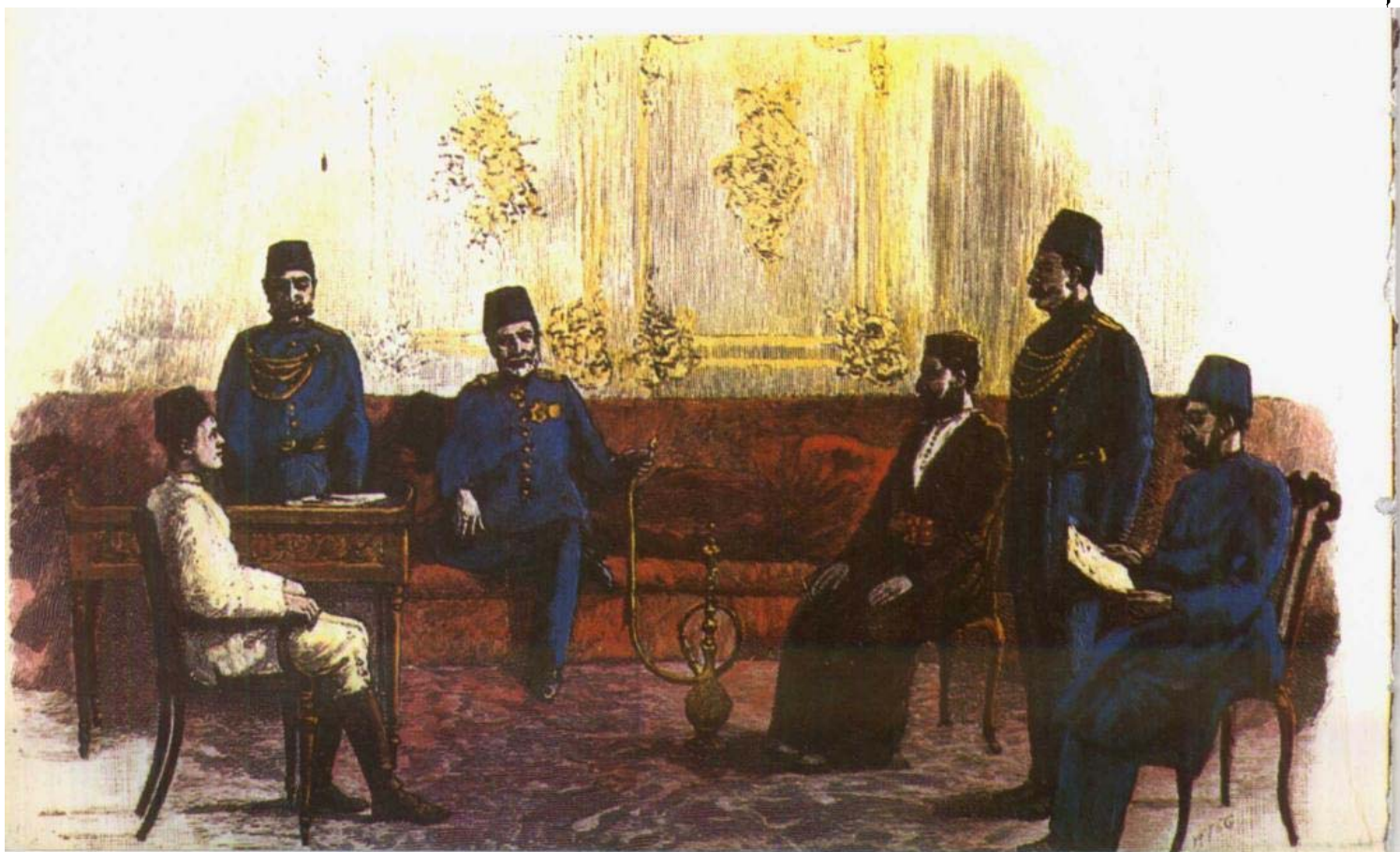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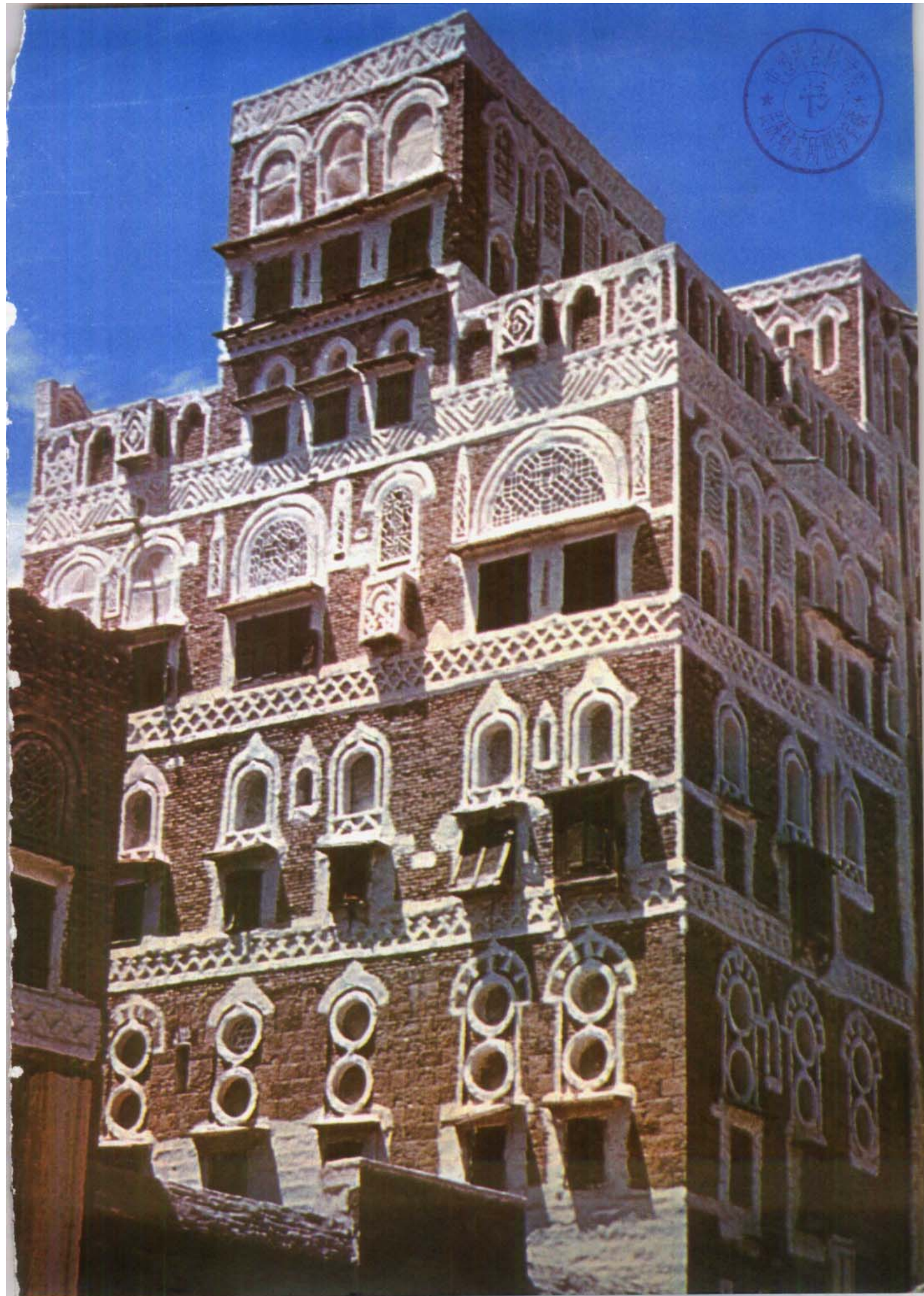
雖然，探險隊在阿拉伯停留的時間尚不足二年，也未踏入廣大的內陸地區，但是，他們完成了腓特烈王的命令，並且明瞭了葉門的提哈馬地區、低地和山麓地帶的情形。尼布爾除了調查半島地帶外，還收集了各種資料，他是第一位站在科學上的立場來觀察阿拉伯人。

尼布爾一行的旅行結束之後，葉門伊斯蘭教徒狂熱的宗教信仰，對於非伊斯蘭教徒而言，要到這個地區旅行是更加危險了。因此，繼尼布爾七十年之後，才又有歐洲人到這個地區探險。西元一八〇〇年，最初想到葉門探險的冒險家、學者與考古學家們，仍不能解開尼布爾所發現的刻文之謎，遂想親自去探險，期待能解析沙巴·西姆亞的文明歷史。西元一八四三年到一八九〇年，有三位旅行者先後到達馬阿利普水庫。第一位是法國人約瑟夫·湯瑪士·阿諾得，當他正在研究發現於馬阿利普的刻文和雕刻時，另外兩位探險家，一位是法國人約瑟夫·哈雷維，一位是奧地利人愛德華·格拉瑟，他們受到法國巴黎刻文古典

►典型的葉門都市的住屋，沙那市區內精巧裝飾過的房子。四世紀中期，阿比西尼亞王將沙那定為首都。西元一九一三年，白瑞在沙那渡蜜月時，也住過類似的房子吧！

▼哈里斯的葉門旅行記書中之插圖。哈里斯是到達沙那的少數旅行者之一。西元一八九〇年，當時的土耳其總督亞哈默德·惠茲·巴夏正在審問哈里斯時的場面。





學會的支持，來到馬阿利普。這兩位旅行者將此地所發現的刻文模寫下來。這些旅行家所集中起來的刻文，使得人類對於有關伊斯蘭教以前的阿拉伯的知識更為豐富。

但是，要到沙那旅行仍舊充滿了危險。A·J·B·華威爾搭乘往漢志的火車到麥加朝聖，於西元一八九一年到達沙那；W·B·哈里斯則於翌年到達沙那。這兩個人很關心那時候興起的反土耳其叛亂。結果，華威爾被抓進監獄裡，哈里斯則逃到沙那南方。西元一九〇九年，德國人赫爾曼·布查特在同一地方被殺，這是距希辰在泰茲附近被殺的九十八年後。

其次較為重要的葉門探險家是英國人G·威曼·白瑞。白瑞在阿拉伯人之中以阿布多爾拉·曼斯爾之名而享譽一時。他曾經服務於阿拉伯的英國聯勤隊，在阿拉伯海沿岸與阿拉伯人生活了數年。愛上阿拉伯的白瑞不喜歡都市的住民，而較嚮往流浪的游牧生活。他精通諸部民族的語言，常願能與他們一起生活，再苦也樂意。西元一九〇八年，白瑞計劃橫越葉門，沿著阿拉伯大沙漠到南內志，可是這種計劃卻遭到土耳其人的反對。

西南阿拉伯可說是白瑞的第二故鄉，西元一九一三年，他的未婚妻從英國趕到哈拉坡來結婚。兩個人到沙那蜜月旅行，白瑞將這次的新婚旅行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作的其他旅行之經過，寫成了兩本書——「烏茲的國家」和「貧瘠的阿拉伯」。白瑞對這個地區的描寫充滿幽默感。以下是他通過葉門的沿岸平原到一個小山丘時的情景。

「黎明時的光線仍是灰澄澄的一片，不知道是那個部族的爭吵聲從丘陵那邊傳過來。這個世界開始甦醒了，那邊發生的事情引起了我的好奇，這一切意味著萬物發育的氣息。」



▲英國人G·威曼·白瑞。

▼一身都是阿拉伯人裝束的白瑞。白瑞在阿拉伯過著徹底阿拉伯化的生活。自稱其阿拉伯名為阿布多爾拉·曼斯爾。以後，他所寫有關阿拉伯的著作，即以此為筆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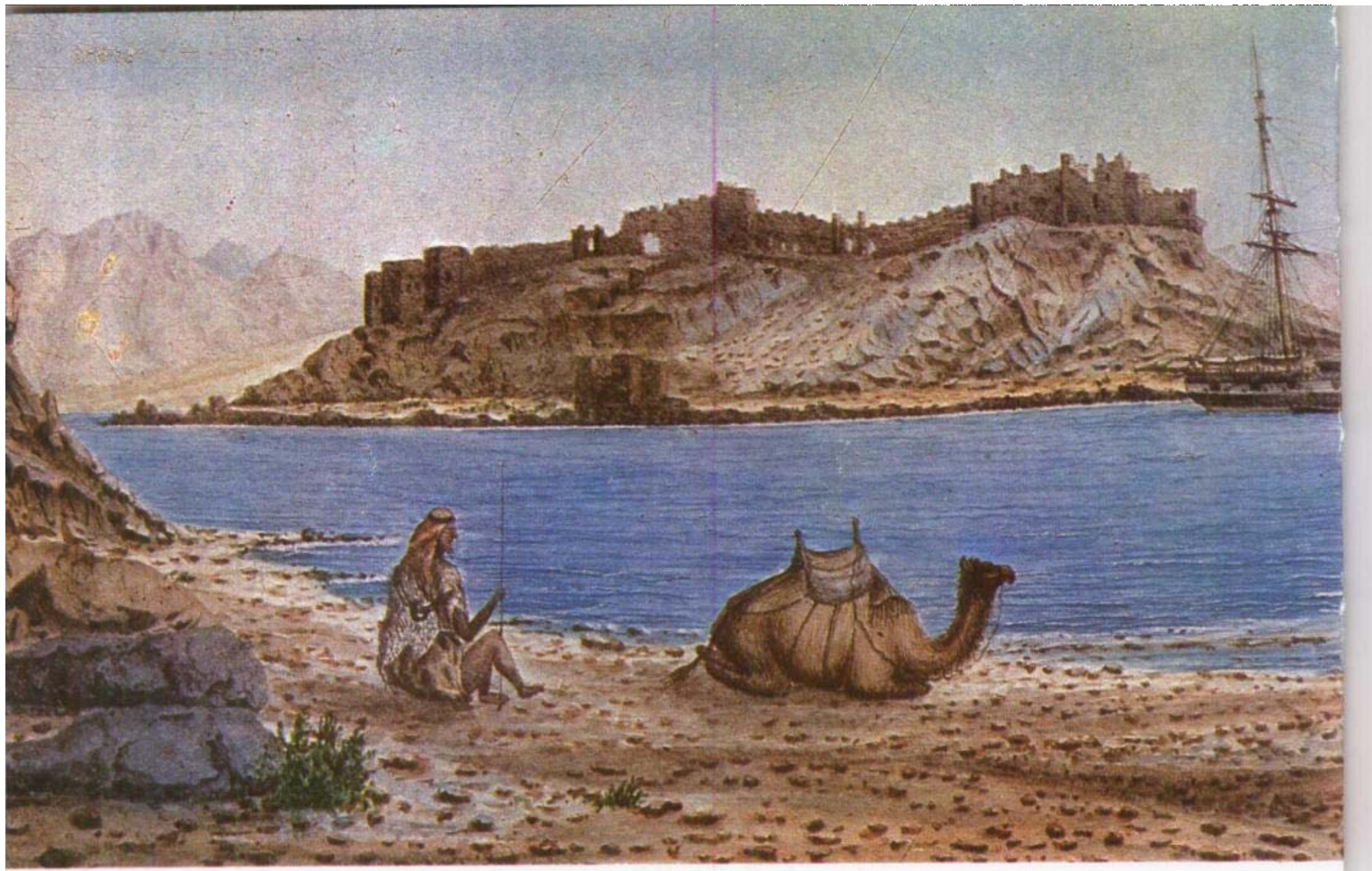
▲赫爾曼·布查特與沙那的咖啡商人卡布羅提。在市區近郊的危險地帶，布查特被殺以前所攝的照片。

在白瑞的那個時代，沒有一位歐洲人比他更了解葉門的情形。由於他對土耳其的行政以及阿拉伯諸部族的了解頗深，故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蘇伊士運河一帶的情報首長。

看今日的地圖，我們知道在葉門東邊，沿著阿拉伯南岸有南葉門、馬斯開特·阿曼等國橫互於此。但是，在西元一八〇〇年，歐洲人只知道有哈德拉茂這個地方，對此地區的實際情形卻一無所知。布爾哈特與尼布爾都認為半島內陸多半是沙漠，伊斯蘭教徒的地理學者也支持這種報告。這個地區雖有少數民族居住著，但是，它仍是塊充滿神秘的大地，沒有人對此地是瞭若指掌的。

哈德拉茂這個地方之所以呈孤立狀態，是因為住在這裡的伊斯蘭教徒視歐洲人為異教徒而懷有很深的敵意。哈德拉茂在地形上也是孤立的。它的西邊被山阻擋著，良港很少，而北邊則是無垠的阿拉伯大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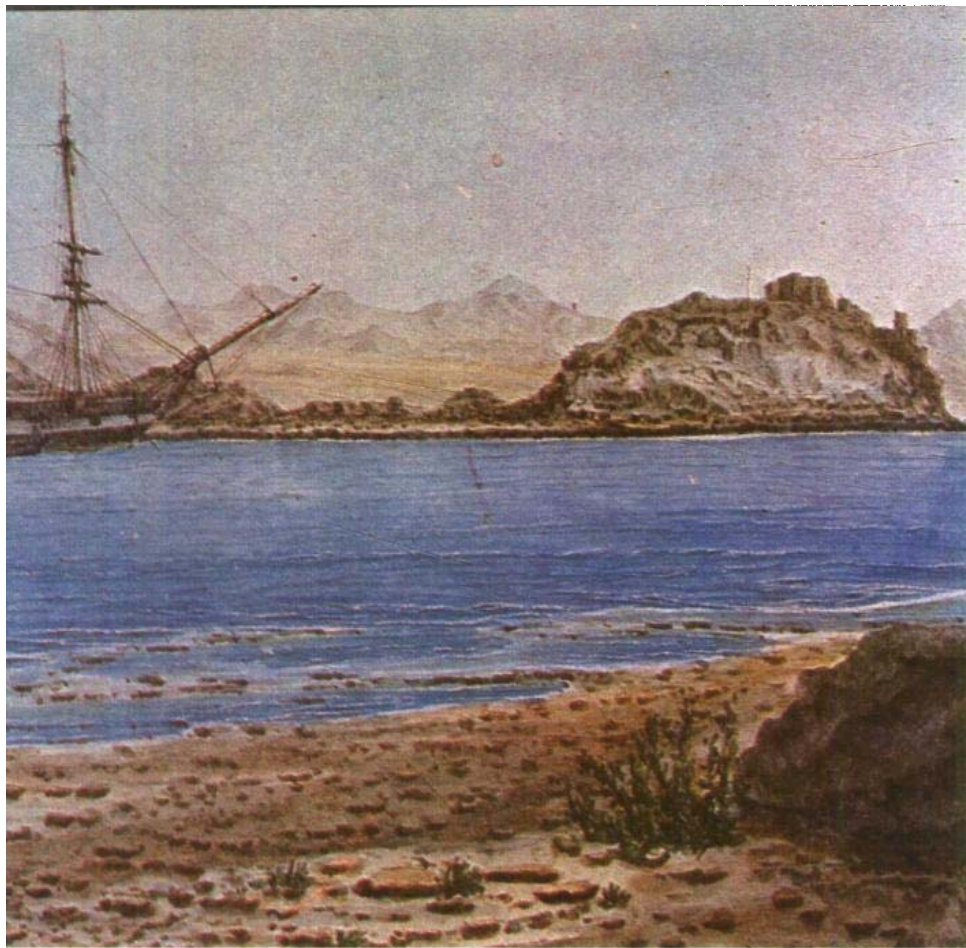
幾世紀以來，阿拉伯的海盜活躍在南阿拉伯海沿岸一帶。也由於這些猖獗的海盜，才使得哈德拉茂能免於歐洲



人的入侵。然而，西元一八〇〇年後，海盜的勢力漸衰。西元一八一八年，埃及的伊布拉辛·巴夏將瓦哈布派打倒，海盜受此影響，勢力也大為削弱。這時候，鐵製的汽船代替了以前的木製商船，因此，坐在易損毀的木製船裡的海盜們，已無法肆意攻擊這些鐵船了。當海盜的勢力開始衰退時，英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也開始將他們的影響力擴展到南阿拉伯一帶。在這種情形下，探險家們開始向哈德拉茂地區進軍了。

東印度公司的最初行動，是派遣調查船到阿拉伯海岸一帶偵測。這隻調查船的主要目的，是為公司的船隻在蘇伊士到孟買的航海途中，在這一帶找個燃料補給站和貯藏木炭的地方。東印度公司的五十艘船裡，一艘名為巴利諾拉斯號的船上高級船員之一詹姆士·維爾斯提德，是第一位到哈德拉茂和阿曼探險的人。

西元一八三四年五月上旬，巴利諾拉斯號停泊在比魯



◀停泊在阿卡巴灣的東印度公司調查船巴利諾拉斯號。船長史特弗多·貝太索斯·黑因茲醉心於阿拉伯世界，船上的幾位高級船員也連帶地被燃起了熱情之火。有數位船員一起到內陸旅行。

▼基督時代刻有西姆亞文的聖壇。這是古代的字母，仍被現代的衣索匹亞人使用，阿拉伯人則已不用。但是，衣索匹亞人雖然知道這種文字，卻也不能理解刻文的涵意，所以至今仍無法解釋刻文的內容。

·亞利的小港附近，這是個低島卻有很高的絕壁。在絕壁的上面有廢墟，維爾斯提德和幾位同伴爲了觀察這個廢墟而登陸。他沿著海岸發現許多斷瓦殘垣。當他登上絕壁約三分之一高時，發現有更多的刻文和廢墟。在絕壁的頂部還屹立著石柱。這裡曾經是被稱爲卡納的古老港口，乳香就是先從海路運到此處，再沿內陸運到沙巴達（就是今天的荒僻小村夏布瓦村）貯存起來。維爾斯提德在他所著的「阿拉伯的旅行」一書中，將這個港口形容爲「是個安全的避難所，商業貿易用的倉庫，堅固而重要的地方。」

翌年，再度來此調查的巴利諾拉斯號，訪問了在比魯·亞利西邊的港口貝爾哈富。維爾斯提德聽說進至內陸不遠處有個很大的廢墟，他想到現場親自去觀察，遂雇用嚮導帶路。第三天，維爾斯提德到達一個山谷，這座山谷裡的水源豐盛，中央有個大丘陵。

「進至裡面大概七二〇公尺，它的最寬處約有三一〇



公尺……到了山麓約三分之一高的地方，有個大牆壁將整個丘陵包圍起，在它的側面則有好幾個城塔。」

進到大門，從基底算起三公尺高的地方，發現有刻文。大牆壁的內部有神殿的遺跡。這就是納卡布·阿爾·哈夏爾，在南阿拉伯一帶是很少見的都市。這個四周圍有牆壁的都市，其歷史要上溯到紀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

這次的探險是歐洲人首次進入南阿拉伯的內陸。他們發表的成果引起了其他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們的興趣。在納卡布·阿爾·哈夏爾和夫生·格拉布所發現的西姆亞語的刻文記錄，是古代沙巴文明時代的遺跡。



在這兩個古代遺址發現不少古物的維爾斯提德，身心大受鼓舞，更想到南阿拉伯探險，尤其是瓦提·哈德拉茂這個地方。但是，他的旅行計劃，卻被當地滿懷敵意的阿拉伯住民所阻擾。

哈德拉茂熱愛自由的阿拉伯人對歐洲的探險家而言，是凶殘的敵人。西元一八三九年一月，由於英國佔領亞丁，遂導致他們的憤恨。另外，由自稱是穆罕默德女兒法太瑪後代的伊斯蘭教的聖者們——撒伊德，煽動阿拉伯都市的住民們攻擊想到內陸探險的探險家們。

有少數到達內陸達林的旅行者們，衣服被剝奪，地圖



▲詹姆士·休多爾·朋特。西元一八九三年，他公開地率領學術遠征隊自穆卡拉向內陸出發。他偕妻子同行，在隊中，他的太太擔任攝影工作。



◀哈德拉茂地區的石造建築的碎片。這些碎片大多有刻文。一八〇〇年代，要到這個國家探訪這些遺物是頗危險的，但是，它仍然使得探險家們為之神往不已。

和記錄被盜取，並受到脅迫，而逃離此地。哈德拉茂的宗教、法律、學問都完全地被撒伊德們所獨佔和支配，而這種體制的崩潰則是最近的事情。

因為受到撒伊德家族的唆使和凶猛住民的阻擋，在六十年之間，到哈德拉茂內陸的探險始終不能實現。西元一八九三年末期，英國人詹姆士·休多爾·朋特決定率領探險隊到內陸去探險。在亞丁的英國當局恐怕因此刺激內陸的阿拉伯部族，所以反對這次的行動。但是，朋特卻不予理會，逕自率領同伴們從穆卡拉向內陸出發。亞丁政府當局知道休多爾·朋特的探險隊員裡，有精於測量和製作地圖者，因此也希望這次的內陸探險能帶回一些有益的情報，這點在探險家們心理上，多少有安慰的作用。這支探險隊的隊員包括有埃及的生物學家，倫敦國立植物園的植物學家，和擔任攝影的朋特夫人。

從穆卡拉出發後，朋特的探險隊向北方大約前進了一二二〇公尺，便開始慢慢地往上爬。出現在他們眼底的是一個遼闊的平坦台地，這塊台地在地理上將瓦提·哈德拉茂與南海岸隔開。繼續走了兩天，他們接近瓦提（乾涸的河谷）的入口處，那是通到瓦提·哈德拉茂的路線。最初，他們受到懷有敵意的貝都因人攻擊，直到進入瓦提·哈德拉茂，情況才逐漸好轉，依朋特夫人所言：

「到了西邦，這裡除了沙漠外還是沙，溪谷突然變狹窄了。往遠處眺望可以看到前方的田野，茂密的棗椰樹覆蓋著數公里長的溪谷，被稱為卡幾普的穆拉沙其馬寇亞西是一片綠油油的大地。一連數天，我們都是在乾燥的黃沙上行走，驟然看到這種情景，似乎有目眩的感覺……。」

朋特一行在這個地區部族的敵視下，勉強走到西邦，但是，仍受到阿拉伯人敵意的對待，不得已只好也離開這



▲哈德拉茂部族的一羣。這張照片是英國政府職員哈羅得·因克蘭斯所拍攝的。西元一九三〇年，他在這個地區實行和平措施。初期的探險家們在哈德拉茂這個地方時常遇到部族間的紛爭，以致妨礙了他們的工作。



個村莊。在歸程途中，還受到村莊居民的侮辱與威脅。住在蘇丹的安全地帶，朋特一行人研究今後的行動方針。他們決定放棄穆卡拉這條路線，改走西布爾這條海岸線。

這是個困難且充滿危險的旅行。旅程大都在戰爭的狀態下進行，在哈姆密部族的指使下，朋特一行也受到攻擊。當一行人到達瓦提附近的台地時，情況並無改善，還是困難重重。他們安全地抵達海岸時，已是西元一八九四年三月了。

在同年的後半，朋特隊又做了一次探險旅行。這次的路線是從南阿拉伯海的馬斯開特前進到索法爾。他們發現

七個都市的廢墟，遂想沿著卡拉山脈到內陸去冒險。站在山脈的最高處，可以看到北邊的阿拉伯大沙漠，更可遠眺位於沙漠後面的阿拉伯海。這次的旅行和上次遠征同樣的，朋特隊將古代語的刻文抄寫下來作成表，另外，又帶回許多珍貴的植物、貝殼、昆蟲的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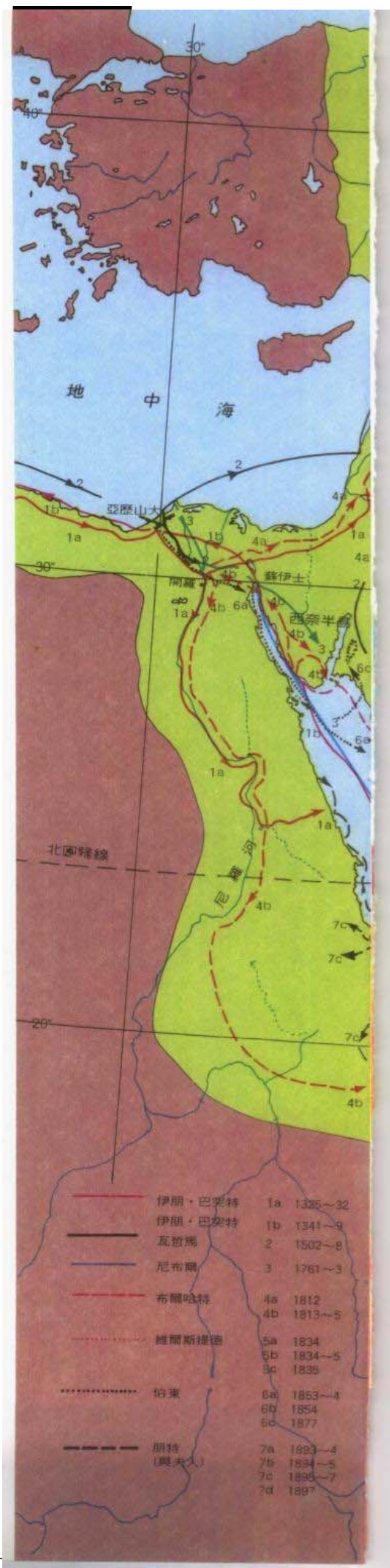
由於受到諸部族間紛爭的影響，朋特隊原先想沿著瓦提·哈德拉茂到位於西邦前面的古都市塞文和達林的訪問計劃，遂因此而不能實現。此外，他要去參觀先知夫德的墓和比魯·波爾佛多的想法亦因而打消。傳說，比魯·波爾佛多狀似火山，會噴出黑泉水或煙，它會使不信者的靈魂受苦。歐洲人到達此地是四十年以後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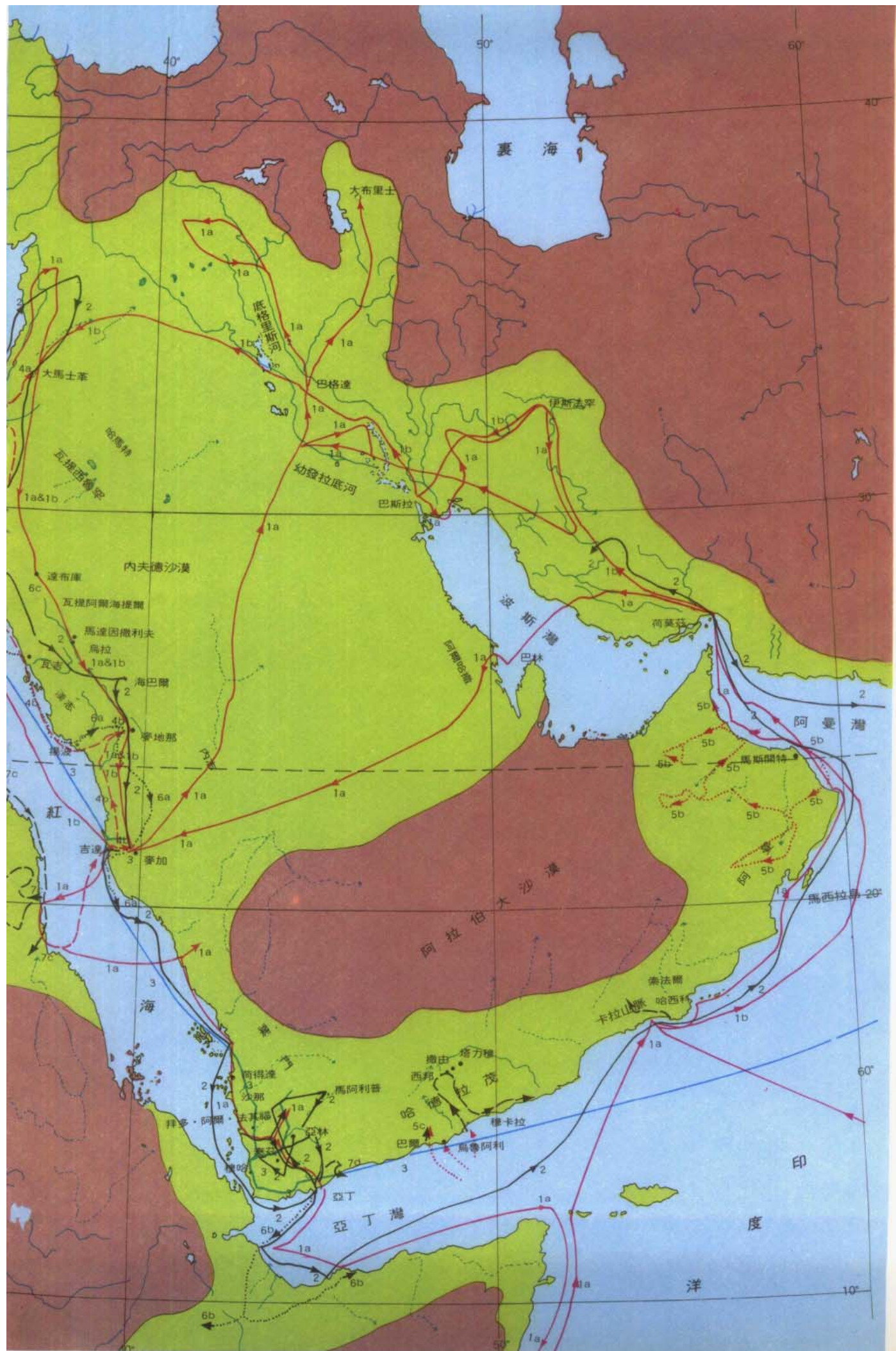
西元一九三一年，荷蘭政府派遣原任外交官的東方學家璜·提爾·梅連和德國人范·威斯曼到哈德拉茂探險。在荷蘭的屬地東印度有數千名哈德拉茂人移民至此，因為此地比阿拉伯更易謀生。這種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很盛行，大戰結束後，仍然繼續進行，哈德拉茂人到東印度來，賺了一筆錢之後再回國。荷蘭政府為了更加了解這些移民勞動的情形，因此派遣探險隊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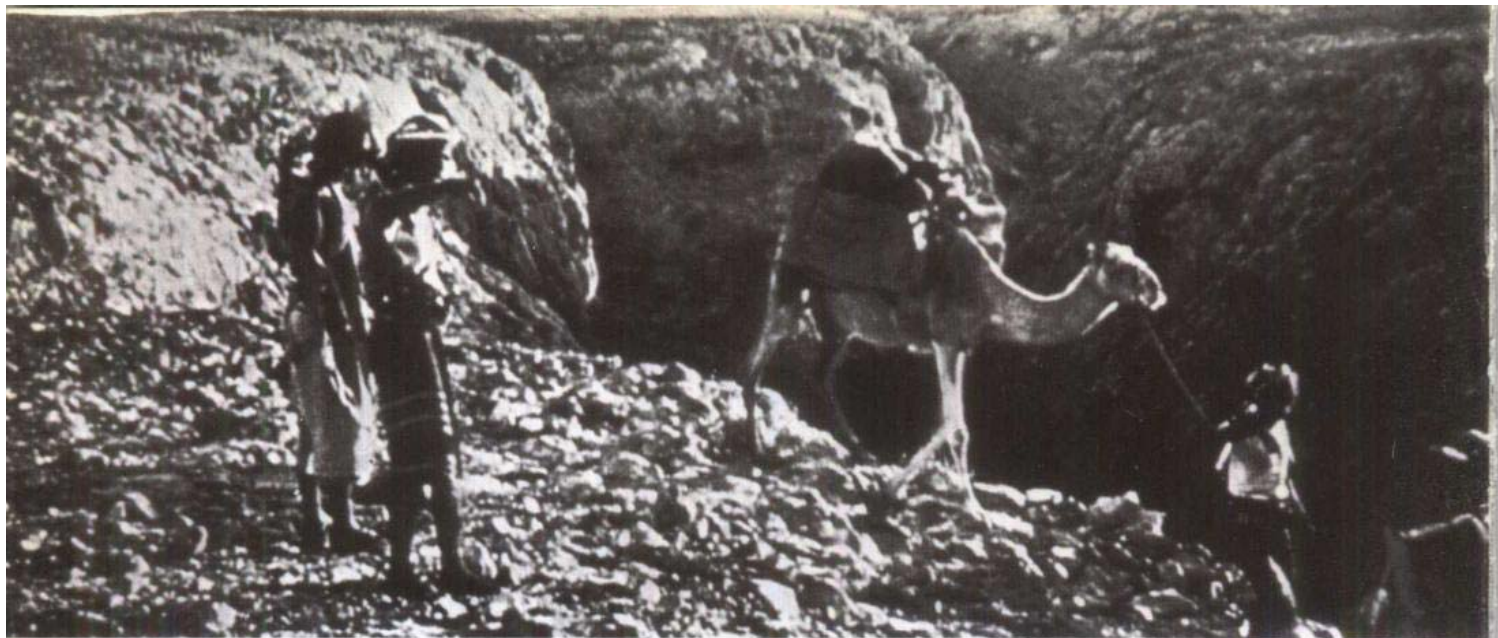
璜·提爾·梅連與范·威斯曼也和朋特隊一樣，從穆卡拉開始出發。在這裡，他們也曾一度使用過車輛旅行，但是，在哈德拉茂則是騎乘較安全的駱駝，以舊式方法旅行。最初所訪問的地方是瓦提·得昂，此地的美留給他們很深的印象。

「太陽照耀著瓦提，在這裡，看不到生物和工作的人們。茲拉（穀類）、椰子樹、玉米田，遍地是金黃的色彩

►在葉門、哈德拉茂、漢志等地的探險。在漢志區的兩個聖都的周圍，是非伊斯蘭教徒的禁區，使探險相當困難。在阿拉伯探險時，探險家們會遭遇到伊斯蘭宗教上的狂熱主義者；不少的探險家們將有關阿拉伯的資料帶回，是冒著生命危險而得來的。







，茂密而綠油油的椰棗林映著光輝而挺立。這種情景，似乎給了疲勞的沙漠旅行者莫大的安慰。儘管天氣如此酷熱，這個溪谷卻是一片豐美的景像，我們依依不捨的離開這裡。因為，它正位於不毛的岩石和無止境的沙漠間……」

范·威斯曼和璜·提爾·梅連從瓦提·得昂到瓦提·哈德拉茂旅行。過去朋特隊沿著瓦提訪問古代都市時，曾受到部族的阻擾，而現在，這種障礙業已消失了，不管是在塞文或達林，旅行者都被視為賓客而受到歡迎。瓦提的三個都市中，達林是最遠且最富足的一個都市，這兩位旅行者拜訪了此地的統治者撒伊德·阿布·巴克爾·阿爾·卡布。阿布·巴克爾將他的衆多財產和收入作為修築道路和建學校用，致力於提高貝都因人的生活水準。兩個人非常敬佩阿布·巴克爾的崇高人格。以後他們將阿布·巴克爾的名字與近代和平的哈德拉茂緊連在一起，留給人們永遠的追憶。

范·威斯曼和璜·提爾·梅連從達林到夫德的墓，共費了二天的時間。傳說，夫德是為逃避敵人的追趕而來到此地。神為了幫助他脫離敵人的追捕，於是把岩石打開讓他進去，以後就再也看不見他了。這裡是伊斯蘭教徒的重要聖地，也是非伊斯蘭教徒的禁地，但是，因范·威斯曼

▲在哈德拉茂的高岩上，被稱為喬爾的背後地帶。朋特隊是到達南阿拉伯內陸地帶探險的隊伍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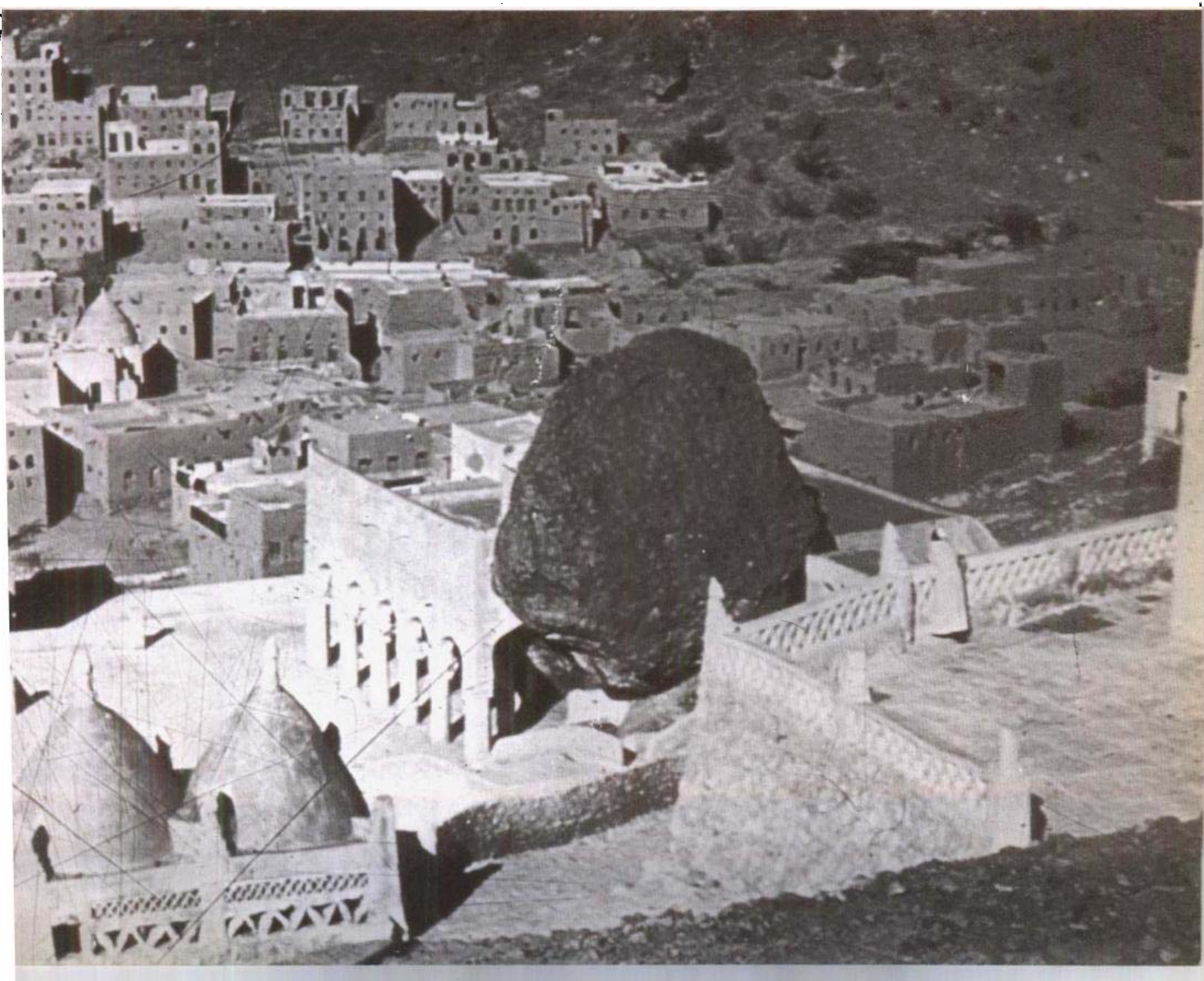


► 范·威斯曼、璜·提爾·梅連、撒伊德·阿布·巴克爾、阿爾·卡布和撒伊德的三名助手。阿布·巴克爾死於西元一九六七年，他對於推動哈德拉茂的近代化有相當大的貢獻。



▼ 范·威斯曼以及璜·提爾·梅連在阿布·巴克爾的保護下，才能一訪預言者夫德的墓。根據傳統的信仰，認為照片上的黑岩石是先知者夫德所騎駱駝的化石。

和璜·提爾·梅連是阿布·巴克爾的朋友，所以，特別被允許到這裡參觀，從夫德的墓，通過瓦提的荒地和岩石來到了傳說中的火山比魯·波爾佛多。可是，到達這裡後，卻發現什麼也沒有。古代傳說中關於比魯·波爾佛多的火山，以及使靈魂受苦的這點，也無從查證。最後，兩個人在附近發現了很深的洞穴，這個石灰岩的洞穴裏面很熱，而且，還擠滿了一群惡臭的蝙蝠。



接著要介紹的是位較為重要的哈德拉茂探險家，英國籍哈羅得·英格拉姆斯，他與妻子得琳合力在紛爭的諸部族間倡導和平，終於使這個地區成功開放。此時，這個地方的多數國家、都市和村莊陷入紛爭的漩渦中，業已有一世紀以上的歷史了。西元一九三四年，英國政府派任英格拉姆斯為駐穆卡拉的顧問。於是，他想去了解哈德拉茂地方民衆和諸部族間紛爭的原因。

英格拉姆斯夫婦在穆卡拉停留的前三年，英格拉姆斯夫人與瓦提村落裡的女子們一起工作。幾世紀以來，在這個偏僻地區的女人們都完全地順從她們的丈夫，從不知曉村莊以外的任何事情。英格拉姆斯夫人成功地與她們交上朋友，並在哈林（婦女房）接受款待。

英格拉姆斯夫婦明白一點，那就是這個國家必須經過長時期的和平，方能使這個地區發展和進步，而民衆對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責任和期望。西元一九三七年，哈羅得·英格拉姆斯與西夫爾和穆卡拉兩地的蘇丹進行交涉協定。經過這次交涉後，同意在兩個地區設置駐在顧問，並協力實現創辦現代政府、學校和道路的計劃。而比這個協定更重要的，就是經過英格拉姆斯奔跑於諸部族間勸解他們團結之下，終於簽定了斯爾福·英格拉姆斯（英格拉姆斯休戰條約），這對長時期的紛爭而已呈疲憊的哈德拉茂人來說，是邁向進步的和平時代。

西元一九三九年，荷蘭的探險家璜·提爾·梅連又到哈德拉茂旅行，他對於這個由戰爭而演變成和平的國家，有無限的感慨，他對此寫道：

「前一次我們來此訪問時，到處都是要塞、瞭望台、壕溝以及戰鬥人員，而如今廢棄的庭園裡，水都漫流出來了。高圍牆的村落大門，囚禁男女民衆的城塞農場，現在



▲在瓦提的村落裏，聞名於被隔離的女性和小孩之間的英格拉姆斯夫人。她的堅強忍耐力得到男性們的尊敬。英格拉姆斯夫人與其他的沙漠巡邏隊員一樣，耐心地騎著駱駝旅行。





▲哈德拉茂部族人。得琳·英格拉姆斯所攝。

都開放了。步槍、彈藥已失去它們的價值，在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女人、小孩自由自在地漫步於大街小巷中，而在以往，這裡全都是全副武裝的男人團體。受盡風沙吹襲，收成不太好的田野、茂密的棗椰林荒地，現在都披上了鮮綠色的衣裳，在這裡，生命正欣欣向榮。」

英格拉姆斯夫婦在哈德拉茂的停留期間，也到過不為歐洲人所熟悉的內陸去旅行。他們並訪問了謝阿爾貝都因部族，這是住在大沙漠周圍，今人恐懼的部族之一。他們為了想更加了解原始部族的生活方式，遂與謝阿爾族的長老作長時間的交談。另外，他們還到過危險的哈德拉茂人所居的達林去旅行。

◀哈羅得·英格拉姆斯。他的最大成就就是，奔跑於哈德拉茂部族之間，勸解他們平息紛爭，並致力於改善他們的生活。

這些旅行完成對瓦提·哈德拉茂地區的調查，將地圖上這個地區的空白處填滿了。當對這個地區開始進行空中測量時，哈德拉茂的探險也就此終了。

5 非回教徒的禁區

阿拉伯中心地帶的「內志地區」，原本是門禁森嚴的地區，其門扉為歐洲的探險家而開是在西元一八一八年，埃及的軍隊將瓦哈布派完全打敗以後。在這之前，不管是經過多麼巧妙化裝的旅行者，隨時都有被瓦哈布派人識破，而遭致殺身之禍的可能。西元一七〇三年，伊斯蘭教急進派的創始者阿布多·瓦哈布就是誕生在內志的中心地帶，在這裡，有這一派最狂熱的信徒。

由於宗教上的狂熱和地理環境的因素，在西元一八〇〇年中期以前，內志始終是個緊閉的地區。從北、東、南

▼安·布朗特所速描的比爾傑馬斯內的朝聖宿營地。她從西元一八七八年到一八七九都與其夫在內志旅行。內志被稱為是阿拉伯的心臟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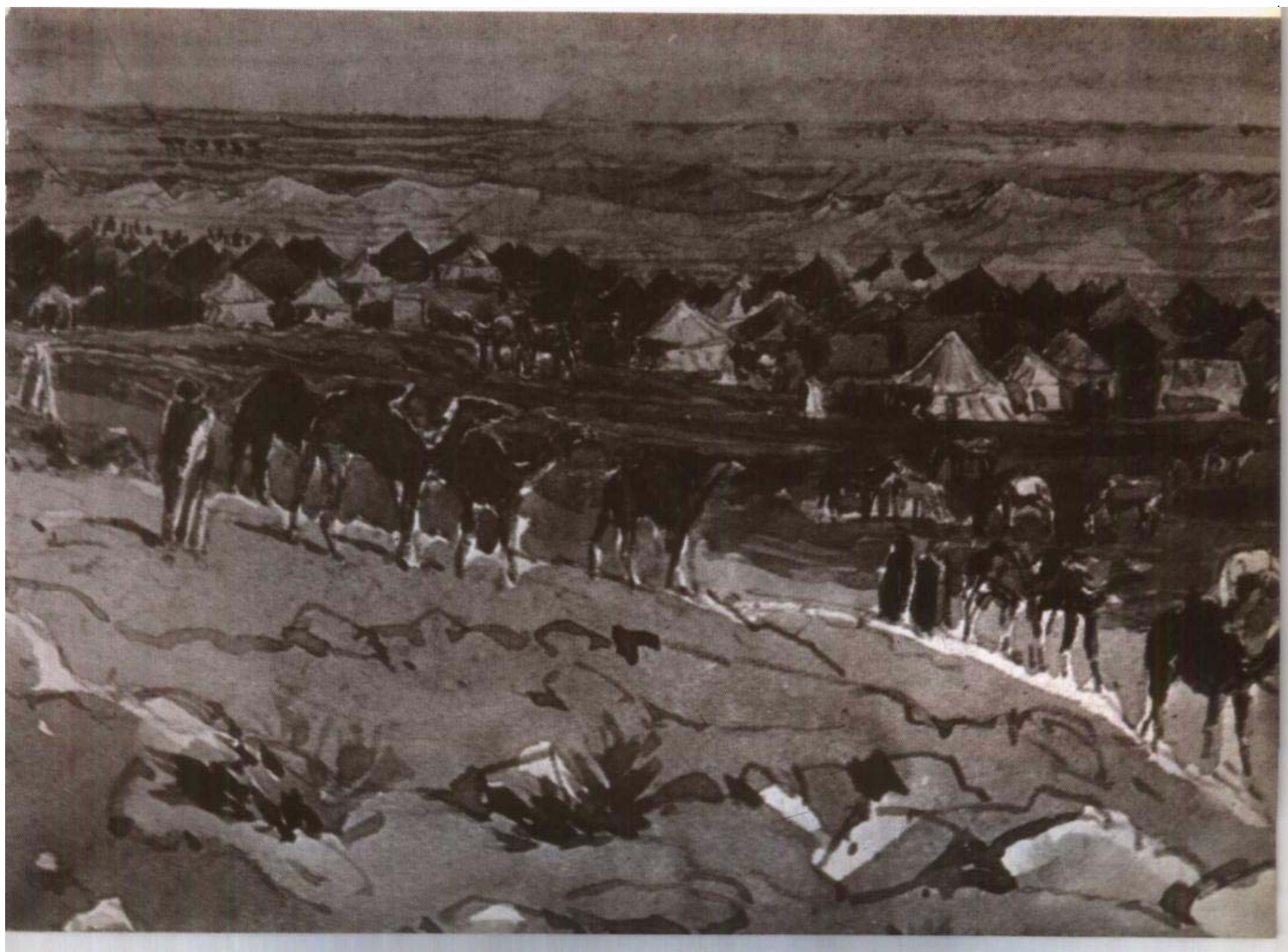




▲威廉·幾佛德·帕爾格雷佛
。英國的旅行家和作家。是第一
位進入內志的歐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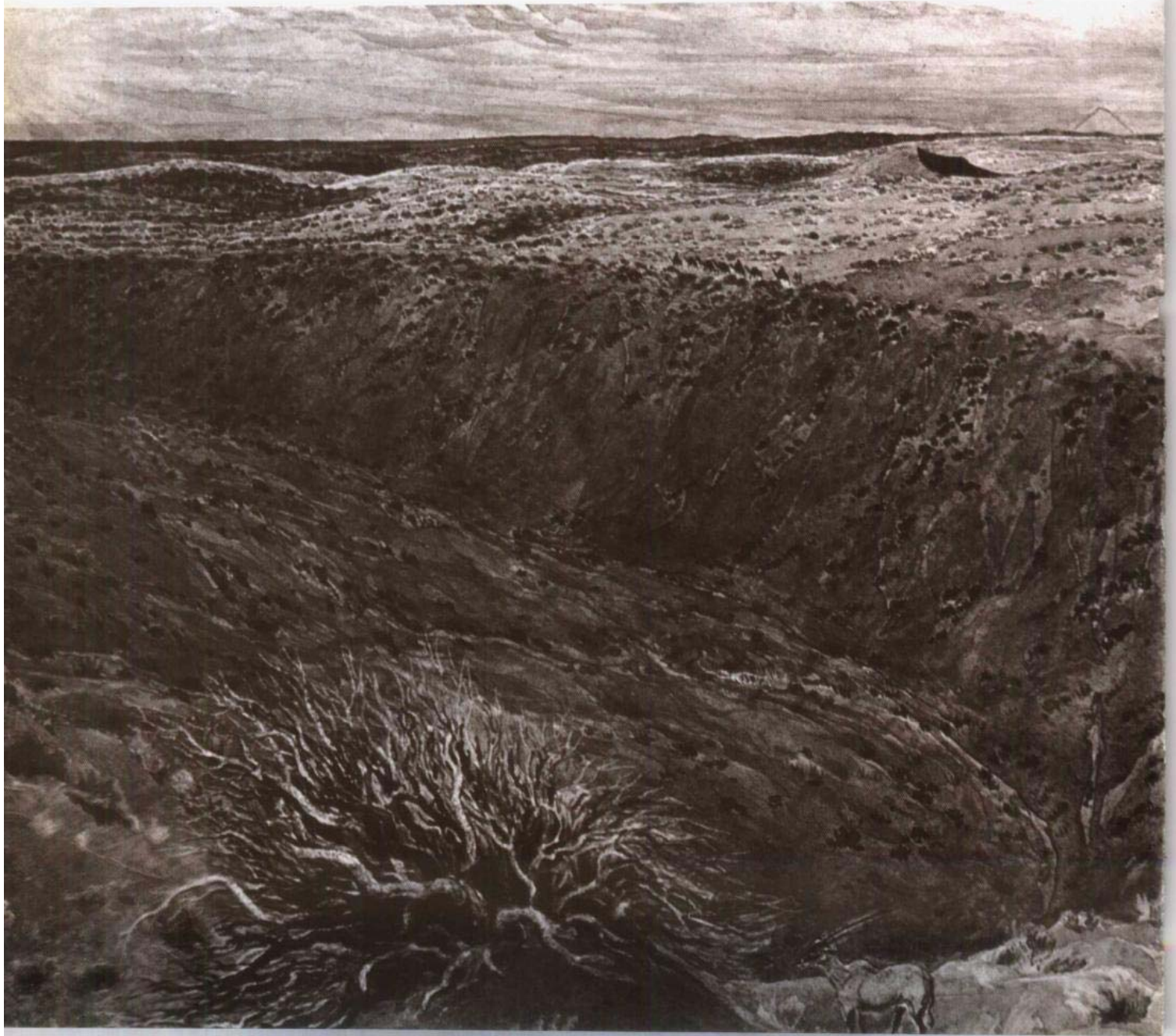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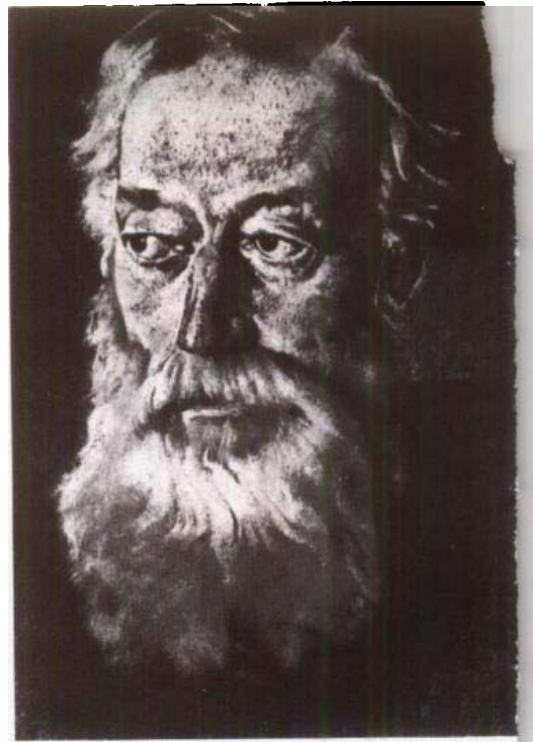
方而來的旅行者要到阿拉伯的中心地帶之前，一定要通過廣大的沙漠區域，而在內志的西邊，則有漢志的聖都，也就是非伊斯蘭教徒的歐洲人所被禁止踏入的地區。自西元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八〇年，大多是由英國人所組成的探險隊，想盡各種方式，終於成功地到達漢志，但為數不多。在這二十年之間，這些探險家們把地圖上廣大的未知地區，加以調查記錄後，逐項填寫在地圖上。

第一位到內志的探險家是威廉·帕爾格雷佛。西元一八六二年夏天，他帶了一位敘利亞人巴拉加，橫越了內志北方的內夫德沙漠。帕爾格雷佛描述這個沙漠是：一片滿目荒涼廣大的紅色沙海，沙堆約有一〇〇公尺高。走在大沙丘的沙谷之間，帕爾格雷佛和同伴的心理上，都有陷入牢獄的感覺。帕爾格雷佛也經歷了沙漠中的暴風沙（熱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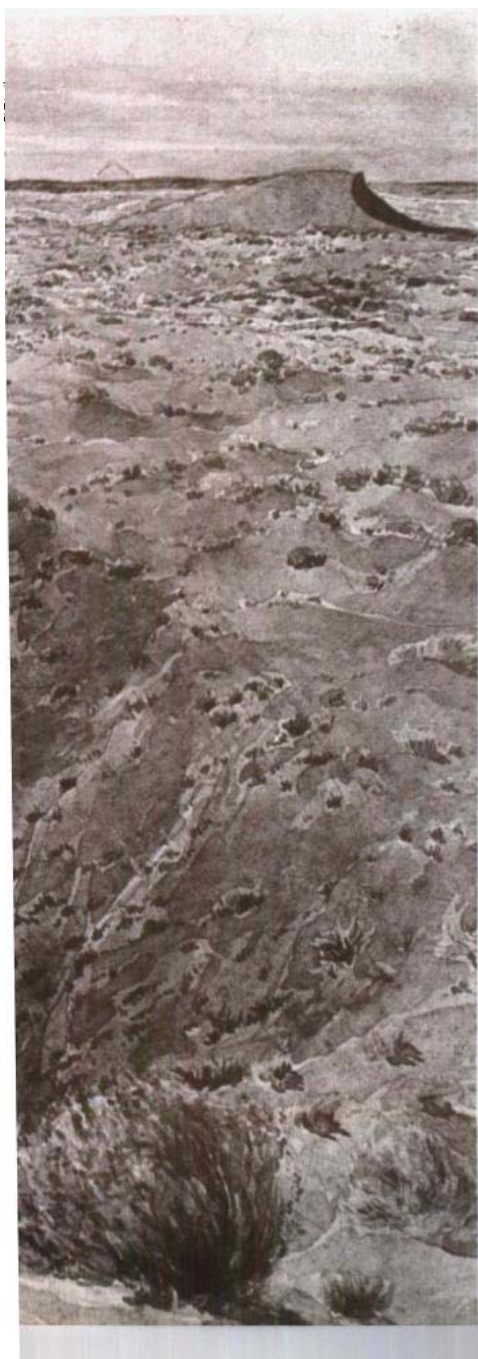
的暴風)，那是在他與巴拉加以及三名貝都因人要跨越馬安和瓦提·阿茲·西爾邦之間的沙漠時所遇到的。

帕爾格雷佛在他的日記裡，將他第一次所經驗到的這種突發性的熱風作了以下的記錄——大地突然暗下來，變成濃紫色。貝都因人趕緊把外衣包住頭部，爲了要躲避灼熱的風沙，只好坐在地上。一會兒，令人窒息的熱風吹襲而至，駱駝也躺在沙上。隊上所有的人都盡量地把身體靠近沙面，約有十分鐘之久，如同鐵火爐裡出來的熱沙從頭上呼嘯而過。接著而過的是熱風。熱風過後，貝都因人解



◀年老的查理斯·蒙特古·道提（1843～1926）。西元一八七〇年末，他帶了一位貝都因人的嚮導，在兩年間，橫越內志到阿拉伯旅行。

▼內夫德沙漠。阿拉伯廣大的紅沙漠，橫亘於內志的廣大荒地。帕爾格雷佛所遭遇到的暴風沙就是在這個沙漠內。



下包在頭上的外衣，總算躲過了這場恐怖的暴風沙。

但是，帕爾格雷佛和巴拉加的全身氣力，似乎都被熱氣吸走，駱駝也疲憊不堪地躺在沙上。慢慢的，黑暗的天空又漸趨明朗，終於太陽又回復了它的威力，這時候，駱駝才站起來。這一小群旅行家又騎上駱駝向沙漠前進。

帕爾格雷佛和巴拉加兩人化裝成敘利亞的醫生，當他們抵達內志時，目標再轉向中心部去。途中，他們住在內志的首府利雅得，在此期間也曾到位於波斯灣附近的都市荷夫旅行。在這裡，他們沿著海岸向卡提夫前進，帕爾格雷佛到達卡提夫而成為第一位由西向東橫越阿拉伯的歐洲探險家。從地中海沿岸的加撒到波斯灣岸的卡提夫這段路程，共費時八個月。

英國籍的查理斯·蒙特古·道提是繼帕爾格雷佛之後，到內志的探險家。西元一八七六年，他從大馬士革出發。道提到內志旅行的最初階段，是與朝聖的隊商結伴而行。但是，到達馬達因撒利夫之後，道提離開了隊商，在這裡住了四個月，然後才又向阿拉伯的中心部位出發。道提除了與貝都因人在一起外，通常都是單獨行動。他到處旅行，並仔細觀察一切事物，在阿拉伯，他足足花了兩年的時間。在這段期間，他也訪問了泰馬、海爾、貝勒達、烏內沙等地。最後，他又轉向西南，訪問聖都麥加，並來到紅海沿岸的港口吉達。

道提儘量地過著阿拉伯式的生活。雖然，他是基督教徒，但是，他採取部落民族的生活方式，體驗酷熱、飢餓和乾渴的經驗，還碰到游牧民族間的紛爭事件。西元一八七八年，道提因為體力漸衰，不能適應此地的氣候，只好回到英國。道提回國後，幾乎花了十年的時間，整理他在旅行中所作的各項記錄，並寫了一本書——「阿拉伯的沙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cene of distress or conflict. A woman in a long, flowing white dress stands in the center, holding a long pole or stick. To her left, a man in a dark suit is partially visible, also holding a rope. They are standing on a rocky, uneven ground. The background shows a steep, rocky hillside. The overall tone is somber and dramatic.

▲ 布朗特夫婦的旅行可說是很平穩的，惟有一件事卻差點令他們喪膽。那就是這對夫妻在沙漠中，曾受到游牧土著的攻擊，幸好，同行中的謝夫出面才救了他們。這是安夫人的水彩畫，描寫謝夫為救他們，正要下馬時的情形。

▼穿上阿拉伯服裝的安·布朗特夫人的照片。安夫人積極參與探險工作，並將她的所見、所聞記載下來。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woman in profile, facing left. She is wearing a dark, long, patterned dress with a high collar and a light-colored headscarf or veil.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 light-colored wall.

76



所以不能立即上馬逃走。這些游牧土著跑到布朗特面前，搶奪他的手槍，並且，打他的頭。蕾提·安拚命向他們解說，並保證不會危害他們，且向他們投降。這時候，幸好謝夫出面向游牧土著說明，而游牧土著也認同這位出身友好部族的年輕謝夫，所以，他們才避過了這次的災厄。

從內夫德沙漠到波斯灣沿岸的旅行途中，布朗特夫婦終於在阿拉伯的游牧土著中，買到他們所期待的駿馬。這些馬帶回英國後，經過布朗特悉心的飼養改良，成為今日世界上有名的種馬之一。

繼布朗特夫婦之後，再到海爾來的女性探險家是三十年以後的事情。西元一八九九年和一九一三年，貝爾·傑茲露得到中東作了數次旅行，她希望能夠到阿拉伯各國作廣泛的旅行。西元一九一三年，她終於成為第二位訪問海爾的女性旅行者。貝爾將她的旅行經過寫成不少書，但是，對於有關阿拉伯的旅行，書中都無詳細的記載。然而，她的旅行經驗使她對於阿拉伯和中東都具有豐富的知識，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她服務於軍方的阿拉伯情報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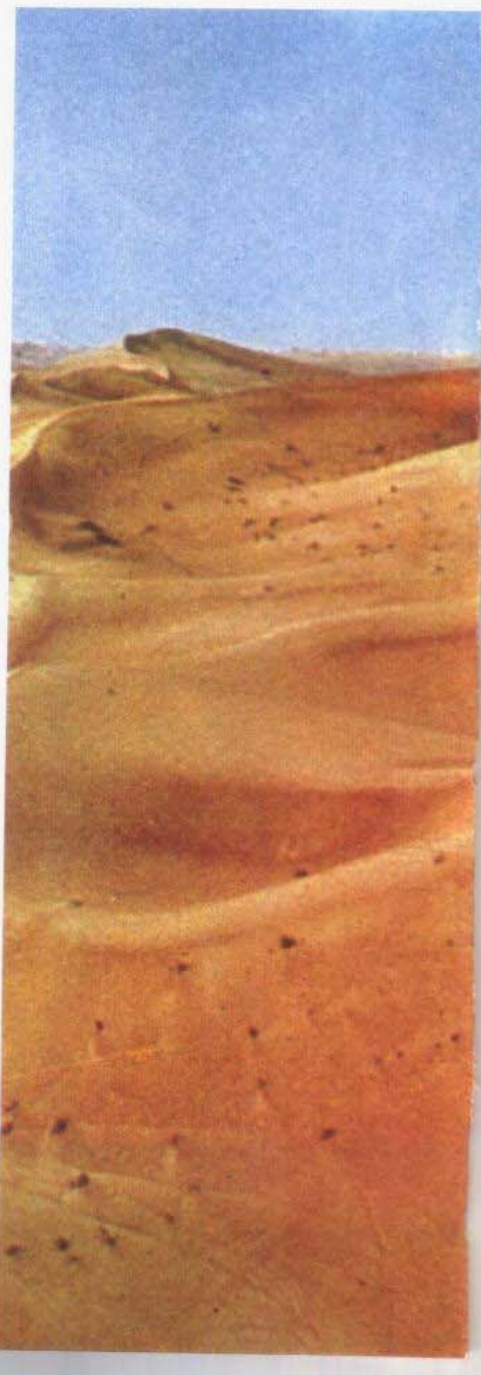
6 橫斷大沙漠

如今阿拉伯地區，唯一未被侵擾的一塊大地就是被稱為「空虛的四分之一」的阿拉伯大沙漠，它的面積有六十五萬平方公里。這塊無水的大沙地幾乎占了阿拉伯半島南部約一半的地方。且不談這個地方令人裹足不前的自然障礙；住在這裡的游牧民族和阿拉伯其他地區的民族相同，對於進出此地的歐洲人都非常的不友善。

西元一九三〇年初期，兩位英國人貝特蘭姆·湯瑪士以及聖·約翰·菲力比相競要橫越大沙漠，這兩位都是駐中東的英國高級官員，湯瑪士服務於伊拉克、多蘭士、約旦等地，而菲力比則在伊拉克任職。以後，他們兩人在與大沙漠接境的國家裡為阿拉伯當局服務。湯瑪士是馬斯開特·阿曼蘇丹的顧問，菲力比則改宗為伊斯蘭教徒，成為沙烏地阿拉伯阿布多·亞幾茲·伊朋·撒多王的顧問。

很偶然的，湯瑪士和菲力比從西元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的冬季，同時計劃橫越大沙漠。而湯瑪士率先進行。他所服務的蘇丹所在地是在大沙漠的東南邊。他從馬斯開特·阿曼西部的肥沃地區索法爾出發，同時，還帶著由貝都因人所組成的護衛隊，準備由南至北橫越大沙漠。西元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四十名拉西提族的貝都因人被撒利夫·伊朋·亞克多的謝夫帶到索法爾。湯瑪士希望能與他們同行而與謝夫進行交涉。最後，交涉成功，十二月十日，這支探險隊出發。

湯瑪士一行先向北跨越索法爾背後的山脈，接著轉向西前進，走過沙漠周圍廣闊而又荒涼的硬草原地帶，又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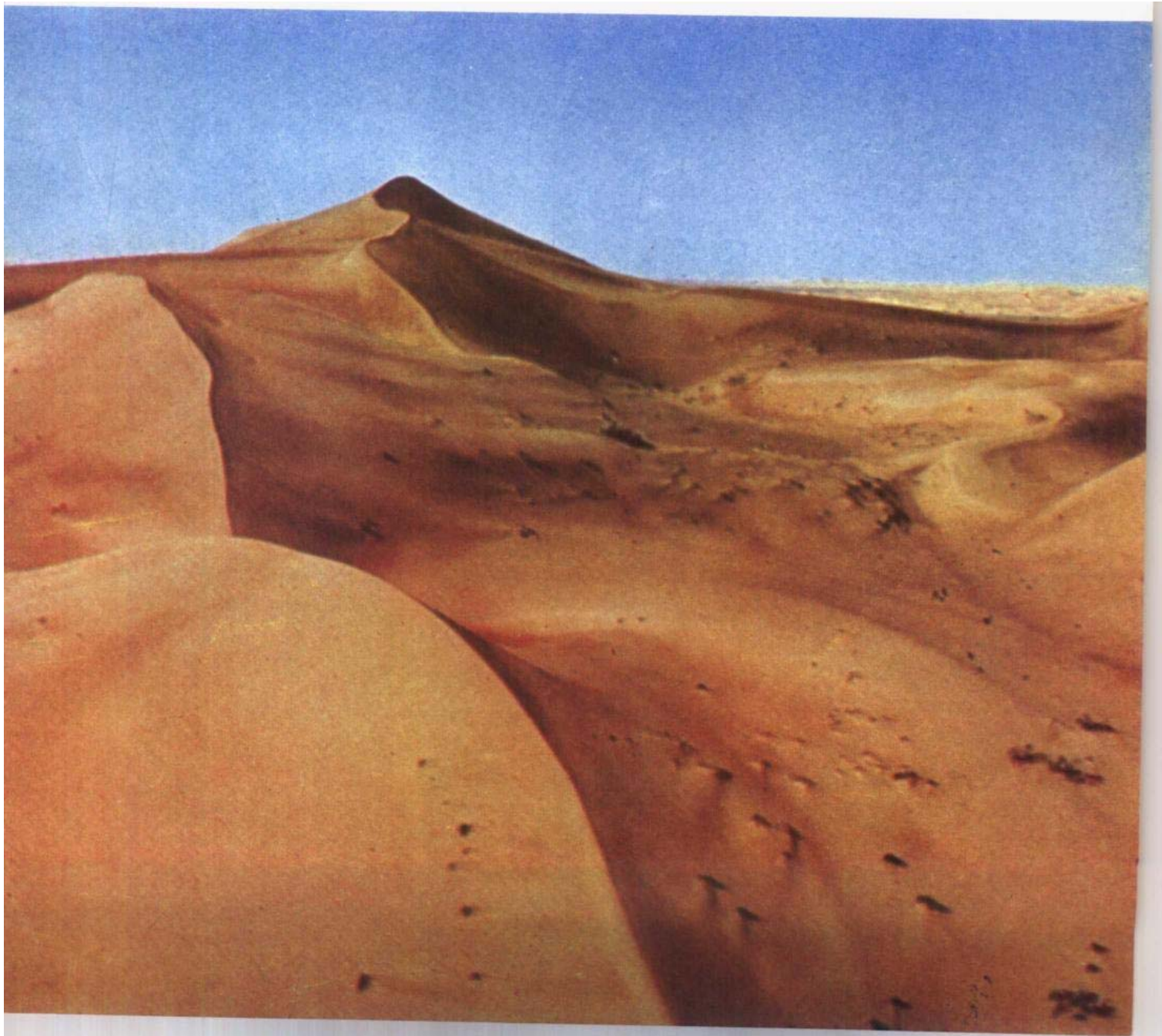


◀西元一九二六年的貝特蘭姆·湯瑪士。這是在他橫越大沙漠的前四年所攝。

▼被稱為「空虛的四分之一」的阿拉伯廣大荒地（大沙漠）上，被風吹成的沙丘。要在阿拉伯的沙漠生存，對於最有經驗的貝都因人而言，仍須通過耐力的試鍊，向飢餓、乾渴、夜間的酷寒和白天的酷熱挑戰

轉向北方行進。湯瑪士預定要直接橫越沙漠到達波斯灣，再沿著波斯灣到科塔爾半島，這段路程的距離是一一二〇公里。沿著沙漠周圍旅行的時候，都由游牧民族指示沙丘間的道路。根據他們所言，從這裡大約再走兩天路程的地方，有個被稱為「烏巴爾」都市的廢墟為沙掩埋。這裡的沙地向南傾斜，小都市就埋在沙裡。湯瑪士認為，這一帶尚未被自然條件改變以前，一定有都市和通商路線。根據「聖經」上所說，這個地方是所羅門王的金銀寶石產地。

一月上旬，湯瑪士一行從草原地帶出發，開始橫越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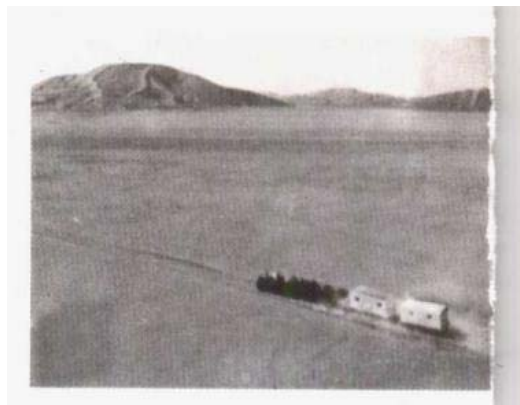


人身心難以忍受的流沙地帶。從向那的水塘開始，他們總算進入大沙漠的內部。拉西提族護衛隊聽說哈德拉茂北方的謝阿爾族在附近，遂加強戒備以防他們的襲擊，其間雖然發生了幾次糾紛，但都沒有引起戰鬥。這支邁向最後旅程的隊伍，是由十三名隊員和他們各自騎乘的駱駝，以及五頭載運二十五天糧食的駱駝所組成。

西元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湯瑪士等人從向那出發。兩週後，他們遇到強烈的暴風沙。然後，一行人又花了一天、二天的時間，來到巴奈揚的水塘，這個水塘的位置是在大沙漠的北端，離波斯灣約有一三〇公里。他們從向那到這裡，花了十八天的時間，走了四三〇公里，也就是說平均一天走了二十四公里。他們的目的就要達成了。

二月五日，他們看到多哈塔的影子落在波斯灣的海面上。「半個小時，我們進入城塞，完成了橫越大沙漠的計劃。」湯瑪士的記載，是個令人注目的成果，因為，就在兩年前，聞名於阿拉伯沙漠的英國人T·E·勞倫斯（也就是「阿拉伯的勞倫斯」）曾如此論斷：「除了飛船之外，是沒有辦法橫越的。」

同樣地，從西元一九三〇年到翌年的冬天，聖·約翰·菲力比也想從北端向大沙漠挑戰，但是，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拒絕了他為橫越大沙漠而申請的假期，這令他非常失望。一年後，菲力比終於獲准出發，出發前，他聽到湯瑪士成功的消息，這使他明白：他已無法成為第一位橫越大沙漠的人。但是，他的成果亦如同湯瑪士般令人側目。湯瑪士為了橫越沙漠，自己籌備經費，以基督教徒的身分進行，而且經過相當週詳的計劃。菲力比則沒有什麼計劃，因為，他已改信伊斯蘭教，並且得到沙烏地王朝的後援。同時，他在大沙漠的時間比湯瑪士更久，因此他橫越旅行



▲橫越沙漠的卡車。在今日，橫越沙漠的駱駝已被機械化的交通工具取代，這使得游牧民族的生活產生決定性的變化。

的話題也比湯瑪士更豐富。

西元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菲力比的隊伍從荷夫出發，先向東南方的科塔爾半島前進，接著又往西南方的加布林綠洲，再橫越阿爾加福拉沙漠。從這裡開始走向彎彎曲曲的路線，將近走了一半的沙漠路程時，發現了湯瑪士走過的路線。菲力比又向南邊前進，到達向那的水塘，這是湯瑪士的出發點。由於從南至北的探險已被完成，菲力比決定從向那通過大沙漠到西邊去；他的目標是，離這裡大約有六四〇公里的格雷多·多外克山脈最南端的阿茲·史賴伊爾。

▼沙漠的石油採掘裝置。石油的發現使得阿拉伯頓成巨富。

菲力比向他所形容的「真正沙漠」挑戰，卻差點以悲劇收場。這支隊伍失敗的原因，是因為負載過重。當他們





從向那前進到一六〇公里的地方時（從這裡要到任何一個水塘，都是同等距離），駱駝已受不了酷熱而呈疲憊狀態，探險隊不得已只好返回出發地，在向那的北邊，一行人沿著湯瑪士隊的路線目標向奈法前進。從西邊開始，再走過彎彎曲曲的路線，回到向那。菲力比一行人所走的路線，就如同以三角形的底邊為出發點，再走過等長的兩邊，然後回到出發點。

三月上旬，菲力比在奈法準備第二次向西邊進行探險。這次的人數較上次少得多，屬於較機動性的隊伍。這支隊伍到達阿茲·史賴伊爾的時候，是三月十五日，這就是菲力比所說的，在絕望下的努力。「從水塘到水塘之間的距離在六〇〇公里以上」，這是對人類與動物一種最嚴酷的磨鍊。在這裡的六天之中——其中有三天是在酷熱下，一行人每天平均走上六十四公里的路程。有時候，途中只作三個小時的休息，如此一天可走一一〇公里。菲力比在事後認為，「外行人不能輕易地去嘗試橫越大沙漠，也不能輕易地冒這個危險。」

菲力比也和湯瑪士一樣，對於被埋在沙中的都市烏巴爾很好奇，而他根據傳說，認為在大沙漠中還有一個被沙掩埋了的都市瓦巴爾。數年前，菲力比曾聽過一個游牧民族講述有關這裡的故事：從前有一位兇暴的統治者不聽先知夫德的警告，因而使得他的都市被燒掉。這個故事深印在菲力比的腦海中。一行人終於來到了大約是故事中的都市所在地，但是，卻沒有發現這個都市的廢墟。菲力比所

▲在阿茲·泰夫東邊的瓦提·魯加，菲力比拍攝下了他的汽車。菲力比提供給倫敦的國立地理學會許多照片，才使得外界人士開始對這個被隔絕許久的阿拉伯有了印象。





看到的是由兩塊大隕石所造成的大火山口。

湯瑪士和菲力比橫越大沙漠是西元一九三〇年的事。這時已有許多人認為：利用動物和倚賴自己雙腳旅行的舊阿拉伯式方法，將要被淘汰。但卻有一位探險者以新形態出現，從各方面看來，他像是具有高能力的阿拉伯人。他就是英國人威爾福瑞德·帕垂克·謝西格。他橫越大沙漠的旅行、探險，只是他許多事蹟中的小部分而已。

西元一九一〇年，謝西格誕生在衣索匹亞的首都阿迪斯阿貝巴。他的父親是英國駐阿迪斯阿貝巴的公使。謝西格對自己出生地的描寫：「當時的外交團是住在泥造的小屋裡。」謝西格認為住在這種泥巴造成的小房子裡，要比住在歐洲式的房子更好。西元一九三〇年，他成為蘇丹的官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在中東服勤，所以，他對於沙漠以及沙漠的住民非常了解。大戰結束後，他志願留在阿拉伯一帶服務；這次，他是因為參加沙漠中一個抑制蝗蟲蔓延的團體而留在沙漠。專家們認為，蝗蟲是在索法爾北部地區孕育而成，牠們成群的侵食植物。由於要調查蝗蟲的發育情形，謝西格也和湯瑪士、菲力比同樣地，向大沙漠挑戰。

謝西格曾經兩次橫越大沙漠，第一次是在四名拉西提族人的護衛下完成，這四位是和以前協助湯瑪士隊橫越大沙漠的護衛同屬一部族。這支小探險隊從索法爾北邊的穆格辛出發，以波斯灣沿岸阿布達比附近的綠洲為目標，穿越其間的沙漠。這條路線比十年前湯瑪士所採取的路線更

▼湯瑪士和游牧民族的護衛們
。他與護衛隊的隊員們過著同樣的生活，穿同樣的衣服，一起分享沙漠生活中的勞苦。





◀阿拉伯的咖啡壺。在沙漠裡，也要飲用咖啡，這對阿拉伯人而言，是一種儀式。

—— 道維	1a	1875
	1b	1876~8
----- 布朗特 (與夫人)	2a	1878
	2b	1879
—— 貝爾	3	1913~4
----- 菲力比	4a	1917
	4b	1918
	4c	1920~2
	4d	1931~2
	4e	1936
----- 湯瑪士	5a	1926
	5b	1928~9
	5c	1930~1
—— 謝西格	6a	1934
	6b	1945~6
	6c	1946~7
	6d	1947~8
	6e	194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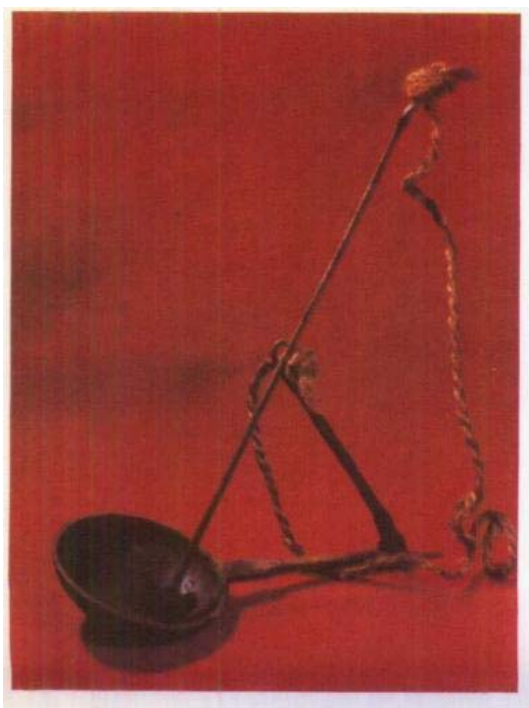
▶前往阿拉伯內陸探險的路徑圖。這張地圖是表示曾前往阿拉伯沙漠或中內志的旅行家與探險家們所走的路線。

接近東邊。歸途中，他們在阿曼的砂礫狀沙漠中繞了半圈才走出沙漠，然後，繼續沿著沙地的邊緣前進。

西元一九四七年，謝西格爲了調查西方的沙地，決心完成大沙漠的探險。他從哈德拉茂北邊的曼瓦哈水塘開始橫越沙漠。他的目標是阿茲·史賴依爾，中間的距離約有六四〇公里。謝西格花費了十六天的時間，在沒有一滴水供應的情況下，跨越了一望無際的沙漠。那時候雖已是西元一九四〇年，但是，仍有些部族對外來的旅行者懷有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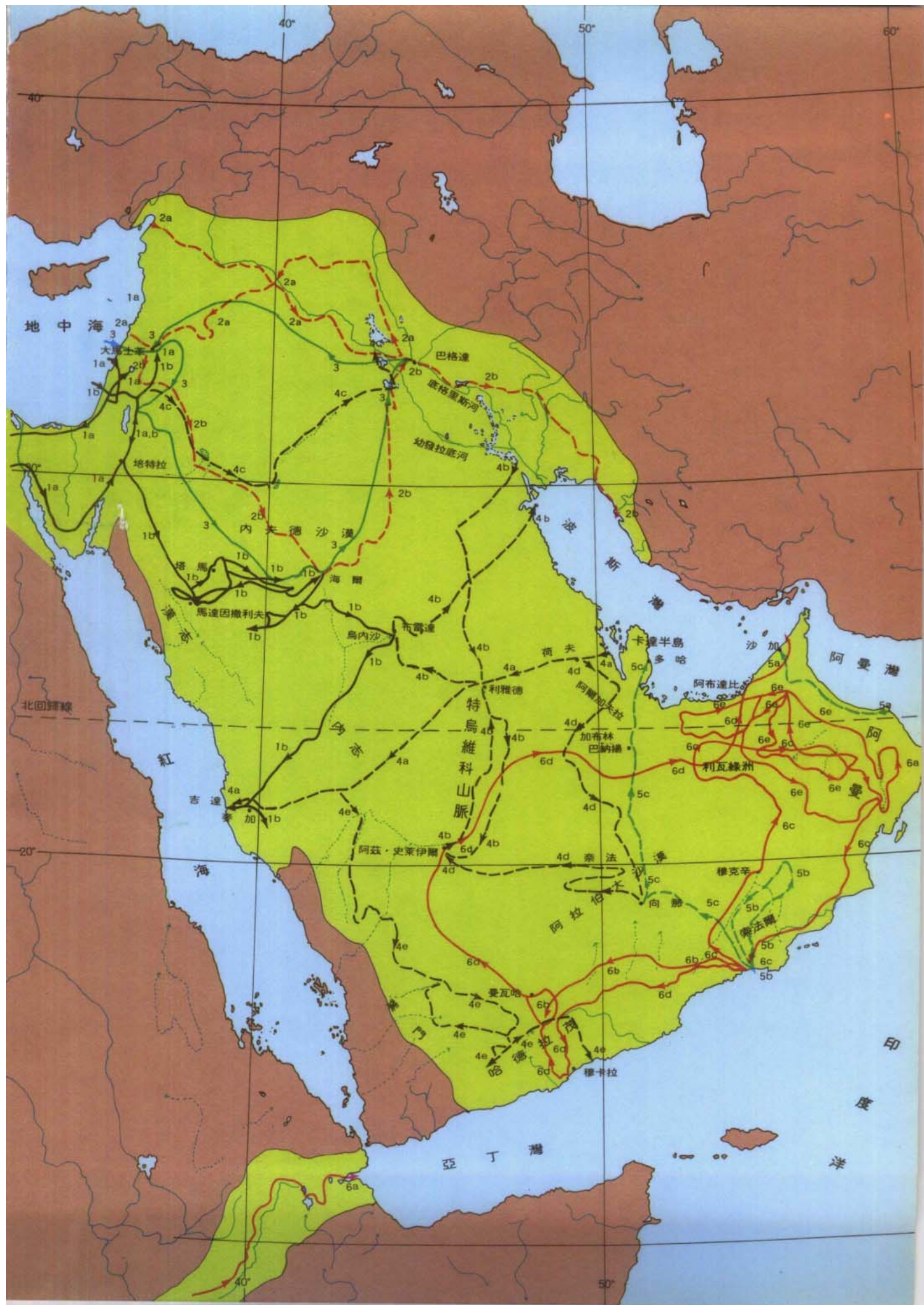
▲一隻蝗蟲。蝗蟲吃食青綠色的樹葉和樹莖，其活動總是做大羣的移動，一羣蝗蟲足以摧毀廣大地區的所有植物。



◀菲力比在沙漠中所使用的咖啡和烤具。咖啡是以烤具來烹煮。

▼佈滿天空的大羣蝗蟲。這羣蝗蟲至少在一〇〇萬隻以上，牠們會把所有的植物都吃掉。謝西格爲了防止蝗災而到阿拉伯來調查，也因而引起他對大沙漠的興趣。







▲沙漠的旅行者們，正在為暴風沙來襲作準備。

意，並加以攻擊。謝西格一行人來到阿茲·史賴依爾的時候，遭沙烏地阿拉伯當局逮捕，卻不予說明逮捕的理由。當時身為沙烏地阿拉伯官員的非力比，向阿拉伯王活動，才使得這一行人獲釋。謝西格一行獲釋後，又從阿茲·史賴依爾向東出發，到加布林、特魯阿曼諸國旅行。

當謝西格一行人正橫越大沙漠時，另一支旅行隊也向阿拉伯出發。那是在西元一九四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在沙烏地阿拉伯國王的協助之下，派遣調查團到漢志、內志和葉門一帶探查。這支隊伍到此的目的，是爲了調查沙漠裡的天然資源。西元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各國的技術家、農業專家和地質學家爭先湧至阿拉伯。其實，早在數年前，這類的探測已在進行。



▼在利雅得的菲力比和他的駱駝。這張照片是菲力比要橫越大沙漠前所照的。



西元一九三二年，在巴哈連發現了石油。不久，成立了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並沿著波斯灣沿岸的東部海岸，深入的探查這塊廣大地區。不久，就成功地挖掘出石油。他們所發現的石油是其他地方所無法獨得的寶物，因為這些石油，使得阿拉伯人意外的變成大富翁。另外，在西元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所進行的波斯灣的海底調查，還有更重要的發現。到西元一九七〇年止，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爲了探勘石油，每年在沙烏地阿拉伯的花費達五億美元。

石油的發現與採掘，和現代技術的輸入，改變了貝都因人的生活。謝西格這位以探險爲目的舊式探險家，也因此而漸漸地在阿拉伯待不下去。傳統性疑心病甚重的沙烏地阿拉伯人，以電台廣播方式稱他爲間諜來排擠他。

「我是爲了自己的快樂而旅行，但是，多數的阿拉伯人對此並不了解，就連美國的石油公司、沙烏地阿拉伯政府亦然……」謝西格很感慨的寫下了如此的字句。另一方面，他也了解到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正在慢慢地變革中。幾千年來，傳統游牧爲生的貝都因人，已被石油公司雇用。始終與謝西格同進出的貝都因人和他道別時，並不是騎在駱駝背上，而是坐在卡車上的石油桶揮手送他。

西元一九五〇年謝西格被送至波斯灣沿岸的阿茲·夏力卡機場，飛離阿拉伯。阿拉伯的探險活動也就這樣地落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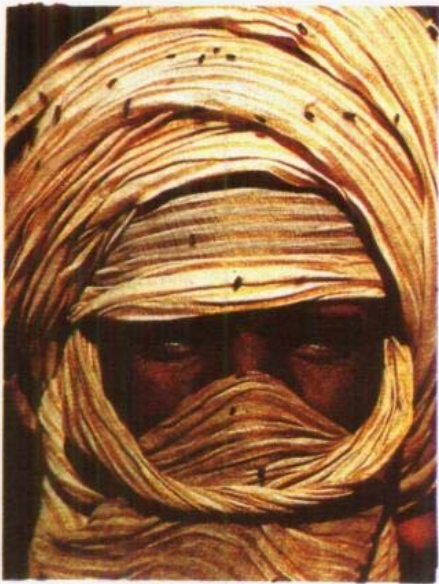
7 廣大的撒哈拉沙漠

和阿拉伯沙漠一樣，撒哈拉沙漠長久以來，就吸引了歐洲人對它的注意。探險家被嚴酷的風俗習慣和荒涼的地勢，激起挑戰的心理；商人爲了在這裡發展貿易，加入橫越沙漠的隊商；歷史學家和學者則對此區過去的遺物發生

► 沙漠裡，戴上面紗的多亞雷古族男人。

▼ 廣大的撒哈拉沙漠之中的一小部分不毛之地。這張照片上的地域是在西瓦綠洲的附近，是開羅——墨爾蘇奎之間的古老隊商路線。





濃厚的興趣。

然而，歐洲人對撒哈拉如此關心是另有原因的。撒哈拉沙漠橫亘於尼日河與歐洲大陸之間。西元一七〇〇年，歐洲人只知道有這條河川的存在，但是，卻沒有人把這條河繪成地圖。許多想到尼日河探險的冒險家們認為，要到達這條河的最佳路線，就是跨越南撒哈拉廣大酷暑地區。

許多人以為撒哈拉沙漠是一片無垠的沙海。對西撒哈拉而言，就如阿拉伯語「艾爾格」，是一片廣大的沙丘地





▲從前的撒哈拉沙漠大概不是今日的不毛之地！在極度荒涼地區所無法生存的動植物，在較早之前的撒哈拉沙漠裡也都有它們的蹤影。這張照片是紀元前三五〇〇年左右沙漠中的岩石圖片，人類狩獵長頸鹿與駝鳥的情景。

帶。在阿爾及利亞，西部的大艾爾格和東部的大艾爾格就占了五一八〇〇平方公里。但是，這些沙地只占撒哈拉地區總面積的三分之一而已。其他還有由小石頭所構成的荒漠、大小石頭的廣大平地和阿哈加爾高原、塔西林阿傑、艾爾格與提貝斯底等四個高大的山地和山脈。在這些不毛的土地上，也散佈了「生命之泉」的綠洲，可是這些綠色地區大約只占二〇〇〇平方公里，也就是說只占了撒哈拉沙漠總面積的百分之三以下。

在艾爾格與提貝斯底山的南邊就是蘇丹，這塊地域一般都認為是撒哈拉的一部分，它也是北邊乾燥沙漠地帶與南邊非洲的熱帶雨林區之間的過渡地帶——「撒邦納」草原帶。這裡的植物，北邊是灌木和沙漠裡的小植物，南邊有叢雜於樹木之間的各類高草。尼日河在蘇丹的西部，要到達這裡，探險家們必須先征服撒哈拉沙漠，和懷有敵意的撒哈拉土著。

撒哈拉的人口密度是每二·五平方公里不到一人。沙漠上大部分區域，除了流浪的部族以外，幾乎人畜不居。但在所有的綠洲，人口密度過高，有三分之二的住民定居於此。游牧民族則到處游牧，而且變化相當大。北部的沙漠住民是阿拉伯人和貝魯貝魯人，最南部是黑人部族，東南部則是黑人與提布人的混血種族。

沙漠裡的游牧民族其主要成員是貝魯貝魯人，住在阿哈加爾高原與塔西林阿傑者，則被稱為多亞雷古人。數世紀以來，他們就支配了綠洲地帶以及隊商路線。

生長在撒哈拉沙漠裡的植物，種類繁多，但是，它們有兩項共通的特點。其一，它們耐得住很長的乾燥期；另一特質是，這些植物一旦得到水分，會急速地生長。這是因為，撒哈拉沙漠這一帶的降雨量很小，所以，植物也有

它特異的生長方式。撒哈拉沙漠的雨量，每年平均一〇〇公厘而已，每年的降雨期也不平均，有時候是傾盆大雨。當雨降到地表，水分很快地就從地表浸透到地下的貯水層裡。所以，撒哈拉沙漠裡的多數綠洲，都是以貯水層為水源。

一般人都認為撒哈拉沙漠是個很熱的地區，其實，它的溫差變化甚大。冬季裡的夜晚，有時候溫度會降到冰點以下，而在夏季最熱的時候，它的溫度會高達攝氏五十四度。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它的溫差在十五度到二十度之間，為了適應氣溫的變化，出生於此地的部族，身體都有相當的強韌性，而且必須選擇適當的衣物穿著，游牧民族所穿的厚布料衣服，對於寒暑極端變化的地方極為合適。

在撒哈拉沙漠裡的暴風沙比雨量還多，而給植物、動物和人類帶來莫大的災害。暴風沙的成因是，沙土上面的熱空氣上昇，與上空的冷空氣接觸後會產生強烈的風。這種強風有時候不斷猛烈的吹著，有時候則產生間歇性的暴風。當沙土被風吹揚起來時，就像是一面巨大的網子要覆



▲阿爾及利亞·撒哈拉的索福綠洲。綠洲在沙漠裡是指有水的地方。綠洲的水大多是泉水，是以地下水為水源。在今日，有很多地方都挖掘井水來灌溉周圍的土地，以栽培農作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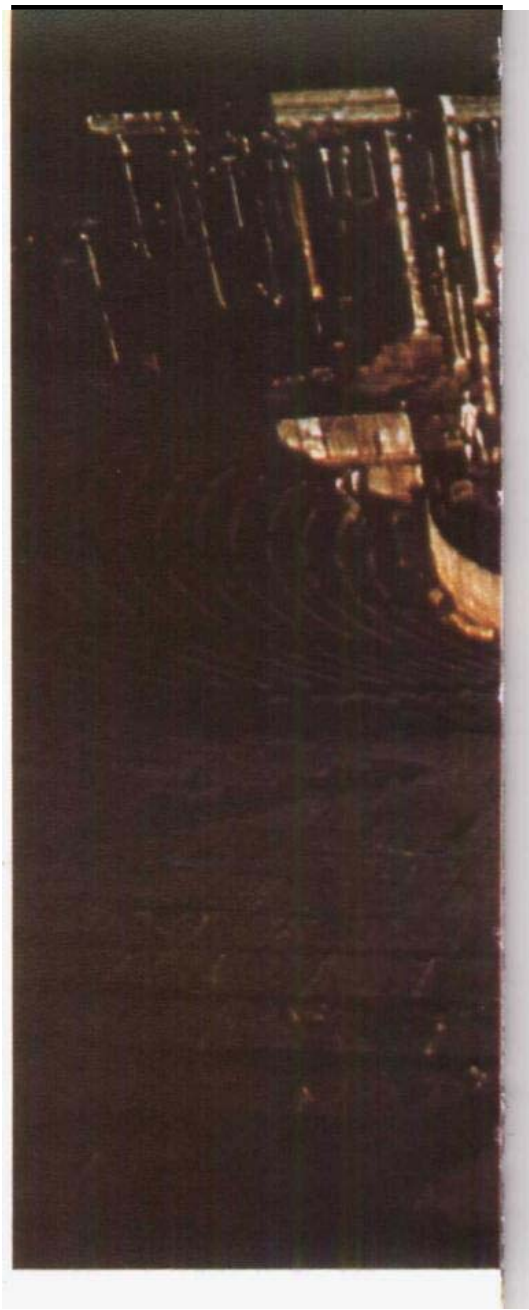
蓋大地般，呼嘯而過。在暴風沙猛吹之際，太陽的光線完全被遮住，沙壁蓋住整個地平線。這時候，視界完全被擋住，人也無法站立。暴風沙通常在日暮時分靜止下來，於翌日清晨再繼續吹，有時會連續吹上數天。

撒哈拉也栽培了多種蔬菜和水果，但因氣候土壤的差異很大，所以它的生產區在整個撒哈拉地帶的分佈很不平均。熱帶水果和穀物的栽培，只要在綠洲附近能灌溉的地方就能生長，可是這些農作物無法做定期性的收穫。沙漠裡最有價值的作物是椰子。沙漠的南半部與大西洋沿岸，除了在一四〇〇公尺以上的高地外，椰子成為沙漠住民的基本糧食。而且，它還是一項重要的輸出品。

這裡的居民靠掘鹽維生，鹽也是這裡的重要輸出品。目前，主要的產鹽地是在提聖多、加特和塔烏登尼。在中世紀時，從這些產地所發掘出來的鹽，大部分賣給商隊裡的商人。在今日，它仍是沙漠裡的一項重要資源。

和阿拉伯半島相同，生活在撒哈拉中，倚賴駱駝的地方很多。五十年前，駱駝是橫越沙漠的重要交通工具。所以駱駝在探險史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在撒哈拉的隊商路線中，有個地方甚至在四八〇公里內都沒有一處水場，若沒有駱駝，探險家們將無法橫越這塊無水的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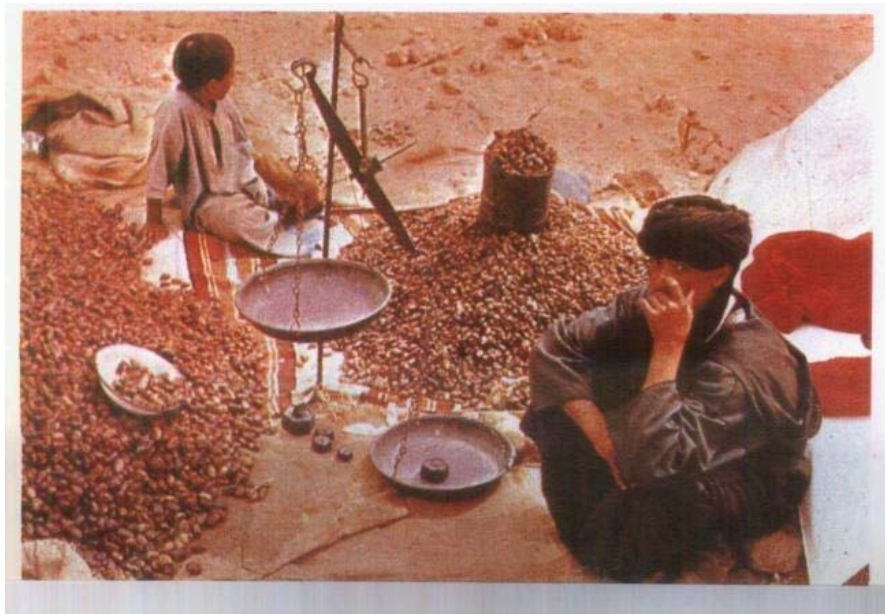
在這裡，還有一點與阿拉伯半島相同的，那就是撒哈



▲北非各地所殘留的羅馬時代遺跡

◀坐在椰子果實旁的阿爾及利亞露天商人。據說在突尼西亞海岸附近的加爾巴小島上，其所產的椰子品質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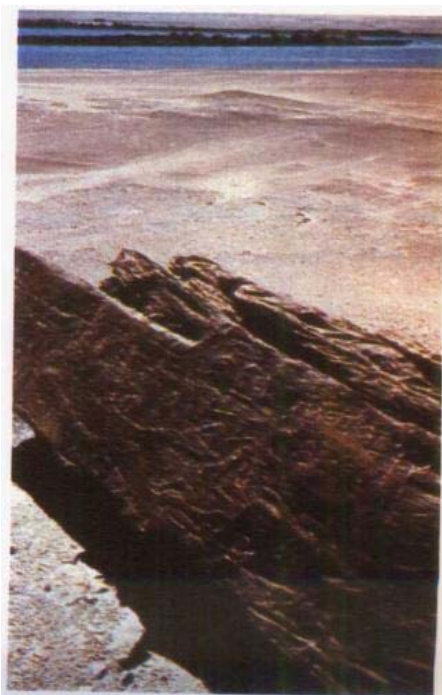
▶紀元前三〇〇年左右，埃及傑爾王墓碑的碑文。根據碑文所寫，他曾遠征到撒哈拉沙漠，征服了這一帶的民族。這是人類言及撒哈拉沙漠的最早碑文。





拉在某個程度內，仍是爲人所知的。這裡的文化並非完全停滯，大約在七〇〇〇年前，這裡很可能並不全都是沙漠。住在這裡的居民，仍然懂得農耕和飼養家畜的方法。紀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因爲土壤逐漸乾燥，無法耕種，只好向南遷移。這段時期，仍然有商隊橫越沙漠從事貿易。

自羅馬帝國以來，西撒哈拉的住民經常與南歐和中東地區保持商業性的接觸。由於這一帶的商人往返頻繁，使得歐洲的思想與文化跟著侵入撒哈拉，影響了此一區域。在基爾札（的黎波里東南二八〇公里）的羅馬殖民地，也有用木柵做成圍牆的大農園，在這裡，他們雇用撒哈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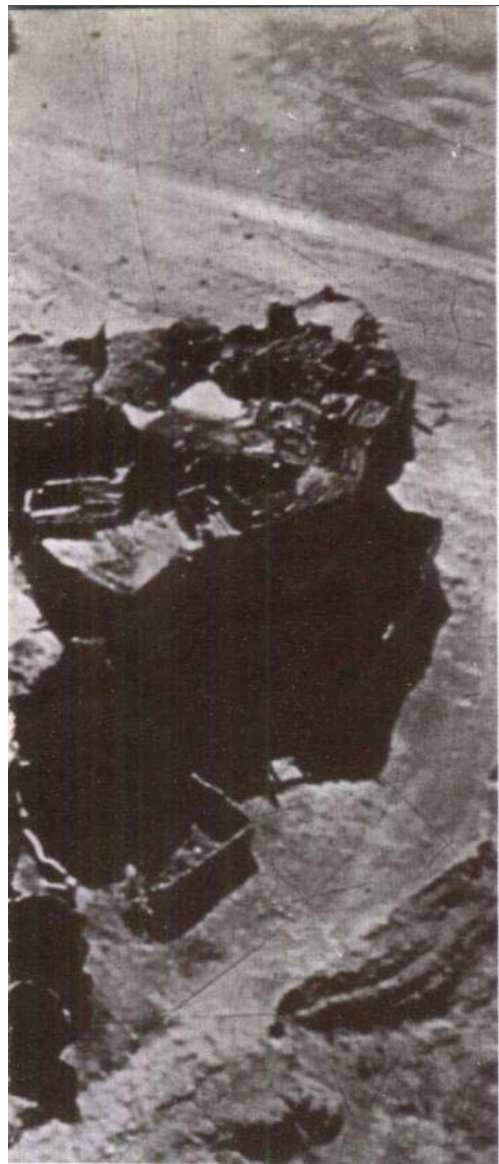


住民，而且沿襲了一些羅馬人的生活方式。也有少數羅馬軍人組成的探險隊到撒哈拉的內陸去，但是，他們關心的主要地區，是非洲大陸瀕臨地中海的沿岸地帶。

影響此區更大的的是伊斯蘭教。西元六四二年，阿拉伯人侵入北非，北非沿岸地區併入伊斯蘭帝國，伊斯蘭教也成了這個地區的主要宗教。因此，阿拉伯的伊斯蘭教徒商人遂常沿著撒哈拉的隊商路線旅行，他們又將伊斯蘭教傳到西非一帶，所以阿拉伯語成為這個地區的共通語言。

中世紀時代，商人們為了通商，定期往返於撒哈拉。伊朋·巴突塔對這種情形提出了證據。他在西元一三四九年，由丹吉爾出發，橫越西撒哈拉到西拉。回程途中，他就是與商隊同行。在伊朋·巴突塔的時代，撒哈拉的通商

▲在沙漠裡的艾爾格·卡拉綠洲的泥造房子形成的小村落。這是昔日自開羅到墨爾蘇奎間的商隊逃跑出來的奴隸所建造的。奴隸在非洲大陸是重要的“財富”之一，為了搶奪奴隸的買賣，使得人類歷史留下了殘酷的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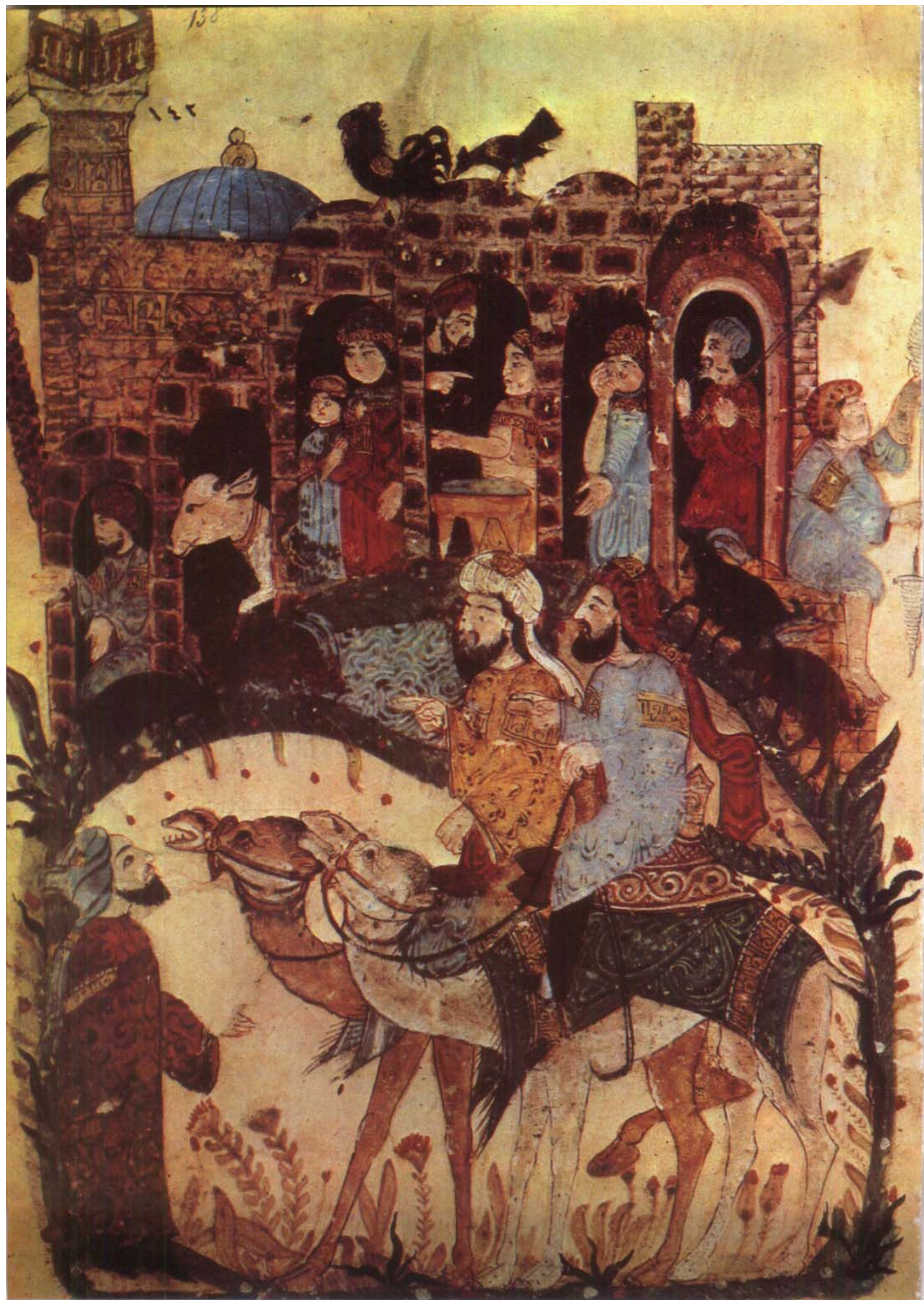
很盛行。他們把砂糖、銅器製品、書籍、馬匹等物品，向南跨越沙漠，運到通木波克托和格撒等都市，另外，再把椰子、金、象牙、駝鳥的羽毛等輸出品運向北方，供應歐洲的王侯貴族們。

西元一四〇〇年，往北方輸送物品的商隊們發現了一項新財源，那就是奴隸。葡萄牙商人將奴隸載運到歐洲販賣，這種被稱為奴隸商隊的商人們，接著從通木波克托、非茲、突尼斯、開羅向北作定期性的旅行。自從發現美洲大陸後，奴隸買賣更為頻繁。因為黑人習慣了熱帶氣候的生活，較不易生病，即使是生活在加勒比海一帶，仍舊可以做粗重的工作。原先船隻都向北方航行，現在，大部分商隊為了載運奴隸，改向西海岸航行，也就是向美洲大陸前進。

美洲是非洲奴隸的一個新市場，對於撒哈拉的商隊，是一個新的貿易型態。以後摩洛哥人掌握了西南沙漠的鹽貿易，以及沿著尼日河的通商中心地，所以歐洲人對於南撒哈拉的關心就此停頓。然而，到了一五〇〇年代，歐洲人聽說在通木波克托和沿著尼日河流域的都市，孕藏著豐

► 喬治·萊恩筆下的奴隸商隊
。從西元一八一八年到一八一九年，萊恩為了想更加了解尼日河的水域狀況，跟隨探險隊從的黎波里向南旅行，途中，他看見許多奴隸商隊，其中有一個商隊所控制的奴隸，男女老幼合起來共有一四〇〇人之多。





▲西元一二三七年，阿拉伯的書中所描繪站在村莊前面的兩名旅人。背景的村人，正在作的各項工作，也許伊朋·巴突塔也曾經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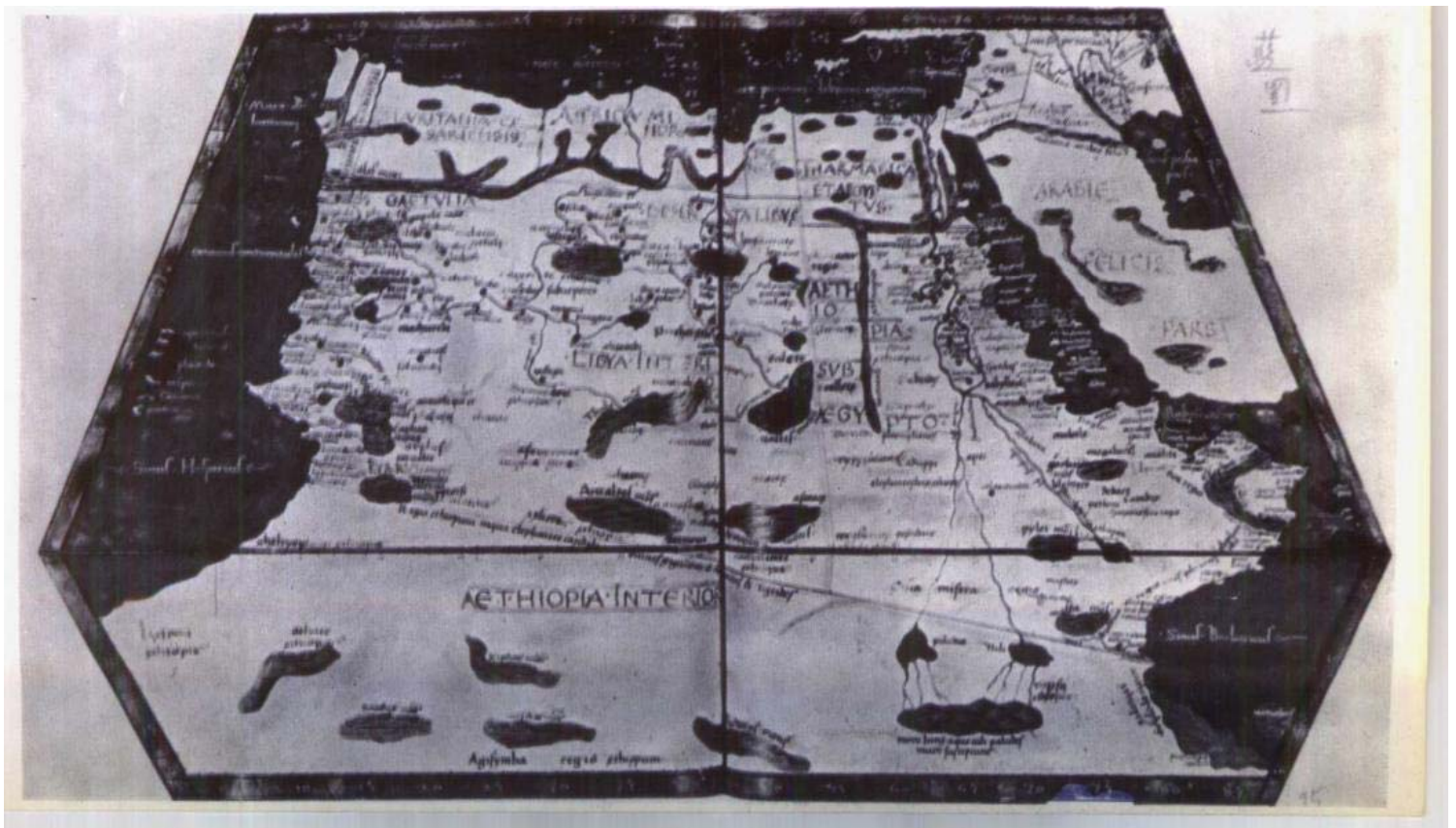
▼托勒密的北非地圖。紀元前一〇〇年，托勒密曾經住在埃及的亞歷山大。他所作的地圖以古代世界而言，對海岸地帶的描寫相當正確，但是，有關南方和大陸的內陸地區，則只能憑著空想，所以是片空白。

盛的財富，所以，這些都市在他們心理上更加重要。

西元一七〇〇年後期，歐洲人對非洲開始產生興趣，很想到這些都市一探究竟，其動機是為尋找傳說中巨大寶藏。但是，與這個地區不同的是，東撒哈拉一帶，自從羅馬人在非洲的勢力崩潰之後，這個地區就幾乎完全孤立。雖然，西元一七〇〇年逐漸恢復通商，但發展極為緩慢。

西元一八〇〇年，這一帶的通商情況逐漸好轉。在惠桑、丘內奈加（今日利比亞的一部分）和埃及的通商，商隊們把布、地毯、錫、板金、鋼鐵器皿、針、鐵器、火藥運出去。部分奢侈品為應蘇丹境內諸王國之需，跨越沙漠運進來，這些物品是絹、金銀色絲線、刺繡的衣服、金銀裝飾品、鏡子、砂糖、香料等。東撒哈拉的情形與西撒哈拉同，奴隸是跨越沙漠向北運出的「物品」之中，最重要也是最具價值的。此外，象牙、金、棉布、皮革製品、胡椒、蜜，和鸚鵡也包括在內。

經過幾世紀，撒哈拉通商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是因為商隊得到游牧民族的幫忙。在撒哈拉的多類部族中，多亞



雷古人占最多數，雖然他們接受了伊斯蘭教，但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仍然遵循著他們的傳統。多亞雷古人和維爾人是傳說中較強悍的部族，有些還自認為是沙漠中的貴族。

約在一七〇〇年代的後半期，當歐洲的探險家注意力轉向撒哈拉時，從加特通過非茲往北方去的東方隊商路線，由阿傑爾和多亞雷古人共同控制。從因沙拉向南行的中央撒哈拉路線，則掌握在阿哈加爾部族的手中。西邊的隊商路線，有一段時期是在多亞雷古人的支配下，有時候也在其他部族或摩爾人（西北非的伊斯蘭教徒，使用阿拉伯語）的控制下。通木波克托以及沿著尼日河的周圍地帶，幾乎全都是西南地方多亞雷古人的勢力範圍。多亞雷古人對商隊或探險隊的原則是，當這些人要通過在多亞雷古人支配範圍內的地區時，由多亞雷古人提供武裝部隊來保護他們；其代價的計法是，先估價這些需要保護或需要嚮導的旅行者們所帶的物品，價值確認後，再向旅行者們索求報酬。如果，商隊拒絕多亞雷古人所提的代價，或者自行找嚮導帶路，又或自己帶領武裝部隊護衛時，多亞雷古人就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襲擊這些商隊。

當歐洲人在撒哈拉探險時，多亞雷古人漸漸感覺到威脅，唯恐有被支配的危險，這種感受隨時日漸漸濃厚。如果，這個地區成為歐洲人的勢力範圍，則將直接地影響他們的存在，他們認為，這種威脅的可能性很大，所以，開始對探險家們懷有敵意。多亞雷古人處理紛爭的方法是「以牙還牙」。當他們殺害歐洲的旅行者時，也藉口說這是「宗教上的紛爭」。

征服非洲大陸，對於一八〇〇年代的歐洲人而言，就如同西元一九六〇年，美國、蘇俄的宇宙探險般，給人同等的興奮感受。



▲西元一八二六年，提南所畫
波奴謝夫的多亞雷古護衛兵。



▲撒哈拉沙漠和蘇丹的隊商路線。與阿拉伯半島相同，橫越沙漠的路線都要跨越熱沙，到達綠洲（或是水塘）再到另一綠洲。水塘與水塘間的距離，有時甚至在數百公里以上。這些對於旅行者和牲口都是一種極端的痛苦。

沙漠的嚴酷條件與多亞雷古部族兇猛的抗拒，並不能阻擋冒險者們到撒哈拉探險的決心，他們的熱情也不因此而稍減。歐洲的科學家、政治家、軍人、商人、地理學家，尤其是英國人和法國人，仍爭先來探測尼日河流域。

他們認為這個神秘的地區，會將他們帶到非洲內陸不可思議的世界裡。同時，這些歐洲人仍相信傳說中，在通木波克托和尼日河流域的諸都市裡，埋藏了巨大的財富。

要到傳說中的寶庫藏地，必須跨越撒哈拉，或是沿著尼日河而上。然而，在一八〇〇年代的初期，還沒有人知道尼日河的河口位於何方呢！

►圖著營火的多亞雷古部族。當歐洲人來到撒哈拉沙漠時，多亞雷古人控制隊商路線的勢力漸消。但是，多亞雷古的襲擊隊至今仍在撒哈拉沙漠中徘徊。



8 非洲內陸之旅

有計劃的探險撒哈拉和尼日河流域，是西元一七八八年，由倫敦的「促進非洲內陸開發協會」所推展。這個協會的創立者，是在太平洋一帶探險頗有成就的科克船長，以及當時英國有名的科學家撒·約瑟夫·龐克斯。協會最初的目標是針對謎樣般的尼日河作科學上的探險調查。

當時，有關非洲內陸的資料，非常有限。沒有人知道尼日河的源流在那裏？流向那個方向？在什麼地方流出海？雖然早在三〇〇年前，歐洲人就得知這條河名，但是，卻沒有任何人會料到，這條河的河口與幾內亞灣的大三角洲地帶會有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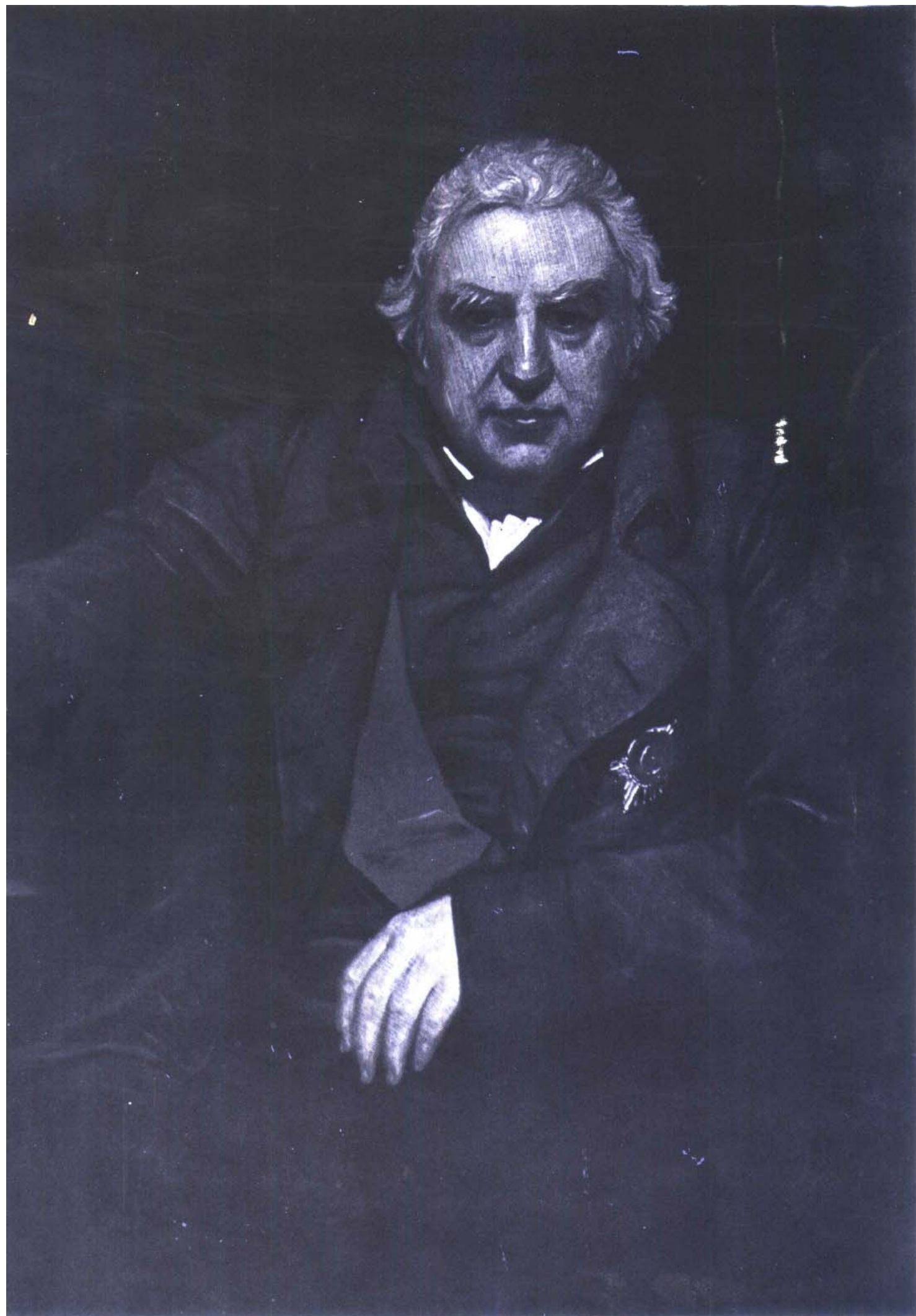
有些人認為，尼日河橫越非洲，尼羅河相連，有些人則認為這條河流入非洲內陸的大湖泊。

龐克斯和其同僚們很快地推選出探險者。在協會正式成立那一年，全體會員支持美國籍約翰·雷得亞德到通木

►撒·約瑟夫·龐克斯（1743～1820），當時他爲了設立非洲協會而到處奔波。他與科克船長一起組織太平洋探險隊，頗具心得，他也是英國著名的科學家。非洲協會最初是在其倫敦的自宅內集會，定名為「星期六俱樂部」。

▼西元一八〇〇年，倫敦的索何廣場。龐克斯組織非洲協會時，就是住在索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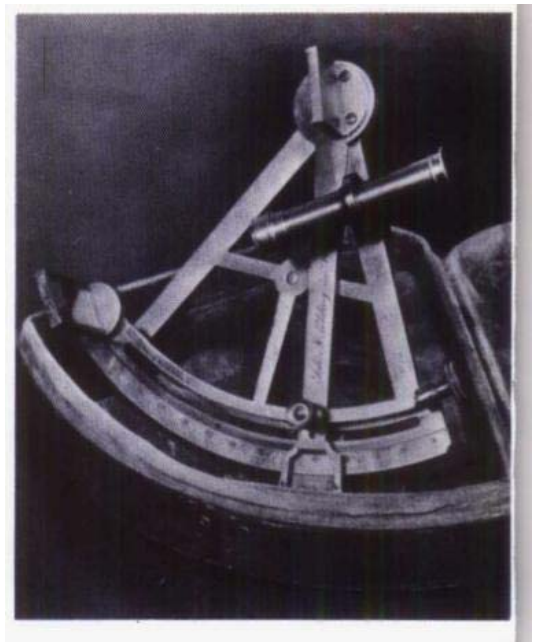


波克托探險。他是科克船長在太平洋航海時的探險夥伴。雷得亞德必須從埃及出發，橫越撒哈拉沙漠到達通木波克托，這對他是一種挑戰性的任務，而他也熱心地為這項任務作準備，並且到開羅尋找能帶他橫越沙漠的隊商。很不幸，雷得亞德在開羅罹患斑疹傷寒而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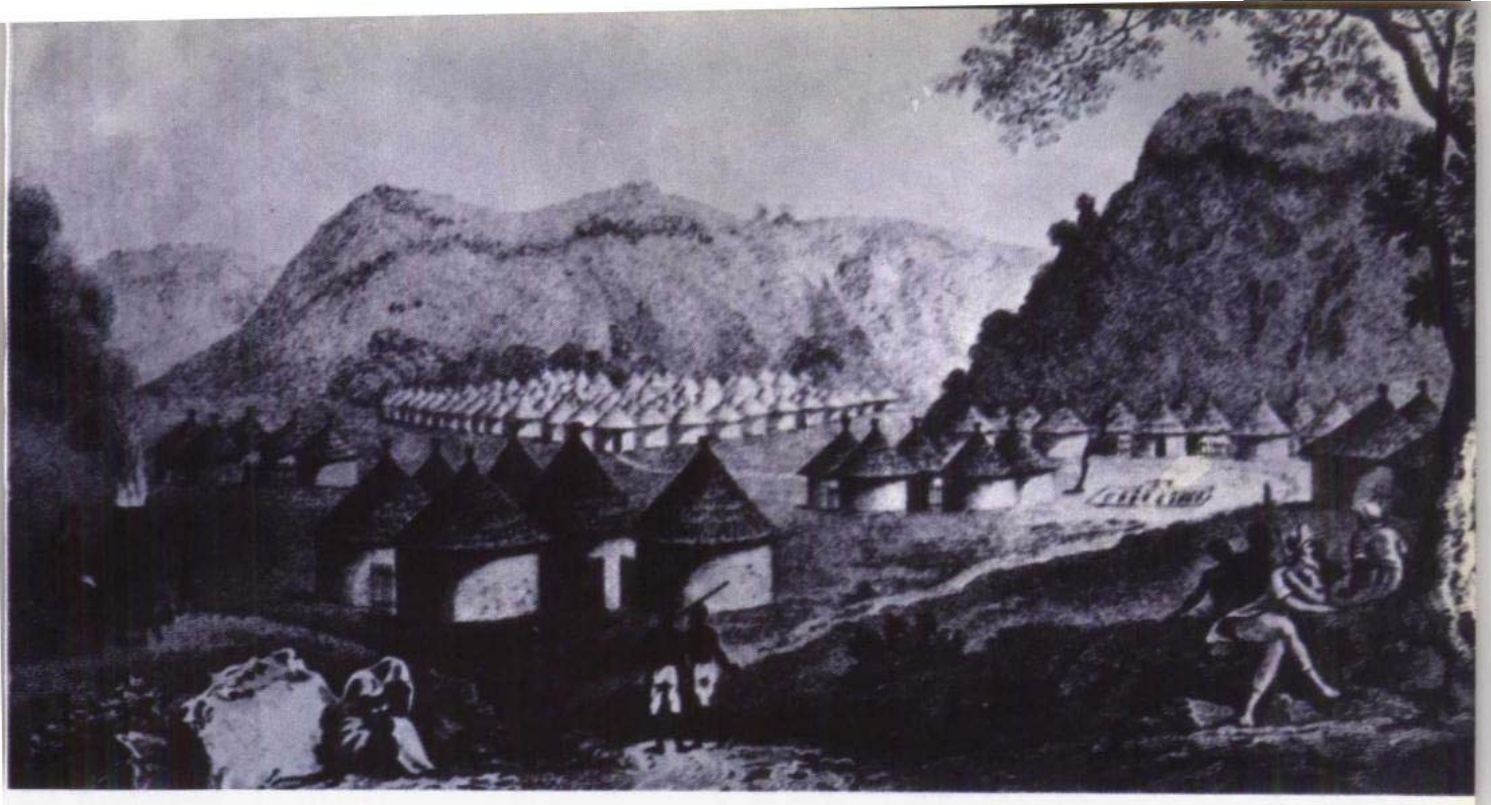
雖然，非洲協會在一開始就遭遇這種挫折，但是，仍然決定繼續探險計劃。這時候，有關尼日河流域的諸都市，特別是通木波克托所蘊藏的巨大財富，引起了各種的臆測和流言。有兩位自稱曾經到過通木波克托的伊斯蘭教徒，向非洲協會說明傳說中的財寶與那邊盛行的通商情形。非洲協會聽了以後，更加強到尼日河以及通木波克托探險的決心。

丹尼爾·候東繼雷得亞德後被委任到通木波克托，他是英國一位貧窮的士官，西元一七九〇年，他應徵非洲協會的「徵求到哈撒與通木波克托的旅行者」廣告，而被錄取。候東在岡比亞河河口登陸，然後向東前進。他預計著在一個月內安全地到達通木波克托，他從岡比亞寫了一封信寄給在英國的妻子，另外又寫了一封信給非洲協會。然而，這卻是他的最後訊息。

倫敦的非洲協會，為了找尋候東的繼任者，遂再刊登廣告徵求人才。終於，在西元一七九四年，找到一位適當的人選。他就是蒙哥·帕克，二十三歲，蘇格蘭的外科醫生，對生物學很有興趣。帕克自愛丁堡大學得到醫師資格後，服務於東印度公司。由於服務的地點，使他得以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熱帶水域，從事他喜好的研究工作。帕克在蘇門答臘附近的水域裡，發現了新種魚，遂加以研究，當他回到倫敦後，就把有關這種魚的資料發表在某一個科學雜誌上。帕克所發表的資料，引起了撒·約瑟夫·龐克斯



▲西元一八〇〇年的攜帶用六分儀，它可用以尋找在地圖上所沒有記載內陸地帶的正確位置。帕克所使用的大概也是這類型的儀器。



▲西非的村落。這是根據蒙哥·帕克的描述所作的版畫。圓形小屋的典型村落，帕克在內陸探險時，大概時常見到這類村落吧！畫中留有小山羊鬍者，可能是版畫家爲了要描繪帕克而自己加上去的。

▼蒙哥·帕克（1771～1806）的肖像。他是非洲協會徵募到非洲探險的第三個人。



以及非洲協會的注意。

非洲協會向帕克要求，請他到尼日河去探險，調查這條河的源流、流向，並確定它是流向湖泊或是大海，帕克答應了這項要求。西元一七九五年五月，他從英國的朴資茅斯出發，七月，到達岡比亞河畔的比沙尼亞。

比沙尼亞是英國人爲尋覓交易場所而建造的小村落。住在這裡的居民，除了英國商人外，還有黑人奴隸。帕克在這裡學習曼丁哥語，並盡量收集他所要探險地區的有關資料。

可是，到了七月下旬，帕克患了熱病，精神陷入混亂狀態，八月份的大半時間，他都躺在床上休息。最後，雖然復原，但是，熱病仍時常發作，且歷時甚久。一直到十二月，帕克才向內陸出發。同行的人，有一名爲強生的黑人和隨侍帕克的少年奴隸。由強生擔任翻譯工作。

最初幾天，這三個人跟著奴隸商隊與要回歸故里的黑人同行。不久，他們與這些商人和黑人分手，三個人繼續向前旅行。帕克騎馬，強生和少年則是騎著驢子。他們帶了兩天的糧食，與土著交換用的香煙和珠子、羅盤、攜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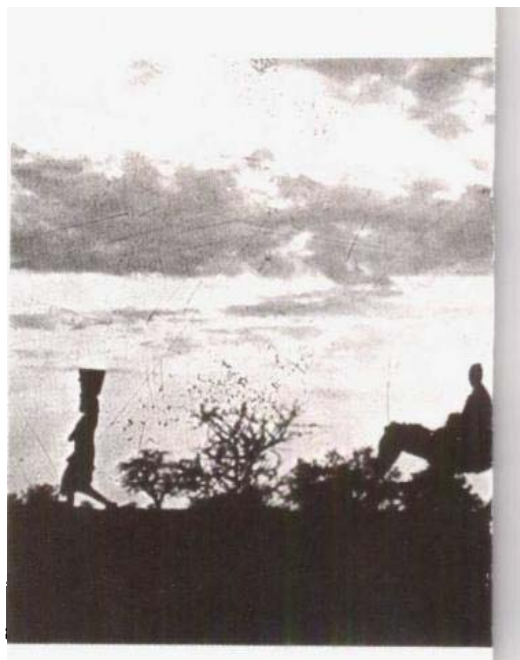
用的六分儀、溫度計，二、三件武器以及傘。他們的預計路程是從岡比亞河到塞內加爾河，往東北方向前進，接著再向東到通木波克托。

三天後，帕克到了某一部落，並與這個地方的國王會面，國王對帕克說：「你不能再繼續前進了，因為內陸的部族從來沒有見過白人，他們也許會將你殺害。」帕克謝過國王的警告，卻仍然繼續向東前進。為了旅途中的安全起見，旅行則改在夜晚進行。因為帕克的漠視警告，所以，在途中，他所攜帶的大部分物品都被一搶而空。

到達伊斯蘭教的地區馬利時，少年奴隸拒絕再往前走，帕克不得已只好把少年奴隸留在當地，和強生兩個人繼續向危險的未知內陸前進。帕克通過名為辛賓的村落時，強生告訴他，丹尼爾·候東可能是在這兒被一群摩爾人（在帕克的日記裡，除了黑人以外，所有的伊斯蘭教徒都被稱為摩爾人）搶掠之後，又慘遭殺害。黑人還告訴帕克，候東遇害後的棄屍處。

帕克遇到摩爾人是三天以後的事。帕克被一群騎著馬的摩爾人抓住，然後被帶到這些人定居的沙漠邊緣貝寧，在這裡，他被監禁了三個月，過著夢魘般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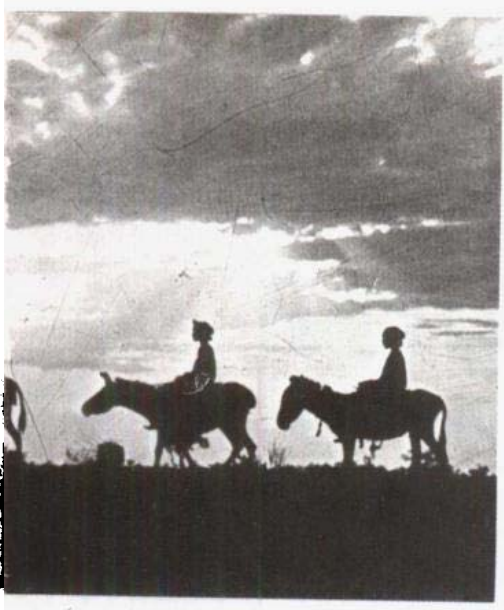
「在我的一生當中，從未經歷過如此恐怖的事情，日



▲以波奴的地平線為背景，向前行進的三個人。帶帽子的人，可能是要到未知地區探險的帕克，另外兩個人則是強生和少年奴隸，這張畫使人聯想到帕克的旅行。



◀跨越在巴惠格河上的橋。帕克的速寫。帕克從岡比亞出發，向東方旅行。帕克在貝寧的牢獄裡過了三個月後，終於在塞固看到了尼日河。



出日落，受到在這地球上最粗魯且野蠻的人侮辱，我只好裝作不在意般地容忍著，但是，這實在是一件痛苦的事。」帕克在事後曾作了如上的敘述。

在這種苦難的日子裡，帕克心裏仍念念不忘探查尼日河。他下定決心，要逃出摩爾人的手中。但是，強生卻不願意再與他同行，這位黑人想回到自己的部族、太太和孩子的身邊。帕克將此時的心情，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用盡各種方式說服他，但是毫無效果。於是，我決定單槍匹馬前去探險。深夜裡，我穿好衣服，包括二件襯衫、二件褲子、二條小毛巾、二件背心、帽子、一雙馬靴和一件外衣，這就是我所有的東西。爲了交換糧食而帶來的飼料、珠子都被搜刮光了。」

這天夜晚，帕克從被監禁的小屋裡，找到機會逃了出來。帕克從摩爾人的監禁範圍內逃出後，爲了不讓他們發覺，遂藏身於森林中。但是，他所騎的馬由於受到摩爾人的虐待，變得羸弱不堪，步伐無法加快。

飢餓、口乾、疲勞侵襲著帕克，幾乎已到瀕臨死亡的邊緣，在他心理上也產生了放棄探險的念頭。就在這時候，下了一場爲時甚長的雷雨。帕克趁機把髒布打開，接受雨水的滋潤，再把布扭乾，然後喝那扭出來的水。這場雨總算解決了他的口渴問題。幾個小時之後，他終於來到了森林部落的小屋前，有一位婦人拿了一碗「克斯克斯」（穀粉作成的食物）給他吃，這碗克斯克斯也暫時解決了他的飢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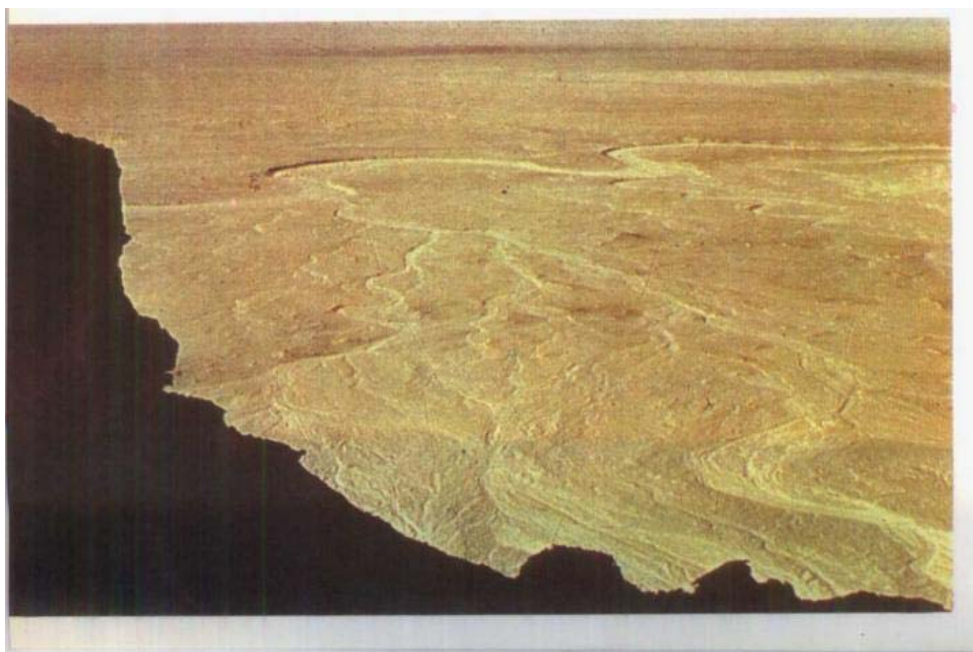
從摩爾人手中逃出後第三週，帕克加入一群逃難的民衆。這些人告訴帕克說：「尼日河和大市場塞固就在離此不遠的地方。」西元一七九六年七月二十日，從岡比亞出發至今約八個月的時間，帕克終於在塞固看到尼日河了。

「我用雙眼遠眺這條此行任務中主要目標的尼日河時，心理真有說不出的高興。費盡千辛萬苦，經過長途跋涉所搜尋的這條莊嚴的尼日河，在上午陽光的照射下，閃爍著耀眼的光輝。它的寬度相當於英國維斯特敏斯特的泰晤士河，緩慢地向東流去。我興奮地跑到河岸邊，飲這條河的水。對於我所花的心血並無白費，我為因我努力而得到的成果，向偉大的萬物支配者，致上深深的感謝與祈禱。」這是帕克當時的感動之情。

尼日河是向東方流，這是帕克在路上所收集的有關資料。他向途中遇到的黑人問起這條河時，所有的人都指日出的方向即是這條河的流向。

帕克在塞固逗留期間，想拜訪此地的統治者，也就是邦巴拉的曼松王。但是，帕克在這裡待了數月之久後，曼松王才很不情願的接見他，同時，還給了少許錢，作為他在最後旅行中購買糧食之用。曼松王送錢給帕克的用意，大概是想早日把這位蘇格蘭人趕離此地吧！

帕克離開塞固後，連續六天，他都沿著尼日河的河畔前進。當他抵達西拉這個小村落時，他已無法再繼續前進了。因為曼松王送給他的錢，已所剩無幾，而且帕克因積勞過度，健康大為受損。所以他不能繼續往前走。加上先



◀從濶太拉低地的北端遠眺西南方。從開羅出發要橫過沙漠的隊商，都是走這一帶的低地路線。弗雷得利齊·候勒曼大概也是採取這條路線向西瓦前進。



▲西瓦綠洲的西端。古時候，西瓦是宙斯也就是埃及安曼的神諭地。亞歷山大王進入埃及時，因為他有征服波斯帝國的計劃，所以到此地聆聽神諭。

前在貝寧的遭遇，使他深怕再往前走會碰到摩爾人。

西元一七九六年七月末，帕克決定返鄉。大約有一個月的時間，他的旅行一直都平安無事。後來，他遇到盜賊，除了衣服、褲子、帽子外，身上所有物品都被搶走。九月，帕克在卡馬利亞患了瘧疾，幸好遇到位販賣黑奴的商人給予親切的看護。帕克在這裡住了七個月後，才和奴隸商隊一起向比沙尼亞出發。當隊商抵達交易場所時，已是西元一七九七年六月十日了。自帕克看到尼日河起，到現



在已十一個月。

同年的聖誕節前，帕克回到英國。二年後，他的旅行記刊行，使他一躍而成爲當時的知名人士。不久，他回到蘇格蘭成親，並開設了一家醫院。

西元一七九六年六月，正當帕克被摩爾人抓去，還未看到尼日河之前，另外一位探險家把自己的探險計劃提供給非洲協會以待確認。這個人也就是弗雷得利齊·候勒曼，他是格特因大學學士，一位神學研究者。候勒曼計劃在開羅加入隊商的行列，先到墨爾蘇奎綠洲，再向南邊的卡西那出發。卡西那與通木波克托同樣都是商隊們的通商中心地。



▲初期的非洲探險家們，其所見所聞都是他們所未曾經歷過的，在旅行途中，這些未知的事情令他們感到無比的困惑。這張圖是描繪蒙哥·帕克發現一隻躺在草叢中的獅子而幾乎喪膽。

候勒曼爲了這次的探險旅行，花了一年的時間學習阿拉伯語。並在前往埃及的途中，先行到巴黎。在巴黎，他請有關人士寫介紹信給開羅的伊斯蘭教徒商人，因爲他所參加的隊商要橫越沙漠。西元一七九七年秋天，候勒曼從馬賽向埃及出發。

候勒曼在開羅接到撒·約瑟夫·龐克斯的來信。內容是說帕克已經結束了尼日河的探險，現已安全地抵達岡比亞河。根據龐克斯所說當時帕克的情況：

「十四天後，他會到達通木波克托，可是，他在途中所遇到的人都異口同聲的警告：『如果你所前進的村落或都市，其統治者是穆罕默德教徒（伊斯蘭教徒）的話，那麼你就會因基督教徒的身分而遭殺害。』他聽了這種警告後，就放棄到通木波克托的打算。」

龐克斯的來信更加堅固了候勒曼要以伊斯蘭教徒身分進行探險旅行的決心。在開羅，候勒曼遇到佛連坦布爾克，佛連坦布爾克是名改宗爲伊斯蘭教徒的德國人，他願意以候勒曼傭人的名義一起到卡西那旅行。就這樣，候勒曼化裝爲伊斯蘭教徒，成爲近代最初到撒哈拉旅行者。幾世紀前，第·瓦哲馬爲了到麥加旅行而化裝參加馬姆爾克護衛隊，候勒曼於是把自己的白色肌膚與不流利的阿拉伯語，解釋爲是馬姆爾克家族的一員。

西元一七九八年，候勒曼和商隊一起離開開羅。一行人之中，除了商人外，還包括有朝聖歸來的巡禮者。他們最初的主要休息地點是在西瓦綠洲。候勒曼成爲繼亞歷山大王後，拜訪此地的第二位歐洲人。

第一位來到此地者是英國人威廉·布朗。他於西元一七九二年探險西埃及沙漠途中，順道來訪西瓦。在西瓦停留時，因爲候勒曼對於宙斯·安曼神殿的遺址表示濃厚的



興趣，所以，被疑為可能是喬裝的伊斯蘭教徒。幾天後，從西瓦來的一個伊斯蘭教徒團體詢問候勒曼，想測知他對伊斯蘭教的信仰程度如何。在他們敏銳的詰問下，這位德國人表示了很虔誠的信仰態度，所以被允許和商隊一起前進。

一行人跨越了惠桑綠洲，來到提米沙，西元一七九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他們抵達墨爾蘇奎。從開羅出發至今，已過了二個半月，直線距離大約有一七六〇公里。在墨爾蘇奎，惠桑的蘇丹公開地接待商人和朝聖者。

候勒曼在墨爾蘇奎和附近地區住了七個月，在這段期間，他把所寫的報告送出去，也到的黎波里旅行。他和衆多的撒哈拉土著會面，收集有關在沙漠中生活和旅行的各類資料。在十八世紀後半期，沙漠的旅行者經常被疾病所侵擾。佛連坦布爾克在墨爾蘇奎因患熱病而病亡。候勒曼本人也染上重病。在那個時代的探險家們，如果生了病，當事者不一定知曉自己患了什麼病，當時候勒曼可能是患了瘧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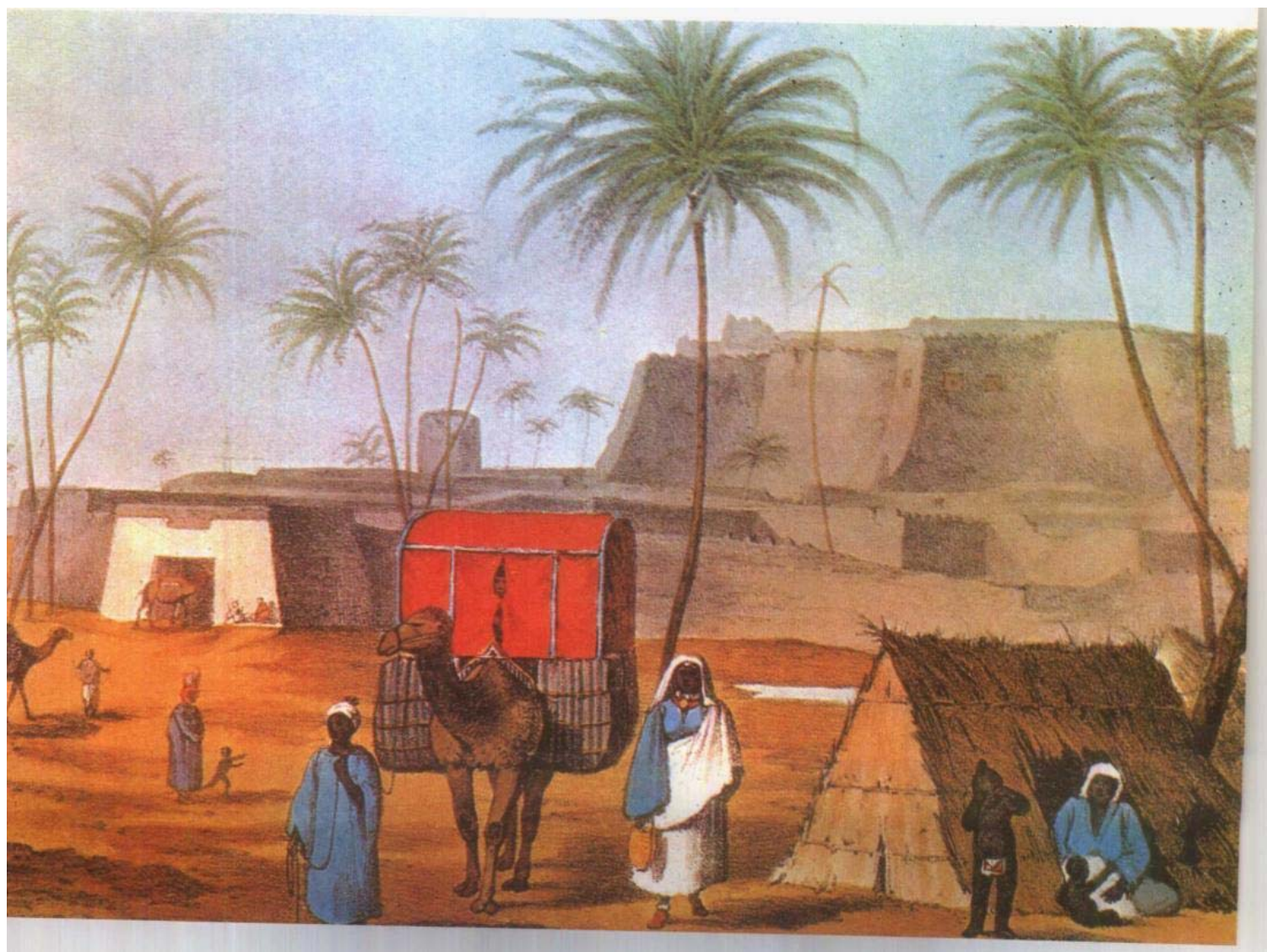
▲西瓦綠洲的宙斯·安曼神殿的石碑遺跡。因為候勒曼對這座神殿的遺跡表達了相當的關心，而被同行者疑為不是真的馬姆爾克人。

西元一八〇〇年初期，候勒曼的身體已恢復到可繼續旅行的程度。四月六日，他向非洲協會寫了一封病後的信，信中並註明他要參加波奴隊商。在波奴，候勒曼加入了前往卡西那的正規隊商，從這裡往南邊的幾內亞灣旅行。非洲協會自接到他這封信後，以後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

以後的探險家們沿著候勒曼所計劃的路線去旅行，結果發現，候勒曼實際上是由波奴橫越撒哈拉再向西進行到卡西那，然後，往南方的尼日河前進。

西元一八〇一年初，這位勇敢的德國人，到達尼日河，才僅僅進行了一天的旅行，就在波卡尼的小村落孤獨地逝世了。若論其功績，不能因為他沒有把這次的旅行記錄留傳下來，就降低了他的探險價值，因為，他是繼羅馬人之後，第一位跨越沙漠的歐洲人。

▼西元一八二一年，喬治·萊恩所描繪的墨爾蘇奎城。距此二十三年前，候勒曼曾在這裡住了七個月，在此滯留期間，和他一起探險的佛連坦布爾克患上熱病而亡。雖然如此，候勒曼還是來到尼日河附近的波卡尼村落，西元一八〇一年，死於此地。



9 尼日河之謎

西元一八〇〇年，失去候勒曼的消息後，歐洲諸國多半捲入了拿破崙戰爭，西元一八一五年滑鐵盧之役後，歐洲諸國才恢復和平。在這段時期，英國政府深怕拿破崙在非洲擴張帝國勢力，西元一八〇五年，蒙哥·帕克再度被召，奉命率領遠征隊到非洲，沿著尼日河航行，終於發現了它的河口。因此英國政府計劃確保在西非的重要據點。

帕克所率領的第二次遠征隊，規模比前次更大。西元一八〇五年一月三十日，帕克和內弟亞歷山大·安得生準備妥當，帶了足夠的經費，從朴資茅斯出航。他們在岡比亞河的哥雷登陸。這支遠征隊包括馬提因中尉、三十名志願兵、四名木匠，和兩位水手。帕克本人被委以上尉階級，副指揮官安得生為中尉階級。這支遠征隊還有外科醫生和製圖專家隨行。

五月，這支探險隊從岡比亞河出發前往尼日河。穿上當時英國陸軍制服紅上衣的士兵們，使隊伍增色不少。不幸地，雨季開始，一行人行進不久，就患上瘧疾和斑疹傷寒症，好幾個人因病而痛苦不堪。帕克的身體很健康，所以決定繼續前進。因病而無法同行者只好留下，這些人除了等死之外，已無其他辦法。結果，剩下的十個人向尼日河作最壞打算的旅行。同年八月，一行人抵達巴馬科。

自帕克的日記中，我們可了解到這次旅行的部分情形。「八月十日，威廉·阿休東要求在旅行中所無法實現的事。四時三十分左右，我們抵達了向西流的河。在這裡，好多士兵都躺在草叢中休息，安得生也躺著，似乎很痛苦



▲和帕克的部下穿著同樣型式軍服的英國軍隊的士兵。這種軍服並不適於探險時氣候和其他條件。

▶馬提因中尉寫給故國少女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是有關在蒙哥·帕克指揮下的遠征情形。當這封信發出之後，探險隊已作了六個月的長期探險。一行到達桑桑丁時，帕克的內弟安得生病逝於此。

的樣子。我把他扶起，渡過這條河，河深到達腰部。接著，我把驢子載運的物品拆開，帶到河的對岸。我先把驢子和安得生的馬帶過去，連續來回十六次，覺得疲累不堪。然後把四名兵士和驢子留在原地，因為沒有辦法載運他們過河……。八月十一日早晨，雇用伊撒亞寇的土人返回河邊，把留在這裡的士兵和東西搬運過來。到了中午，所有的東西都搬好了，但是，很遺憾在最後兩次的運輸途中，寇克斯、卡海爾、巴多和阿休東四個人不幸過世了。安得生也處在危險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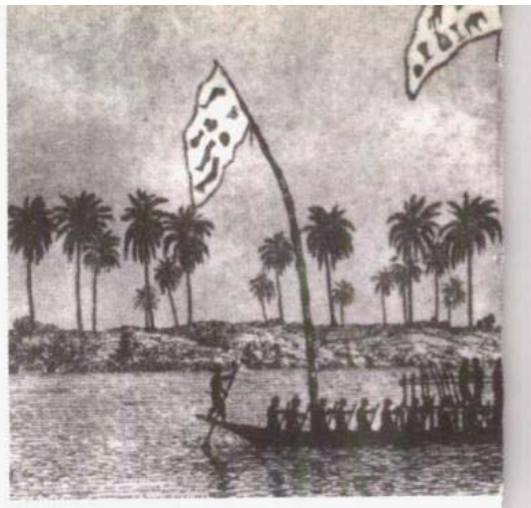
最後剩下的十個人和帕克被允許通過邦巴拉地區。在桑桑丁，一行人把當地的兩艘獨木舟解體，拼裝成較大的船，並以國王之名命為喬力巴號，船長十二公尺，寬一·八公尺。一行人為避免因找尋食物而浪費時間，所以，盡量地把糧食搬到船上。為了找尋尼日河的河口，一行人除了隊員馬得因中尉、三名士兵、三名雇用

Standing & River
Dear Mayan
The Dr. Death & Lightning
to pay: lost by disease, M. Holt, M. Holt, M. Holt,
& thirty one of the Royal African Corps, which
numbers to seven out of which Doctor Anderson
the others are quite unable. the future from
or other has been for some months disabled;
day support: he'll kick it — Capt. Paul &
Cannell since we left Cairo. I am one of the few
of the fever & ague. I had a hard pull for a few
my constitution seem got the better — but as
illness since — I would you for the information
inquisitive, the names of the four men are
Abraham Cotton, John Connor, The Higgins
Mills the two last sick but recovering from
from a Fever & M. Holt from an old wound in
— Capt. Paul has made every enquiry concerning
River Niger, & from what he can learn there
no doubt but it is the Congo — he hopes to
about three months or less — He had no friends
— met no opposition the whole way — He
received by the King of Sego, to whom he
made very handsome presents, & at one arm
River, he sent Canoes upwards of 200 Mi
his & baggage, & also made us a present of
we are now fitting out, as we intend going to
river in it — Capt. P. is this day fitting the
— Schooner rigid — 40 feet long — 6 feet
8 feet high in the side, all in the char. —
Having stated we arrived here (Aug. 22) the

的當地搖船奴隸外，又雇用了一名叫阿馬提·法多馬的人，他不但很能幹，且對當地的自然環境很熟悉，他的主要任務是翻譯。安得生中尉在停留於桑桑丁的兩個月期中不幸逝世。帕克在十一月十九日寫信給妻子，告訴其弟死亡的消息。

帕克在寫信的當天，從桑桑丁出發。從這天開始後的五年，就再也沒有帕克的消息。西元一八一〇年，一位嚮導伊撒亞寇拿了帕克寫給妻子的信回到岡比亞。他爲了找尋行蹤不明的喬力巴號，以及調查這支探險隊所遭遇到的事情而被派到當地。最後，這位嚮導找到了阿馬提·法多馬。根據法多馬所言，當帕克他們沿著尼日河往下航行的途中，喬力巴號於通過某一地區時，被該地的統治者逮捕。法多馬又告訴伊撒亞寇嚮導，帕克遠征隊的歐洲人現無一人生存；他接著又說，帕克一行人通過通木波克托的港口卡巴拉，到達布沙的瀑布，那條急流正好是在季節風前的減水期（西元一八〇六年三月、四月），小船不能通過，卻偏偏又撞上岩石，真是禍不單行，這一行人又遭到非洲人的襲擊；在此以前，他們還可用步槍來防禦，到這節骨眼時，手上沒有武器；帕克和安得生試著突圍，從小船上跳下，各自揹負一名受傷的士兵，作最後的反抗，希望能度過這場噩運；但是在他們絕望的逃亡中，都溺死了。其中一名奴隸被逮捕而獲倖免於難。法多馬就是經由這名奴隸的傳告，才得知了帕克一行人的下落。

蒙哥·帕克的身體健壯，忍耐力很強，是名有勇氣和決斷力的傑出人物。如果他的抉擇正確，也許會發現尼日河口。然而，他在這次的遠征途中，犯了不少錯誤。第一，從岡比亞到巴馬科的這段旅行，不應在雨季之前進行。另外，當喬力巴號撞上岩石時，不應和當地的土著戰鬥，



▲衣波族的獨木舟。蒙哥·帕克利用兩艘這種獨木舟拼裝成一艘小船，命名爲喬力巴號。帕克一行沿著尼日河航行，當一行人到達瀑布前時，被埋伏在那兒的非洲人攻擊，除了一名黑人奴隸外，隊員全部遇難。

▼初期的探險家們發現，非洲的土著民族有著高度且熟練的技術，能製作出許多物品。例如有關冶金工人的優良技術，在通木波克托時看到的武器，即可證明此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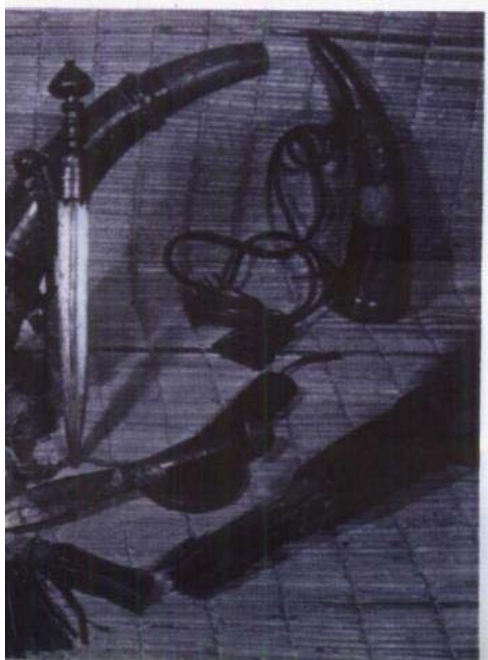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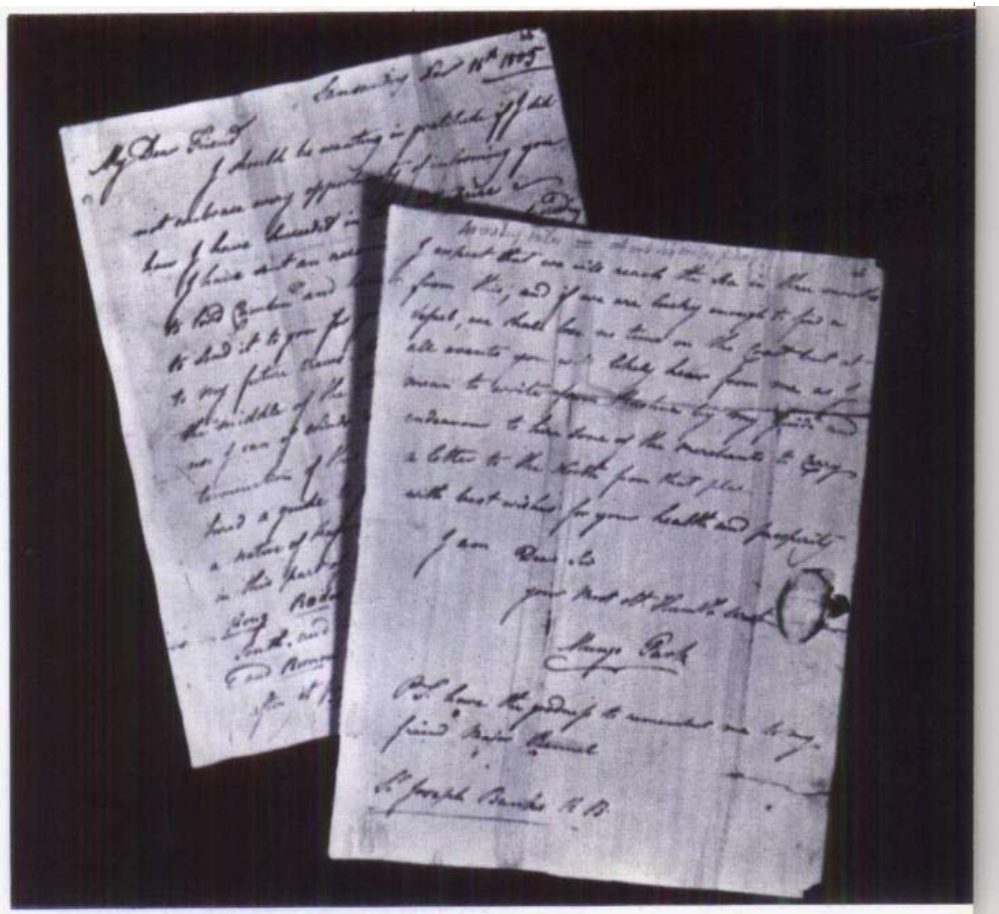




► 蒙哥·帕克的最後信件之一。
這封信是從桑桑丁寄給撒·約瑟夫·龐克斯的，信的內容是說明帕克探險的第二階段計劃。「我爲了要解開這條河的謎，此次利用船航向這條河的末端。第二階段的探險是在河中進行，有效地利用風與水流。」

而應向他們表示友好。可是，帕克認爲如能避開當地的土著，就儘量避免碰面，否則不惜以刀劍相向。因此，當非洲人的小船靠近時，他就向他們開槍，殺了不少人。

蒙哥·帕克第一次的遠征途中，在貝寧曾被摩爾人抓去，所以，當他沿著尼日河往下游航行時，應該知道這種



事情也許會再發生。如果他能遲一點出發，而先向過境的小國國王交涉，奉獻一些贈品，以便安全地通過境界線，也許他能到達海邊的河口。

遺憾的是，當帕克一行要通過布沙瀑布之前，他雖饋贈物品給當地的首領。然而這位首領並沒有把帕克所送的東西分給布沙的統治者。所以這位沒有得到贈品的統治者，就命令土人向帕克一行人攻擊。帕克乘小船沿著尼日河前進，對於逼進的危險與身體的勞累有很大的助益。至於

引起當地土著的敵意，並非宗教因素，而是爲了反擊歐洲人的侵入。這種問題對後來的探險者仍是一項威脅。

從西海岸到尼日河這條路線是很危險的，所以英國政府決定，日後的探險家應採取從北方跨越撒哈拉的路線。

西元一八一八年，一位蘇格蘭醫生約瑟夫·李奇被選中爲遠征隊領隊，同行的還有海軍上校喬治·萊恩與一名叫貝爾佛特的木匠。他們先從的黎波里到惠桑，在那兒研討到南邊旅行的計劃。這支遠征隊除了探險尼日河的水路外，還有許多其他的任務。

一行人進入沙漠後，三個人都染上瘧疾。李奇在墨爾蘇奎病逝，貝爾佛特的病勢也愈加沉重。不久，貝爾佛特恢復健康，和萊恩繼續行程，可是後來兩個人商量的結果，認爲不可能再前進，遂決定退回。途中遇到一隊往北方去的奴隸商隊，因而加入此一行列。在跨越撒哈拉時，萊恩很看不慣商人對奴隸的苛刻待遇。多數的奴隸像牲畜般地被載運著。蒙哥·帕克也看過西印度群島和往美洲西海岸的奴隸，遭到同樣恐怖的命運，帕克對此曾詳加報告。

有關尼日河的資料，萊恩曾經詢問過當地的民衆，但是所得到的答案都不得要領，無法全盤性地了解。最後，他作了個結論，認爲這條河是流向查德湖，再從這個湖流出與尼羅河會合。由於他這種錯誤的判斷，使得其後的遠征路線受了很大的影響。

接下來的新計劃是沿著侯勒曼的隊商路線到達查德湖周圍的波奴王國。惠桑和波奴兩國在政治上有來往，要橫越撒哈拉，這條路線的危險和困難最小。因爲波奴的蘇丹與鄰近諸國正處於戰火中，而波奴的蘇丹允許惠桑的奴隸任意掠奪在波奴境內的敵國人的任何東西，並要求惠桑的蘇丹支持這種關係。



▲化裝成非洲人的喬治·萊恩。
。他從非洲回來時表示，如果不化裝成伊斯蘭教徒，則這個旅行是不可能實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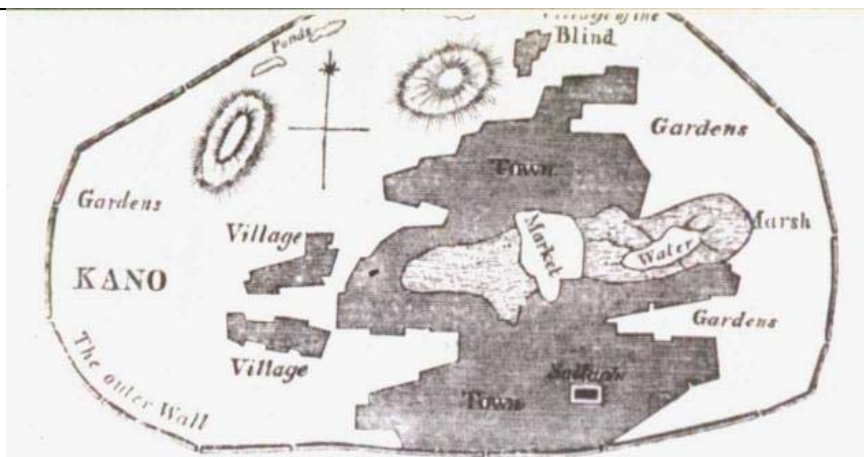
在倫敦，又開始選拔遠征到波奴·查德湖的三人小組。入選者包括愛丁堡的醫生，也是植物學家、海軍上尉的渥特·烏得涅，另外一位也是愛丁堡出身的休福·克拉伯東，以及陸軍士官狄克生·第南等三人。西元一八二二年，他們從的黎波里出發，計劃作橫越沙漠的旅行，將駱駝和裝備弄妥後與隊商同行。但是，當隊伍要從墨爾蘇奎出發之前，他們卻患了瘧疾。抱病跨越沙漠是相當艱辛的，但烏得涅、克拉伯東與第南等人的毅力堅強，終於抵達查德湖。雖然，從的黎波里出發以來至今已過了十一個月，但是，他們的辛苦卻沒有白費，因為他們是首次看到這個湖的歐洲人。

▼沙漠裡的暴風沙。萊恩所繪。他想到尼日河去探險，但是他的計劃沒有成功。這是他描寫沙漠裡恐怖的情況。

隊商在波奴王國的首都古卡瓦設營，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去探險和調查查德湖。結果，他們發現，這個湖無法解開尼日河之謎，因為，從此湖向西流出的河，任何一條河都不如尼日河大，也沒有發現任何東流的大河流。

發現查德湖並加以調查後，探險隊分成二方面進行。





◀第男所描繪的卡諾地圖。這是張「村莊速寫圖」，爲了這張速寫，他跑到村莊的城堡東側的丘陵頂上，俯瞰村莊。

第南沿查利河往東南方進行調查。克拉伯東和烏得涅通過哈沙族諸國往西找尋尼日河，他們加入惠桑商人所率領，往西方卡諾的隊商同行，二人仍沿著候勒曼的路線前進。他們的目的地並非卡諾，而是卡西那。烏得涅在到達目的地之前不幸病死。克拉伯東急著要到卡諾，因為那是哈沙王國的首都，與通木波克托同是傳說中著名的通商中心。

旅行途中，克拉伯東自商隊裡，尤其是商隊的指揮者口中聽到不少有關卡諾的情形。開始時，克拉伯東對這個村落並無多大興趣，但漸漸地卻對它周圍的生活情形感到興趣，並且還將卡諾居民的生活習慣作了不少記錄。

離開卡諾後，克拉伯東又來到福拉尼族的首都索可托。索可托的歷史很短，不若卡諾出名，可是，這個村落要比卡諾大得多。福拉尼族的支配者穆罕默德·貝爾羅在西蘇丹地區頗具勢力，對外部的世界也有某種程度的了解。他很親切地招待克拉伯東，但是，他卻不贊成克拉伯東前往離這裡至少有二四〇公里的尼日河。

克拉伯東想探查尼日河的水路情形，穆罕默德·貝爾羅遂在沙上畫了一條河，這條河直通至大海。可是，過後不久，貝爾羅又拿了一張地圖給克拉伯東看，這張地圖顯然是經過貝爾羅的授意而畫成的，其目的大概是爲了迷惑克拉伯東。因爲，地圖上所畫的尼日河竟然是流向東北的埃及。克拉伯東心裡明白這張地圖是爲使他遠離南邊的河而畫。

穆罕默德·貝爾羅和他的顧問爲了斷絕克拉伯東強行

►波奴的騎兵隊。在穆罕默德·貝爾羅的宮廷裡，克拉伯東所看到的騎兵隊大概與今日的所差無幾。至今，他們仍然馳騁於沙漠中。因爲受到穆罕默德·貝爾羅與波奴之間的戰爭影響，使克拉伯東要到尼日河的探險受阻。

▼狄克生·第南。在滑鐵盧之役裡，他是位相當活躍的陸軍少校。他認爲探險隊員「以道道地地的大英帝國國民、基督教徒，穿上英國人的服裝」是件很光彩的旅行。





探險尼日河的念頭，故而對他施加壓力。貝爾羅想打擊這位充滿好奇心的外國人的意志，可是，又想和英國保持友好關係，促進通商，購買槍隻，同時，也想雇請英國醫生到宮廷。最後，克拉伯東在穆罕默德·貝爾羅的反對下，只得接受貝爾羅的建議，讓他派遣護衛隊向東出發。克拉伯東出發前，貝爾羅寫了一封信請他轉交給英國國王。信的內容是請英國國王協力終止奴隸的買賣，並表明想與英國建立通商關係。

回程途中，克拉伯東在古卡瓦遇到第南，第南正是為尋他而來。由查德湖通過墨爾蘇奎到的黎波里的歸程，從西元一八二四年九月中旬一直進行到翌年一月底。在這一段時間，兩位結伴同行的旅人卻相處得不愉快。儘管不合，他們二人仍一起跨越了撒哈拉。兩個人都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克拉伯東是因為不能到達通木波克托這個都市，也不能到尼日河去探險，因而就此返回的黎波里，所以心裡

鬱鬱不樂。第南則是爲了在歸程途中吃了不少苦頭，而心覺不快。

「到波奴旅行所遭遇到的困難與疲憊，實不能與惠桑的回程相比。從伊茲亞到蓋提里這段路程就花了九天的時間，途中，沒有牧草，也沒有樹木，對人或駱駝而言，都是筆墨難以形容的痛苦。實未料到在旅行接近尾聲時會遭遇這種情況……」第南事後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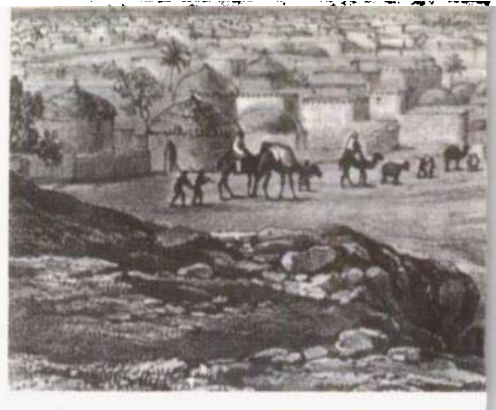
經過長時間的旅行，這兩位失望的探險家到達的黎波里。

在的黎波里，克拉伯東自英領事溪馬·渥林東處得到消息，說亞歷山大·雷因在倫敦爲了探險尼日河，獲得了援助。英國政府寄望雷因此次的探險能先跨越撒哈拉，抵達大都市後，再去調查尼日河的河口。克拉伯東自穆罕默德·貝爾羅畫在沙上的地圖，確信自己得到了尼日河的秘密。他認爲，如果能到達尼日河，就能一直航向大海。因此，雷因的先他而行，對於他是項憾事。

克拉伯東回到倫敦後，因爲他成功地到達卡諾，所以名噪一時。他順道帶回蘇丹寫給英王的信，使英政府官員銘感稱謝。休福·克拉伯東從的黎波里回到英國的二個月後，又和一個團體乘上布來生號向非洲出發。這個團體的隊員包括二名醫生、二名黑人奴隸、巴特上尉和克拉伯東的僕人理查·蘭德。

西元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他們到達本寧灣的巴塔格力，也就是今天的奈及利亞海岸。克拉伯東一行到內陸旅行，大約走了三二〇公里後，包括巴特在內的三名英國人都因染上瘧疾死亡。一行人只剩下他和僕人。

克拉伯東要向北方索可托前進的路線，正好須通過蒙哥·帕克的遇難地布沙瀑布。在這裡，他終於看到了尼日





▲卡諾都市。海因利齊·巴特所繪。他是德國的探險家，克拉伯東第二度訪問這個都市的二十五年後，他也住在此地。克拉伯東從卡諾到穆罕默德·貝爾羅宮廷時，貝爾羅正再度和波奴交戰。

◀休福·克拉伯東。愛丁堡出身的海軍上尉。他是一行之中佔有極重要地位的探險家，他的耐力實值得特書一番。他回到英國只停留了二個月，又再度向非洲出發。

▼克拉伯東所訪問的塔瓦塔族人之一。從古至今，塔瓦塔族都住在鹽水湖的周圍，此人正在捕捉土著所說的類似蟲的魚。實際上，那是蝦的一種。當地土著的主食就是這種蝦和椰子的果實。



河。渡過河之後，克拉伯東往東北而行，抵達了卡諾。由此到索可托的旅行，因為穆罕默德·貝爾羅與波奴之間又重新點燃了戰火，因此，貝爾羅對於和英國建立外交關係已經興味索然。同時，貝爾羅也反對克拉伯東到波奴的領地去旅行，認為這是對福拉尼族不友好的表示。不巧，克拉伯東和蘭德藏在行李裡的要送給波奴蘇丹的介紹信與贈品被發現，這更使得貝爾羅憤怒不已。

西元一八二七年二月，他們和貝爾羅會商後，蘇丹同意送克拉伯東沿著尼日河到大海去。眼看著成功就在眼前，但是，克拉伯東卻患了瘧疾和斑疹傷寒症，病情日益嚴重，三月，他因病而不能動彈，需要蘭德的看護，然而，蘭德的盡心照顧也不能挽回他的生命，西元一八二七年四月十三日，克拉伯東病逝。

克拉伯東的死，遂使蘭德的探險益加困難。他不能也不敢相信任何人，而內陸地區的諸部民族對於歐洲來的旅行者又懷有很深的敵意，他只好留在原地。蘭德把克拉伯東留下的書籍帶回倫敦。蘭德雖然不信任阿拉伯人，但是，爲了要跨越沙漠到北方去，只好跟隨著阿拉伯人。

他順著水路，想找尋尼日河的河口，但是，時值五月，已進入雨季了，他只好往尼日河的上游前進，並放棄了探險尼日河的計劃。回到卡諾後，他雇用一名奴隸和一名少年僕役到巴塔格力。在這裡，蘭德乘船向自己的國家出發。回到英國已是西元一八二八年四月末了，也就是克拉伯東死後一年了。他把克拉伯東的書籍送交倫敦的政府，並把這次的探險作了番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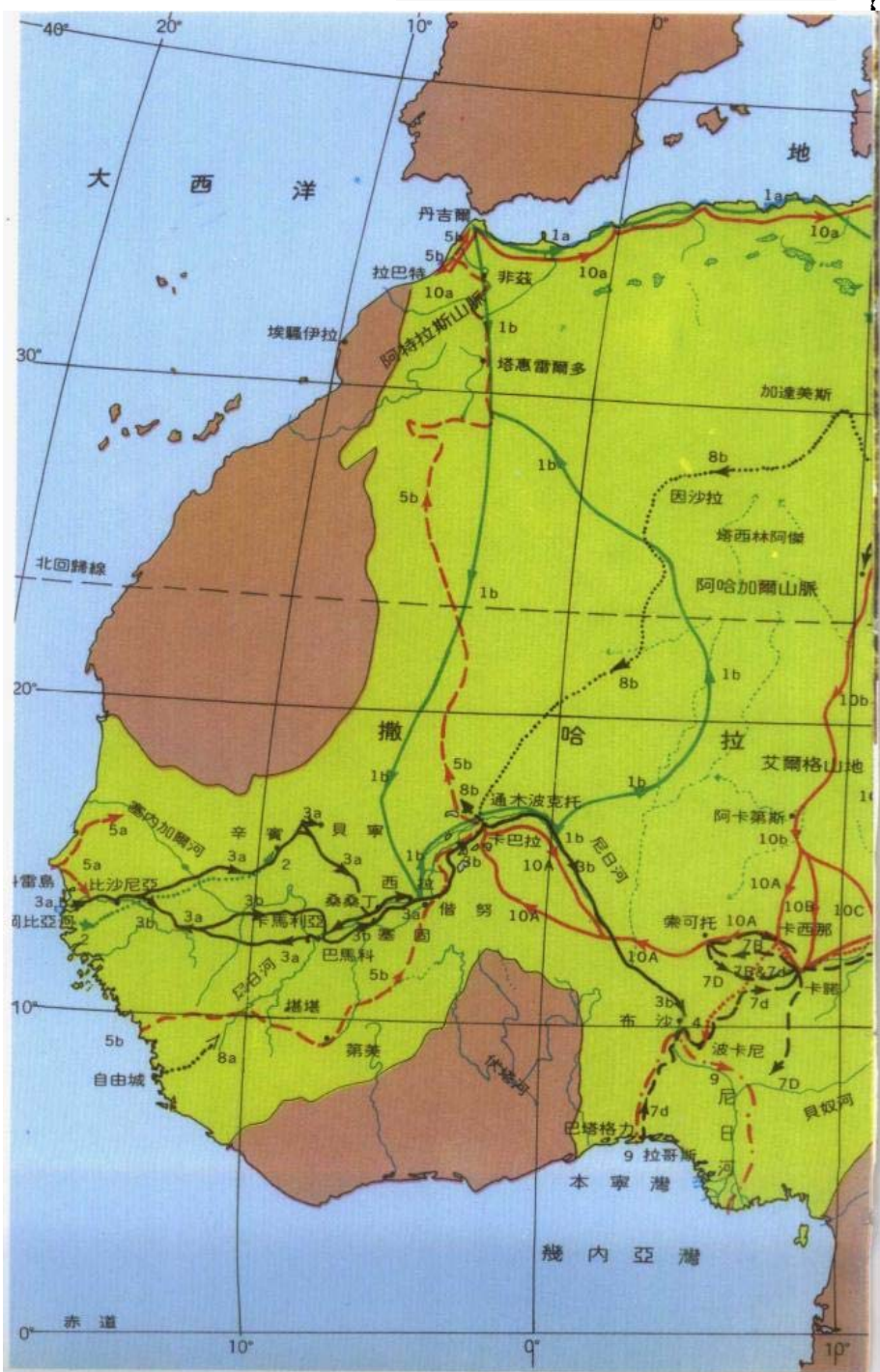
蘭德是位有爲的年輕人，且對於非洲探險相當熱誠。他以自己的誠意向英政府建議，沿著尼日河的水路，從布沙可直通至大海，此說甚得英政府的信任，所以，蘭德第

二次的尼日河探險，獲得了政府的援助。西元一八三〇年一月末，蘭德帶著弟弟約翰再次離開英國到非洲去。五月底，他們抵達布沙。以獨木舟向下游旅行，一直到九月底。十一月中旬，蘭德一行到達被稱為布拉斯達文的海岸小村莊。

西元一八〇五年蒙哥·帕克著手的計劃，終於完成，尼日河的河口被發現了。原來這條河的水路是從巴馬科直通到海。英國政府的行動雖在拿破崙的計劃之後，但是，卻獲得了經過長期探險的西非據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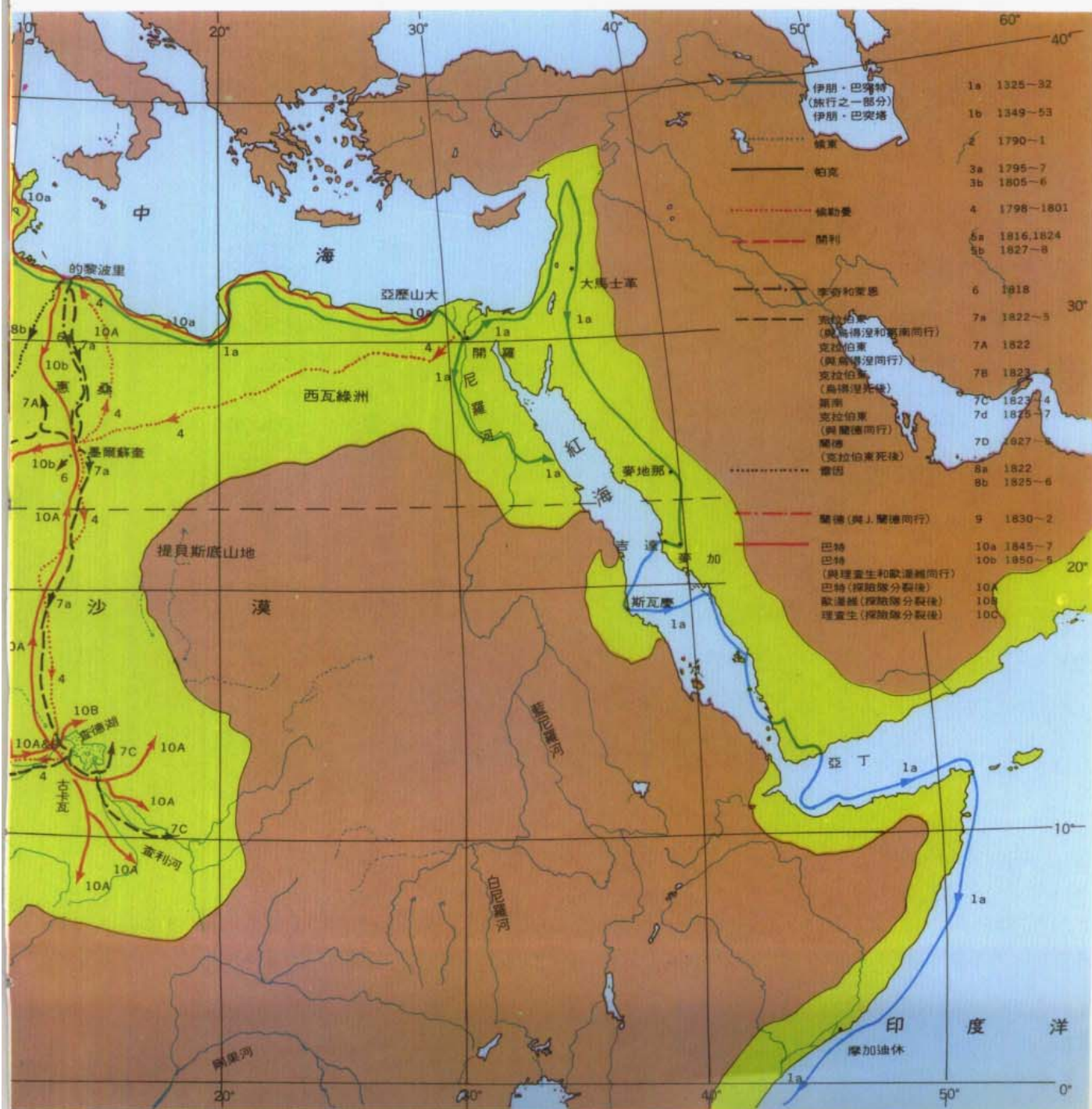
英國政府準備擴大這個地區的通商，並著手終止苛酷的奴隸買賣。殖民地時代之真正開始是五十年後的事，這是揭開這個時代的前驅，英國遂永遠地存在於尼日河地區，這有助於後來歐洲對整個非洲的統治。

►探險家們在撒哈拉沙漠以及尼日河流域所經過的路線，以圖繪表示出來的北非地圖。西元一七〇〇年末期，歐洲冒險家們開始對奈及利亞的探險和尼日河水路的勘察表示關心。有些探險家是從非洲的西海岸到尼日河這條路線去探險，而有些人則是選擇橫越撒哈拉沙漠到尼日河這條路線。連帶地，初期探險家們也將這片廣大的沙漠作了番探測。



◀理查·蘭德。他生於康瓦耳，克拉伯東的僕役，他們一起到非洲去探險。克拉伯東死了之後，他很幸運地離開了非洲內陸，於西元一八二八年四月回到英國。

▶約翰·蘭德。他和哥哥一起到非洲探險，他們從帕克的葬身地布沙往海這邊探險，沿著尼日河的水路，終於探險成功。



10 傳說中的 通木波克托

對於尼日河口的探險，克拉伯東的競爭對手是蘇格蘭人亞歷山大·雷因少校。雷因開始關心非洲內陸的探險，是起於他被派駐到西非的獅子山國。他在服務期間，常因公旅行，經過多次的旅行後，他認為尼日河和尼羅河不可能會合，他確信尼日河應該是流入大西洋。西元一八二五年春天，雷因獲得英政府的後援，爲了查證自己的推測而向非洲北海岸出發。

雷因因病在的黎波里停留，雖然有好幾次他都想抱病前往，但是，英國領事漢馬·渥林東勸雷因作充分的休養，待身體恢復健康後，再向通木波克托出發。

雷因在半強迫方式的休養期間，大半時間都和渥林東的女兒安瑪相處在一起。最後，兩人均陷入愛情的漩渦裡，渥林東認為「這是未曾有過的野性、熱情、羅曼蒂克的戀情」。但是，他也無法阻止女兒安瑪結婚的意念。雷因於婚後不久，就邁向危險的旅程。

雷因出發的時間是在西元一八二五年七月十八日。他這次的旅行是與克拉伯東競爭，看誰先抵達通木波克托。他對克拉伯東的旅行計劃十分了解，彼此都有競爭之意。雷因參加了小隊商團體，帶了僕人加克·路·波亞，二名西印度的木匠，和一位翻譯，從的黎波里出發。他身邊帶了充足的資金，以及送給通木波克托蘇丹的有力介紹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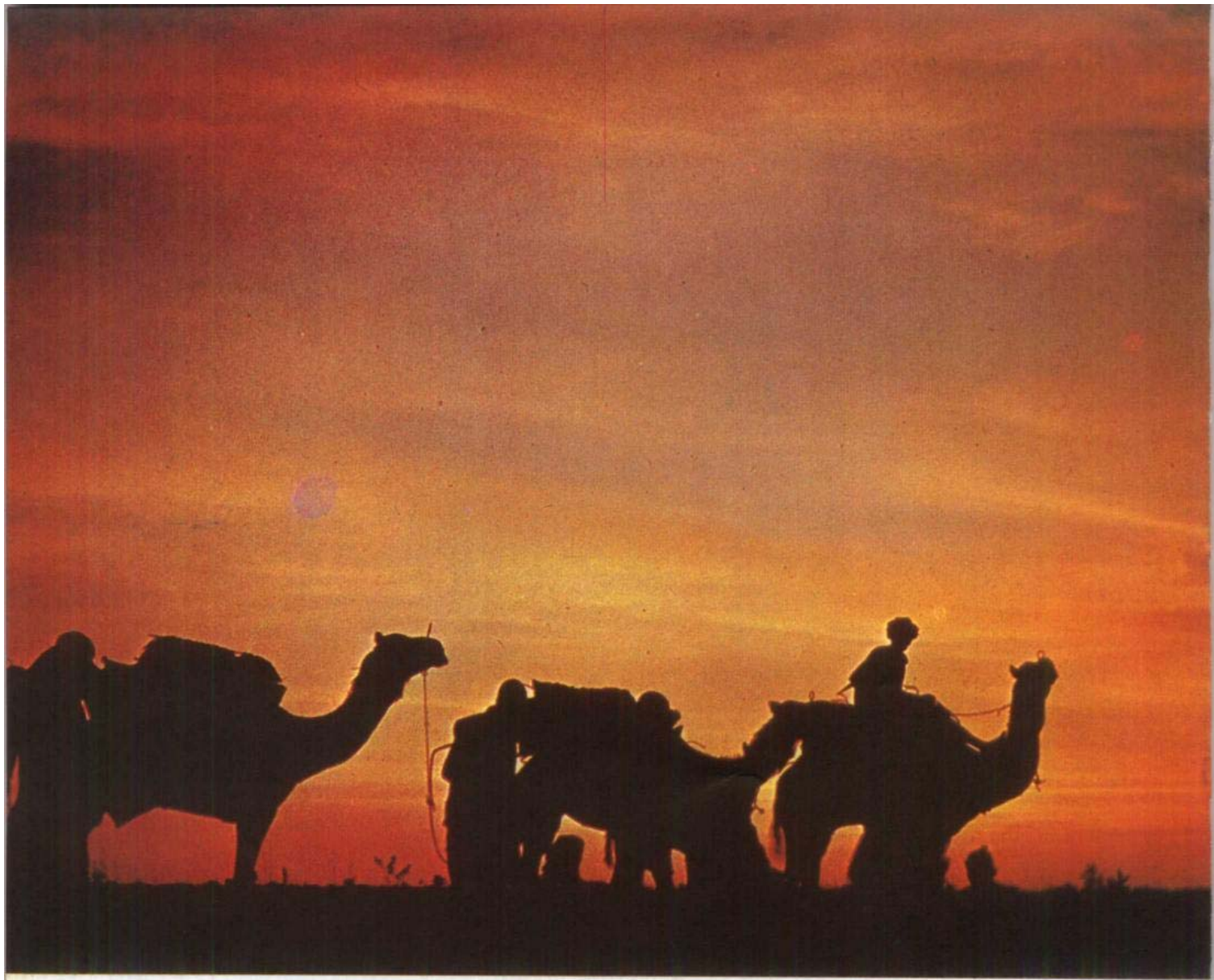
從的黎波里出發二個月後，隊商來到了加達美斯綠洲。這裡離的黎波里有四百八十公里，因爲此地正發生爭亂，爲避免捲入這場紛爭，雷因繞了九六〇公里的大圈子。

►在獅子山國巡迴中的亞歷山大·雷因。他生於蘇格蘭，也在這裡受教育。最初，他想作個學校教師，但因他心中充滿了冒險的意向，故改在軍中服務。他服務於西非這段期間，開始關心尼日河的探險以及河口的發現。

▼雷因在的黎波里準備橫越沙漠去探險時，當地婦女所穿的典型服裝。他與英國領事的女兒產生感情，就是停留於此間所發生的。







沿途他受到強索和一些貪心好奇的土著的困擾，於是他們只得穿上事先準備好的土耳其裝。雖然處於這種紛亂的環境，雷因對加達美斯綠洲仍留有很好的印象。但是，時間日久，他的心理漸生孤寂之感，對於嚮導和錢的支配問題，常使他花費甚多心血，而且，他對倫敦當局漠不關心探險的態度，感到不滿。同時，對他的新婚太太安瑪也起了深切的思念。

從加達美斯綠洲出發到第二個綠洲因沙拉，雷因一行費了一個月的時間，前進至撒哈拉的最內陸地區，隊商在的黎波里的巴夏保護範圍外，只能依順沙漠路線的支配者多亞雷古游牧民族。雷因對這種情形作了以下的敘述：

▲夜晚通過沙漠的隊商。與此情景相同，雷因離開了通木波克托，途中的第三天晚上，雷因和他的僕人在睡眠中，被保護他們的謝夫殺害。



▲通木波克托的池塘。雷因未抵達通木波克托之前，心中以為這是個很大的都市，可是到達此地後，發覺這裡和他沿途所看到的村落並無多大差別，僅僅是個擁有奴隸市場的小村落而已。由於這一帶被懷有敵意的阿拉伯人包圍，他要逃離此村相當困難。

「只要是他們所要求的，不管是什麼都得順從。稍有拒絕的表示，他們就會施以暴力。但是，只要令他們滿意了，在跨越這個廣大而恐怖的沙漠地區時，他們不但充當嚮導，另方面又作為保護者。」

在因沙拉，雷因受到此地土著熱烈歡迎，這些土著從未見過歐洲人。有些土著為了能把雷因看得更清楚，而爬到屋頂上。

「雷因就是蒙哥·帕克」的謠言在這一帶傳開，和喬

力巴號發生衝突而受傷的一位伊斯蘭教徒，指認雷因就是當時的指揮者。這個謠言對雷因而言，使他知道帕克在尼日河沿途所遭遇到的敵意，比他想像中的更深。當一行越接近尼日河時，雷因心理有了顧忌，惟恐非洲土著的敵意會越來越深，並懷疑這次的旅行是否已開始出現了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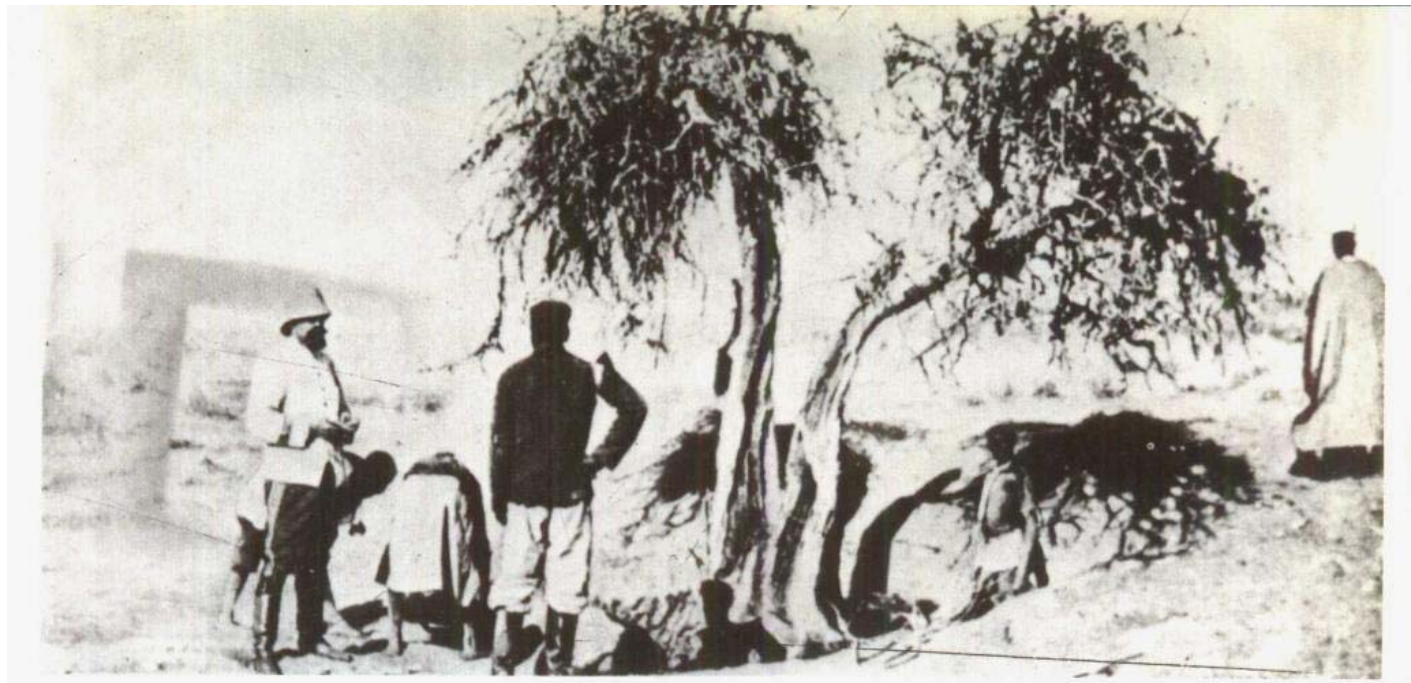
雷因到達任何地方，都會寫信托人送到的黎波里。信裡，雷因表示他在因沙拉須考慮到自身的安危問題。這裡的多亞雷古人對於一位阿拉伯語不甚流利的基督教徒出現，心理產生不滿。雷因的信中，並沒有寫很多有關他每天的辛勞情形，而只說明在因沙拉延遲出發的原因，是因為往通木波克托的隊商被逮捕了。

西元一八二六年一月初，雷因加入的隊商從因沙拉出發。要跨越沙漠的這條路線，沒有較大的綠洲和休息地。熱衷於探險的雷因也沒有考慮到通木波克托的正確位置，是在跨越了沙漠之後，還要走一四四〇公里的地方。

經過二週至三週的困難旅程後，雷因所屬的一支隊商支隊，遭到一群多亞雷古人的襲擊。雷因受了重傷，這支隊伍裡只有三個人還活著。隊商們不把負傷者帶到通木波克托去，而是帶著傷者跨越了六四〇公里的沙漠，然後交

▶法國政府的調查隊在西元一九一〇年挖掘雷因遺體時的情形。雷因被害時，屍體本來是被丟棄在樹根上，後來被經過這裡的阿拉伯人將之埋在樹下。殺死雷因的謝夫之外甥還活著，被尋獲時他已年達八十二歲。殺死雷因的謝夫從雷因身上所盜取的金項鍊仍由他保存著。





給友善的阿拉伯酋長，也就是西提·穆罕默德·穆克塔爾。西提·穆罕默德·穆克塔爾為人親切，雷因也因傷而住在酋長家裡達四個月之久。但是，在這段期間內，此地發生了一種類似黃熱病的傳染病。雷因隊上生存的三個人與阿拉伯的酋長西提·穆罕默德·穆克塔爾都因病而亡。雷因也感染了此病，幾乎喪命，幸好他又慢慢地恢復健康。復原之後，他開始找人帶路到通木波克托去。

西元一八二六年八月初，亞歷山大·雷因終於到達沙漠的另一邊。八月十一日，他進入通木波克托。從的黎波里出發以來，雷因已走了四二六〇公里，中途嚐盡無數苦楚。從通木波克托送出的信，現在還留有一封，其上寫著「渥林東領事以及我最親愛的太太」。這是雷因到達通木波克托後，向領事報告他未來的旅行計劃，信的內容是：

「在通木波克托，我因為受到馬西內的福拉哈族不友善的態度，正處於不安的狀態中。今年，他們奪取了多亞雷古族的支配權，而自認為是通木波克托的守護者。福拉哈族的一支隊伍也許很快就會抵達，另外，有一位善心人士很關心我的安危問題，勸我立刻離開此地，他就是阿爾·艾提·布波卡。信寫的很簡略，請原諒！我要離此之前還有很多事要做。現在寫的這封信，在時間上已很勉強了

◀ 在沙漠裡做戰鬥訓練的阿拉伯人。這是在雷因的探險之前，萊恩所描繪的。雷因也曾遇到富有攻擊性與好戰性的多亞雷古游牧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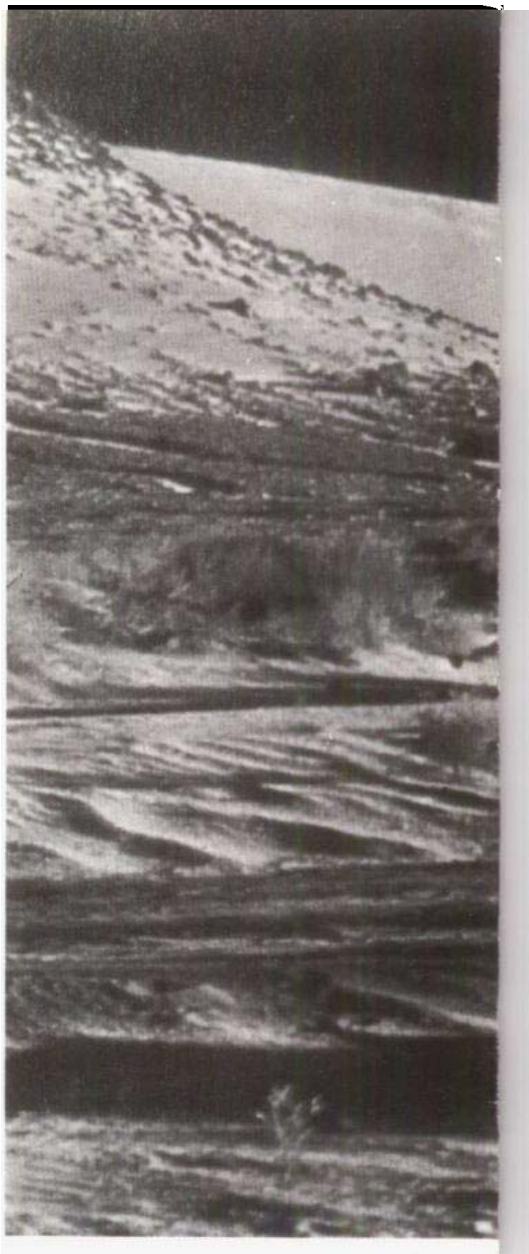
。我的目的地是塞固，從這裡到塞固的時間，大約是十五天，遺憾的是，路況很壞，危險尚未完全解除。但是，我自出發以來，遇到不少困難，都能平安度過，所以，我相信，我的守護神仍不會棄我而去。」

雖然有了阿爾·艾提的警告，而他自己也想計劃早點出發，可是，雷因還是在通木波克托住了五個星期，在這段期間內，他隨意到四處探險，並自由地加以記載下來。但他也一直在思考，應該以何種方式才能安全地逃離通木波克托。因為，這裡被不友好的土著包圍，所以，此地的領導者勸告雷因：「你從那裡來，就沿著來路因到的黎波里去。」然而，雷因希望能通過充滿敵意的地區，向西南路線前進，這個念頭一直存在他心理。

西元一八二六年九月，雷因跟著要到阿爾安去的小隊商前進。事後，根據這一帶的土著描述：他們從通木波克托出發後的第三天晚上，雷因和阿拉伯少年僕人被同行指揮隊商伊斯蘭教的狂熱者謝夫殺害，遺體被棄置於樹根上，雷因身上的所有物品也都被燒掉。

西元一八二七年三月，也就是亞歷山大·雷因不幸遇害的六個月後，同時，也是克拉伯東死於索可托的數週前，一位名叫雷尼·開利的法國人，從獅子山國向通木波克托出發。他是第一位到達這個有名都市的法國人，因此，他希望能得到法國地理學會所提供的一萬法朗。

生長於貧苦麵包店家庭的開利，自他識字後，就對旅行記這類的雜誌發生興趣。長大後，開始研究地理書和地圖，他最感興趣的是非洲地圖。因為，當時非洲地圖上所記載的，多是沙漠或是「未經調查」的地區。這種地圖引起了他對非洲的關心，遂開始收集有關方面的書籍，並激起了到非洲探險的心理。



▼亞歷山大·雷因。





▲典型的撒哈拉沙漠的地形。特異的沙漠植物在乾燥時期，其枝條呈現枯黃的咖啡色，一旦有了雨水的滋潤，則立即轉綠，這時候，這些植物就成為通過沙漠的旅行者餵養駱駝的飼料。

開利十六歲時，到往塞內加爾的法國船上當僕役。在塞內加爾，適巧讓他實現參加遠征隊的願望。這支探險隊是爲了搜尋蒙哥·帕克的第二次尼日河遠征時的痕跡而組成。這段時期，開利讀了帕克第一次旅行所作的報告書，使他更加嚮往到非洲內陸去探險，所以他開始儲備金錢做爲旅行的費用。最初，他到摩爾人所住的小村莊布拉克納住了九個月，在這裡，他學習阿拉伯語和「可蘭經」。因爲，他聽說也看過歐洲人在非洲旅行時，伊斯蘭教徒對其所懷的敵意。所以，他要化裝成伊斯蘭教徒去旅行。當開利從布拉克納出發時，他的阿拉伯語已很流利了。

開利所準備的金錢已足夠，可用以購買到通木波克托

旅行所需的必備品。西元一八二七年三月，他從獅子山國的自由城出發。目的地是位於獅子山國和塞內加爾之間的里奧奴內斯河口。開利從這裡向內陸出發。他以阿拉伯人的身分旅行，他向他的嚮導以及同伴說明，他是在埃及出生的，因為被法國人抓去，所以才到法國，有時則說，他是要到麥加的朝聖途中去找尋他家族裡的人。

開利從自由城出發以後的第九天，抵達了里奧奴內斯。他下船才走了數公里遠，就遇到了要往通木波克托去的隊商，遂立即參加此隊商。這支隊商在六月上旬出發，在格爾茲沙地方抵達尼日河。在這裡，開利和三名僕人離開了原來的隊商，又參加另一個隊商，這支隊商會帶他們到堪堪和偌努去。此時他們雖然遭到熱病的侵襲，但仍然勉強地跟著隊商一起前進。隊商爲了渡過尼日河的支流，所以，時間上比原來所預定的要慢得多。開利在這次旅行中，所記載的並非有關他所遇到的各種困難情形，而是詳細地記載他所到之處的地名和資料。

到了八月，開利拖著疲憊不堪的軀體來到第美——這是他從未聽過的一個村落名，從這裡到通木波克托的路程，大約還有四分之一。但是，當開利抵達此地時，所染上的壞血病已很嚴重，更不幸的是，他又患上瘧疾，腳也痛得無法走動。僕人只好把開利帶到第美一個很原始的茅屋裡，五個月內，都由一位黑人老太婆照顧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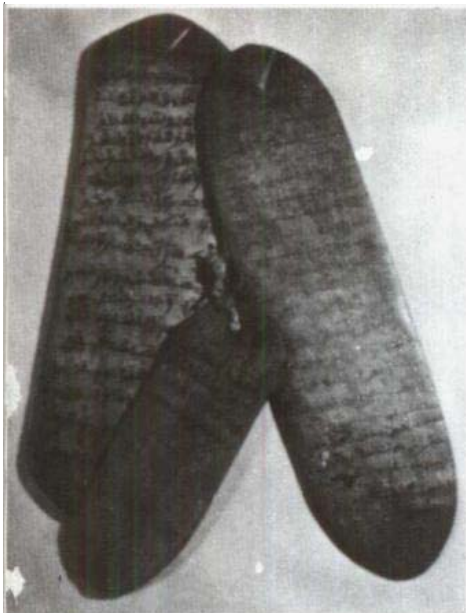
「我在這裡沒有多久，就患了可怕的病症（壞血病），使我體驗到痛苦的滋味。我口腔上部的皮脫落，連部分骨頭也鬆動，牙齒也搖搖欲墜，頭則疼得受不了，長此下去，我深怕腦部也會受到影響。連續二個星期，我都無法安眠。噩運是接著來的，原來的腳痛日益嚴重了，我要出發的希望也幻滅了……。在這塊未開化的內陸且潮濕的



▲雷尼·開利。自孩童起，對探險就十分感興趣，雖然他的探險對於科學並無多大的助益，但他是第一個到通木波克托的法國人。



▼在通木波克托附近的曼丁哥地區所發現上刻有可蘭經的木板。開利在摩爾人的村莊裡住了九個月。在這九個月期間，他盡量學習有關可蘭經、阿拉伯和非洲的生活習慣，以備將來探險之用。當他要離開此村時，其阿拉伯的扮相幾可亂真。



◀穿上阿拉伯服的開利。他所遇到的每個人，並非都相信他是阿拉伯人，但是，他仍然受到多數人的親切照顧。

地面上，一個人躺在這裡，除了裝衣服的皮箱以外，連枕頭也沒有，更沒有醫藥用品……。幸好，這位好心人（黑人老太婆）一天之中，一定為我煮兩次稀飯，且叫我無論如何一定要吃下去。除了稀飯外，什麼東西我都不能入口。沒有多久，我已瘦成了皮包骨……。痛苦似乎奪走了我全部的精力，眼下只有一個念頭佔據著我的心頭——那就是死。我想早點死，因為我已無法忍受這種痛苦，為了死，我常向上帝祈禱。」

然而，開利的禱告並沒有生效，而黑人老太婆的悉心看護則日見效果。令人無法相信的是，在這個未開化的地區內，開利的身體竟然復原得很快。西元一八二八年一月，他又重新雇用了嚮導和僕人繼續向非洲內陸旅行。三月初，到達偕努，從此地到通木波克托大約還有三二〇公里的路程。開利自出發以來至今，已走了一六〇〇公里。旅行途中，他受到伊斯蘭教徒與非伊斯蘭教徒的親切照顧。

偕努是尼日河支流的一個沿岸村落，開利在這裡改乘小船到通木波克托。底下這段旅程是他此行中最艱辛的一段。此時，他的健康情形又轉壞，在船上受到奴隸般的待遇，被迫睡在甲板下最不好的位置，當多亞雷古人出現在河岸附近地帶時，開利必須終日躲在甲板下以免被發現。

在令人難以忍受的酷熱以及怕被多亞雷古人發現的狀況下，開利在船上度過了一個月。終於來到通木波克托的河港卡巴拉，數小時之後，他親眼瞧見了通木波克托，但是，對這個都市卻感到極端失望。

「我看清楚了周圍，出現在我眼前的世界和我心中原有的期待全然不同。原先我以為通木波克托是個壯麗富有的都市，然而實際情形卻與想像中的大有出入……。乍見之下，這個都市似乎是泥造房子的集中地，其周圍是由黃

白色的流沙所造成的廣大平原，地平線那端的天空是淡紅色彩。所有的自然景像呈現出一片荒涼，沈寂籠罩了這個都市，連鳥的叫聲都聽不到。」

第二天，開利察看這個都市周圍，他認為通木波克托是塊死的土地。市內商業貿易情形十分清淡，和偕努完全不同，街上也看不到外國來的旅行者或探險家。

「我對這種沈悶感到相當驚奇。」他如此描述：「我所看到的這個都市，到處漫溢著慵懶的氣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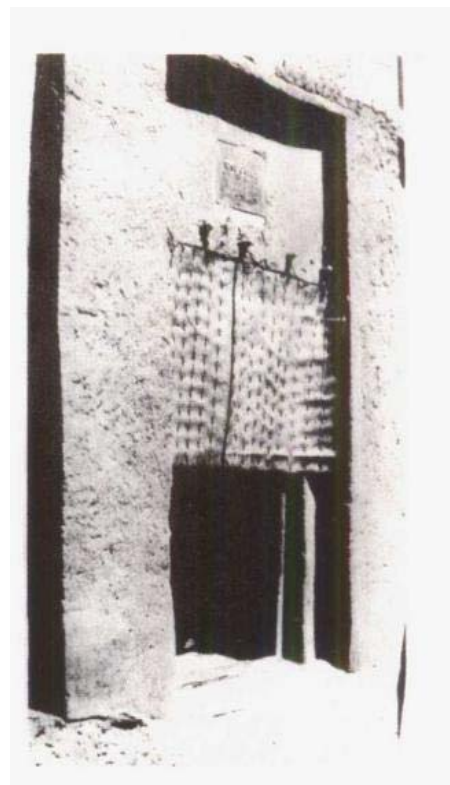
他連續看到三家商店，都是很小的露天攤子，而令開利感到驚異的是，這些露天攤子都擺放著整齊的歐洲布料。他又看了一家雜貨店，店內所賣也多是歐洲商品，還有步槍。但是，卻看不到賣有關農業的各項物品。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靠買賣從北方運進來的鹽。

開利投宿的地方正好在雷因先前所住之地的對面。開利運用技巧不使人起疑，而慎重地調查雷因的死因。他並且費了不少時間，研究這個都市內的三個主要回教寺院的建築物，並一一加以記載。

開利在這裡停留了二個星期。五月四日，他和一二〇〇頭駱駝、衆多奴隸、以及載運很多商品的商隊向摩洛哥出發。從通木波克托出發的第四天，商隊中有人告訴開利這就是雷因被殺的地方。

在跨越撒哈拉的辛苦旅程中，開利經歷了沙漠旅行的痛苦，也受到口渴的煎熬，到了黃昏，每個人才能配給到少量的水，開利常向他們懇求多分口水，因為他的不耐燠熱，招致其他人懷疑他不是真正的阿拉伯人。開利的嚮導是個壞心眼的人，時常嘲笑、愚弄他。

嚮導與同伴們，有時在有意無意之間會向開利說：「你很像基督教徒。」因而使他心生畏懼。這種嘲笑的口吻



▲雷尼·開利在通木波克托所住的房子，位於雷因所住房子的對面。開利住在此地爲了留個紀念，遂在大門上掛上門牌。法國人曾經長期地支配這個都市，爲了紀念初期的探險家，將他們所至之地都釘上門牌。



▲雷尼·開利的著書中所畫的通木波克托圖。他與雷因的感受相同，認為這個富於傳說色彩的都市與沿途所見的沙漠房子並無多大分別，「通木波克托以及它的周圍是我未曾看過的單調又荒涼的景象。」此言表示了他們的失望。

使開利想起雷因的死。西元一八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終於到達了阿特拉斯山脈南部山麓地帶的塔惠雷爾多綠洲。開利又費了六個星期的時間，從非茲和拉巴特跨越了阿特拉斯山脈，到達丹吉爾後，便到法國領事館請求幫助。

然而，要將確實到過通木波克托的證據證明給法國當局知道，也非易事。雖然，開利的經驗終於得到法國當局的承認（爲了查證他的經驗，還組成特別委員會前去調查）。開利回到法國後，從地理學會那兒獲得了一萬法郎的獎金。他是第一位到達傳說中充滿神秘色彩都市的法國人，也是第一位幸運歸來將經驗告訴國人的探險家。

11 撒哈拉沙漠的征服

雷尼·開利自通木波克托歸來後，大約五十年間，許多旅行者相繼跨越撒哈拉沙漠，到通木波克托和尼日河沿岸的村落旅行。但是，這些旅行者多半都沒有回來。加入旅行的約有二〇〇人，其中有一六五人不是因病而亡就是遭多亞雷古人殺害。而那些在沙漠中，歷經千辛萬苦生還者，則對日後撒哈拉沙漠的開拓，提供頗具價值的資料。

一八〇〇年代到撒哈拉旅行的失敗者，多半是在世界各地作學術上探險的學者或年輕的有錢人。這些探險家的代表性人物就是英國醫生約翰·大衛生。他曾遍遊東歐和中、北美洲，以後，對撒哈拉的一切極為關心。

他的計劃是通過茅利塔尼亞荒地橫越沙漠。但是，大衛生計劃的路線相當危險，因為當時土著之間正發生戰爭，因此有人向他提出警告。然而，他卻不在意。西元一八三六年，他在摩洛哥海岸的摩卡多爾（今天的埃薩伊拉），僅和隊商進行了六個禮拜的旅行就被殺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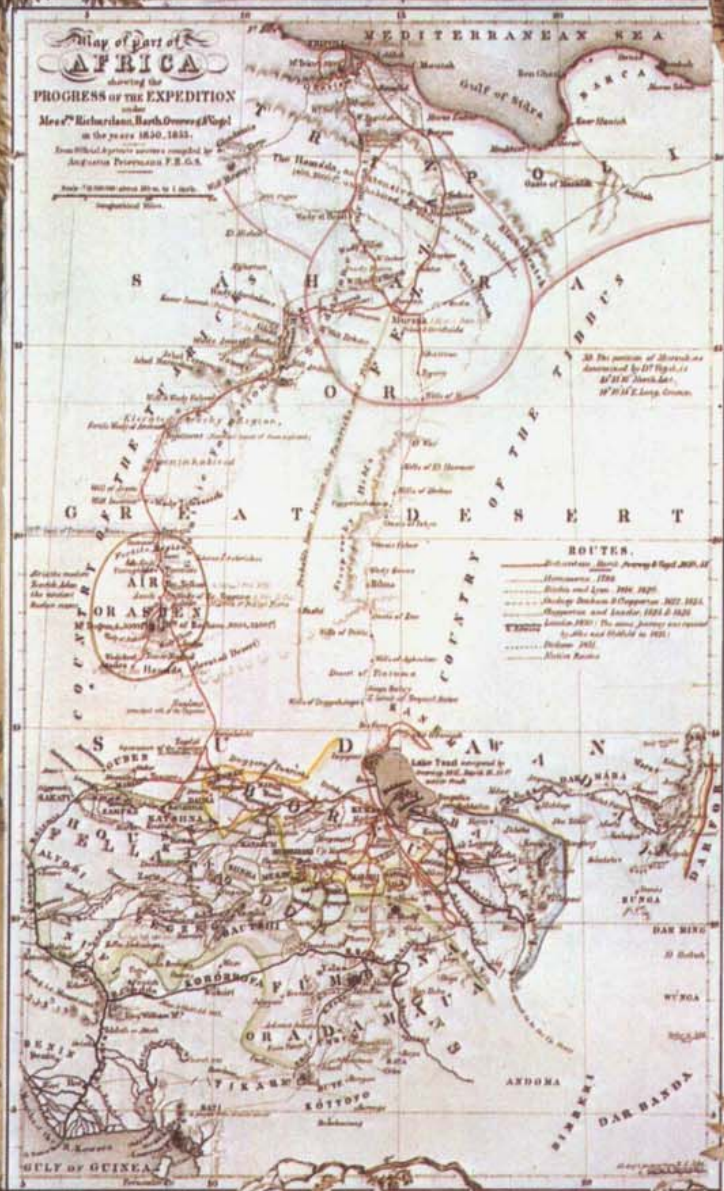
殺死大衛生的人，據推測是為有勢力的阿拉伯商人所雇用。因為，阿拉伯人深怕一旦讓歐洲人進入這些地區，會破壞他們的隊商路線獨占權。阿拉伯商人擔心這點不無道理的。一八〇〇年代的歐洲商人——尤其是英國人，開始關心跨越撒哈拉沙漠的隊商路線，及到非洲地區來通商的可能性。但是，跨越這片熱沙地帶的探險家們並不是歐洲的商人，而多半是英國聖書協會所雇用的人。其目的是為了能更加了解跨越撒哈拉沙漠所作的奴隸買賣。

詹姆士·理查生在西元一八四五年八月從的黎波里出



▲穿上格達米斯族衣裝的詹姆士·理查生。他的探險旅行並未經過化裝，從的黎波里到加特的距離大約九百六十公里、都以歐洲人的身分公然地旅行。

►西元一八五四年的非洲地圖。理查生（左上），巴特（左下），歐渥維（右上），渥吉爾（右下）的肖像以及路線的表示圖。這張地圖是根據此四位探險家的報告書繪製的。



發，公然以歐洲基督教徒的身分旅行。他先向西南的格達西斯綠洲出發，接著又向南前進六百四十公里到加特村。在這裡，他受到此地蘇丹的熱烈歡迎，還接受了送給維多利亞女王的贈品。理查生詳細觀察奴隸買賣之情形，且記錄下來，他沿著地中海岸線，乘船回到倫敦。他的旅行範圍有限——只進至撒哈拉沙漠內陸一二〇公里處——可是，他的旅行報告在倫敦卻引起了多數人的關心，尤其是

▼西元一八四〇年反對奴隸制的會議。聽家裡有黑人在注意聽講。非洲恐怖的奴隸貿易使探險家們也遭到很大的打擊。他們的報告中要求廢止奴隸制度，也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雖然公開地廢止了奴隸制度，但是，非洲的奴隸買賣仍在暗中進行。



有關奴隸買賣的殘酷報告，在英國引起了強烈的反應。

英國政府開始認為，對於撒哈拉沙漠的綠洲以及沙漠南邊的諸都市之間，和大隊商路線有加以調查的必要。理查生回國數年後，英國政府爲了要探查隊商路線，以及想更加了解有關奴隸買賣的情形，遂組成了遠征隊，並任命理查生爲遠征隊隊長。理查生想使這次的探險國際化，遂不採取過去探險家們的羅曼蒂克方式，而使這次的非洲探險學術化，並依此原則選拔人才。

駐在倫敦的普魯士大使向理查生推薦一名德國人海因利齊·巴特，這個人有過到中東與北非的探險經驗。巴特在柏林大學修習考古學、歷史、地理和法律，他爲了學習阿拉伯語，曾有一段時間住在倫敦。巴特是一位理想的人才，理查生遂很快地與他聯絡，並請他加入探險隊。巴特應允了理查生的邀請，並爲了接受日後的嚴格考驗，開始進行體能的訓練。理查生探險隊的第三位隊員也是德國籍的年輕人，他是地質學家阿道爾夫·歐渥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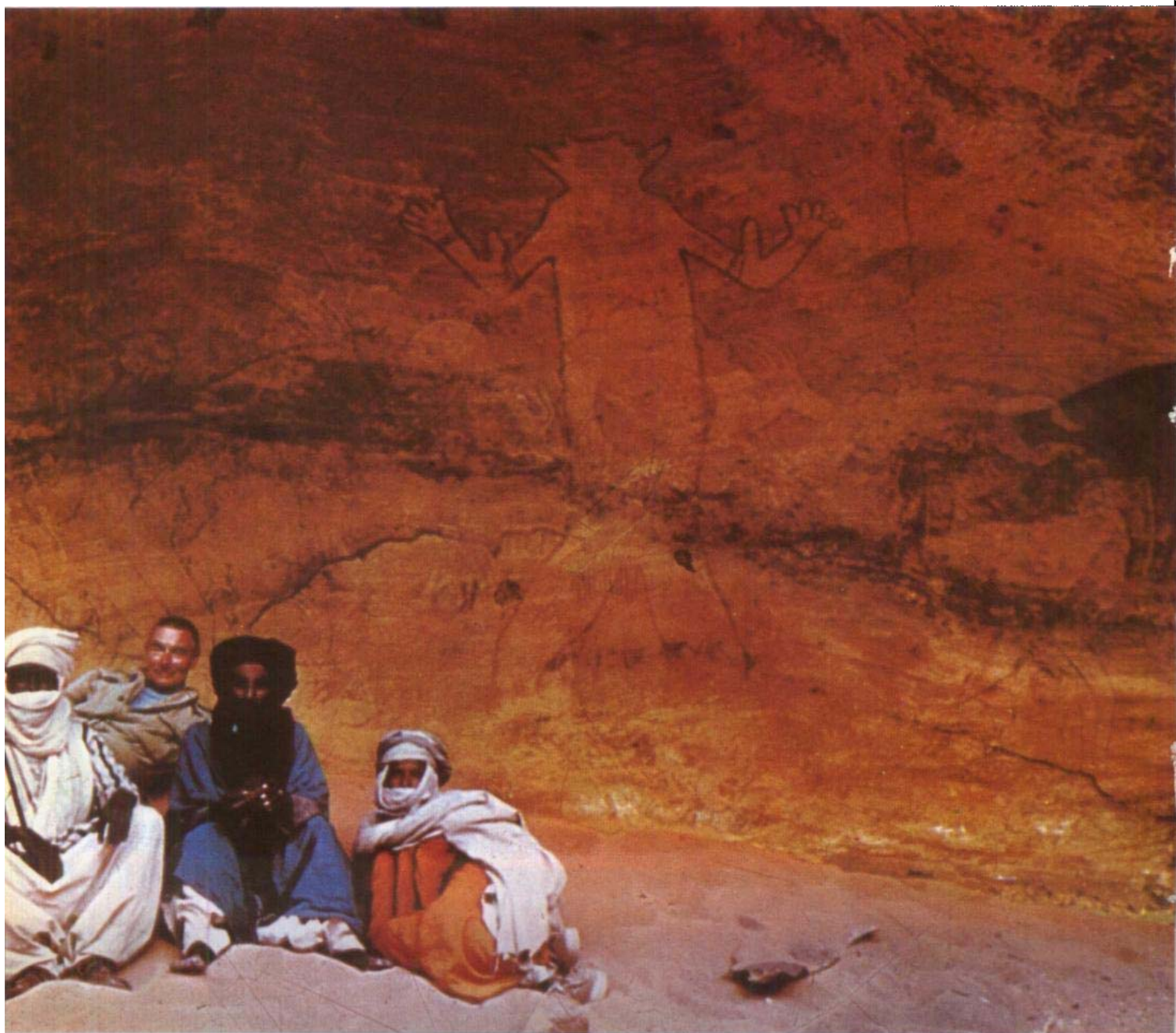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五〇年，遠征隊從的黎波里出發，這支跨越撒哈拉的遠征隊被公認為組織與裝備最健全的隊伍。隊員除了三名歐洲人以外，還包括嚮導和僕人。他們攜帶了大量的物資和裝備，以及一艘木製小船。他們也計劃探險查德湖。木製小船爲了搬運上的便利，分成二部分。探險隊員們都能勝任被分配的工作。巴特曾受過很好的訓練，而隊長理查生則通曉沙漠中的危險。不幸的是，隊伍才出發沒多久，二人就互有芥蒂。其原因是，隊員的行動明顯地劃分了國籍。日正當中的酷暑下，兩名德國人先行走在前面，理查生與派遣來搬運物資和小船的英國水手則在後追趕。到了黃昏較為涼爽時，他們分成二個集團，各自設營用餐和就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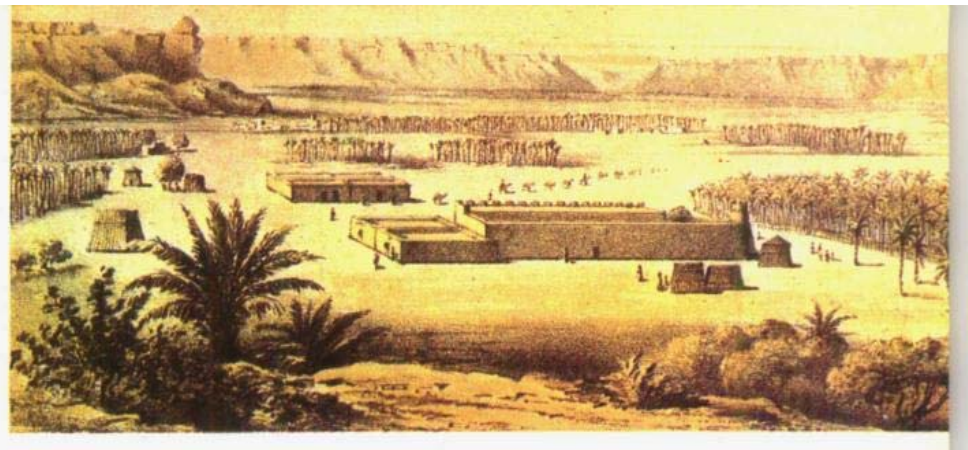
探險隊在相互對峙的氣氛下，於西元一八五〇年五月到達墨爾蘇奎，從這裡再向加特前進。離開加特數月後，巴特決定攀登神秘的伊提念山，多亞雷古人相傳，這座山上住有惡魔。他爬到了山頂，但已疲倦萬分，且口乾不已，下山時，他所攜帶的水都喝完了。

下山途中他迷了路，在喪失意識的情形下，他倒臥在地上。當巴特恢復意識後，因為無法忍受口渴之苦，就割斷自己的血管飲自己的血。幸好被多亞雷古人發現而將巴特帶到遠征隊的紮營地來。同伴們為他療傷，不久就恢復

▼塞夫亞的怪物。在塔西林阿傑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有名的壁畫之一。



►海因利齊·巴特所畫的加特圖。他費了五年的時間，在加特和通木波克托之間的撒哈拉沙漠南部邊緣旅行。巴特爲了到非洲旅行，事先自己做體能上的訓練，是位極端理性的人，沒有任何一件事會讓他猶疑不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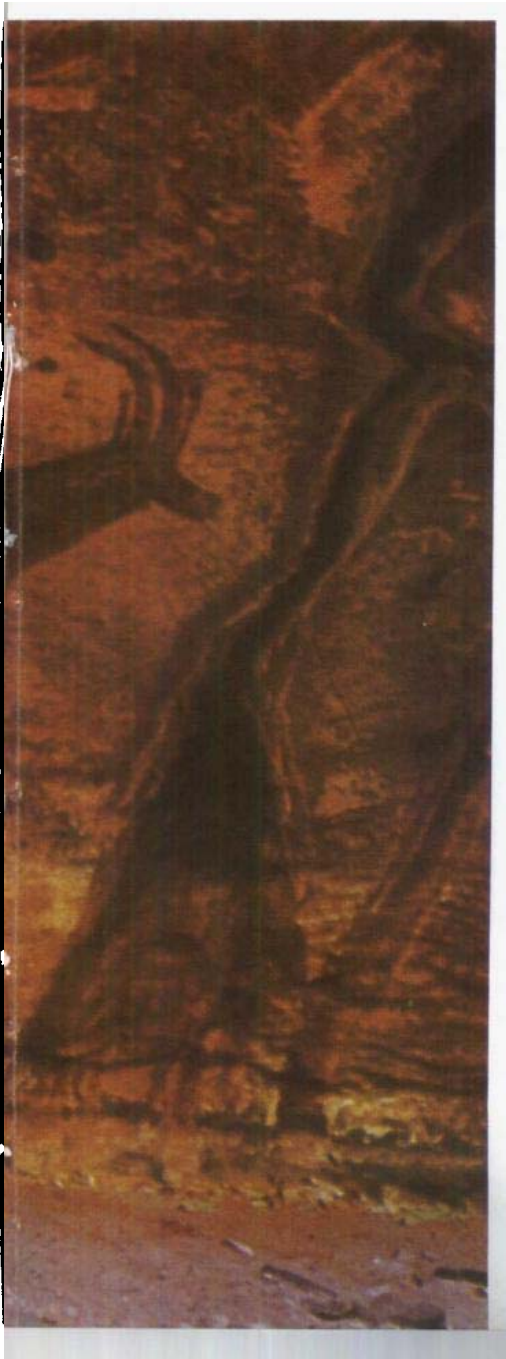
了健康。

從加特出發，探險隊通過塔西林阿傑，這條路線在一世紀以後，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數千個岩壁畫；巴特也在此發現了好幾個雕刻過的岩壁。遠征隊必須越過一條難行的山脈路線，而且，時常會遇到土著的襲擊，或威脅或強索財物。有時候，探險隊爲了保護自己，不得已只好開槍反擊。當他們跨越艾爾格山脈時，又遇到一群懷有敵意的多亞雷古族土著向他們襲擊，這些土著威嚇他們放棄基督教信仰，否則就要殺害他們。幸好，這些多亞雷古人的主要目的是爲財物，所以，當英國遠征隊將三分之一的攜帶物送給他們後，他們的宗教熱情也就消失了。

巴特從艾爾格山脈到達南方的亞加得斯，這是撒哈拉的一個大中心地。到了西元一八〇〇年，亞加得斯的繁榮景象日衰。巴特對這城市的記載是：人口從五萬人減少到七千人，他想去一一探查市區內消失的繁榮遺跡。

不久，三個人決定分道揚鑣。理查生直接出發到查德湖，二名德國人則出發尋找前往查德湖的最西路線。以後，巴特又和歐渥維分手，隻身從卡西那遠征到卡諾。三個人分手之前，預先約定在西元一八五一年四月會合於古卡瓦。然而，理查生卻無法趕赴這個約會。理查生爲了與同伴會面，於趕到古卡瓦的三週前，因患熱病而去世。

歐渥維是到達查德湖的最後一位隊員。他於五月抵達此地，身體疲憊不堪，且又爲熱病所苦，但是，巴特正於此時在查德的東、南地區探險。過了一段時日，歐渥維的



身體恢復後，便利用他們從撒哈拉搬運來的小船到查德湖去探險，兩個人在查德湖附近大約停留了十五個月。英國政府聽說隊長理查生已死，因而任命巴特為探險隊的新隊長。他們向英政府申請到目的地通木波克托的旅費後，便準備出發，但是，他們剛要出發時，歐渥維卻因瘧疾而死，時年二十九。

巴特也曾好幾次患上斑疹傷寒症和熱病。雖然如此，他卻不受本身的疾病以及理查生和歐渥維之死的影響，決定繼續前進。西元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底，他由波奴的首都出發。從的黎波里出發以來至今，已經過了三十二個月。他心想，要到通木波克托的旅行，也許要花上二年的時間，巴特自信一定能到達目的地。途中和土著的交涉一直都很順利，他認為，這種順利對他而言是幸運的象徵。

有一天，巴特被一群兇猛且懷有強烈敵意的土著包圍，巴特拿起大型短槍連續對空發射六響。他後來在日記上寫道：這種威嚇對本身日後的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這些非洲人認為，巴特的口袋裡也許藏有手槍，隨時都可能向他們攻擊，因而心生畏懼。

西元一八五三年九月，巴特到達通木波克托，他知道

▼依據愛德華·渥吉爾的報告所描繪出的圖。他是為了找尋海因利齊·巴特，而被英國政府派到非洲來的德國年輕人。他描寫查德地方的植物，非常富有想像力。





▲巴特筆下的穆古斯住家的內部情形。巴特最初參加探險隊是從科學上的調查，但自理查查生死之後，就被任命為指揮官；他雖為德國人，但當了指揮官後等於是代表英國。探險的目的是為了調查撒哈拉沙漠的橫越路線，以及有關奴隸買賣的情形。

二十五年前，開利所見到的這個都市比現在更繁榮，然而，卻又遠不及西元一五〇〇年前，作為撒哈拉沙漠通商中心時的繁榮情形。

西元一八五四年初，巴特從通木波克托出發向西方的查德湖前進。途中，他得到消息，英國政府已派遣了一支歐洲人所組成的隊伍來找尋自己，現在已到達查德湖。這支隊伍是由德國人愛德華·渥吉爾所率領。渥吉爾看到巴特時，笑著對他說：「倫敦的人以為你已經死了。」他們作過簡短的談話後，巴特要繼續到古卡瓦去。而渥吉爾則向森地爾出發，那是在查德湖的西方大約四八〇公里遠的一個小都市，他們約定要橫越沙漠之前，再與巴特會合。

但是，後來巴特卻沒有和渥吉爾同行而先行跨越沙漠。因為，渥吉爾想繼續留在非洲，到尼日河下游探險。西元一八五五年五月，巴特向沙漠出發，此時正值一年之中最熱的時期，但是，他還是抵達了的黎波里。九月初，他

終於回到倫敦，距離去國之時已有五年的時間。而渥吉爾在西元一八五六年，往尼羅河出發的途中被殺。

西元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五五年，英國遠征隊的成功，幾乎全是巴特一人的功勞。巴特克服了無數難關，在有狂熱宗教信仰土著要脅下，仍然完成使命，並將有關北非的大量資料帶回。由於巴特在學術上的調查很徹底，而一舉成名，因為非洲的探險從無一人能像他一樣單獨完成這許多工作。他是第一位作出令人信服的非洲廣大地區的地圖者，同時也是第一位研究黑人部落生活習慣的人。

巴特的成功對日後撒哈拉探險家有很大的影響，對繼其後的探險家都給予鼓勵。三名德國人——格哈得·羅爾福斯、古斯塔夫·納赫提格爾、奧斯卡·蘭茲和一名法國人——亨利·杜維里爾是繼巴特之後的重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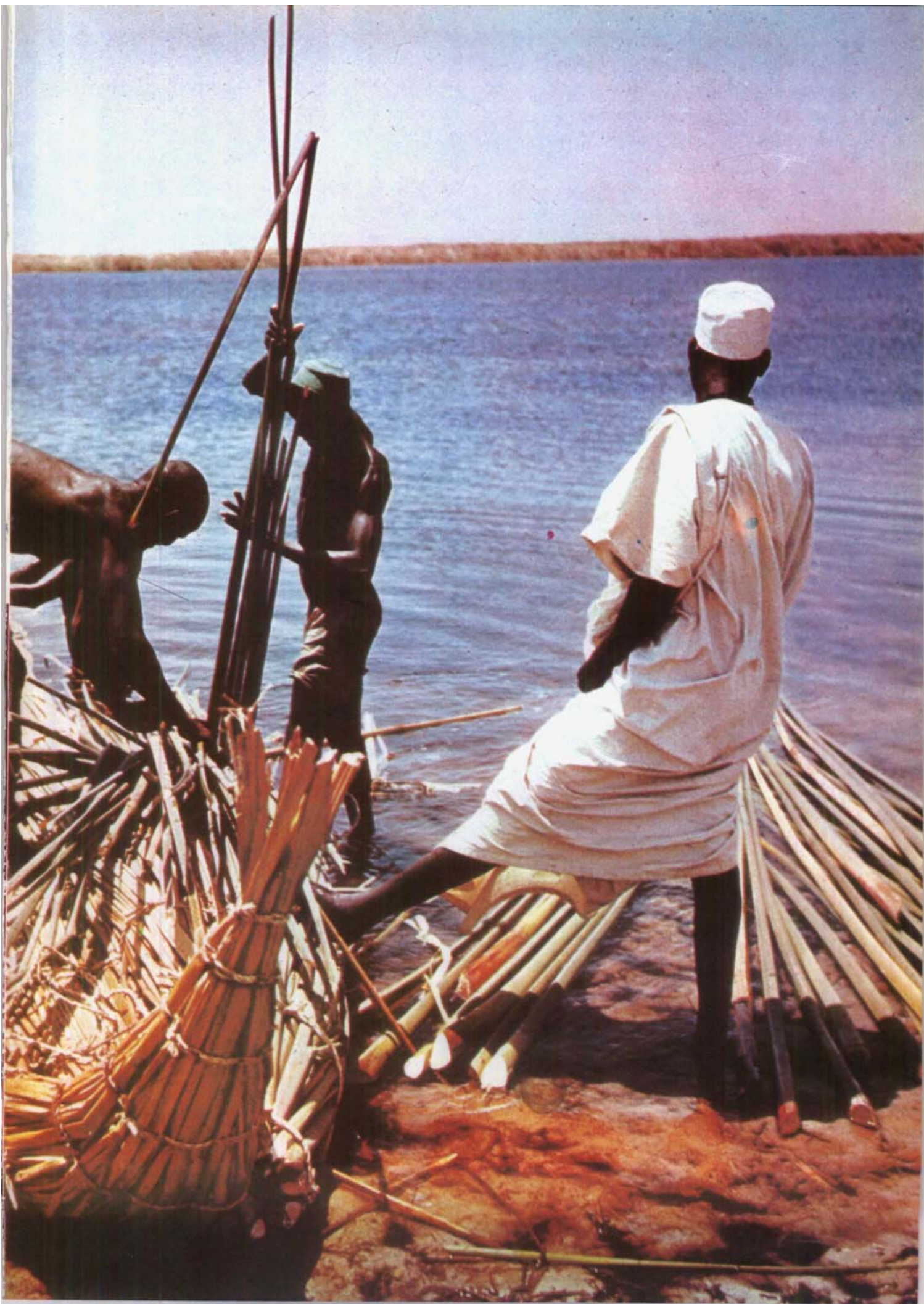
格哈得·羅爾福斯是位德國士兵，爲了到沙漠旅行而參加阿爾及耳的外籍部隊。西元一八六二年，他向摩洛哥的內陸出發。羅爾福斯的最初旅程是朝塔惠雷爾特的綠洲前進——他是自雷尼·開利以來，第一位報告這個地區的歐洲人。羅爾福斯的第二次旅行頗具野心，他想從塔惠雷爾特向南方的因沙拉前進，越過沙漠，造訪通木波克托。但是，他在因沙拉就把經費用完，只好打消這個計劃。雖然如此，他也經由加達美斯到的黎波里旅行。

當時，歐洲各國爭相到非洲找尋通商路線，普魯士的威廉皇帝也加入了競爭行列，而且，還派遣了第二次德國遠征隊到撒哈拉沙漠。皇帝命令古斯塔夫·納赫提格爾橫越撒哈拉，並且託他帶了許多上等贈品送給波奴的蘇丹。

納赫提格爾攜帶要送給蘇丹的禮物，用八頭駱駝來載

▶ 站在查德湖岸邊的人，他們以傳統的方式作蘆葦船。雖然，理查生在到達古卡瓦之前就病死，但是，巴特和歐渥維則探險了這個湖和它的湖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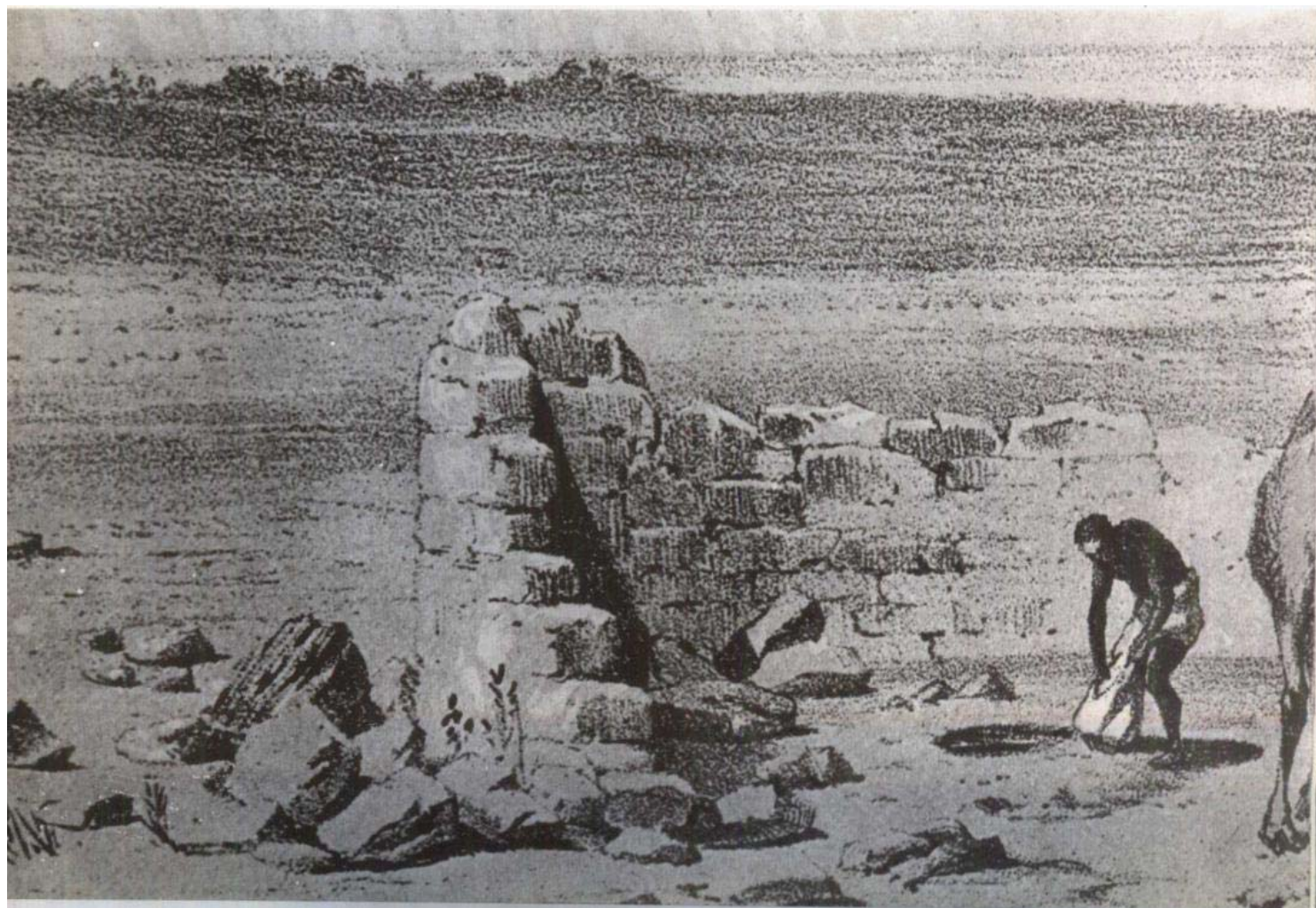
運，他費了很長的時間，總算跨越撒哈拉，而把贈物送給蘇丹，並向皇帝報告。納赫提格爾不但是探險家，同時兼任外交使節。他在提貝斯底山脈作廣泛的旅行，又訪問了塔法和哥多費（今天的蘇丹西部），還探險了尼羅河的河谷。

奧斯卡·蘭茲的成就是，從摩洛哥橫越撒哈拉到塞內加爾河的河口，這條路線和開利的路線相仿，只是往返方向相異。

蘭茲以及由少數人所組成的隊伍，順利地從阿特拉斯山脈的山麓出發，花了不到四十天的時間就到達了通木波克托，他在此地受到熱烈的歡迎。蘭茲在這個都市住了十八天，他認為這是一生當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根據他的報告，通木波克托明顯地已日漸衰退，西元一八八〇年七月中旬，蘭茲從通木波克托出發，十一月，

▲古斯塔夫·納赫提格爾。他受到普魯士王的命令，帶了不少禮物贈給波奴的蘇丹，並於橫越撒哈拉沙漠時，幸運地未遇到什麼阻礙而安抵目的地。





▼巴特所畫的水井圖。對沙漠探險家而言，綠洲是他的生命之泉。如果水井乾涸了，他們就會因缺水而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

他到達了沿著塞內加爾河的法屬據點。

巴特的後繼者之中，最有名的當推亨利·杜維里爾。西元一八五七年，杜維里爾第一次訪問北非，這時他才十七歲。他對於自己所見所聞的事都感覺很新鮮，且心神為之嚮往。他為了準備遠征的計劃，決定先行至法國。回到法國後，他又到倫敦訪問巴特，從其處獲得鼓勵後，專心的學習地質學、自然科學和地方方言。

西元一八五九年，年僅十九歲的杜維里爾從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地向哥勒亞的綠洲出發。這裡是伊斯蘭教徒部族的城寨，當他抵達此地時，立刻被伊斯蘭教徒包圍，並恐嚇他若不快離開此綠洲，就要殺死他。雖然處在這種不友善的環境下，杜維里爾與土著交涉時，並不因受到恐嚇而表示懼怕，他的勇氣遂贏得了當地人的尊敬。

杜維里爾到的黎波里南邊的塔西林阿傑時，與這個地





區有勢力的阿傑酋長成為好友。他在塔西林阿傑住了一年，學了不少當地的生活習慣和語言文字。他和部族民一起生活時，對當地的一切事物感到十分好奇，為了將這個地區的生活習慣作詳細地記載，他不斷地深入去探討。

杜維里爾回到的黎波里之後，又計劃遠征阿哈加爾山

▲亞歷山得琳·狄娜。她是位富有的荷蘭人。為了探險，她帶著窗簾、沙發椅和小小的圖書室裝備去旅行，過著奢侈的生活。在最後的探險中，她被多亞雷古人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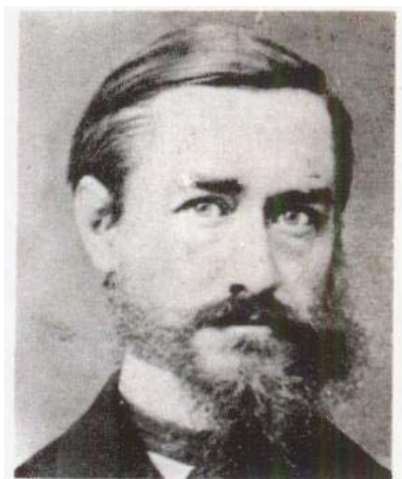
◀在加特的二名多亞雷古男人。
西元一八二一年，萊恩所畫。
現在，這些精悍的士兵徘徊
在撒哈拉沙漠中，他們的攻擊
對旅行者而言，是最大的危險
。

脈的多亞雷古人住處。爲了準備這次的遠征，他回到巴黎，將前次所作的探險記錄加以整理，並準備第二次遠征所需的裝備。當他把所有的資料都整理好之後，卻患了斑疹傷寒性的熱病，反覆地發病；這是他和多亞雷古人共同生活時染上的。杜維里爾因爲發燒過高，一時喪失記憶，從此以後，他就無法再作條件較惡劣的旅行了。不管如何，他所寫的「北方的多亞雷古人」，已成爲一本權威著作。

西元一八六九年初，也就是杜維里爾出發作多亞雷古人的研究之後十年，有一位年輕的荷蘭婦人，名叫亞歷山得琳·狄娜，跟著大隊商以及在二位荷蘭水手的護衛下到達墨爾蘇奎，狄娜夫人是一位巨大財產的繼承人，數年來，她到過非洲、巴哈爾艾爾加塞爾、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等地探險，而現在，她正企圖橫越撒哈拉。

從墨爾蘇奎出發以後，狄娜夫人遇到阿哈加爾地區的多亞雷古人酋長，他向夫人要求，讓他做爲她從墨爾蘇奎到加特綠洲的護衛。幾天之後，夫人遭到酋長和多亞雷古人手下的襲擊，當夫人想拔出手槍來反擊時，手腕被切斷，她就被棄置在酷熱的沙漠中等死。

狄娜夫人了解沙漠旅行的勞苦，所以她通常都帶著兩個水槽。也許是夫人的護衛認爲水槽之中藏有黃金而想盜取，遂將她殺害。撒哈拉沙漠從此又增加了一位犧牲者。



▲亨利·杜維里爾，1840～1892。他到非洲與多亞雷古人共同生活，因而知道多亞雷古人的生活情形。

12 征服沙漠

西元一八八一年四月，數位劫後餘生的法國撒哈拉遠征隊員，蹣跚地來到麥塞丁的綠洲，他們因口乾、飢餓，在炎暑下呈半昏迷狀態，有些隊員還受了傷。他們休息一段時間後，就將這次的旅行經過作一番報告。西元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他們從奧爾吉亞出發。這是一支由法國政府派遣到沙漠來的最強且具有軍事意義的遠征隊，其中包括十名士官、四十六名兵士和三十六位土著。他們的目標是阿哈加爾山脈的東北沙漠地區。但是，這個地區的多亞雷古人特別厭惡法國人且懷有很深的敵意。

由於人數衆多，駱駝數量也不少，所以水就成為他們

的最大問題。多亞雷古人就是利用水來抵制他們。這時，跟隨在遠征隊後面的一群土著，告訴法國指揮官保爾塞維爾·弗雷特斯上校一處有泉水的地方，可以供應駱駝飲水和帳篷內的必要用水。於是，弗雷特斯命令第亞努中尉指揮留下的人，自己則帶著數人和大半的駱駝跟著這些土著找尋水泉。

當上校和他的部下到達泉水附近地區時，遭到一群埋伏於此的多亞雷古人襲擊



▲保爾塞維爾·弗雷特斯（1832～1881）。弗雷特斯的嚴重錯誤就是把隊伍分開造成致命傷。這使得一行人在水源附近遭多亞雷古人的襲擊。



▼ 法國的撒哈拉部隊之一。馬上的軍官是這支隊伍的指揮官。弗雷特斯所率領到阿哈加爾山脈的東北沙漠探險和調查而發生悲劇的遠征隊，與圖上的部隊同屬一脈。

，他們把上校殺死，幾個阿拉伯人則拉著駱駝往帳篷所在地逃命。留守的第亞努中尉聽到這件事，立刻準備把剩餘的人帶回奧爾吉亞。而多亞雷古人又把所剩不多的駱駝放走，使得他們必須步行走回奧爾吉亞。





他們在越過沙漠的歸途之中，疲憊不堪的法國人不停地受到多亞雷古人的襲擊，第亞努中尉也被殺害，多半的人也因傷或因飢渴而亡，其餘的生存者則因缺水和缺食物，精神呈現錯亂狀態，甚至因飢餓而吃食死去同伴的肉。

這次法國遠征隊的慘痛遭遇，使得國人的心理發生了很大的衝擊。法國政府原計劃在撒哈拉建築鐵道，而如今只好取消此計劃，轉而採取另一措施，就是集中力量確立沙漠周圍地區的支配權，因此，西元一八八一年，突尼西亞成為法國的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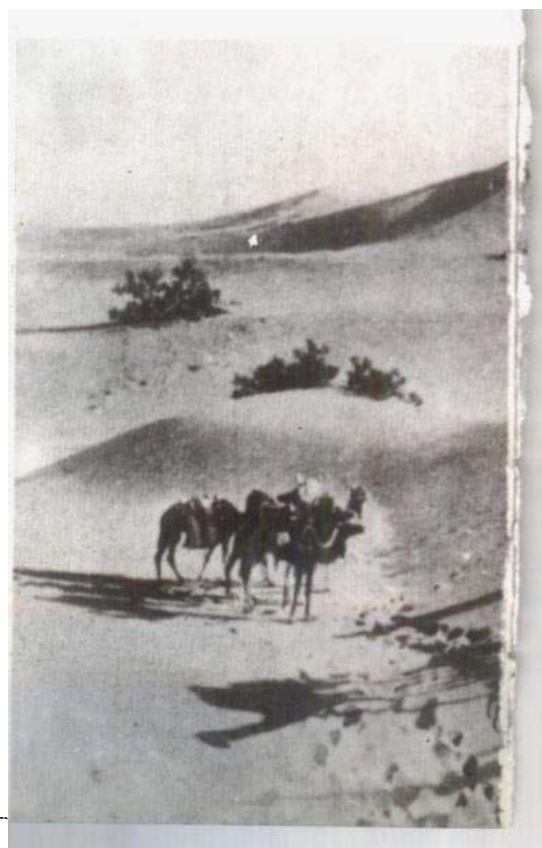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九五年，通木波克托周圍的地區，包括現在馬利的大半領土，以及蘇丹，也成為法國的殖民地。

在這段期間，另有一位探險家跨越撒哈拉沙漠，想要確立連絡路線。他就是佛南·霍羅。從西元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九八年，霍羅用自己的資金到撒哈拉作了數次的旅行，在沙漠中走了一九二〇〇公里路程。他希望有朝一日法國政府再組遠征隊時，能被推舉為隊長，所以才事先去探險。

對於霍羅而言，西元一八九八年是他命運的轉捩點。這一年，法國地理學會聽到有關他的成就，於是請他率領

►在查德，嘴唇裝上圓盤的開布族的女性。部族裡的女性為增添美麗而作此打扮，是拉米堡附近部族的傳統方式。現在雖已廢止了這種習慣，但是，在此地區仍可見到年紀較大的婦女如此打扮。

▼西元一八九九年，正在橫越撒哈拉沙漠的霍羅·拉米遠征隊。



◀ 霍羅·拉米遠征隊的初期照片。他們在橫越沙漠作探險時，加派了全副武裝的軍隊，在多亞雷古人的支配地區向他們挑戰。



遠征隊到阿爾及利亞和蘇丹間的撒哈拉探險，並且願意提供財政上的支援。霍羅決定不放棄此大好機會。法國政府派遣了拉米少校所指揮的軍隊為此次遠征的護衛隊。這次的遠征隊似乎變成了小規模的軍隊，士兵們除了携帶來福槍、機關槍外，還有輕量炮等武器。法國政府此一措施是為了防備多亞雷古人的侵襲，同時決意與他們一決高下。

遠征隊終於出發，一長列的隊伍慢慢地向南方的中央高地與阿哈加爾山地前進。多亞雷古人雖然集中了不少人手，而且還帶了劍和槍，其中也有來福槍等武器，但是，他們並未直接向法國人襲擊，而採取了使法國人更為苦惱的手段，那就是拒絕提供給法國人食物和駱駝用水。法國人從塔西林阿傑到阿哈加爾山地的進行途中，因為水的不敷使用，所以在一週之間，就損失了一〇〇隻駱駝。

這支法國隊伍才跨越了一半艾爾格山脈時，駱駝就全部死光，於是，他們只好把攜帶的大半物品都燒掉，把大量的軍用品埋起來。剩下的隊員則繼續前進。他們的服裝多半已破爛不堪，同時面臨飢餓狀態，雖然如此，他們還是到達了森地爾，完成了阿爾及利亞和蘇丹之間的路程。

但是，他們的試鍊並未就此終了，遠征隊必須繼續向東前進，目標是查德湖。途中，他們遭到波奴王國軍隊的攻擊，法國軍隊在克塞里贏了這場戰鬥。拉米少校則不幸戰死。這塊土地為了紀念少校的陣亡，遂命名為拉米堡。

霍羅拉米遠征隊認為有武裝軍隊同行就可以跨越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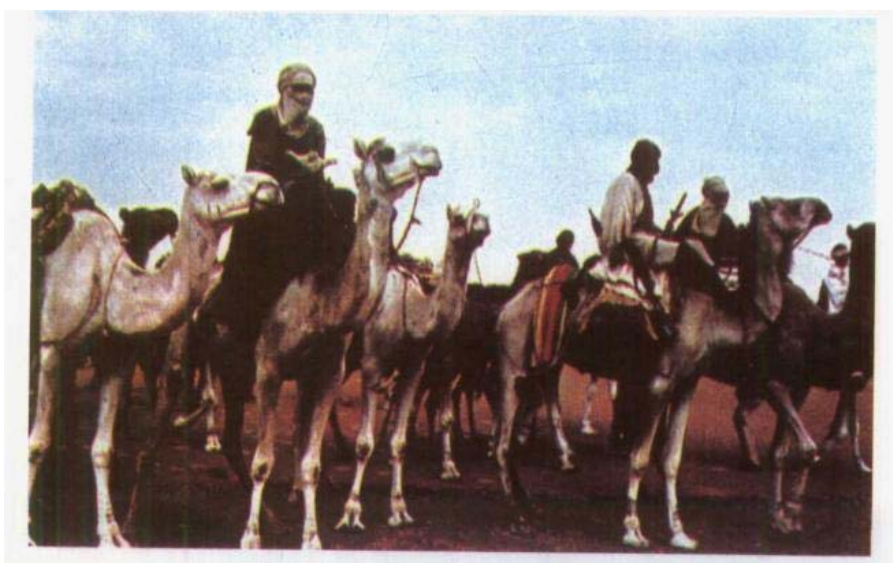
但是，要完全打贏多亞雷古人仍是件很困難的事。一八〇〇年代末期，法國人實際上對於撒哈拉這一帶的所有地和沙漠裡的土著，並未完全地加以征服。法國人認為利用軍隊就可鎮壓沙漠裡的游牧民族，所以固執地採取此一措施。但是，在西元一九〇一年，一位法國士官到撒哈拉來，以懷柔政策來攏絡憤怒的多亞雷古人，終於成功地連結了阿爾及利亞和蘇丹之間的領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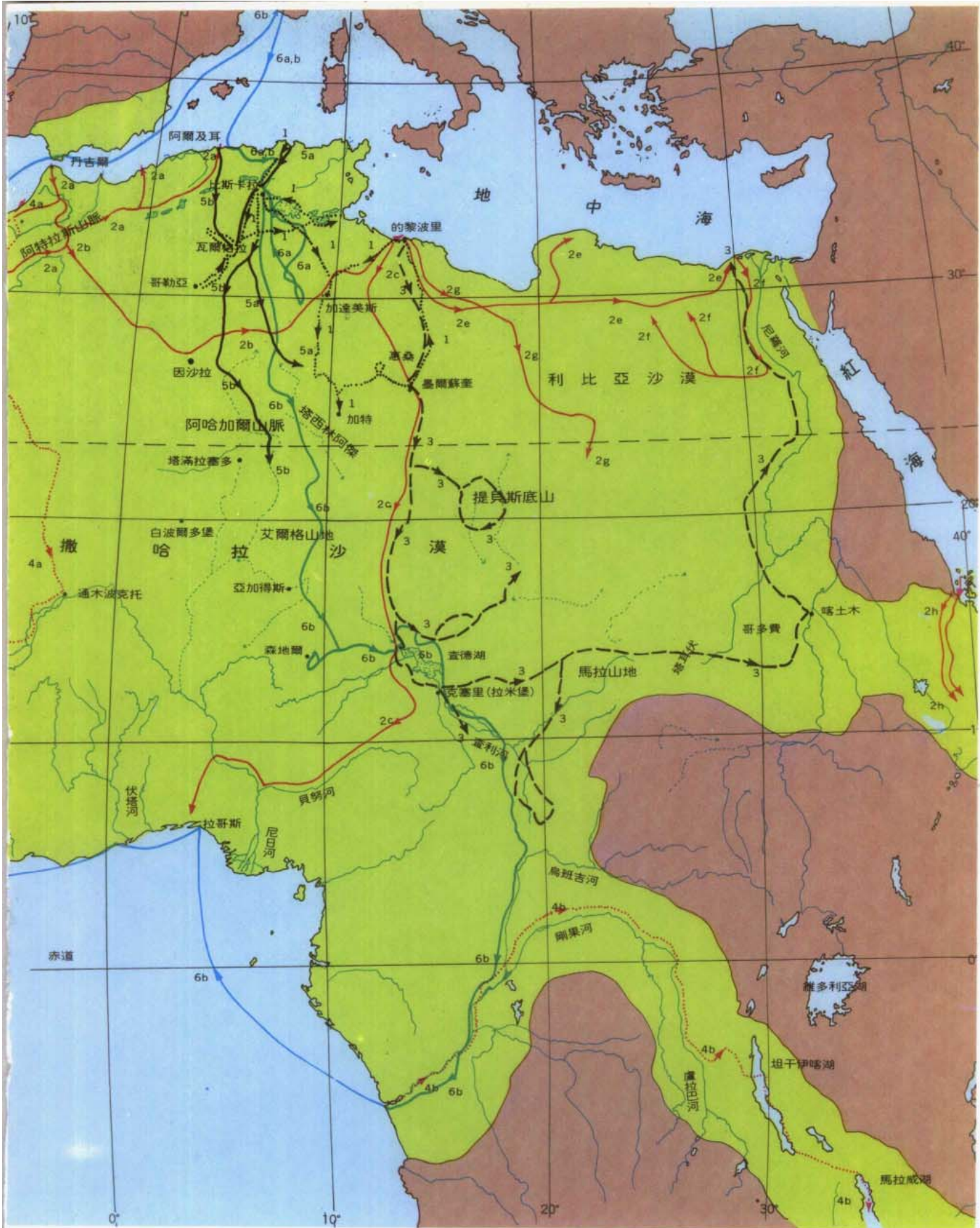
這位士官就是馬力·約瑟夫·法蘭西斯·亨利·拉培寧。他被派到撒哈拉的綠洲擔任指揮官，他的任務是到法國在撒哈拉的各基地巡邏。他知道多亞雷古人的傳統性敵人就是沙漠土著，他想把這些沙漠土著組成一支戰鬥部隊，於是編成了駱駝大部隊——計三中隊，訓練他們，並供給食物和武器。這些土著軍和多亞雷古人發生數回小型戰鬥，都獲勝，因此，駱駝部隊開始縱橫於沙漠之中。

西元一九〇二年五月，發生了一場決定性的戰鬥，這次爭戰摧毀了阿哈加爾地區的多亞雷古人的勢力。在這一年初，重裝備的法國遠征隊阻止了多亞雷古酋長前往因沙拉而向這些人開炮。多亞雷古人對於侵入他們領域內的法國人也展開了有效的攻擊，而法國人和沙漠土著也拿起武



◀ 多亞雷古人的隊商。因為法國人徵募了與多亞雷古人有敵對關係的沙漠土著而成功地壓抑了多亞雷古人的勢力。





▲西元一八五九到一九〇〇年之間，爲了到沙漠探險和研究住在這裡的多亞雷古人，許多歐洲人來到了撒哈拉沙漠。這張地圖是表示當時數位探險家所通過的路線，他們的旅行對於沙漠的開發很有貢獻。

器向阿哈加爾的多亞雷古人反擊。在阿哈加爾山脈的提多之戰中，多亞雷古人全部被殲滅。

拉培寧的駱駝部隊，通常一隊由二十名騎兵組成，他們繼續作跨越撒哈拉の旅行。自提多之戰後，數年之中，就不再發生襲擊戰鬥。由於他們是有規則地橫越沙漠，所以沙漠裡的交通網就更加發達。西元一九一〇年，已經有定期的郵政作業從通木波克托經過阿哈加爾山脈、因沙拉、哥勒亞到阿爾及利亞，也就是可自由地跨越撒哈拉。

拉培寧採取與土著同樣的生活方式，且爲了達到自己的目標，利用沙漠的生活習俗和土著之間的敵對關係。他與駱駝隊的法國士官穿著和沙漠游牧民族同樣的服裝，他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也沒有屬於自己的司令部，跟著駱駝隨有水草的地方而居。西元一九〇五年，拉培寧的駱駝部隊之一，於一年之中的最熱季節裡，在沒有一匹駱駝和人員損失的情形之下，成功地橫越了沙漠四次。比起過去每次橫越沙漠都會喪失多數人的生命，這個成果是相當優異的。

改革了不少撒哈拉所有權問題的拉培寧，不幸在沙漠裡過世。西元一九〇二年，他從阿爾及耳到達卡橫越撒哈拉的途中，爲了執行確立航空路線的任務，搭乘了二架飛機中之一架，這架飛機飛到白波爾多堡附近時，飛機上的燃料用完了，於是只得在沙漠上強行登陸，但是，當機體碰到地面時。機身翻轉，使得拉培寧的肩膀負了重傷。

沙漠裡的溫度超過攝氏三十八度，而他們只帶了少量的水，三位倖免於難的生存者在沙漠中待了數星期，期待能被人發現。最後，拉培寧從毀壞的飛機中爬出，死在沙上。十天之後，一支駱駝部隊發現了拉培寧的遺體以及二名奄奄一息的殘生者。



▼馬力·約瑟夫·法蘭西斯·亨利·拉培寧。他把沙漠土著訓練並武裝起來。他所編成的駱駝部隊瓦解了多亞雷古人在這一帶的絕對支配力量。



▲查爾士·得·佛寇神父。他選擇了多亞雷古土著的生活方式，以及沙漠的禁慾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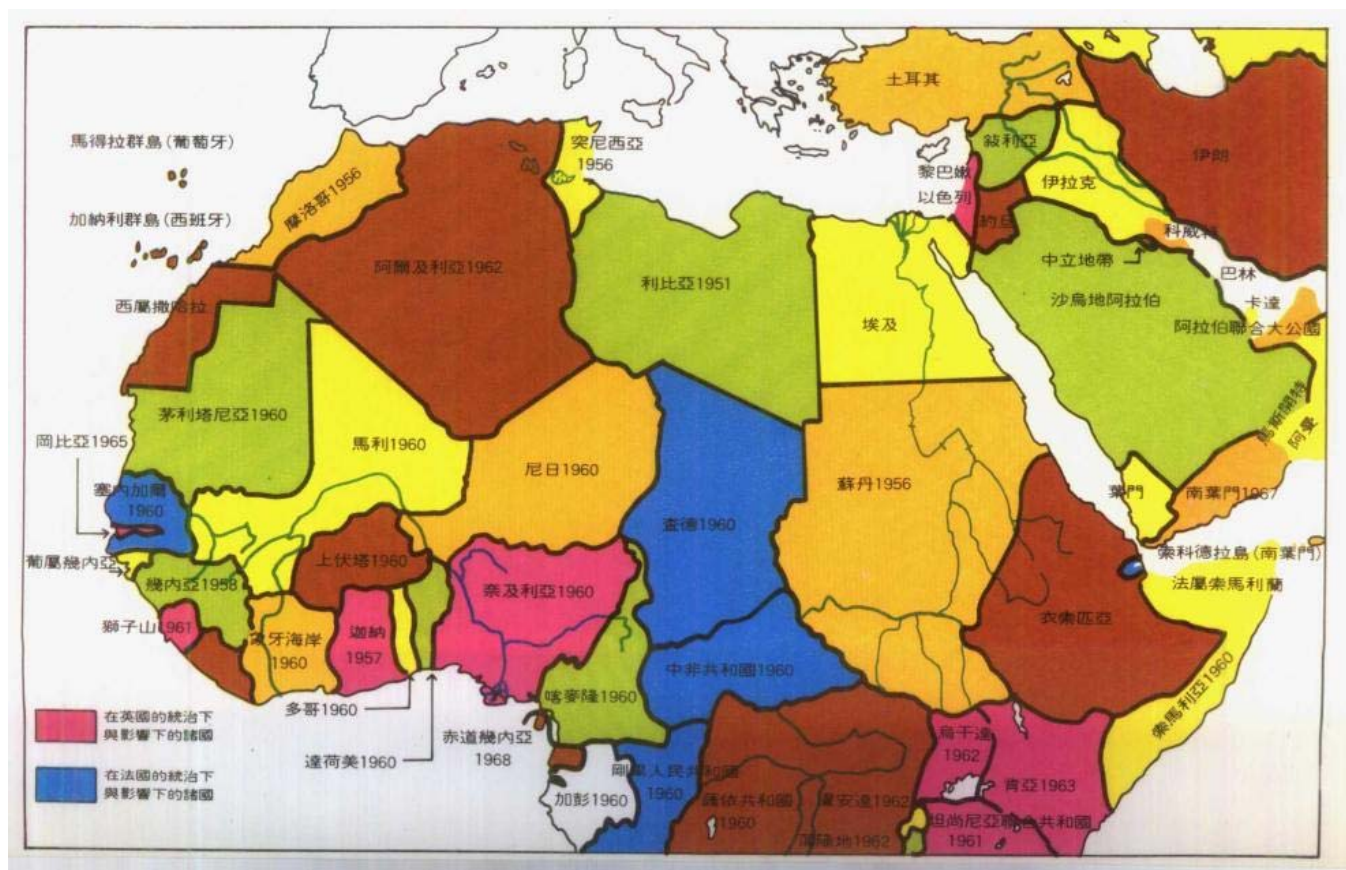
◀ 拉維傑里樞機主教（1825～1892）。他爲了在撒哈拉沙漠傳道，在這一帶成立了羅馬基督教修道會。他的肖像圖，現掛在凡爾塞宮殿裡。

▶ 西多羅因撒哈拉沙漠探險隊的紀念板。探險隊坐上五輛西多羅因牌的車。他們僅費了一個月，在西元一九二三年一月，到達通木波克托。

▼ 西元一九七〇年，現在的北非和阿拉伯半島上的國家。歐洲探險家們以歐洲的文化、文明影響了非洲，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在歐洲人的支配之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洲邁向自治之道，西元一九七〇年止，幾乎所有的非洲諸國都先後獨立了。



與非洲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傳教事業在撒哈拉的開發上只扮演了個小角色。因爲伊斯蘭教在此地已根深蒂固，而且，伊斯蘭教徒的土著不歡迎基督教徒的侵入。羅馬教會的拉維傑里樞機主教，想以白色神父傳道會在沙漠綠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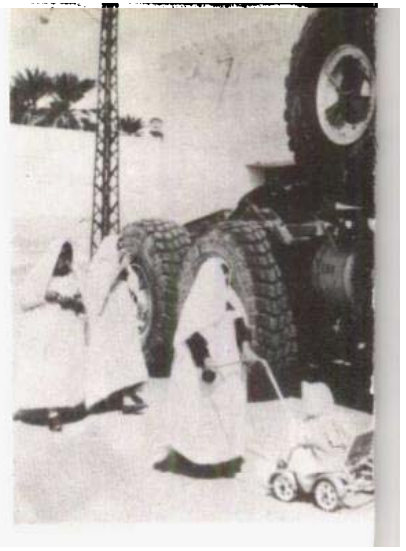
設立傳教網，同時派遣三個小組來這裡。然而，三組中的一組在西元一八七六年被殺，六年後，又有其他三個地方的教會被毀。這兩宗不幸事件，事先都沒有徵兆，究竟是異教徒所害，抑或有人覬覦他們的金錢而加以殺害，至今仍不得而知。

想與多亞雷古人和平地生活，並傳道的查爾士·得·佛寇神父，在法國的軍官學校裡，與拉培寧是同學。他本來想和撒哈拉的軍隊同行，最後改變主意到摩洛哥探險。在這裡，他對於游牧民族的生活習慣發生興趣，於是，決定到撒哈拉傳道。他在多亞雷古人支配的阿哈加爾地區的正中央塔滿拉塞多，自己蓋了一間教堂，並定居於此。他在這裡祈禱並研究沙漠游牧民族的生活習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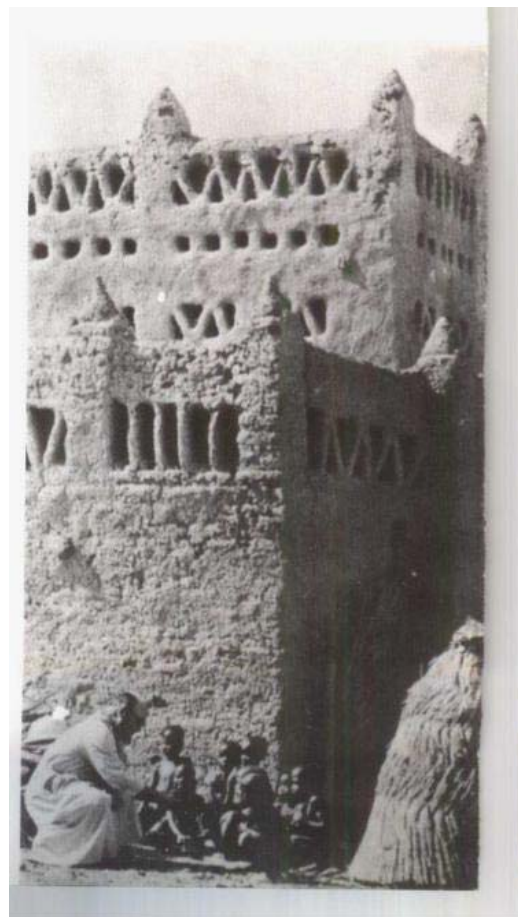
他學習游牧民族的語言，翻譯他們的詩篇，並編著多亞雷古語的辭典。他與多亞雷古人的交往過程中，惟一顧慮的問題就是，他是撒哈拉裡法國兵士們的好朋友，而多亞雷古人始終認為，法國軍隊要以軍事力量來支配他們，這一點使佛寇神父與多亞雷古人之間存有芥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人慫恿多亞雷古人攻擊沙漠中法國軍事基地。塔滿拉塞多的佛寇教堂裡，從沒有人進去過，但是，某一天晚上卻遭到了襲擊，得·佛寇被一隊盛怒的游牧民族射殺。

查爾士·得·佛寇的被殺，可以說是撒哈拉探險時代的終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卡車和飛機的運用使沙漠的征服更推進了一步，也是駱駝隊商結束前兆。拉培寧在西元一九二〇年執行任務時使用的飛機是二架舊式飛機之一，另一架由維由曼少校駕駛，他操縱的這架飛機成功地橫越了沙漠。雖然，維由曼的功績因受到拉培寧死於沙漠的影響而蒙上陰影，但是，他橫越北非的成功，可以說是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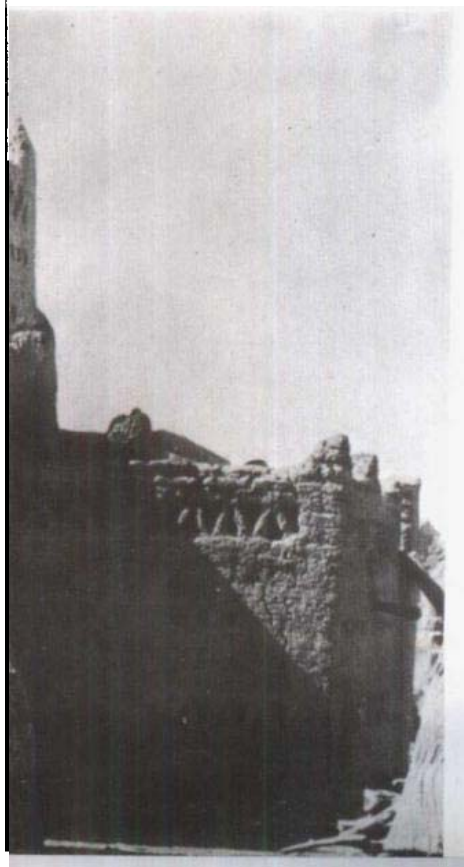


▼正在與當地小孩談話的白人神父。在他們背後用泥磚所造的建築物，是這個地區的典型建築物。





▲現在的北非，有幾世紀以來的傳統與現代世界產物同時出現。這是穿上曾祖母衣服的婦人，把小孩放在現代的育嬰車上，從近代卡車的旁邊通過。



械化時代的最初成果。

以卡車橫越撒哈拉是飛機橫越後兩年後的事。法國的西多羅因卡車隊在西元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從地中海出發，一個月之後，到達通木波克托。當初，雷因從亞歷山卓橫越同一個沙漠，須費時十一個月，而相同的路線，以快速聞名的駱駝隊商最少也須費時六個月以上。西多羅因特遣隊的成功，對於法國人而言，是真的征服了沙漠。

到此時止，撒哈拉的探險克服了氣候和地勢的問題。沙漠裡的歷史引起了第二代冒險家的興趣。西元一九三三年，法國軍官布爾南在塔西林阿傑的溪谷岩壁上，發現了各種人類和動物的雕刻。在岩壁下方的洞穴裡，也發現了岩壁畫。這些令人驚嘆的藝術作品，經過學者的研究，認為是撒哈拉史前文化的一部分。

岩壁畫的內容，是住在撒哈拉地帶的所有游牧民族和動物。更重要的是，這些繪畫對於當時的沙漠風土提供了很好的線索。那就是象、牛、河馬等畫。這些動物是住在熱帶地方的動物，根據考古學家研究這些洞穴繪畫的結果，推定在四萬年前，這裡是有河、湖和沼澤的熱帶地方。

正在調查撒哈拉的歷史和藝術時，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探險在沙漠裡進行。西元一九三〇年，科學家已預言，沙漠的地底下蘊藏大量的石油、天然氣、以及礦物等豐富的資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法國和英國等石油公司試掘，在一年之內（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發現了不少油田，撒哈拉這一帶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石油產地而盛名廣被。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是政治變化的時期。西元一九二二年以來，大半的撒哈拉都是法國的殖民地。西元一九五〇年，非洲慢慢地脫離了歐洲的支配，從殖民地邁向

獨立國。西元一九五六年，摩洛哥和突尼西亞成爲獨立國，阿爾及利亞經過長期的奮鬥後，也在西元一九六二年獲得獨立。

在強敵當前時表現出勇氣和決斷力的初期探險家們，在廣大的「沙海」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是，過去是爲了探知其神秘而探險，今後的探險則是爲其他目的，撒哈拉廣大豐富的地下資源，具有發展的潛力，因此，撒哈拉今日已成爲衆人矚目的地方。

今後的沙漠探險，需要實業家、政治家、科學家、技術家等人的參與。在這些人的同心協力下，這塊豐饒地區的發展將會產生新氣象。科技時代，或許會使撒哈拉產生另一種神秘吧！因此，撒哈拉的故事到此並未終了。



► 死亡對於初期探險家而言，是司空見慣的事。這張圖片是查理·蘭德埋葬休福·克拉伯東隊長時的情景。



附 錄

本書中所描寫這些不屈不撓的探險家們探險的故事，大部分是近代發生的，探險者們騎馬或徒步來到探險地區，此地的風俗與習慣都予人強烈的印象。即使今日他們再度舊地重遊，所看到的景象與當時也無多大差別。廣大的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以及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尼日河流域裡，從太古時代起一直沿襲到現在的生活方式，仍舊在這塊不毛的荒地中保存著。

在這個附錄裡所收集的精粹文章中，有一五〇〇年代第·瓦哲馬參加馬姆爾克騎兵隊的情形；從這些記述裡我們可更深入的得知當地的情形，例如：阿拉伯女性的社會地位、興盛時期的阿拉伯世界等等，直到現在，這些問題仍在這片幅員廣大的區域裡被議論著。本書的題材背景，有別於其他地方，由於具有相當大的魅力，使得外界人興起了好奇心，所以，才有了探險的行動。這些傑出的文章，都各自表現了其特點，並以技巧的筆法敘述。

「尼日河問題」與未知的沙漠，在一八〇〇年代，對歐洲世界產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探險家們自願離開舒適的生活環境而來到非洲、阿拉伯等未開化世界，遭遇到無法忍受的痛苦；但是，爲了這些地區的魅力，他們不惜付出甚高的代價。沙漠、河川隨時會變成恐怖的墳場，有不少探險家曾來到此地，然而，安全地返回自己家園的卻寥寥無幾人。

◀ 長時期以來被認為是沒有價值的不毛荒地撒哈拉沙漠，終於在地底下發現了豐富的資源。沙漠的未來就依賴這些礦物與石油。這張照片是沙漠中石油從油井噴出的情景。

大馬士革的 馬姆爾克騎兵

路多維科·第·瓦哲馬到麥加朝聖時，化裝成馬姆爾克的騎兵隊，遺憾的是，他並沒有提起過他的動機——我們就假設是靈感促使他這麼做的吧！馬姆爾克騎兵隊，大部分是由戰爭中所俘虜的基督教徒，後來改宗為伊斯蘭教的士兵所編組而成的。這些騎兵是相當優秀的部隊，同時，也是當時實際支配中東大半地區的人。在旅行記的後面部分，對於第·瓦哲馬為什麼會在大馬士革參加馬姆爾克騎兵隊，有詳細的說明。

大馬士革的景緻，我無法以筆墨形容。為了學摩爾人的語言，我在這個都市停留了二、三個月。在這裡，不管走到那裡，都會碰到摩爾人、馬姆爾克騎兵，以及為數不少的希臘血統的基督教徒……讀者必須先了解大馬士革市區的美麗和其擁有的堅固城堡。據說，這是由出生於佛蘭茲的馬姆爾克騎兵支配這個都市時建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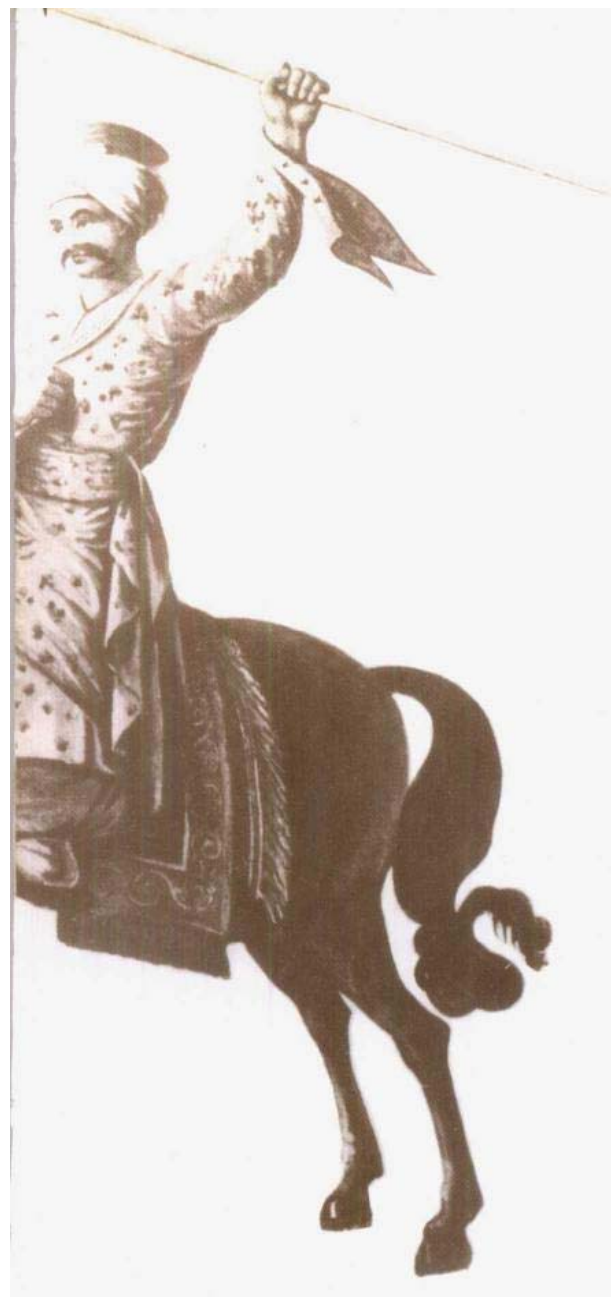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〇一年，馬姆爾克人於埃及訓練精良馬匹的情形。西元一八〇一年，馬姆爾克人已不是埃及的支配者了。

◀第·瓦哲馬著書中的木版畫。數名馬姆爾克騎兵正在與市民交談。

▶到麥加朝聖的途中，先知穆罕默德的墓上會閃著光輝，傳統上相信這是神秘之光。





…五十名馬姆爾克騎兵爲偉大的蘇丹服務，爲城塞的司令官所管轄，常駐居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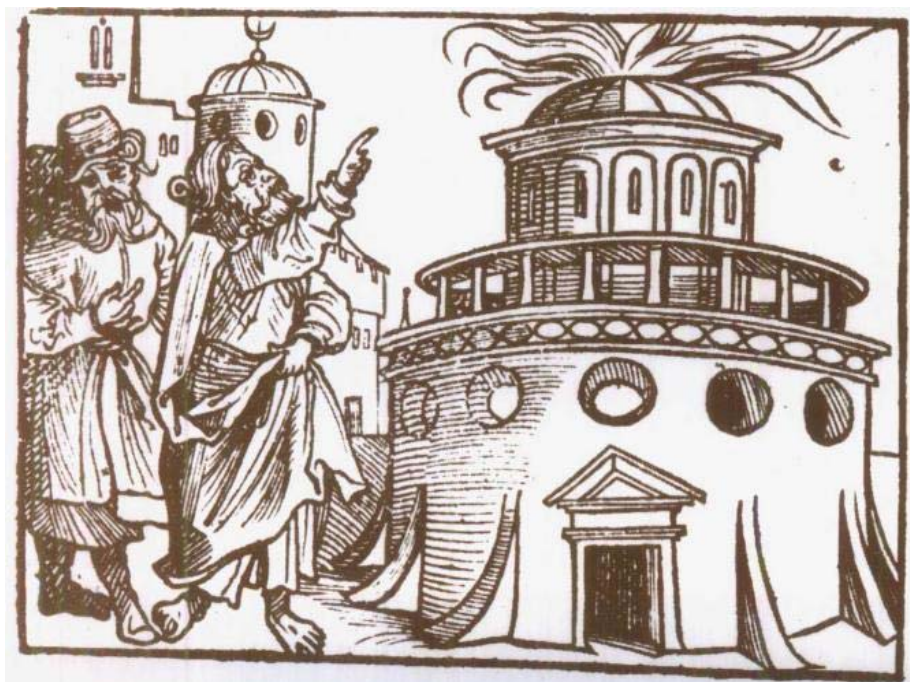
馬姆爾克騎兵爲基督教的背叛者，是被金錢收買過來的士兵。但是，這些士兵絕不會無謂地浪費時間，他們一有空閒就看書或訓練戰技，如此方能成爲素質良好的士兵。而且，所有的馬姆爾克騎兵，不論官階高低，每人每月一律領餉六個沙拉費，此外，他本身和他所養的馬，以及他的家族還另有津貼補助，當出任戰鬥或遠征時，還有另外支付的獎金。

當馬姆爾克騎兵要到街上時，一定是二人或三人爲一組地出去，單獨一人出去，會被認爲沒有面子。摩爾人在街上遇到馬姆爾克騎兵，即使他是這個都市內最有錢最有名望的人，也要讓道以表示敬意，否則，會被視爲不禮貌而受到處罰。

西元一五〇三年四月八日，騎兵們組成了到麥加隊商的護衛隊，我也想隨同去看看這一帶的情景，可是，要以什麼方法我才能參加這個隊商呢？過不多久，我就與護衛隊商的馬姆爾克騎兵隊隊長（也就是基督教的叛教者）過從甚密，當他得知我的心意後，就拿了馬姆爾

克騎兵的服裝給我穿，並帶了一匹良馬讓我騎，使我成爲馬姆爾克騎兵的一員。這是我送財物給他所得到的報酬，因此，我才得以參加這次旅行。

＊取材自「路多維科·第·瓦哲馬的旅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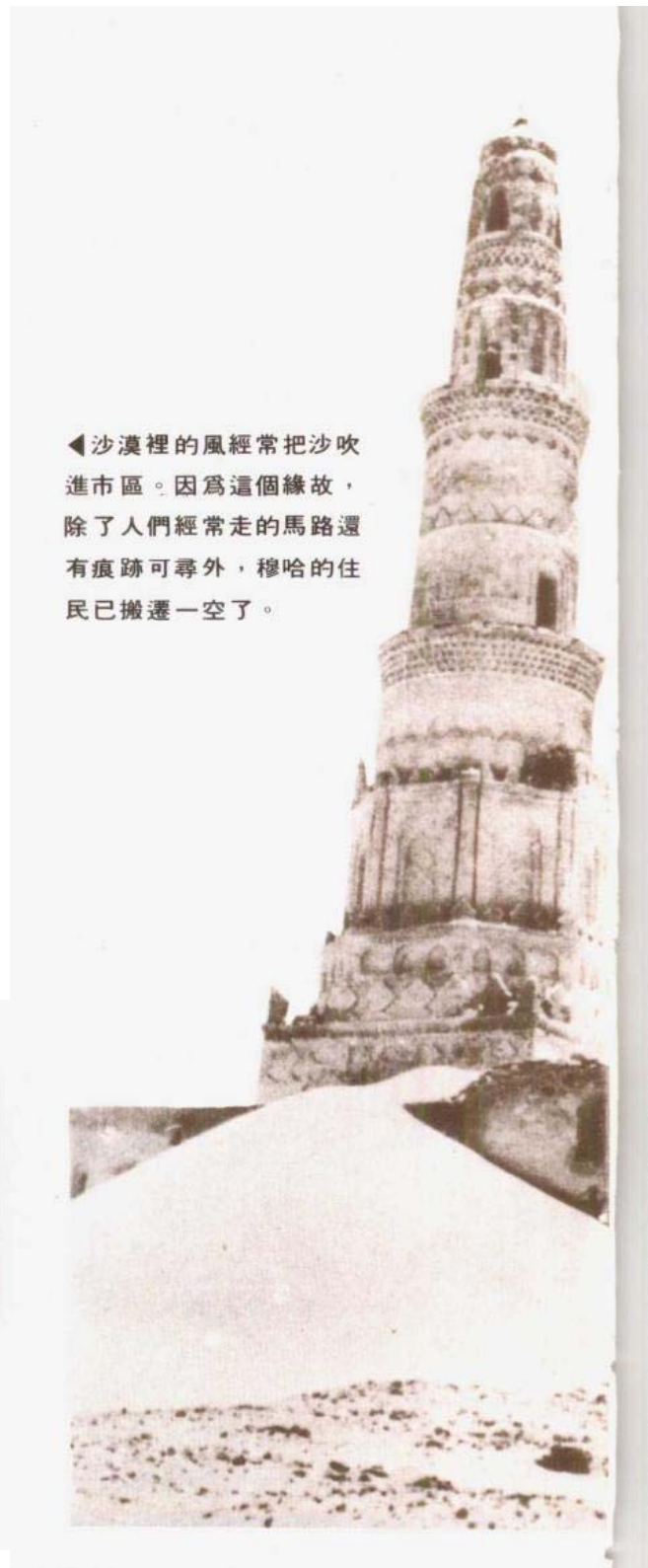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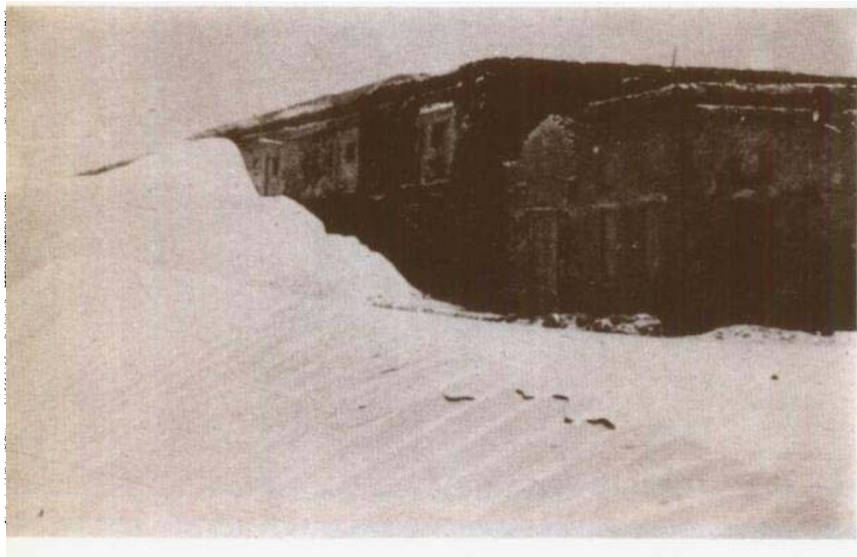
舊日的都市

沙漠都市的生命是無法預料的。西元一八三九年，英國軍隊佔領亞丁之後，也想搶奪鄰近的咖啡輸出中心地穆哈；因此，使得穆哈的通商路線就此衰敗。此後，沙漠裡的沙慢慢地侵入這個都市，居民紛紛外移，建築物也崩壞了。以下所載的，是一位初期的旅行者訪問穆哈的見聞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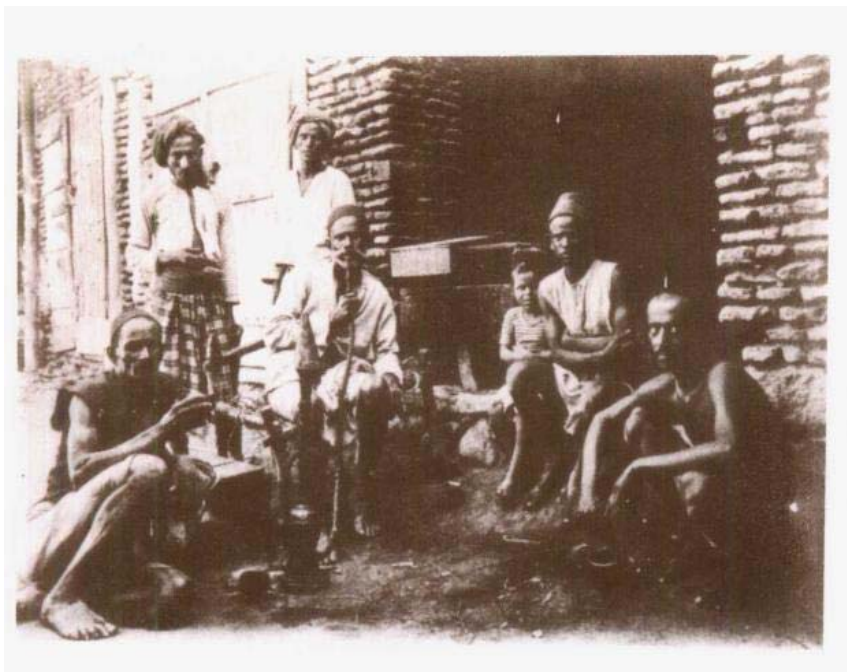
當我一登陸，就看到了為交易而建造的碼頭、城堡，以及裝上大砲的高塔，看過之後，令人印象深刻；高塔位於都市的前方，意味著「守海門」。

但是，當旅人通過了這道門以後，羅曼蒂克的幻想也隨之破滅。因為在每一條街道的角落都污穢不堪，尤其是城堡內最低的廣場，更令人不忍卒睹。這座被居民捨棄的都市，漸漸地失去了它的活力。

城內最大的建築物是由多拉所住，面積寬廣且高大，一邊瀕臨大海，另一側則面對廣場；這個廣場是這個都市內惟一曾加以規劃的地區。多拉住屋的對面，就是巴斯·蓋達布行政長官的官邸。這兩座建築物的外觀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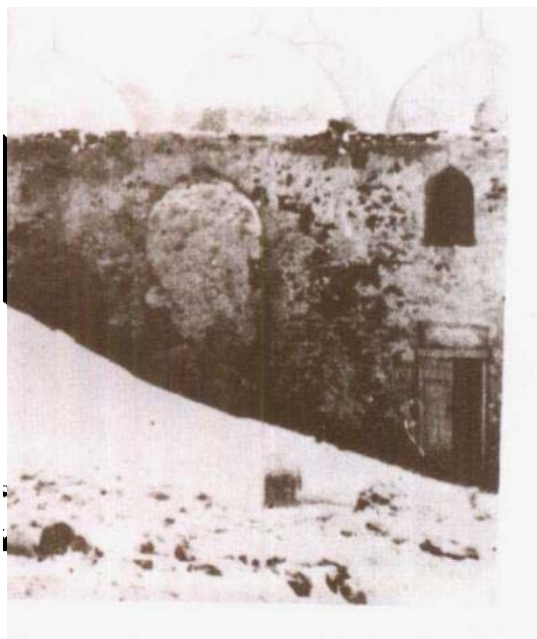


◀沙漠裡的風經常把沙吹進市區。因為這個緣故，除了人們經常走的馬路還有痕跡可尋外，穆哈的住民已搬遷一空了。



▲在穆哈（摩卡）喝咖啡的人。曾經是座繁榮的都市，如今所剩下的，只有用英文拼成的地名而已。摩卡是今日咖啡的種類之一。

◀穆哈的回教寺院。現在只剩其外在的輪廓。沙漠裡的沙侵入這個都市，昔日的繁榮已不再現，慢慢地變成了廢墟。



不美，然而，也並非醜陋得不堪入目。屋頂上裝有小塔，以白漆來裝飾，帶一點幻想的味道。

建築物上的窗戶，一般都很小，而且不規則，多半是在牆上打個洞裝上窗框即成，有的窗框並加以雕刻，更講究一點的則還設有陽台。房子的上一層，通常都在窗子裝有透明而薄的石頭，沿窗枱擺設。

所有的窗子，我從未看過有打開的。最下層的房子，甚至不設窗戶，因此，這些屋子，幾乎是密不通風。但是，住在裡面有身分且富有的人，對於這種酷熱卻不覺其苦。

他們絕不使用水平器，以致床鋪都是凹凸不平。也沒有椅子和桌子的擺設，通常都以長椅來代替；長椅的四周都有墊子。

屋子內部的構造，混亂得令人無從欣賞起。所有的建築物幾乎沒有使用石灰，所以，必須時加保養，以防濕氣的侵入。如果保養得法的話，可以住上數年。

一旦房子無人居住變成空屋時，隨時都有變成一堆瓦礫的可能。因為，屋子的牆壁都是用曬乾後的泥土所建成的，如果長期吸收濕氣後，會再返其泥土真面目。此處有少數的木造建築物，但對於這個燃料奇缺的國家而言，一旦被市民發現此類建築，則隨時都有木料被偷之虞。因此，舊日的壯麗都市，如今已尋不著一絲往日的痕跡了；整座都市已化為塵土，毫無痕跡可尋！

※取材自「近代的旅行者——有關地球上的若干國家，其地理、歷史以及地誌的記載」

阿拉伯社會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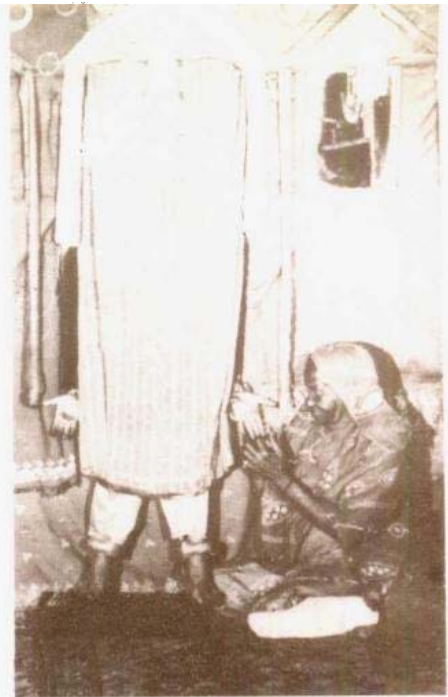
阿拉伯的女性到目前為止，其社會地位仍舊完全地被禁閉於從屬地位上。爲了她們的將來，應該如何解決此問題呢？對於和現在世界採取同一步調的阿拉伯諸國而言，這已成爲重要的課題之一。以下所選的文章，作者是名叫溫得爾·菲力滿斯的美國人，他在阿曼收集了不少有關考古學的資料，並是名精曉阿拉伯國家社會的學者。



從人格上、經濟上、政治上以及公共生活各方面而言，阿曼是個沒有女性地位的社會。女性的人數通常多於男性，但是，她們的存在僅屬於家庭內部，或是奴隸而已。在阿曼所見到的這種不平等待遇，在阿拉伯半島各地是共通的。這種對於女性的差別待遇，不僅是在阿拉伯世界，甚至全伊斯蘭教世界都相同的。這種惡俗與極端的制度，在步入文明的伊斯蘭教國家裡，慢慢地有了廢止的傾向；但是，在今日的阿拉伯半島的貧困地區，仍繼

續存在著。最奇妙的是，在沙漠裡的女性生活比都市裡的女性生活更開放、更自由。個中理由，大概是因爲在沙漠裡的共同生活中，女性必須積極地參與勞動，而自然形成這種情形吧……。

現在，對於阿曼的女性而言，她們除了結婚以外是沒有將來可言的。與其他地方相似，由於經濟上的變化，有些制度正在慢慢地轉變中，但是，阿拉伯的俗語「女性的命運握在丈夫的手裡」已深刻在女性的心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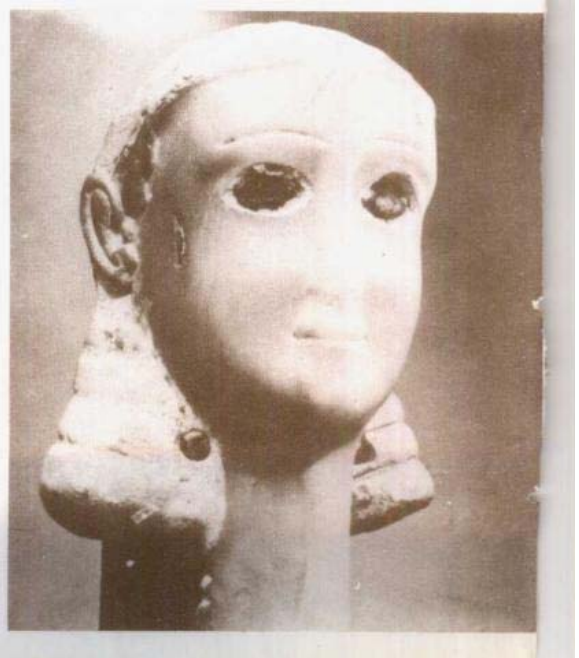


▲等待從未謀面的未婚夫的新娘。她的手與腳的指甲，染上顏色鮮濃的橘紅色彩。

◀葉門的少女。尼布爾所帶回的鮑連方德版畫。數世紀以來，她們都是這副模樣，當時的奴隸少女們並沒有戴上面紗。

▶帶著生病的小孩到外國人所開的診所去的阿曼婦人。她戴著傳統的面紗。

▼西曆紀元前，用雪花石膏所作成的阿拉伯婦人頭像。溫得爾·菲力滿斯在阿曼所發掘出的。



事實上，她們並非由來如此，在伊斯蘭教以前的時代，一般而言，阿拉伯的女性比現代的女性更自由，同時，也被視為是自立的人而受到尊敬，並且，還擁有個人的權利……。

穆罕默德曾說過：「天國在母親的腳下。」但是除了極少數的例子以外，阿拉伯女性的社會地位在暴君似的父親、兄弟與丈夫的支配下，被踐踏如草芥，她們如表示不滿，則將遭受「奴隸」的待遇。她們須生育子女、搬運東西、煮三餐、吃男性所吃剩下的食物。骯髒、不愉快的事都由她們去做。類似此事，在游牧民族的生活裡，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

至於出身階級的高低，我們暫且不提，因為游牧民族的女性即使家裡有奴隸，仍必須搭蓋帳篷，將之整理妥當，這些都是她們的事，同時，煮飯用的柴或糞等燃料的收集，也是她們分內的工作。此外，還要抽空照顧小孩。因此，在這裡的女性，當年齡到達二十八歲時，就因操勞過度而衰老得像個老祖母似的。而且，每天都受到阿拉伯室內遊戲般離婚之心理威脅，時有被逐出家門之虞，而這種威脅如刺在背，所以一天到晚都戰戰兢兢的，把悲哀埋在心理，生活得極為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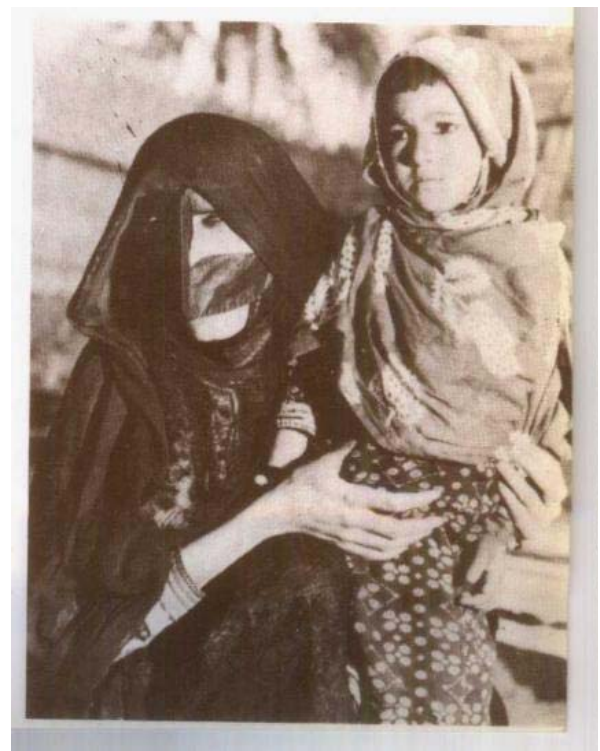
有關女性地位的問題，對於有心的伊斯蘭教改革者而言，是一項難以解決的問題。一夫多妻制（對他們而言，太太是趣味性的，要像穿新衣服般地時加更換。）的惡習，在「文明化」的二十世紀裡，不管到那兒，都有強烈的社會信條約束著。在這裡，必須替穆罕默德說句公正的話，他並非是把一夫多妻制導入阿拉伯社會裡的人，而是將此制加以節度的人……。

的確，穆罕默德對於廢止殺死女嬰的習慣有相當大的貢獻，而且，也同時把所有的女性永遠的禁閉在家裡。

面紗就是為此一規定而設的，而在伊斯蘭教以前的阿曼時代，它大概是不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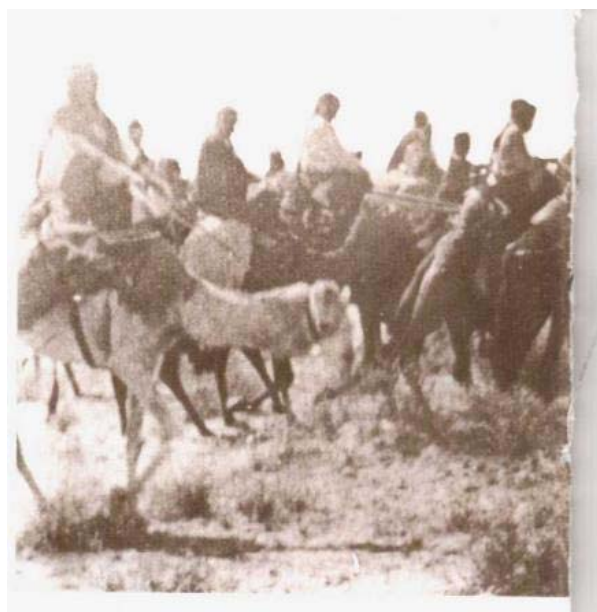
如果，我身為阿曼女性的話，以我的立場而言，毫無疑問的，寧捨「自由的」阿拉伯女性，而選就奴隸女性的地位。一般而言，自由的阿拉伯女性都很沈靜、馴良，卻像隻要供給很多物資的母牛般，毫無希望的活著，一天到晚都裹在布裡；在她的一生當中，無論是精神上，或肉體上，都像被關在堅固的牢籠裡般，過著無知與蒙昧的生活。如此，反不如作個不被關在牢獄裡的奴隸女性較自由，這些女性不用戴面紗，愛到那兒就到那兒，還可與自己心愛的男性一起走在街上。

＊取材自溫得爾·菲力蒲斯的「未知的阿曼」。



瓦哈布派的再興

不願接受變化的阿拉伯沙漠土著的生活方式，在西元一九〇〇年初期，成為想要統一阿拉伯使邁向新建設而高舉新瓦哈布主義旗幟進入戰鬥的阿布多·亞幾茲·伊朋·撒多所面臨的一個大障礙。以下的文章，是作為伊朋·撒多顧問的聖·約翰·菲力比，對於伊朋·撒多所陷入的複雜狀況的記載，特別是對於其著手改革沙漠社會的理由，有著很客觀的描寫。



內政方面，伊朋·撒多面臨了一個正面課題。阿拉伯在本質上，是由游牧民族所組成的國家。他們有很強烈的部族觀念與獨立心，這是阿拉伯人民的一個共通特色。把整體加以統一，並不是要造成一個專制國家，而是使國家成為一體，然而，這種努力均遭失敗。在歷史上，像這樣的目標在某種條件之下，可能會達成，但是，在阿拉伯社會風俗裡，這些條件的本質只是瞬息間，而無法長期地維持。

在沙漠上面的游牧民族社會裡，無論如何都無法造成永久性的政治體制。經常數百年、數千年，已經忠實地反映出這些國家的宿命條件。這個問題對這個國家而言，是建立在不變的自然條件上，因此，是不可能解決的，而伊朋·撒多卻想親自解決這個難題。

從瓦哈布帝國的興亡歷史中，伊朋·撒多得到一個教訓，那就是沙漠游牧民族內心的熱情，都是在偉大理想的影響之下鼓舞起來的，在這種情形下，才可造成共同的大義而有共同的行動；將這種偉大理想實際上去實現，就會使得燃燒的熱情到達白熱化狀態，也才有維持這個大義的可能。

就如同火燒山一樣，只要有燃料供給的範圍內，火是不會停止的。以此類推，燃料就是那些參與偉大理想而犧牲的人，他們不斷地去征服與擴大版圖，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是有某種界限存在的。

這種燃燒到達某種界限時，就像十九世紀初，征服全阿拉伯後的情形相同，火焰除了自己燃燒外，已無其他辦法可想了。在燃燒的過程中，即使沒有用沙或水來



►瓦哈布主義復活的西元一九一一年，在營地的阿布多·亞幾茲·伊朋·撒多。



◀西元一九一一年，瓦哈布派的駱駝部隊。他們高舉伊朋·撒多的旗子，和一〇〇年前祖先同樣的，正在作跨越沙漠之舉。

撲滅火焰的人出現，火焰本身也會慢慢地熄滅。在瓦哈布軍隊裡的土著，也許會有對立和抗爭的情況發生，以致變成任何一個侵略者的餌食，或者是引起了內部分裂。

這種現象，當瓦哈布帝國的勢力達到最高頂點時，急驟的發生了變化，那是因為土耳其軍隊的出現。而另一方面，對於已經被掠奪過的阿拉伯全境，因已失去了再掠奪的價值，故這種無可掠奪的戰鬥對土著也喪失了它的魅力。

另一方面，隨著穆罕默德·阿里的軍隊一同進入這個國家的就是戰利品。土著們爭先恐後地搶奪這些戰利品，最後，他們以神的正義之名為己辯護。如此，土著的良心輕易地獲救，各部族爭相去締結更有利的協定。全體的大義至此已消失殆盡。

在貝都因人的地盤上，從未有永久性的建築物。伊朋·撒多在完成這些計劃的過程中，慎重地考慮過，對於支配自己野心的條件，以作成慎重的結論，而且，他一定經過相當仔細的檢討這些條件後，才進行惟一的理論性選擇，這種選擇就是推翻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時代起，一直維持到現在而未變化過的貝都因社會基盤，以造成阿拉伯國家建立的基礎，而把全體國民的精神導向團結這一途來，這就是他所作的事業。

*取材自聖·約翰·B·菲力比的「阿拉伯」。

異教徒的禁城

除了信徒以外，伊斯蘭教不允許外人參加他們的儀式；麥加的祭儀對於非伊斯蘭教徒而言，也因而更具特殊的魅力。當然，對於大多數會把足跡印在聖都上的探險者們來講，他們對自己會進至麥加市區的事實，以及自己所作的記述都極感滿足。朝聖對於數百萬的伊斯蘭教徒而言，是幾世紀以來，具有重要且意義深遠的宗教體驗。究竟這種儀式對於他們有什麼意義呢？以下的文章，採自近代的旅行記錄。對於傳統儀式的重要性，特別是塔瓦夫——卡巴神殿周圍的儀式——有詳細的說明。

根據伊斯蘭教的傳說，紀元前一八九二年，神命令亞伯拉罕和他的孩子伊希馬艾爾，及伊希馬艾爾的母親哈加爾移居到這個山谷……。

在這裡，哈加爾與她的孩子住在一起，自己動手建設家園，等待從巴勒斯坦來的亞伯拉罕族長。但神指定在這裏建造神殿，並要亞伯拉罕帶人到這裡來祈禱。因此，亞伯拉罕毀掉這個家，在遺址上蓋了座方形的卡巴。據阿拉伯權威者說：麥加意即「家」的意思，這是古巴比倫語！……。

伊斯蘭法規定，所有的伊斯蘭教徒在前往麥加朝聖之前，一定要把全身洗乾淨。朝聖者須經過好幾個通道，參拜好幾個墳墓。比方說：參拜穆罕默德的最初傳道處、穆罕默德第一任妻子的墓、穆罕默德母親的墓、穆罕默德祖父的墓，以及其他無數個墓。當這些墓都參拜過後，就要去哈拉姆，也就是去「方形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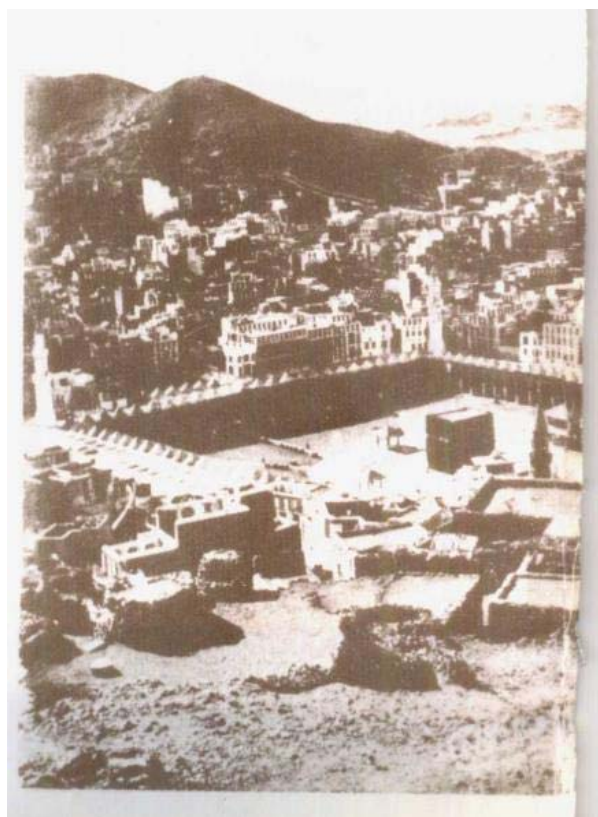
朝聖者同時要走進薩巴門，這是由兩個柱子構成的拱形建築物。朝聖者從門底下通過，一邊走一邊抬頭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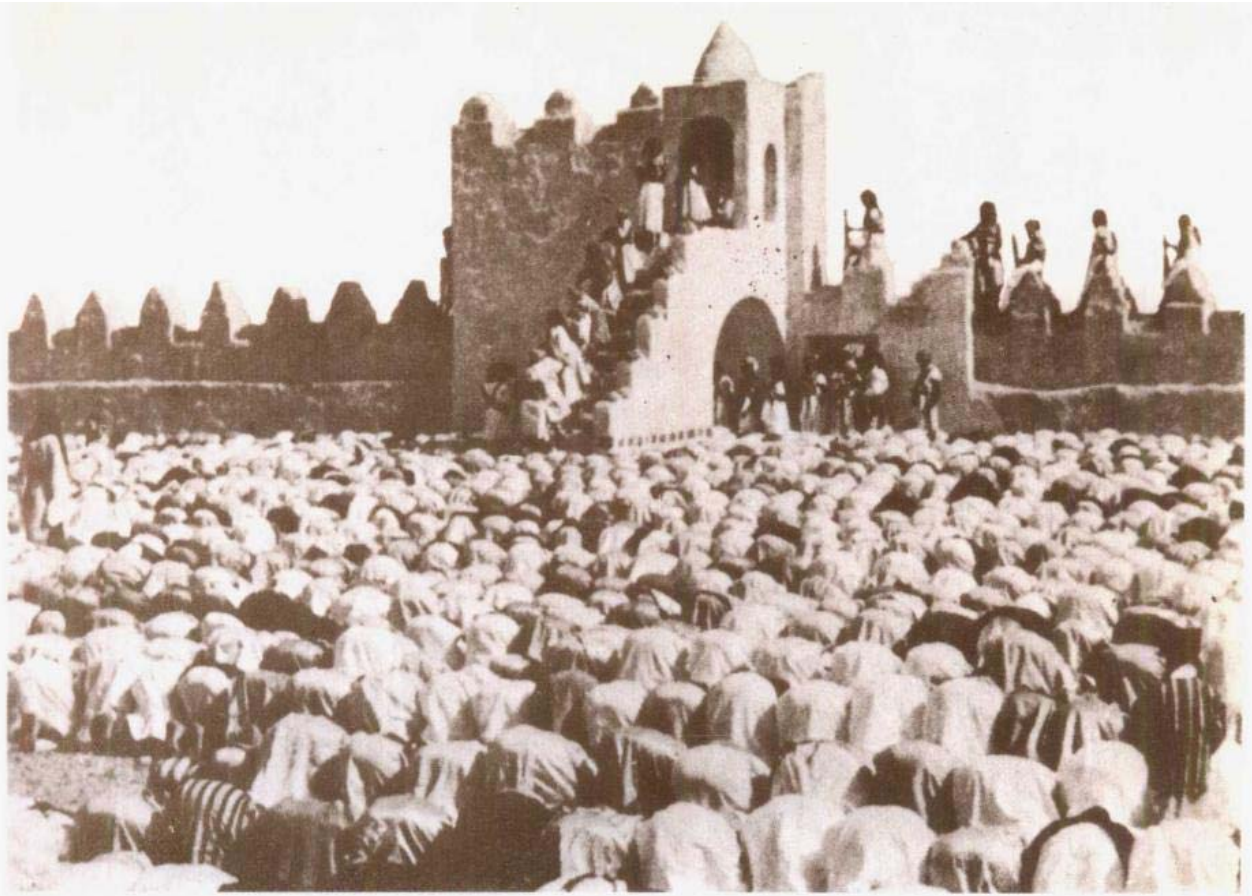


▲麥加附近的岩石。傳說穆罕默德為避干擾，而時常到這塊既安靜又清涼的石頭上來，靜坐冥想。

►重要的儀式將終了時，在麥加市牆外祈禱的信徒們，他們一起面向神聖的卡巴神殿伏下祈禱。

▼從蓋斯山上眺望方形的卡巴神殿。西元一九〇一年攝。朝聖時期以外，麥加市是個清靜的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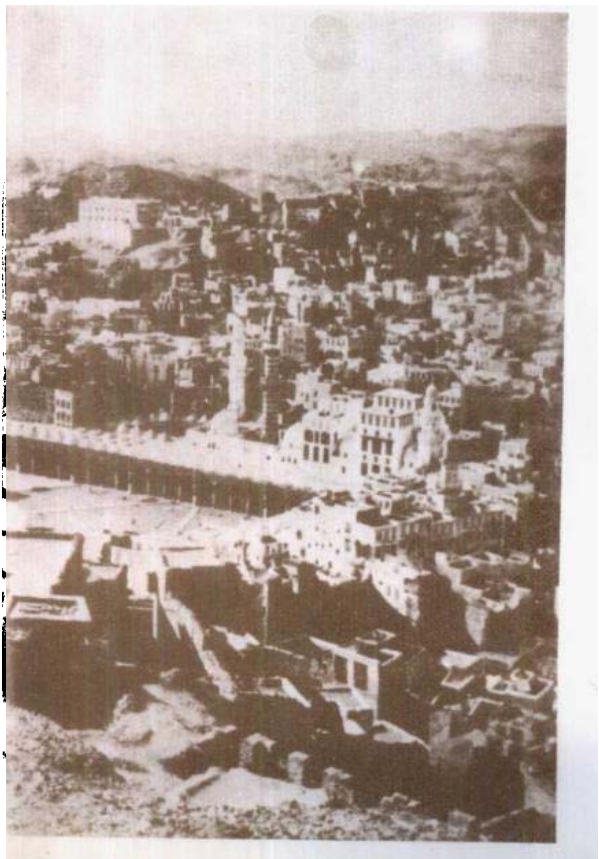


禱。接著又向卡巴的南邊前進，並繼續不斷地祈禱，而後是哈加爾、阿爾、阿斯瓦多，亦即朝黑石的方向前往。哈拉姆在麥加的中央……它四邊的角度，並不是標準的九十度。四邊都屹立著尖塔……沒有屋頂的內庭院，分佈了好幾條通道，正中央是卡巴，東側是亞伯拉罕的墓…。

黑石位於南外牆壁的角落，呈橢圓形，雖名為黑石，但略帶紅色……它被安置在圓形銀框

的窗子裡。石頭的表面像飲水碗般地凹進去，那是被數以百計的朝聖者摸過後形成的。根據伊斯蘭教的傳說，這塊石頭是從某一座行星上掉到地球上來的……伊斯蘭教的權威者說，伊斯蘭教徒崇拜這塊石頭已達盲目狀況……這塊石頭受到與國旗同樣的尊敬，國旗之所以受到尊敬，並不是為了旗竿上所掛的那塊布，而是因為她是王權的象徵……。到這裡來的朝聖者爭相親吻這塊石頭的情形，很難以筆墨來形容。

朝聖者到達聖都後，就要作「塔瓦夫」，也就是連續繞卡巴七圈的儀式。參加「塔瓦夫」儀式的條件之一，是必須要完全的乾淨，朝聖者的手須保持乾淨，最忌諱以手提鞋。「塔瓦夫」是從這塊黑石開始，朝聖者可以觸摸或親吻這塊黑石。朝聖者每繞行一圈，至少要祈



禱五次。

也有人是在每次的祈禱前後進行「塔瓦夫」，也有坐在擔架上，由四名男人抬著來進行塔瓦夫的。他們是印度人或是爪哇人，也有老人或奄奄一息的病人，他們爲了想在進行塔瓦夫的途中死去而來到麥加。伊斯蘭教徒認爲，他們若能死在卡巴聖地境內，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穿上「伊夫拉姆」的意義，根據伊斯蘭教的權威者的解釋，那是因爲亞伯拉罕所穿的衣服質料很粗糙，對忠實的信徒而言，具有拋開奢靡，返樸歸真之意。人類原本不分貧富，來到這個世界穿上衣服生活，又留下衣服，離開這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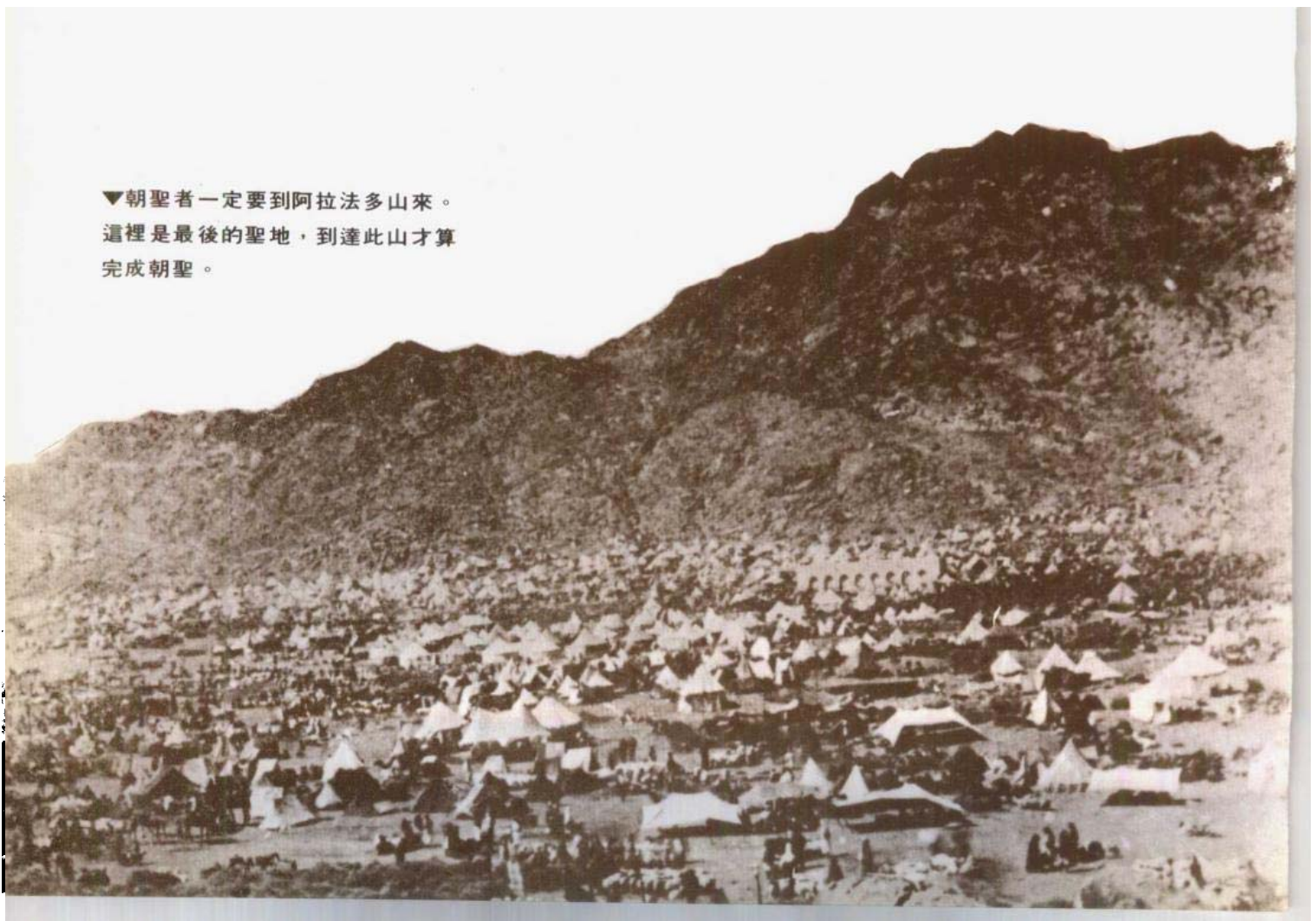
按照規定，到聖地麥加參拜過後的朝聖者，同樣地要穿上伊夫拉姆，到阿拉法多山去。從麥加到阿拉法多須費時六個小時。這個聖地是爲山所包圍的平地，附近有座「慈悲的山」，也有人稱它爲阿拉法多山，它是座石頭丘陵。這個名稱的由來，有人說因爲這裡是亞當與夏娃的相識地，另外，據說大天使加百列告訴亞伯拉罕：

「把你的罪坦白的說出，學習我教你的祭儀。」

伊斯蘭教徒站在這裡時，才算完成了朝聖的全程。

＊取材自 S·史比羅·貝的「伊斯蘭教徒的朝聖」

▼朝聖者一定要到阿拉法多山來。
這裡是最後的聖地，到達此山才算
完成朝聖。



摩爾人的囚下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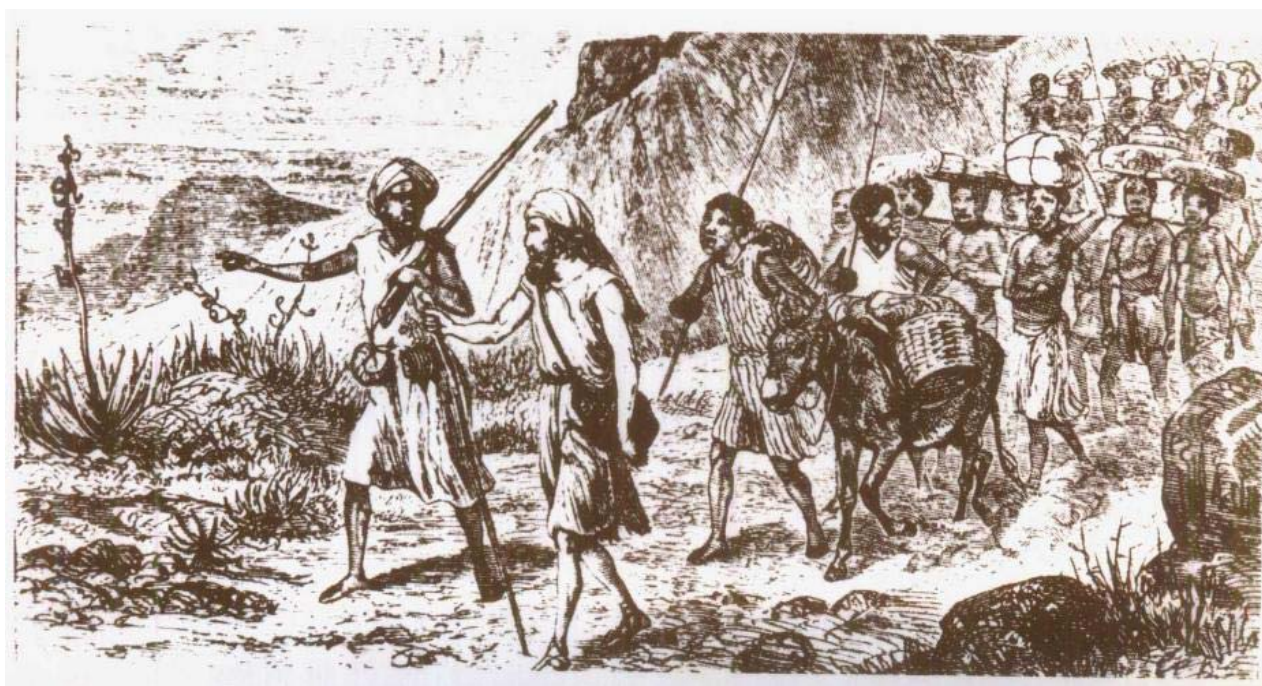
▲蒙哥·帕克。有名的非洲探險家之一。他從尼日河上游一直往下到河口探險，途中不幸死亡。

蒙哥·帕克是位意志堅強、才氣洋溢的人物。他在沒有偽裝，不了解當地方言，又無探險經驗的情形下，到達非洲內陸。途中，他所攜帶的東西全被盜走，又被一羣伊斯蘭教徒「摩爾人」擄去。以下的文章是他所著「生涯與旅行」中的精華，記載他與這個地區的君主，即名為阿里的老人會面時的情形，和他被摩爾人抓去時的遭遇。

五點左右，我們到達阿里所住的地方具納文，出現在我眼前的是數不清的大帳篷。在這片廣大的地方，帳篷毫無秩序的散佈著，帳篷與帳篷之間有一大群駱駝、羊和牛。我們在黃昏之前到達了這個紮營地，而且懇求許久才獲得一點水喝。

當他們發現我的來臨時，正在水井旁打水的人扔掉水桶，帳篷裡的人也立刻騎上馬，男女老幼都向我跑過來。瞬間，我被群眾包圍，幾乎無法動彈。有的人拉我

▼前往市場的一個奴隸團體。跟許多探險家同樣，蒙哥·帕克對奴隸商人的行為極為痛恨，但是探險途中，他仍會受到奴隸商人的幫助。



的西裝，有的人拿我的帽子，有的人則仔細地一個一個檢查我上衣的鈕扣，有的人高叫「拉·伊魯拉哈·艾爾·阿魯拉哈·穆罕默德·拉斯魯·阿拉」（這句話是說，除了阿拉，沒有真神，穆罕默德就是神的先知），要我反覆地講這句話，好像在向我威脅似的。

我們來到王的帳篷。男女老幼一群人已擠滿了帳篷，阿里王坐在黑皮沙發上，正在刮鬍子，女傭人把鏡子拿到他前面。他看起來已經很老了，具有阿拉伯人的血統，留著很長的白鬍子，樣子顯得不很高興。他像是要在我身上發洩什麼似的，狠狠地盯著我，摩爾人問我會不會講阿拉伯語，當我回答說不會時，他們似乎覺得很不可思議地閉緊了嘴巴。

隨侍在王身邊的傭人，尤其是貴婦人們，提出了許多問題，把我的服裝由上到下仔細檢查，連口袋也不放過，甚至要求我把上衣脫掉，把白皮膚顯示給他們看。

這些貴婦人們無知得連我的手指腳趾，也一一地點數，而臉上明顯地露出懷疑我不是人類的表情。

不久，巫師向王上報告，祈禱的時間到了。當群眾散去之前，翻譯的摩爾人告訴我，阿里王可能會有禮物送給我；我向周圍看了一下，有幾位少年正把野豬帶出來，他們把野豬捆在帳篷周圍時，阿里王向我招呼說：「把豬殺掉當糧食！」

雖然，我已經很餓，但是，我知道豬是摩爾人最嫌棄的動物，無論如何，我不能吃，因此，我向王表明，這種食物我從未吃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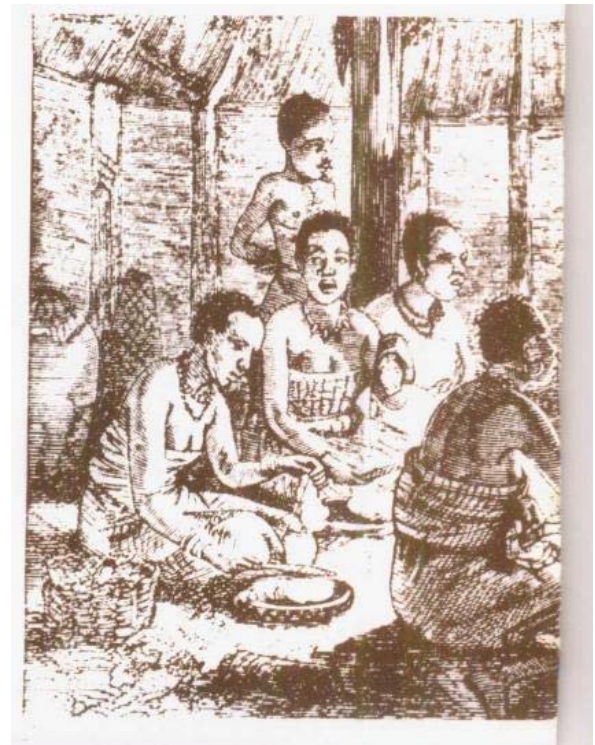
於是，王上命令少年們把豬放開，從他的動作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希望繩子解開後，豬會立刻衝到我這邊來。因為他們相信，豬和基督教教徒之間，有很深的敵意。然而，令他們失望的是，當豬得到自由後，就任意向其他人襲擊，有些豬甚至逃到王所坐的椅子之下。

於是，這個集會解散了，我被帶到阿里王奴隸長的



▲蒙哥·帕克，當地的人對他的皮膚與衣服感到好奇和困惑。

▼在婦人及其女性親戚的小屋裡過夜的蒙哥·帕克。她們對於從摩爾人手中逃出來的帕克深表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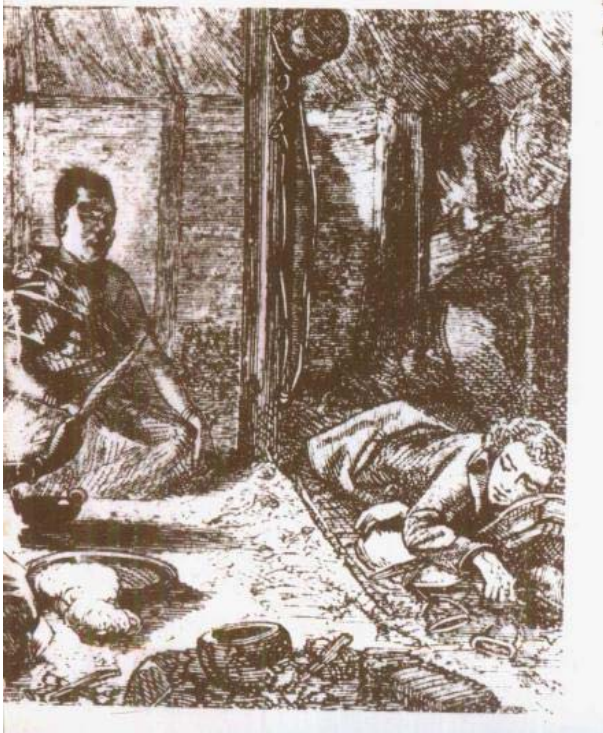




帳篷處，雖然我到達了此地，但是，卻不能進入帳篷內，而且連帳篷內的東西也不讓我摸。當我向他們要求吃的東西時，他們總算用鹽水煮了一碗少量的玉米給我吃，以後，我就在帳篷前面的沙上，被一群好奇的土著包圍著，過了漫長的一夜。

＊取材自蒙哥·帕克的「生涯與旅行」

►蒙哥·帕克想從一名老人的手中接過水桶來飲水，卻遭到拒絕，只好和牛一起喝水。老人拒絕的原因是他認為基督教徒的嘴巴會把他的水桶弄髒。



克拉伯東的死

理查·蘭德是休福·克拉伯東所雇用的僕人。他是出生於康瓦耳的年輕人。當時的克拉伯東剛從非洲旅行歸國，聲名如日中天。蘭德去拜訪克拉伯東，請他作為探險的夥伴。當時，兩個人都沒有料到會發現寶貴的記錄而帶回祖國，更沒想到，會只剩蘭德一人生還。以下的文章，是蘭德對於克拉伯東之死的記載。

十三日早上，當我醒來時，聽到主人的喉嚨裡發出奇怪的聲音，同時，也聽到主人因呼吸困難而喘氣著。

這時候，主人用低沉而急促的音調叫著：「理查！」我立刻走到主人的身邊。主人把背伸直坐起，眼睛看了看周圍。使我非常驚訝的是他的手脚好像已經不能動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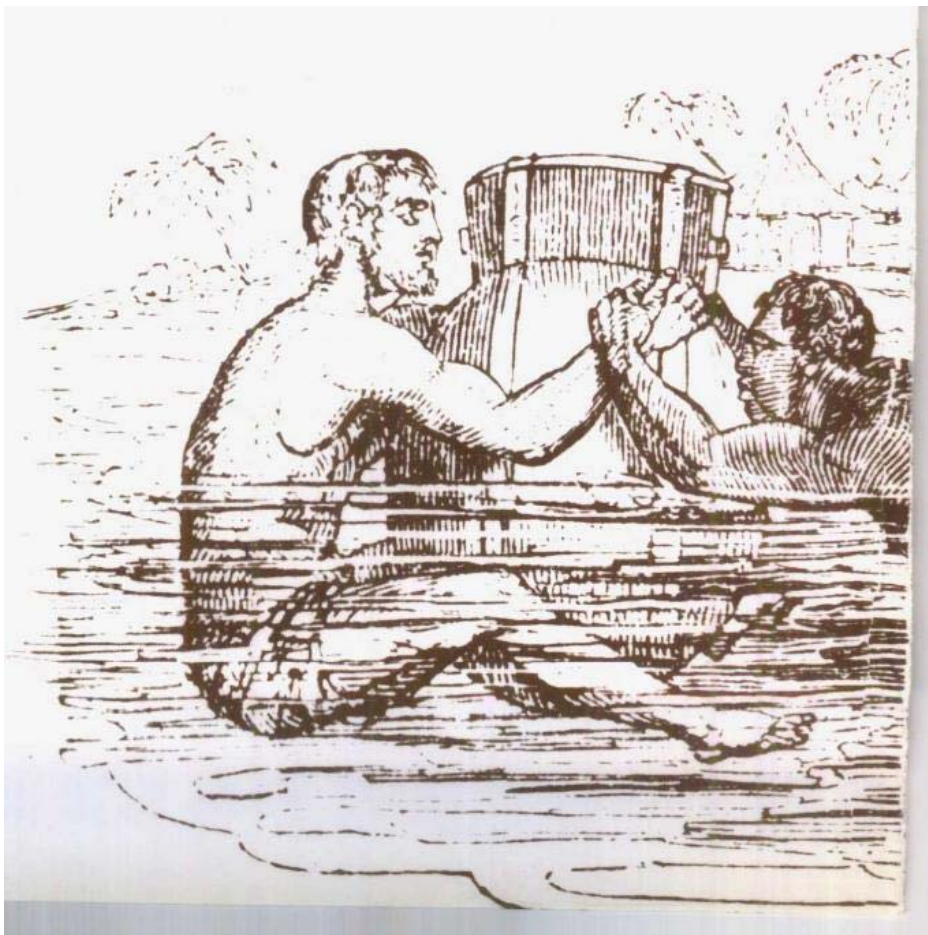
他似乎想站起來，於是我用雙手抱起主人，就在這時，我感覺到主人的心跳加速，又逐漸的慢下來，因此猜想主人大概是熟睡了，或是喪失意志了吧！我把主人的頭靠在我的左肩上，主人蒼白的臉色一直看著我，好像要說什麼似的，嘴巴一直開噏著，可是，卻講不出話來，不久，主人的心臟停止跳動，眼睛再也不睜開了。

一段時間，我把死去的主人用雙手緊緊地抱著，心裡充滿了哀傷。幾秒鐘以前，這個還會活動的身軀，他的靈魂真的飛走了嗎？我不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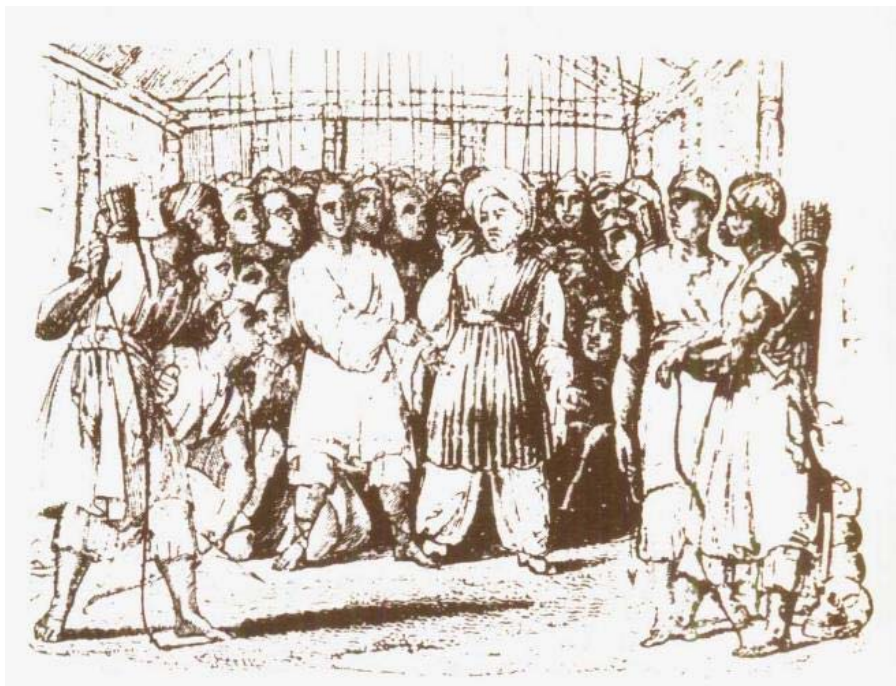


▲穿上阿拉伯服裝的理查·蘭德。蘭德二十三歲時和克拉伯東一起到非洲旅行。當克拉伯東死了之後，他單獨一人，費盡千辛萬苦，總算來到海岸地帶。

▼蘭德著書中的插圖。利用浮桶過河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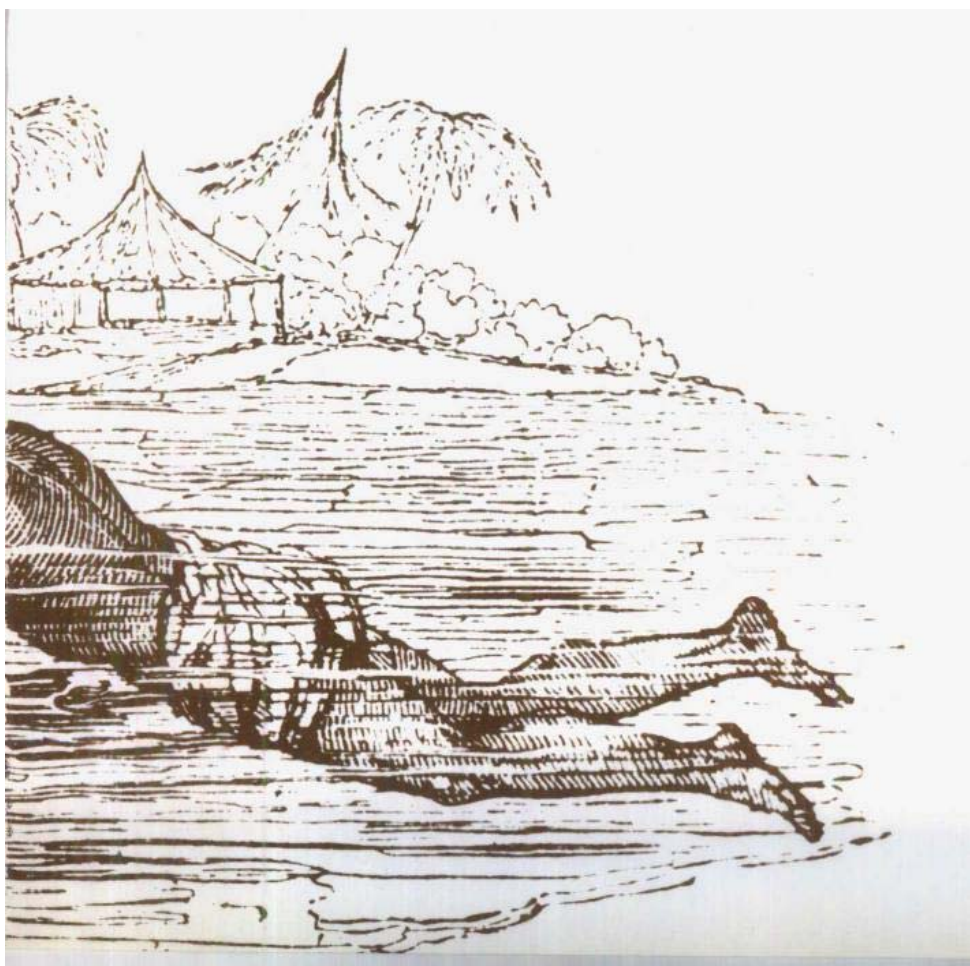


►在蘭德旅行的歸途中，所遭遇到的最危險經歷之一，而他巧妙的避開了以喝毒藥表明自己不是這個部族的敵人的試罪法。



停了一會，我放開主人，握一握我所敬愛的主人的手。可是，這隻手冷冰冰的，毫無生氣，沈重的自我手上垂下。神啊！這苦悶的時刻裡我眼淚不停地流著，坐在死去的主人身邊。我向在天之神祈禱，請祂降下慈悲，連我的生命也一併招回吧。

*取材自理查·蘭德的「克拉伯東最後的非洲探險記錄」



多亞雷古族與 亞歷山得琳・狄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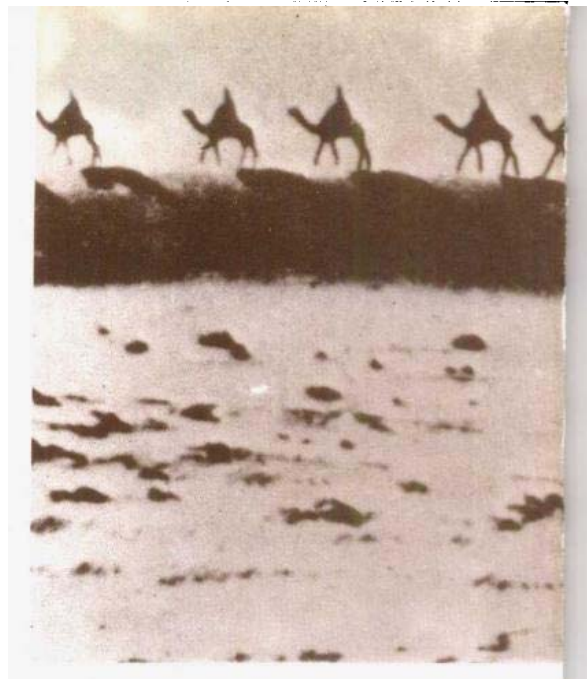
亞歷山得琳・狄娜是位年輕、富有與充滿魅力的女人，在非洲世界遇到她的人，都深切地感覺到她超人的才智。活躍於非洲的她具有敏銳的觀察力，並能生動地記述出見聞。以下這篇文章是西元一八六九年，她的信件之一。（在這一年，她為多亞雷古人所殺）由信裡可看出，她對沙漠土著有很仔細的觀察。這封信是描寫她在阿爾及利亞多亞雷古族的最高酋長伊丘奴坦的保護之下，與土著會面的情形。

穿著奇妙禮服的伊丘奴坦與他的全體侍從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一行人穿著五顏六色的騎馬裝束，外觀壯麗，似蛇般蜿蜒的駱駝隊伍——我從沒見過這麼偉大的場面。

多亞雷古族很顯然的與其他阿拉伯民族不同，男性都很高，體格健壯，與阿拉伯人的瘦高樣子完全不同。同時，也沒有一般阿拉伯人特有的鷹鉤鼻，和令人聯想起猴子的臉。一般傳說他們屬於歐洲血統——那真是令人難以相信，因為他們的皮膚呈褐色。

他們的笑法很獨特，只要聽過一次，終生難忘，我們聽了他們的笑聲後，整天就學習他們的笑法，好像一個人剛學會一首歌後，就整天反覆地唱著這首歌。他們還會發出一種奇妙的聲音，這種聲音是對駱駝的吆喝聲。因為發出這種聲音已成為他們的習慣，所以在談話中常會夾雜這種吆喝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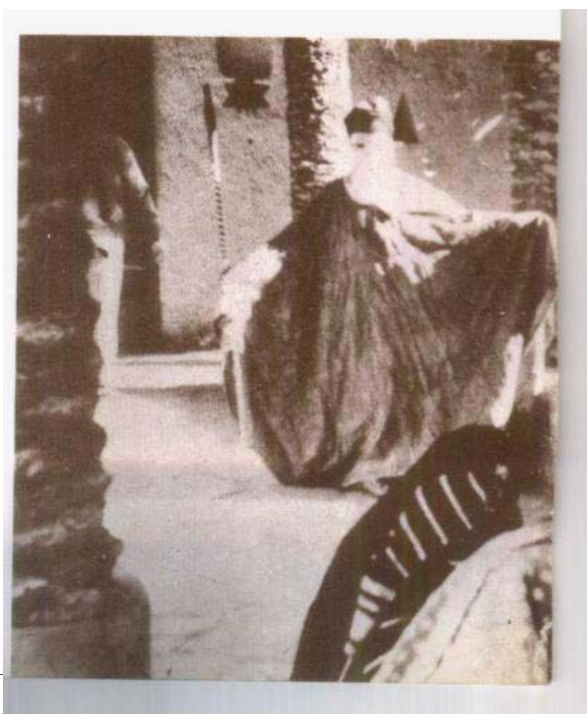
與阿拉伯人不同的是，他們顯得非常活潑，對任何東西都很有興趣，過著粗線條的生活。東方女性柔和的美，在他們的女性身上根本看不到。他們對我懷有強烈



▲背景是地平線，正在橫越沙漠的駱駝隊商。希爾艾多的舊照片。幾世紀以來，多亞雷古人就用這種方式，在自己支配範圍內的沙漠裡旅行。

▶亞歷山得琳・狄娜。死在撒哈拉沙漠裡的荷蘭女繼承人。

▼正在內院優雅跳舞的多亞雷古士兵。





的好奇心，使我難以應付，然而，我也不願引起無謂的糾紛。他們有追根究底的特性，對旅行者而言，他們的舉動多少令人感到不安，不過，在我眼中看來，他們又比遲鈍不活潑的人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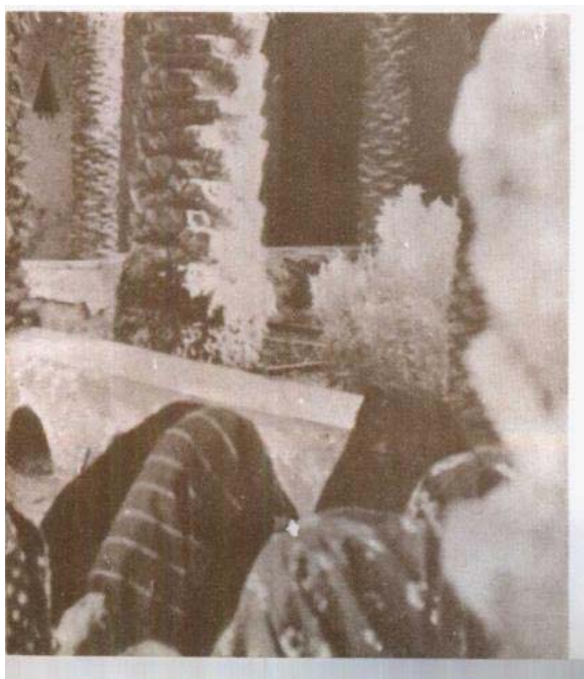
在外人的眼中，他們是自傲的一群，這絕對不誇張。雖然，他們不會主動的去傷害人，但是，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自認為是最優秀的種族。他們就像土耳其人對待農民、士兵般地對待阿拉伯人，像暴君似地君臨這個地區的住民。

起初，他們對我們很親切，雖然他們的好奇心過強了點，（當我們初次看到他們時，心裡嚇了一跳，他們也同樣地嚇了一大跳）一群又一群的人爭相來看阿爾及利亞「很白，很美麗」的女人。剛開始，他們只是覺得



很有趣，但是後來的舉止卻愈來愈隨便。我把這種情形告訴伊丘奴坦，伊丘奴坦立刻命令他們不得再有如此不禮貌的行為，伊丘奴坦本身是位很有禮貌的人。

＊取材自培內羅布·格勒斯東的「亞雷格西奴的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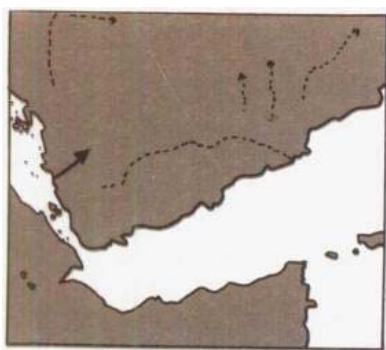


探險家略傳

G · 威曼 · 白瑞 (阿布都拉 · 孟許)

G. Wyman Bury (Abdulla Mansur)

1874 ~ (?) 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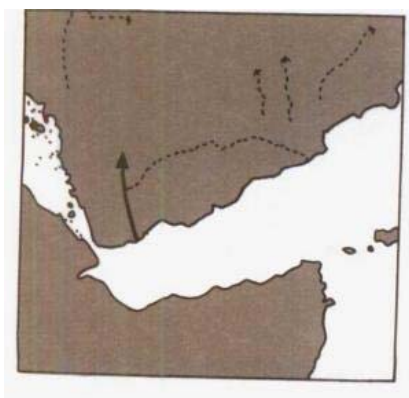
(?) : 在阿拉伯的英國陸軍服務。與阿拉伯人一起生活，學習阿拉伯語。

1908: 計劃橫越葉門到內志旅行，因遭土耳其人的反對而使計劃受挫。

1913: 在沙那渡蜜月。

1915 (?) : 任蘇伊士運河地區的情報首長。

W · B · 哈里斯



W · B · Harris

1866 ~ 1933 英國

1892: 關懷反土耳其的戰鬥而前往沙那，在這個都市附近遇到伏兵，及時逃走。以後出版了不少有關自己旅行的著作。

丹尼爾 · 候東少校

Major Daniel Houghton

1740 (?) ~ 1791 愛爾蘭

1790 ~ 1791: 受非洲協會之託到通木波克托。從岡比河向東出發，越過岡比河和塞內加爾河到辛賓，以後即行蹤不明

(參看 P.122 頁地圖)

卡爾斯坦 · 尼布爾

Carsten Niebuhr

1733 ~ 1815 德國

1761: 得到丹麥王的支援，和六個人組成的學術調查隊從哥本哈根出發。

1762 ~ 1763: 到達吉達。在葉門高地和葉門北部旅行。並探險了提哈馬。

1763: 從穆哈出發到葉門的首都沙那，在此停留了十天又回到穆哈。

1764 ~ 1767: 只餘尼布爾一人到印度旅行，又經過馬斯開特、波斯灣、伊拉克、哈拉坡回到哥本哈根。

(參看 P.66 地圖)

古斯塔夫 · 納赫提格爾

Gustav Nachtigal

1834 ~ 1885 德國

1869: 自普魯士王處接到任務，帶著禮物送給波奴的蘇丹。到惠桑旅行，又去探險提貝斯底山。

1870 ~ 1874: 橫越撒哈拉到查德湖。訪問了塔法、哥多費，又沿著尼羅河谷到達開羅。

1882: 被任命為駐突尼斯的德國領事。

1884: 以帝國顧問的身分訪問西非，使多哥和喀麥隆合併。

(參看 P.154 地圖)

休福 · 克拉伯東

Hugh Clapperton

1788 ~ 1827 蘇格蘭

1822 ~ 1825: 跟第南和烏得涅一起從的黎波里到尼日河。是最初看到查德湖的歐洲人之一。參加隊商到卡諾去，卻在索可托被阻止前往尼日河。

1825 ~ 1827: 與僕人蘭德想從巴塔格力到尼日河去。渡過布沙的瀑布，又在索可托被阻止前進，最後死於此。

(參看 P.122 地圖)

伊朋·巴突塔 穆罕默德·伊朋·阿布都拉

Ian-Batuta (Mohammed Ibn Abdulla)

1304~1377(?) 摩洛哥

1325~1327:到麥加朝聖。

拜訪了伊斯堪達利亞(亞歷山大)、開羅、上埃及。在大馬士革參加到麥加朝聖的隊商。以後,訪問了巴格達,在中東一帶廣泛地旅行。

1327~1330:住在麥加。

1330~1332:前往東非,接著又去沙奴亞、亞丁等地,順著非洲沿岸航行,後來又繞著阿拉伯半島沿岸航行,從索法爾到達波斯灣。

1332~1349:在中亞、印度、中國旅行。

1349~1353:從丹吉爾到通木波克托,到達尼日河畔的西拉。

(參看 P.66、122 地圖)

狄克生·第南

Dixon Denham

1786~1828 英國

1822~1825:與克拉伯東和烏得涅想橫斷撒哈拉沙漠到尼日河去。最初看到查德湖的歐洲人之一。爲了探險查利河而與同伴分手。在古卡瓦和克拉伯東會合,橫越撒哈拉到黎波里。

1825:被任命爲獅子山國解放後的非洲人督察。

1828:被任命爲獅子山國的副總督。

(參看 P.122 地圖)

亨利·杜維里爾

Henri Duveyrier

1840~1892 法國

1857:到北非旅行。

1859:從阿爾及利亞到撒哈拉的哥勒亞旅行。訪問塔西林阿傑,廣泛地探險沙漠。與多亞雷古族共同生活。

1864:出版「北方的多亞雷古人」一書。

(參看 P.154 地圖)

佛南·霍羅

Foureau Foureau

生卒年不詳 法國

1868~1898:數次從阿爾及利亞的白宅到撒哈拉內部旅行,對沙漠情形相當了解。

1898~1900:在拉米少校所指揮的陸軍護衛隊保護下,率領遠征隊跨越撒哈拉到蘇丹,又進至查德湖。在克塞里打敗波奴人的軍隊,證明了有良好裝備的軍隊,也可以橫越被多亞雷古人所支配的沙漠。

(參看 P.154 地圖)

弗雷得利齊·孔拉特·侯勒曼

Frederick Konrad Horne-mann

1772~1801 德國

1796:向非洲協會報告其非洲計劃路線。

1797:從馬賽向埃及出發。

1798~1799:偽裝成伊斯蘭教徒,和隊商到西瓦,接著又到墨爾蘇奎,在這個地區探險了七個月。

1800:和波奴人的隊商一起橫越撒哈拉,到達卡西那,由此南下到尼日河。

1801:到達尼日河,才行進一天,就死於波卡尼。

(參看 P.122 地圖)

貝特蘭姆·西尼·湯瑪士

Bertram Sydney Thomas

1892~1950 英國

1920~1930:任駐伊拉克夏特拉的政務官,曾在多蘭士、約旦服務過。以後成爲馬斯開特·阿曼的蘇丹的財政顧問。

1926:從阿曼灣到波斯灣岸邊的阿茲·夏力亞旅行。

1928~1929:到索法爾一帶旅行。

1930:從索法爾橫越大沙漠。

1931:跨越向那完成探險,抵達波斯灣岸的多哈。

(參看 P.85 地圖)

彼得·佛斯卡爾

Peter Forskal

1736(?)~1763 瑞典

1761:以植物學家的身分參加

尼布爾學術調查隊，從哥本哈根向阿拉伯出發。

1762～1763：到達吉達。旅行葉門高地和北葉門，一個人到丘陵採集植物標本。

1763：向沙那出發，在泰茲染上熱病，死於亞林。

1775：遺稿「埃及・阿拉伯植物誌」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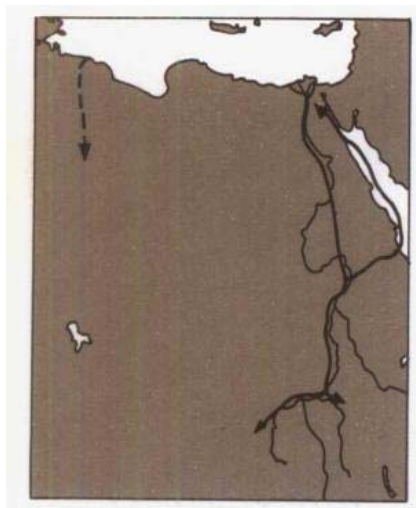
（參看 P.66 地圖）

亞歷山得琳・狄娜

Alexandrine Tinné

1839～1869

荷蘭



1863～1864：從喀土木到巴拉爾加札爾旅行。以後又到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

1869：想橫越撒哈拉沙漠，結果，從墨爾蘇奎出發後，被阿哈加爾部族殺害。

亞歷山大・戈登・雷因少校

Major Alexander Gordon
Laing

1793～1826 蘇格蘭

1822：爲了開拓通商貿易與廢止奴隸制而被獅子山國總督派遣到岡比亞和曼丁。對尼日河的探險開始發生興趣。

1825～1826：爲了探險尼日河，從的黎波里出發，橫越撒哈拉到達通木波克托。

1826：從通木波克托出發沒多久就被阿拉伯人殺死。

（參看 P.122 地圖）

阿道爾夫・歐渥維

Adolf Ouerweg

1823～1852

德國

1850～1852：參加理查生與巴特的遠征隊。從的黎波里向查德湖和尼日河出發。

三個人到達查德湖之前就分手，歐渥維抵達查德湖後得了重病。也探險了查德湖，要和巴特一起到通木波克托出發之前去逝。

（參看 P.122 地圖）

阿瑟・約翰・賓・華威爾

Arthur John Byng Wavell

(?)～1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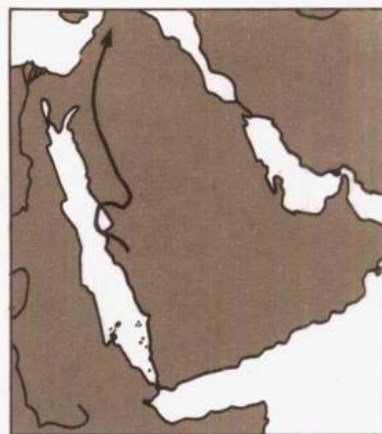
英國

1891：到沙那旅行。

1908～1909：往麥加朝聖。旅行中的一部分路程是利用漢志的鐵道。

1910：探險中、南阿拉伯地區。

1915(?)：在東非洲召集了廣爲人知的華威爾私人軍隊。



1916：遇伏兵被害。

約瑟夫・李奇

Joseph Ritchie

(?)～1818

蘇格蘭

1818：從的黎波里到惠桑止的旅程中，指揮了萊恩與貝爾佛特等人的遠征隊，在墨爾蘇奎患瘧疾而亡。

（參看 P.122 地圖）

約瑟夫・彼茨

Joseph Pitts

1663～1731(?)

英國

1678：在北非的海上爲海盜抓走，被當做奴隸賣掉。

1685：和主人到麥加朝聖，是第一位到麥加朝聖的英國人。

1704：出版第一位到麥加朝聖所寫的真實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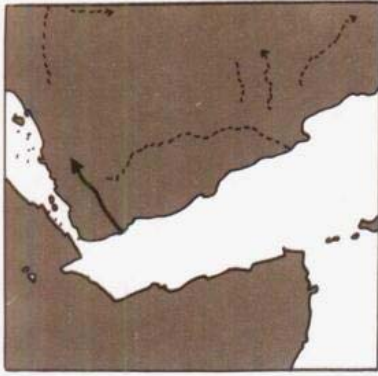
約瑟夫・哈雷維

Joseph Halévy

1827～1917

法國

1869～1870：訪問葉門，調查馬阿利普水庫的廢墟。並參觀了古代的各城市，收集了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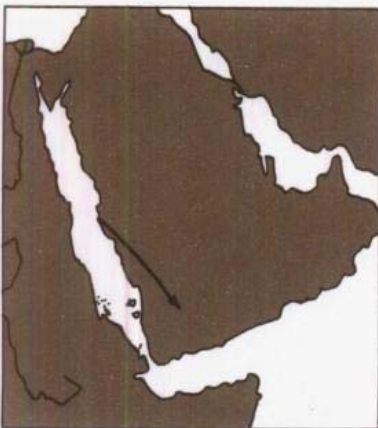
六〇〇件的西姆亞刻文。同時造訪了住在納求蘭的猶太人殖民地。

約瑟夫·湯瑪士·阿諾得

Joseph Thomas Arnaud

1812～1884

法國



1840～1841：在穆罕默德·阿里的財政支援下，二度遠征至尼羅河。

1843：與一群土耳其人從吉達到馬阿利普水庫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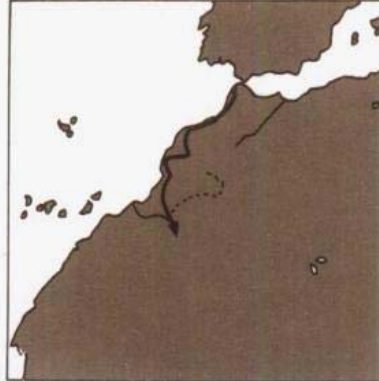
約翰·大衛生

John Davidson

1797～1836

英國

1835：以醫生的身分到摩洛哥



旅行。

1836：計劃從摩洛哥出發，經茅利塔尼亞到通木波克托以橫越撒哈拉沙漠。從摩洛哥出發後的第六個星期不幸被殺。

約翰·雷得亞德

John Ledyard

1751～1789

美國

1776～1779：與科克船長一起作最後的航海，在堅決號船上當二副。

1787：從漢堡步行到聖特貝提斯布魯克，被蘇聯警察驅逐。

1788：受非洲協會的委託，從埃及橫越撒哈拉到通木波克托

1789：在開羅找尋隊商中死亡。

約翰·路德維·布爾克哈特

Johann Ludwig Burckhardt

1784～1817

瑞士

1806：訪問英國時，答應非洲內陸發現促進協會雇請他去探查尼日河的水源地之要求。

1810：偽裝成土耳其人，自稱是伊布拉辛·伊朋·阿布多拉，學習伊斯蘭教的習俗和阿拉

伯語。

1812：到巴勒斯坦和敘利亞旅行。

1813～1815：沿著尼羅河到紅海的港口斯瓦慶旅行。從吉達到麥加朝聖。其旅行記是到此地來的旅行者必讀之書。

1816：疲憊不堪地回到開羅。

（參看 P. 66 地圖）

威爾惠姆·鮑連方德

Wilhelm Baurenfeind

(?)～1763

德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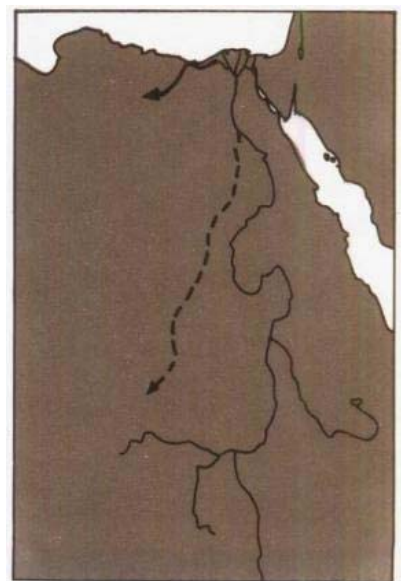
1761：和尼布爾學術調查隊一起從哥本哈根出發到阿拉伯。

1762：抵達吉達。到葉門北部旅行。

1763：從穆哈到葉門的首都沙那去，在此停留了十天，又回到穆哈。在孟買途中，死於船上。

（參看 P. 66 地圖）

威廉·喬治·布朗



William George Browne

1768 ~ 1813 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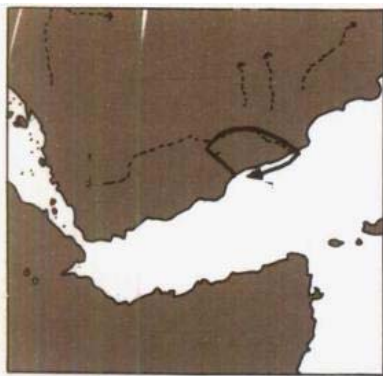
1792: 探險西埃及沙漠, 成為自亞歷山大帝以來, 第一位訪問西瓦綠洲的歐洲人。

1813: 在貝魯夏的達布里茲附近被殺。

威廉·哈羅得·英格拉姆斯

William Harold Ingrams

1897 ~ 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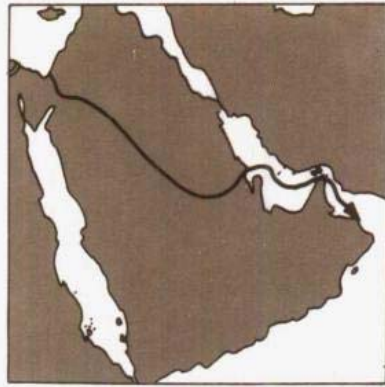
1834: 被任命為駐穆卡拉的顧問。與妻子得琳嘗試去了解住在哈德拉茂地區的游牧民族。

1937: 使西夫爾和穆卡拉的蘇丹進行交涉協定。調停哈德拉茂部族間的紛爭, 並使之簽定英格拉姆斯休戰條約。到內陸旅行, 訪問了住在大沙漠周圍的謝阿爾·貝都因人。

(?): 與妻子得琳作了數次的旅行, 得到國立地理學會所頒贈的獎金和國立亞洲協會的青銅獎。

威廉·幾佛德·帕爾格雷佛

William Gifford Palgrave



1826 ~ 1888 英國

1862: 與一名叫巴拉卡的敘利亞人橫越內夫德沙漠, 到達內志, 再向荷夫與卡提夫前進, 成為第一位由西向東橫越阿拉伯半島的歐洲人。

威爾福力·史卡文·布朗特

Wilfrid Scawen Blunt

1840 ~ 1922 英國

1858 ~ 1869: 英國外交官。

1878: 為購買阿拉伯種馬, 與妻子和一群貝都因人從大馬士革到內志去。經由內夫德沙漠到波斯灣旅行。

(參看 P. 85 地圖)

威爾福瑞德·帕垂克·謝西格

Wilfred Patrick Thesiger

1910 ~ 英國

1930: 被任命為格洛斯特公爵的衣索匹亞使節團名譽隨員。

1934: 在衣索匹亞探險阿瓦士河。

1935 ~ 1939: 在蘇丹政府的支援下, 從喀土木到塔法山地以及提貝斯底山脈探險。

1945: 參加研究抑制沙漠蝗蟲蔓延的團體。對大沙漠發生興趣。

1945 ~ 1950: 在南阿拉伯作廣泛的旅行。二度橫越大沙漠。
(參看 P. 85 地圖)

保爾塞維爾·弗雷特斯陸軍上校

Colonel Paul-xavier Flatters

1832 ~ 1881 法國

1870(?): 與法國軍隊被派遣到阿爾及利亞。

1880: 到阿哈加爾山脈東北的撒哈拉去探險, 指揮這個遠征調查隊。

1881: 遠征遭到多亞雷古族的攻擊, 幾乎全軍覆沒, 弗雷特斯被殺。

(參看 P. 154 地圖)

查理斯·蒙特古·道提

Charles Montagu Doughty

1843 ~ 1926 英國

1875: 到大馬士革。

1876 ~ 1878: 從大馬士革到內志內部。訪問了塔馬、海爾、布雷、烏內沙。也到達紅海沿岸的吉達港。

1888: 出版「阿拉伯沙漠旅行記」。此書成為這個地區的權威書籍。

(參看 P. 85 地圖)

查爾士·尤金·得·佛寇神父



Abbé Charles Eugène de Foucauld

1858 ~ 1916 法國

1881: 在布·阿馬納和阿爾及利亞的叛亂者作戰。到摩洛哥旅行。

1890: 加入天主教 Trappist 修道會。

1905: 在撒哈拉的培滿拉塞多之地蓋了座教堂，而在這裡祈禱和研究多亞雷古人的生活。

1916: 被懷有敵意的多亞雷古人殺死。

哈里·聖·約翰·布里幾爾
菲力比

Harry St. John Bridger Philby

1885 ~ 1960 英國

1915: 駐伊拉克的英國官員。

1917 ~ 1922: 在阿拉伯與中東作廣泛的旅行。

1930: 改奉伊斯蘭教。任沙烏地阿拉伯的阿布多·亞幾茲·伊朋·撒多王的顧問。

1931: 從荷夫出發，跨越阿爾

加福拉沙漠，南下到向那，從向那再轉向西邊橫越大沙漠到阿茲·史賴伊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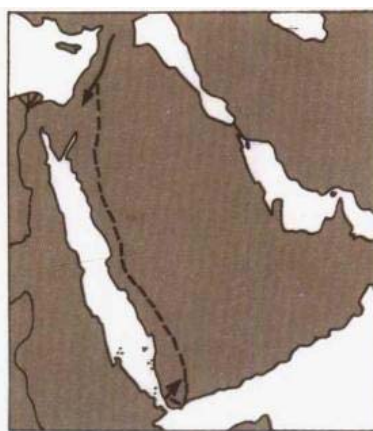
1936: 從麥加到亞丁灣的穆卡拉旅行。

(參看 P. 85 地圖)

烏爾里齊·亞斯帕·希辰

Ulrich Jaspar Seetzen

1767 ~ 1811 德國



1802 ~ 1805: 經維也納和伊斯坦堡到小亞細亞、敘利亞、巴勒斯坦旅行。

1806: 訪問約旦和死海。

1807 ~ 1809: 在埃及住了二年，探訪金字塔、瀑布和卡倫湖。

1809: 到麥加朝聖。

1810: 從麥地那到穆哈。

1811: 在泰茲被毒死。

海因利齊·巴特

Heinrich Barth

1821 ~ 1865 德國

1845 ~ 1847: 從拉巴特到埃及，由陸上旅行，拜訪中東諸

國。

1850 ~ 1851: 和英國遠征隊從的黎波里出發，橫越撒哈拉到查德湖，因為遠征隊長理查生逝世，故被任命為新隊長。

1852 ~ 1855: 繼續往通木波克托旅行，經過尼日河、查德湖、撒哈拉；又回到的黎波里。製成最初可資信賴的北非地圖，並研究黑人的風俗習慣。

(參看 P. 122 地圖)

格哈得·羅爾福斯

Gerhard Rohlfs

生卒年不詳 德國

1862: 偽裝為法官到摩洛哥旅行，拜訪塔惠雷爾特的綠洲。

1863: 從塔惠雷爾特向通木波克托出發。在因沙拉用光了所帶的資金，轉向北方的加達美斯和的黎波里。

1865: 從的黎波里出發，通過墨爾蘇奎和查德湖，再到拉哥斯，橫越了撒哈拉。

1867 ~ 1881: 在非洲各地旅行。

(參看 P. 154 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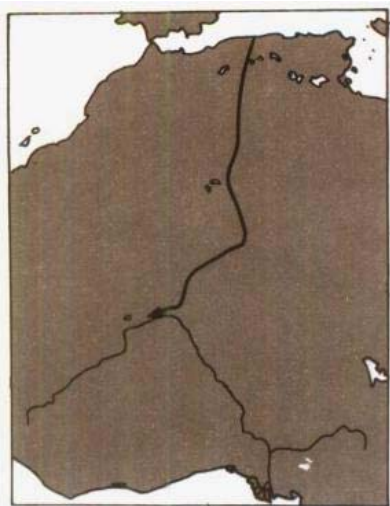
馬力·約瑟夫·法蘭西斯·亨利·拉培寧將軍

General Marie Joseph

Francois Henri Laperrine

1860 ~ 1920 法國

1901(?) ~ 1910: 撒哈拉綠洲的最高指揮官，把沙漠部族編



成駱駝部隊，打垮了多亞雷古人的勢力，使撒哈拉置於法國人的支配下。

1920: 找尋橫越撒哈拉航空路線的飛行途中，墜落而不幸身亡。

理查·雷蒙·蘭德

Richard Lemon Lander

1804～1834 英國

1825: 與克拉伯東從巴塔格力到尼日河去探險。

1827～1828: 於克拉伯東死後，回到英國。

1830: 和約翰·蘭德一起到布沙旅行，從尼日河往下航行，一直到達海岸，終於發現了尼日河河口。

1832～1834: 指揮尼日河上游的遠征隊，受到非洲人的攻擊而受重傷。

(參看 P. 122 地圖)

理查·法蘭西斯·伯東

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 英國

1842～1849: 以英國陸軍軍官身分服務於印度，並在此地廣泛地旅行。

1853～1854: 偽裝成伊斯蘭教徒到麥加朝聖。

1854～1859: 和約翰·哈寧·史貝克一起到非洲旅行。發現坦干伊喀湖。

(參看 P. 66 地圖)

傑拉露得·貝爾

Gertrude Bell

1868～1926 英國

1899: 拜訪巴勒斯坦和敘利亞，數次到中東旅行。

1913: 第二位到達阿拉伯的海爾的女性。

1914(?): 被任命為阿拉伯情報局員。

1920: 伊拉克高等辦事處所屬的東方駐辦官。

(參看 P. 85 地圖)

喬治·法蘭西斯·萊恩

George Francis Lyon

1795～1832 英國

1818: 與李奇和貝爾佛特同被委託調查惠桑南部旅行的可能性與尼日河水路。遠征隊的目的雖沒有達成，但是，萊恩對於奴隸買賣有詳細的報告。

雷尼·開利

Rene Caillie

1799～1838 法國

1816: 搭乘往塞內加爾的法國船。在這裡，加入蒙哥·帕克搜索隊。

1827: 從獅子山向通木波克托出發。利用水路，到達里奧奴內斯，在這裡加入隊商。八月開始，被病魔纏身達五個月。

1828: 成為第一位到達通木波克托的法國人。越過沙漠抵達摩洛哥。跨越阿特拉斯山脈到丹吉爾。

(參看 P. 122 地圖)

奧斯卡·蘭茲

Oscar Lenz

1848～1925 德國

1879～1880: 從摩洛哥橫越撒哈拉到達通木波克托，又轉向西方，沿著塞內加爾河到達海岸的河口。

1885～1887: 為橫越非洲，從剛果河口出發。沿著剛果河一直到達非洲中部，探險了坦干伊喀湖和馬拉威湖。

(參看 P. 154 地圖)

愛德華·渥吉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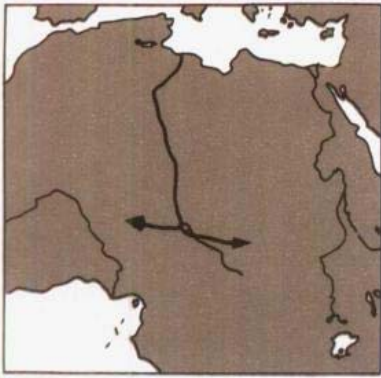
Eduard Vogel

1829～1856 德國

1853: 為了找尋巴特和歐渥維，被派遣到查德湖。

1854: 到達查德湖，見到巴特。以後，一個人到尼日河下游去探險，終於到達森地爾。

1856: 向東往尼日河途中，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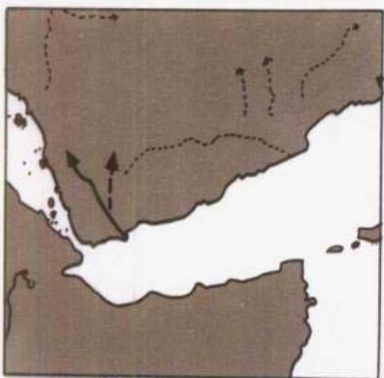


當地人殺死。

愛德華·格拉瑟

Edward Glaser

1855 ~ 1908 奧地利



1880 ~ 1890(?): 受到法國刻文古典學會的援助，到馬阿利普旅行。他們收集的西姆亞刻文，是研究伊斯蘭教以前的阿拉伯之貴重資料。

路多維科·第·瓦哲馬

Ludovico di Verthema

生卒年不詳 義大利

1502: 從義大利出發。

1503 ~ 1508: 訪問亞歷山大、開羅、大馬士革。參加朝聖的隊商，從大馬士革出發到麥

加。

1508 ~ 1510: 拜訪吉達與葉門。在印度與東印度諸島廣泛的旅行。

(參看 P.66、67 地圖)

詹姆士·理查生

James Richardson

(?) ~ 1851 英國

1845: 被英國聖書協會派遣到非洲，調查跨越撒哈拉的奴隸買賣。先從的黎波里到加達美斯的綠洲，再往加特旅行。

1850: 率領巴特和歐渥維等人所組成的遠征隊到查德湖。到達查德湖之前，三個人分手各自探險。

1851: 為了赴與巴特和歐渥維的約定而趕到古卡瓦，卻於抵達前患熱病而亡。

(參看 P.122 地圖)

詹姆士·休多爾·朋特

James Theodore Bent

1852 ~ 1897 英國

1885 ~ 1887: 在希臘島嶼研究習俗。

1888 ~ 1893: 在中東研究考古學。

1893 ~ 1894: 率領探險隊到哈德拉茂內陸，拜訪了卡丹和西邦。

1894 ~ 1895: 探險索法爾和卡拉山地。

(參看 P.66 地圖)

詹姆士·維爾斯提德中尉

Lieutenant James Wellsted

生卒年不詳 英國

1834: 拜訪哈德拉茂地區的比魯·亞利附近的夫生，格拉布石柱。

1834 ~ 1835: 探險馬斯開特·阿曼地區。

1835: 從貝爾哈布到納卡布·阿爾·哈夏爾遺跡去旅行。是初期歐洲遠征隊到南阿拉伯內陸去探險的隊員之一。

(參看 P.66、67 地圖)

蒙哥·帕克

Mungo Park

1771 ~ 1806 蘇格蘭

1794: 受到非洲協會的委託，到尼日河探險。

1795: 與二位同伴從岡比亞河出發。

1796: 被摩爾人拘禁了三個月。以後逃出來，一個人向尼日河前進。發現河是向東流。

1797: 回到英國。

1805: 爲了要找尋尼日河的河口，再度被派遣到非洲，在桑桑丁坐上小船，往下游航行。

1806: 在布沙的急流處受到非洲人的襲擊，爲了逃命而溺死河中。

(參看 P.122 地圖)

用語解說

水塘 供給沙漠旅人用水的貯水池。一般都是用石頭砌成。最古的水塘之一，是在西元八〇〇年，由巴格達的回教主哈倫·阿爾·拉希多的末亡人茲貝達爲橫越內志的朝聖者而建的。

不信之徒 一般是指異教徒或無信仰者。在歷史上，基督教徒指伊斯蘭教徒，或二者立場對換時的稱呼。

瓦提 僅在雨季才有流水的河谷。在北非、阿拉伯，尤其是哈德拉茂最多。在瓦提，也常有肥沃而廣大的土地，在這裡孕育出了數千年的繁榮大都市。

瓦哈布主義 伊斯蘭教的改革運動之一。他們主張以穆罕默德的樸素來傳道。始於一七〇〇年代中期，阿布多·瓦哈布在南內志的阿爾亞力多倡導瓦布哈主義。

可蘭經 伊斯蘭教的聖典。包括天使加百利對穆罕

默德的啓示。這個啓示是穆罕默德死後，由弟子們所記載下來的。伊斯蘭教徒認爲這不僅是穆罕默德的教法，也是神的話，對它持有崇高的信仰。

卡巴神殿 聖都麥加大回教寺院內部的神殿。所有的朝聖者要繞這個神殿七圈，再向置於牆壁一角的黑石接吻。「卡巴」在阿拉伯語裡的意思，就是方形或立方形的建築物。

回教主 伊斯蘭教國家的宗教、世俗兩方面的指導者之稱號。回教主通常有二位，都是由選舉而產生，採世襲制回教主必須是身心健全的男子。這句話是從阿拉伯語裡穆罕默德的繼承者演變而來的。

艾爾格 指沙漠裡的沙丘地帶。

血的復仇 爲了報復過去的傷害或殺戮，而反覆地互相殘殺，存於諸部族間的長期敵對關係。

西姆亞人 指紀元前一

五年，征服了葉門，到西元三〇〇年止，支配這個地區的古代民族。專家將屬於沙巴文明時代的人所使用的語言加以分類，稱爲西姆亞語。（參照沙巴人）

伊夫拉姆 到麥加朝聖最後階段時，伊斯蘭教徒朝聖者所穿衣服的名稱。用二塊木棉布作成，一塊圍在腰間，另一塊掛在左肩上，於背後打結。

伊斯蘭教 又稱回教，西元六〇〇年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創。其基本教義是，「阿拉」爲惟一的真神，信徒絕對服從預言者穆罕默德對阿拉意志的解釋，每日並面向回教發源地麥加祈禱五次，其他還有四項教規，那就是禮拜、絕食、施捨，每年到麥加朝拜。

多亞雷古人 支配撒哈拉沙漠的大部分區域，是貝都因游牧民族的主流。多亞雷古人保有他們自己的

多亞雷古語，大多是伊斯蘭教徒。男性須戴上面紗，女性則不戴面紗。這點與其他伊斯蘭教徒有異。沒藥 產於東非與阿拉伯，取自 Commiphora 科的樹皮，是一種帶有香味透明膠狀的樹脂，作為調和香水與薰香之用。

沙巴人 指紀元前九五〇年，侵入葉門山地，以馬阿利普為首都的部族民。一般認為他們建立的沙巴王國就是聖書上所記載的希巴女王國。專家們認為，從紀元前一四〇〇年左右到西元三〇〇年，葉門的三個興盛王國，都是沙巴人所建。（參照西姆亞人）

克斯克斯 北非的一種食物，顆粒狀的小麥粉，澆上肉汁蒸煮而吃。阿拉伯語的卡斯卡沙也是指粉狀的食物。

貝都因 住在阿拉伯半島、敘利亞、埃及、北非等地區的沙漠游牧民族，都

稱為貝都因。這個名稱源自阿拉伯語的「巴陶維」——沙漠民族。大半的貝都因人倚賴家畜為生。有些飼養駱駝，其他大部分的貝都因人飼養綿羊和馬。

貝魯貝魯人 住在北非西部沿岸與撒哈拉沙漠內陸的哈姆語族。貝魯貝魯人多半都是伊斯蘭教徒。使用貝魯貝魯語可和阿拉伯語通話。（參照多亞雷古人）

貝魯貝魯海盜 貝魯貝魯諸國——今日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利比亞諸國出身的海盜。從西元一五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初，這些海盜橫行於地中海，襲擊掠奪在這一帶航行的船隻。

乳香 在非洲與亞洲都有生產，從 Boswellia 屬灌木科流出的樹脂。深切樹幹，取掉小片樹皮，會有乳白色的樹脂呈水滴狀流出。與空氣接觸二、三個月

後，樹脂會凝固呈粒狀。乳香是宗教儀式上所使用的香料。香水商為使其如香水般易於攜帶，將它製成香油。

阿拉伯人 原本是指住在阿拉伯半島上的游牧民族。西元六〇〇年到七〇〇年之間，閃族信奉穆罕默德教，征服了中東與北非。多半的阿拉伯人都是伊斯蘭教徒。

阿拉伯語 最初使用於阿拉伯半島上的語言，目前大約有一億二千萬人使用阿拉伯語。它與閃族語和西伯來語有深厚的淵源。中東以及北非洲人多半使用阿拉伯語。凡取自阿拉伯語的歐洲文字，多半都有定冠辭 al。像 alcohol, algebra（代數學），alkaloid 等。

香料之道 阿拉伯的古代商業路線，從南阿拉伯經過阿拉伯半島到達地中海。在香料之道上，用駱駝所載運的重要商品是乳香

和沒藥。從印度和東洋來的絲與絹，也是經由此道輸送進來。利用香料之道輸送生產品與輸入品，使阿拉伯人積蓄了大筆的財富。西元一五〇〇年以後，葡萄牙人向東洋開拓海上新路線，通商貿易遂不再經由香料之道。

哈德拉茂 瓦提·哈德拉茂位於今日的沙烏地阿拉伯以及葉門之間，橫切阿拉伯半島西南部的肥沃大河谷。長四八〇公里。谷的深度，達三〇〇公尺深。「哈德拉茂」又指阿拉伯半島南端的狹窄沿岸平原與中央沙漠之間的乾燥高原地帶。

漢志 指阿拉伯西部，由狹窄的沿岸平原和內陸山脈所組成。漢志是伊斯蘭教徒的朝聖目的地之一，有幾處伊斯蘭教的聖都。阿拉伯最古老都市之一的麥加，是穆罕默德的誕生地，北方的麥地那是他的葬身之地。

馬姆爾克人 阿拉伯語的馬姆爾克意為奴隸。他們是戰爭時被俘擄來的歐洲人或敘爾卡族人（南蘇俄），被帶到埃及，改信伊斯蘭教。他們本來是奴隸，後來以軍人的身分為政府服務。西元一二五〇年，他們奪取了埃及的支配權，西元一五一七年被土耳其人征服前，他們一直統治著這個國家。

隊商 商人或朝聖者在橫越沙漠時，為了確保安全，而共同組成的隊伍集團。有時也指朝聖團所騎的動物群而言。

朝聖 伊斯蘭教徒一生當中至少要有一次到聖都麥加朝拜。大多數朝聖的伊斯蘭教徒，會去拜訪在麥加北部三二〇公里遠的聖都麥地那的穆罕默德回教寺院。

提爾維休 過著貧困與禁慾生活的伊斯蘭教的修士。分為好幾個宗派，其中有以跳舞和旋轉運動而

知名的，這是儀式的一部分，進行時會產生恍惚狀態。

摩爾人 住在西北非洲的阿拉伯人與貝魯貝魯人的混血人種，伊斯蘭教徒。西元七〇〇年，摩爾人侵入西班牙，到了西元一四九二年，又被驅逐出境。現在的摩爾人，是指住在西北非說阿拉伯話的所有伊斯蘭教徒而言。這句話出自於拉丁語的馬烏力，是羅馬人對住在非洲地區居民的稱呼。

撒伊德 穆罕默德的女兒法太瑪之一脈，為穆罕默德子孫的一個稱號。在哈德拉茂，直到最近，撒伊德對於宗教、法律、學問等，仍然持有很高的影響力。

蘇丹 伊斯蘭教王國的王子與支配者的稱號。西曆九〇〇年起開始使用。

蘆粟 生產於熱帶與亞熱帶諸國的一種穀物。學名是 *Sorghum vulgare*。